雍正剑侠十三部

续二

常杰淼 遗述

蒋轸庭 修

许秀成 整理

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

传统评书秘本

雍正剑侠十三部

续 二

常杰淼　遗述　　蒋轸庭　修

许秀成　整理

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

2023.07

第二百零一回

厌练套索胡允求绝艺

爱学神针伯纲上高峰

后来过了些日子，这一天老方丈带着孩儿胡允胡伯纲到了一座高山。

伯纲跟在后面，顺着山道往上行走，走了半天，抬头看了看，远远的看见一个洞口。又走了一会走到洞口，老方丈一蹲身，就把允儿背了起来，慢慢的走入了洞口。孩儿留神观看，里面甚是明朗。

正在行走之际，面前来了一人，见着老和尚上前行礼。此人生得真是膀阔腰圆，豹头环眼，说着话也随着走来。

一会儿来到里面，虽然不是房舍，里面好似一个洞窑，也摆一些应用的东西。在当中设着一架云床，上面铺着棕毡。左面几案之上，放着两部经卷、木鱼等物。又见一旁立着有树枝的刀、树枝的枪、以及各种不认识的假军刃等等不一。

来到此处，老方丈把伯纲放在地下，转身坐在云床上面，当时盘膝打坐。就见刚才那个大个儿，站在了一旁。伯刚心中很是寂寞的只好也站在了一旁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只闻老和尚说道：“寿元哪，我给你收了

一个师弟，他姓胡，名字叫胡允，他也有号，叫什么纲。”允儿赶紧答道：“叫伯纲。”老和尚接着说道：“对了对了，伯纲啊。没有别的，你要多多的领导他，这是一个苦孩子，就是一个寡妇母亲带着他。”说着又对伯纲说道：“胡允，给你师哥见礼。”伯纲听了，赶紧上前跪倒身形叩头。那个大个儿，声音很是洪亮的说道：“不要叩头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”说着走上前来，用手搀扶。伯纲站起身来，老和尚又对伯纲说道：“你师哥姓寿，叫寿元，号叫永年。我给他一个别号，叫半悬霹雳震山川。他这个名号你都要记在心中，不可忘了。”伯纲答应一声是，遂说道：“徒儿谨记在心。”此时寿永年声如巨雷的说道：“小兄弟，打今天起我就算是你的师哥了，以后我们练完功夫的时候，闲着我带着你去玩去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寿元哪，不要顽皮了，很大的个子，还是贪玩，一见面就是这个，你这小子太顽皮了。他今天是头一天入门，功夫一招尚未学了，先领他贪玩，真真岂有此理了。这样一来，可就耽误他的学业了。以后你们少贪玩，多多的用功，如其不然，我可要先责打于你。我收他入在我们的门中，也是为与你作伴，我不在洞中的时节，你一人用功怕你没有高兴，现在又出这个主意。”老和尚说到这里，沉了一会儿又说道：“由打今天起始，先教给他几个小架，我给他看着，教他练。等小架子站熟了，再教他十几个大的，拆开了三十六个小架，再给他变成了招。”

老和尚吩咐以后，从此伯纲与永年按步就班的学练起来。就是转瞬之间多半年的光景，孩儿练得也很高兴。有这几个架子拆开招法，可以跟师哥寿元打个对招。寿永年一看师弟很灵，学的很快，心中甚是高兴，不论是什么事，比自己见机快的多。又学了些日子，也搭着小儿伯纲特别爱好武功，真是昼夜的下功夫，又学会了三四趟拳。

老和尚这一天看了看，看见伯纲的拳打的够样儿了，这才教给他正功，就是内家拳，龙形的太极。孩儿是聪明过人，只要是老师一教，人家孩儿就会。还有一样特长，只要是教给一招绝手，不怕过个三两个月，也没有个忘，自有用得恰的时候。老和尚也是高兴的了不得。

说话的光景，就是四五年，身上的功夫，最得意的就是龙形太极拳。这种太极拳有一个俗语，十年太极不出门。练普通少林滑拳等，有个三冬两夏的工夫，就可以有个眉眼，就有点意思了。惟独这内家拳，一共是三门，头一门就是形意。这种形拳二十四式，到而今也没有练这么些个的了，普通就是劈、绷、攒、炮、横，练形拳是猛力，可以骨硬如钢，可以说是硬功夫。太极可不然了，是软性的功夫。练太极的老师父，没有粗胳膊根的，都是瘦小干枯的多。差不多练太极，性情暴的人，根本就说不能练，一定是练不长久，就得扔下。就以太极球、大云手、小云手，快着说也得练半年。就是八卦掌稍好些，那是刚柔相济的。也是小儿胡伯纲，天生的爱好武术，一时也不懈怠。老和尚又恐怕他心急，没有事的时候常常对他言讲这些练武功的这意思，嘱咐他心急了可不行，非得那百折不回的恒心不可，要不然不能成功。说来也算是该着，这几年的工夫，伯纲练的这龙形太极拳，可真有点样儿了。也搭着老和尚教的得法，孩子又心灵，自己又昼夜的用功，一天就如同两天，一年就是二年，当然是进步的快。

这一天清晨起来，老和尚吃完了点心，把伯纲与永年二人叫到跟前说道："你们两个人，从今天起，往后可更要多多的下功夫。尤其是永年，虽然你的功夫现在有点眉目，可是你要像他这样的下功夫，你现在总可以多进一点步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就算一个节目，由今天以后你自己酌量着，用心不用心，可

就在你自己了。”说着又向胡允说道：“你呢，虽然爱好武功，也就这样就行了，不可以把力量使过了，使过了也是不好。我今天教你一趟刀，大约这几年看你师兄连学带练的，你大概也都看明白了。”说着老人家走下位来，把那木质的刀拿了起来，把开门的式子比了几下，把假刀递给伯纲说道：“你比一比我看。”伯纲一听，把刀拿在手中，心中说道：这一趟叫什么刀？一时想不起来。此时把刀拿在手中，心中有一点印象，跟着比了比，也有比的上来的，也有比不上来的。老和尚一看说道：“行，慢慢的再给你说说，连串上这一趟刀就差不多会了，我比的还没这么多呢。好吧，永年，你每天把这趟七星子阳刀给他说说，过几天我看。”寿元答应了一声，哥儿两个高高兴兴。

从此二人并不偷闲脱懒。时光过的真快，又是一年的光景，孩儿也是爱好武术，又有几年拳脚的好功夫，十八般兵器，真可以说是件件精奇。老和尚得了这样的好徒弟，心中非常的高兴，暗自说道：胡允这个小孩，对于艺业上可以说是用功了。我得了这样的好传人，我要不尽量的传给他，我实在是对不过我的师父了。现在我先把我的百练套锁传给于他，其余的再说。可是这个小孩儿的心胸，看他这样的用心，恐怕他有给他父亲报仇的志向，那样一来，怕他不等把我的绝技学完，他就要走了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沉了沉暗自又道：唉，我对于他这事，先不顾虑，到了时候，我是看事行事而已。

到了这一天清晨，老人家亲自与伯纲比手。师徒爷儿两个比了十几招之后，老人家一试孩儿的功夫，心中更是高兴的了不得，暗自点头。老人家往后一闪，把招收住说道：“满好，就是一样，还是不稳，不持重。好吧，我今天教给你一点功夫，名叫百练套锁。”说着把套锁取出说道：“这个东西，可更是吃功夫的兵器。”说着老和尚亲自比试，教与小儿伯纲练习。伯纲

一看，自己就不大爱喜这种兵刃，可也是无法不学，只可随着老人家习学吧。后来越练越觉得没意思，当然不大进步，可就一天不如一天。老和尚一想这个意思不由得也是皱眉，暗自说道：这孩子几年的工夫，拿起那一样兵刃，他都没费过事，怎么这个东西这样麻烦呢？莫不成他就是这么大的福气吗？老和尚想到这里，等到了晚间，一看他们师兄弟二人熟习功夫，老人家走到近前说道："你们两个人今天停一停，我有话对你们言讲。"二人一听不敢怠慢，当时把假兵刃收起，随了师父走到云床的旁边。老人坐下说道："我说胡允，我想近来大不如以前了。在先你学什么，都是一学就会，没费过事，现在我也不知你是怎么了？你要是没有你师兄聪明也可以，我就不说了。就由近几天，你的聪明伶俐完全不在了，难道说你心中有什么事不成吗？你如果有事，只管照直的与我说明，对于功夫你练不练都是两可。"胡伯纲一听老师说了此话，当时说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不要生气，徒儿心中没有什么事，不过练这个百练套锁，徒儿实在是感觉无味。自从我练的那天就不甚高兴，弟子有心跟你老人家言说，又怕你老人家不愿意。今天你老问到此处，我也不能不说了，我也说不上来是因为什么，我就不喜欢这个兵刃。"老和尚闻听此言说道："胡允，你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？你既然不爱练，那么由今天起，你就不必再练了。"伯纲一听老人家此等言语，恐怕老人家有气，当时走上前去，跪倒身形说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不要生气，徒儿一言冒犯，请你老人家恕我。"老和尚一看，连忙说道："允儿，你不要多想，为师不是怪你，也不是不教你，你的心意我知道，你是心高志广的孩子，我也很喜欢你。你今天已然跟我说明，百练套锁既然不合你的意思，没有兴趣，我看就是那龙形太极拳，你虽然打的有了相当的火候，仍没登峰造极。你想练那出奇制胜的绝招吧？我这

话说的对不对？”小儿伯纲跪在那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把那些成名的招法，传给孩儿，将来弟子出世之后，如果名闻天下，也算你老人家的脸面了。”老和尚听了此话，笑了笑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站起来吧。”伯纲站起身形，立在一旁。老人家说：“你的心意我总算没看错，不是这样吗？我给想办法。”

老人家沉了一会说道：“打算出世之后一鸣惊动天下，非有特别的忍性不能成功。因为什么为师我要跟你说这个话呢？皆因你有一位师大爷，他的能为比我胜强百倍，可称得起是世外的高人。他老人家所会的有一种绝技，名叫子午闷心针，这手绝艺可是非常的厉害。可有一节，他老人家可是轻易不传人。假如你要该着成名，把此绝艺得在身上，将来出世之后，露脸那可不难了。就是不轻易传人。不用说得他的招术子午闷心针，就是你想着与他见上一面，也都不易。”孩儿闻听此言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遂说道：“师父，此人既然是徒弟师大爷，有这样的绝艺，徒儿我要得此高招，可称易如反掌，我自有办法。但不知他老人家姓什名谁？”老和尚闻听此话，把头摇了摇叫道：“胡允，此人虽然是你的师大爷，方才我也说道，不用说找他学艺，就是你与他老人家接接谈，都很不容易。你还算的了什么？就以为师我说，一年之中，跟他老人家见面，就是一天，在大年初一的那天，给他老人家拜拜年，跟他谈话，都不能过五分钟。在五分钟之内可以随便谈谈，过了五分钟，他老人家就不理了。生平以来好静不好动。”孩儿闻听老人家此言遂笑道：“师父，既然我师大爷这样难见，今天我跟师父你老人家面前，说一句大话，只要他老人家的姓名住址我知道，不怕多远的路程，只要我身临其境，就能如我所愿。师父你老人家如其不信，徒儿马上前去。”老和尚闻听此言说道：“小孩子家不要如此的妄谈。你师大爷的姓名，你们不能不知道，素常我也提过。咱们这座

山，名叫泰山。我们这是中峰，你师大爷居住此山的最高峰顶，名为九华峰。他老人家姓赵名竹，字兰田，别号人称九华峰上一枝兰。泰山十叟，他老人家居长，为师我居最末。你要打算叩见他老人家，要想用一种偷盗窃取的拙智，那算不能成功的。”孩儿闻听未等老和尚把话说完，接着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说的那里话来？我要用那种手术，岂不是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，江边上卖水吗？再说徒儿也不会这种招法。今天师父你老人家既然说到此处，徒儿本当马上前去，无奈时机不对，但等有了相当的机会，跟他老人家见面之时再说。”师徒爷儿三个，把话说完，把此事就放下了。

老和尚不愿再教，怎奈孩儿胡允，再三的央求，老人家又给他研究一种暗器，其形也跟百练套锁是一样，也一丈二，青丝绳，是个镖头，后面有个环，把此物教给伯纲练习。孩儿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教我练的这种暗器，叫什么名目呢？”老人家说道：“这种东西可以当作暗器使用，可有一节，这个不可轻易使他，如果到了节关紧要的时候再把他取出来使用。这个东西叫作绳鞭，也叫甩头，一共是三十六手，这个东西可以败中取胜。怎么样？你看看这个东西，愿意学不愿意学呢？”孩儿胡伯纲闻听点头说道：“老师，你老人家教我的东西，我都愿意学，没有不愿意学的。就是那个百练套锁，我也不知是怎么我不爱学他，也搭着那一天我练，自己打了自己的头顶一下子，因为我总是练不利落，打的我自己坐了半天在地下。练别的兵刃，甚至跟师兄对手，虽然碰着过，也没有那么重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你也是与他没有缘哪。好啦，你既然乐意练这个东西，那么你就练这个吧。”伯纲说道：“这个绳鞭徒弟把他改一改行不行？与这个用法有关系没有？我想与招法没有妨碍。我想把这丝绳改用鹿筋，又坚实又轻软。”老和尚听了伯纲之言，心中非

常的欢喜，暗自说道："这个小儿心中真是聪明过人，我都想不到这个地方。别看他年龄幼小，思想真快，想出主意真比别人高明。"老和尚遂说道："也可以改。"伯纲又道："还有一样我要改。我想把那个镖头换一个锤，你老人家想一想成不成？不然我怎么问与招法有关系没有呢？"老人家想了一想说道："没有。"师徒二人定了以后，过了三五天换好，教胡伯纲一手一式的往下练，一共三十六手。半年的光景，小儿是昼夜不停，白天就跑到山中，拿那林中的小鸟练习，或以山中的野兔等物练准，夜晚用香火的红头练习。伯纲把这个东西练得真是百发百中，上打飞禽，下打走兽，獐豹野鹿，难以逃脱。最好的工夫就是打天鹅下蛋这一手，可称绝艺，与别人不同。他先把锤扔起来，等到他降落的时候，打飞禽。这手工夫，就连老和尚都要暗点头，赞成他的武术大才。书不多叙，又是数月的光景。

这一天爷儿三个坐在洞中，老和尚说道："允儿所练的绳鞭不是绳鞭，甩头不是甩头，你这个改造的玩意儿，打得还是很有点意思，我给这个东西起个名字吧，就叫走线神锤。伯纲听了心中甚是欢喜。

过了几天，小儿胡允想着自己的走线锤也练准了，觉着很有把握，可以说是百不空发，天气已入秋令，可就又想起前者师父所提师大爷九华峰赵竹赵兰田来了。想着乘时期，去到九华峰，面见老人家，不论是怎么难见，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我也要把他说活了心，把他的子午闷心针的绝艺与那兵刃得来，再有我这个走线神锤，这两样功夫都要学成，出世之后，可就不难大享其名了。胡允想到这里，等了一个机会，可就与老人家说道："师父，徒儿我总想去到九华峰叩见师大爷赵竹赵兰田。"老和尚一听此言，心中暗道：这个小儿，心志太高了。上次我与他提说此事，我以为他说过去就完了呢，就不提这个事了，

不想他还没忘下这个子午闷心针。这小子真是一个小子，你只顾要去学，我怎么跟他老人家辩别呢？他老人家这手绝艺，你要知道了，这不是我说的也是我说的。有心告诉小儿这个意思，又不好出口，沉了一会遂说道："好啦，你去吧。可有一节，你师大爷的脾气可大，你可要小心。"

小儿伯纲在师父面前当时告辞，退了下来。大师兄半悬霹雳震三川寿元寿永年说道："师弟，你不要去。你走了剩我一个，我做什么呢？师大爷可厉害极了，我听师父跟我说过，你要去了可就打你了，还是不去好，他一巴掌能打死人。"伯纲一听师兄呆头呆脑神情说话，遂笑了笑说道："你别说这个丧气话，我为什么叫他打我呢？我无论怎么不对，师大爷也不能打我。师哥你就在洞中伺候师父，等我回来，你也看看那子午闷心针是什么样儿。"说着话伯纲又与师兄寿永年告辞。

小儿走出了洞口，直奔往九华峰的山道上行走。往上看了看，山环叠翠，细水淙淙，虽然入秋的天气，但是盛夏的情景没退。小儿伯纲往上走着，心中暗自说道：那一座山峰是他老人家所居呢？常听师父言讲，说是那一座山峰最高那一座就是。自己想到此处，当时站住了脚步，又往各山头去看。看了半天，看见一座很高的山峰，但是不知由那一条山道去。往上走着想道：可都说这条道是九华峰道路，可是要看那座山峰，山中套山的岂能走得上去呢？小儿胡伯纲半信半疑往上行走，遇见道岔子也不敢走，简直的就顺着那个宽山路往上行走。有的地方平坦，非常的好走，有的地方盘石为窝，攀石直上。孩儿伯纲自己走了有半天光景，自己回头往下一看，真是万壑深渊，清流如带。又抬头看了看，面前一座高峰，心中说道：大概这座山峰也许是，虽然不比那几座高，可是我还往上走呢，看起来这个一定是九华峰了。真要是师大爷他老人家在上面，可就全

凭我这巧辩的舌尖了，把他老人家说活了心，教给我子午闷心针的绝招。我胡伯纲回到洞中，叫我师父也说我有能为了，自己把艺业也学在身边，我是名利双收。如果师大爷他老人家不肯教给我，到那时候，我就跪下不起来，也得把此绝艺学来。小儿胡伯纲想到此处，甚是高兴。已当走至山腰，回头一看，心中更是高兴的了不得，只见刚才的几个山峰，已然不见，心中说道：这九华峰一定是无疑了。自己想着，往各处留神观看，找一找师大爷的洞府或是茅庐。

正在寻找的工夫，看见一座洞口，隐隐约约有一点人走的行迹，四外生着漫草。伯刚看了，暗自说道：这个洞口一定是活的。听师父言讲过，凡是活洞都生绿苔，这个洞生有碧绿的青苔。自己想到此处，已然走近了洞口，往里看了看真是一望无际。虽然是个洞口，本当由外面往里看，应当看不见什么，这个洞可不然，虽是不能直看洞底，可是一看能看出很远去。小儿一见之下，不由得甚是欢喜，又回头看了看并无人迹。小儿胡允胆量也是过人，不管里边有什么狼虫虎豹没有，举步往里就走。走了一步以外的光景，抬头一看，里面是越走越宽敞，不由得甚是高兴。

又走了一会儿，面前影影绰绰坐着一人，仔细一看，又搭里面黑一点，只见那人的二目放光，真是夺人的二目。此时伯纲一见暗自说道：听老师平常说话提过，师大爷的道行高尚，武艺超群，这个人的二目放光，坐在那里，我进来他那能知道我干什么的，竟自纹丝不动，可见他心中很是有根了。大约这个人许是师大爷九华峰上一枝兰吧？自己想着又走近了几步细细的来看，只见老人家，年有百岁以内，面如古月，是鹤发童颜，两腿盘膝，坐在那里动也不动，伯纲自己走近前，真是有如无物。小儿看罢多时，只见老人家早把二目合上。伯纲正要

开言，又一想且慢，老人家现在大约是用功了，要不然我进来不能不问我是干什么的。到现在一语不发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这一定是用功了，如其不然，不能不言语。自己想到此处，可就慢慢的退到一边，远远的两眼看着那位老者，暗自说道：他老人家虽然是一位武功出众的名人，要看这样的用功，可又是一位好静的长者。如若不然，用这个功夫可真是不容易，看着多着急呢。我师父也时常来这个，大约以后也要叫我用这个功夫，恐怕我来不及这一手，坐在那里看着多着急呢？

孩儿心中想着，站在那里等候老人家功夫用完了，一定是恢复常态。自己的二目便往四下里观看，里面除了几卷旧书，一些手使的零星物件以外，其余的可以说是别无他物。

伯纲自己看了看这边，看了看那边，等着老人家下座。等了半天，等得无可奈何，心中暗自说道，还得多大的工夫呢？也许是天天这样，要是天天这样，我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接谈呢？自己想到此处，又等了一会暗道：唉，我别等了，他老人家要总是这样，我再总站在这里，得什么时候是完呢？想着小儿可就又走在老人家的面前，笑容满面的跪倒身形说道："师大爷在上，弟子胡允给老人家叩头。"行了八拜的大礼，站起身形一看，那老头子有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并不出声。允儿一见之下，真是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发怔。又一想暗道：对呀，我刚才已经道出师大爷在上，弟子有礼了，老人家当然不客气，大约功还没完，再等等。

想到这里，两眼看着老头子往后退了几步，站在一旁等候。心中又道：这老家伙真沉的住气，我给他磕头，一动也不动，真有根。小儿伯纲又等了会子，还是不见老人家下座，心中有点不耐烦，想起自己的师父说过了，这老头子不好求，看起来也许是真不好求，看这意思多沉的住气呀？可是我来的时候，

虽没说出口来，我那意思是非要把绝艺学来，要是学不来，算我没本事。再说师兄永年虽是一个猛汉，他也看的出我的意思来。我如果乘兴而来，低着头回去，与我的面子上太难看了。我还得耐性，跟这老头子磨。伯纲想到此处，倒不由得暗自好笑，看了看老人家，还是依然如故。暗自又道：两条腿也盘惯了，也不麻也不木。自己说着又走近跟前说道："师大爷在上，徒侄胡允给你老人家见礼。"说完此话，照样的又行了八拜之礼。小儿胡允站起身来再看，仍是石人一样，如同无闻一般，心中很是纳闷的不由得哼了一声说道："睡了吧？"说着退了下来，心中暗道：我还说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？他照这样不理我，有六寸不烂之舌也没用。我得想法子叫他理我，要不然没办法。我再等一会儿，也许不到下座的时候，也未可知。耐着性办，只要是跟我接谈，就好办。

胡允站在一旁等候了多时暗道：看起来这人有这一点特长，就这样的拿人。据我看这是小人之见，何必这样的做作呢？允儿心中想着，两眼看着老人家，看了半天，仍是不动。慢慢的往前走了两步心中暗道：这老头子真可以。随着走到跟前说道："赵师大爷听真，徒侄胡允给老人家叩头了。"说着二次行礼，站起身一看，老头子更是沉住了底气了，还是无事一般。允儿不由得由心头怒起，又一想，我要跟他闹气，无论如何现在我是他们门户以内的人，他又是我的长辈，知道的说他不对，不知道的说我目无长上，学会了本事，不认识前人。真叫我难办，就这样总不理我，我怎么回去？允儿甚是着急，几乎落下泪来。

等了一会儿，暗自又道：我别尽在这里等着，反正我不跟他真着急，我气他，我看他说话不说。小儿想到这里，当时用手一指大声说道："我说你这个老头子，装模作样的坐在这里，自己觉着身负绝艺，就是不可一世的高人。你要想没有大家捧

你，你有多大的能为，不招你不惹你，你也是施展不开。不是有大家尊敬你、捧你，人才能今日名气吗？我这是捧你来了。看你这趾高气扬的神气，太不知好歹了。再说我虽然前来拜谒，要是没有我师父，我认识你是谁？今天我要是抖手一走，在外面闯荡江湖，云游天下的时候，提起话来可不要怪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师长，门户中的前辈，没有你这么一个人。”伯纲说到此处，一看老头子仍是不挂火，还是不理，心中实在没有法子了，沉了一会又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这是用功吗？还是天天这样呢？如果是用功打座，请您跟我点点头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再等着你老人家，我也有个盼望啊。我再问你老人家一句，你老点头也行，说话更好，如果你老要是天天打坐，请你老也点头，我要问了。”伯纲一个人如同与木头说话一般，又重新问道：“你老人家这是用功打坐吗？”只见老头子还是依然如故，头也不点。伯纲又说道：“那么你老人家是天天打坐吧？”心想这一问，还不点点头吗？不想这老头子还是不理。小儿一看当时说道：“师大爷，你老人家也这么大年纪了，什么事没有比孩儿我看不清的？我刚才说的话虽然不好听，可都是实理，请你老人家想想。”伯纲自己说了半天，仍是无用，遂又说道：“那么我就再给你老人家跪下了，你老人家几时理我，要我起来，我才起来。如果你老不说话，我把腿跪折了我再换新的，我非在这里跪个钉糟木烂不可，非等你老人家开言，孩儿我才站起。”说着伯纲跪倒身形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老人家欠了欠身躯，一扭身形，面向西北而坐。小儿心中正然高兴的了不得，一看转过身形还是不理，心中暗自又道：这奇怪的事都被我遇上了。

那位说了，上面坐着的那位老者，是泰山十叟的大爷不是呢？诸位，那如何能差？泰山的山峰就是这个峰顶高，名为九华峰，老和尚的古洞中峰，在此相离没有多远，再说也好找。

泰山十叟的大爷赵竹赵兰田正在洞中静坐养神，只听洞外有人的脚步声音，老人家心中甚是纳闷，注目凝神往外观看，但只见进来一人。老人家由里面往外看，只见一个黑影，看不见眉目究是何人。等到来至切近一些再看，是一个小孩子的模样。老人家暗自说道:这是谁呢？想我这九华峰与日观峰不相上下，等闲之人岂能来得到此处？怎么这个小小的顽童，胆敢登此无人之境？公然的往里走来，有如熟路一般，这样的小孩，实在少有，可惜我没看过他。可是他来此处，做什么来呢？老人家心中想着，一见孩儿走近跟前，在当时慢慢把目光收起。小儿走到自己的面前口中称师大爷为上，弟子胡允有礼。老人家这才明白，口口声声叫自己师大爷，不用说呀，这一定是我师弟的徒弟。大约前几年师弟跟我提过他，收一个徒弟名叫胡允胡伯纲。今天来到这里不知他所为何事？师弟这个人太以的爱说话了，我也曾嘱咐于他，我叫他以后对于各门的徒弟，不要轻易的提说我赵竹赵兰田，就是这个九华山峰也不要提及才好，我是不愿跟人接近的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？叫这个孩子跪在面前给我磕头，我要是答应他，显着破了我意志了。再说这个孩子准是一个好的吗？倘若在外边招灾惹祸，出了是非，不敢公然的见你，这个事情也不一定。老人家想到此处暗自又道：我且听他说些什么，我也不跟他废话。不要说是他了，就是我师弟，大年初一给我拜年来，谈话都不能过五分钟。这孩子我也不管他是干什么来的，我要跟他接谈，岂不是显着不对了吗？我就给他一个不理。赵兰田想到此处，把主意拿定，坐在那里，形同木偶的一般，纹丝不动。不想人家孩儿磕头礼拜的再一再二，仍是不理。真是好话说了万千，怒语也不少。此时第三次跪倒，老人家虽然有气，要把他赶出洞外，又觉得不合情理。真要是不赶出他去，说的话也真气人。老人

家才把身形一转，听他说的意思，跪下不起来了，这孩子一定是有事，要不然他也不能下这么大的决心。老头子想到此处又按定心神说道：我再耗他一会，跟我学本事，不能叫他那么容易的得去。老头子这样一想不要紧，可就更沉住气了。

此时下面跪着的小儿胡允，怔了半天，还是没有动静。心中想道：这样看起来，我今天是白耽误工夫了，没有希望啊。自己想到此处心中甚是难过。有心回去吧，自己已经立下志愿，学不来子午闷心针的绝艺，自己枉为一个男儿汉。跟他学吧，这老头子这样顽固不化。胡伯纲想到这里，当时面上泪如雨下，呜呜咽咽的哭出声来。哭了半天，那老头子仍是不动，还是不理。伯纲见此光景，不由得更是悲痛已极，索性的放声大哭起来。不想老人家如同铁石的心肠一般，小儿哭得泪人儿一般，他也如同未闻一样。小儿胡允哭了半天往腰间一摸，打算拿出手帕，擦抹眼泪，在无意中手碰走线神锤，一时心中想起，暗自说道：什么叫不受苦中苦，难得人上人哪？我不信这个了。还要叫我怎么样的吃苦？这还没跟他学艺呢，就这样的难，要是学的时候，还不把我治死？想到这里，当时倒喜悦非常。我何必自寻苦恼呢，我不论什么叫师大爷？那叫师叔啊？这样的铁心，我还管那个了？心中说着把那走线锤取了出来。当时转忧为喜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跟着一抖手，暗自说道：我看他有多大的本领？你不是不睁眼睛吗？我给你这一锤，我看你怎么样？你要挨不上这一下子，就算你有本事，我还要想法子跟你学艺，如其不然，你要是躲不开我这一锤，我还跟你学什么呢？说着站起身形，对准了老头子赵竹赵兰田的头顶打来。

可惜老人家万没想到允儿有这一手。想着不理他，也就是一走，他还敢怎么样吗？没想到允儿这一锤打来，带着一团风就到了。老剑客知道不好，跟着把左手上伸，往上边一搪。不

想允儿的走线锤是鹿筋的，老头子一搪，正搪在线上，锤头正打在老头子的顶梁之上，当时就觉得嘭的一声。

此时允儿一看，倒不由得暗自好笑。跟着把绳儿一抖，接锤到手，当时智上心头，赶紧上前跪倒身形叩头。

这时老头子赵竹赵兰田，一跃身形跳下尘埃说道："好一个孽障！真乃大胆！我看你要造反了！我赵兰田一生闯荡江湖，到而今一百挂零的年纪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摸我一指的。到而今我这样的年纪，倒栽了筋斗了。别人打我还则罢了，叫你们这本门的晚生小辈把我打了。好小子，今天什么话也不用说，我也不跟你说，我找你师父去，我问问他你这个徒弟是怎么教的？练会了能耐不打别人，先打师大爷。好小子，你是要造反，你就跟我走吧。"

此时伯纲一看老头子的神气，不由得暗笑，随着连连的叩头说道："师大爷，你老人家不要动怒，徒侄有话禀告。"老人家听了此话说道："你也别禀告了，再禀告你就要把我打死啦。"允儿说道："你老人家不要这样的说。凭我这一点艺业，岂能打的着你老呢？纯粹是祖师爷顶眼，他老人家保护的。别的话不说，走线锤打在您的头顶，是我成心也罢，是我故意也罢，我就问您一句话，到底是怨谁？"赵兰田闻听此言，暗自思想，沉了一会儿，气昂昂的又道："小子，你不用问我，我不知道。我要跟你置气，对不住你那不明事理的师父了。走，此处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还是找你师父去。"伯纲听了说道："师大爷，你老人家要是这样，我可以给你老解释解释，就是找我师父去，也是得讲理。常言说的好，有理讲倒人。倒在什么地方，也是以讲理为先。现在你老既然跟我接谈了，咱们爷儿俩就说说吧。您要是有理把我问倒了，我甘心在您面前受责，你老人家一掌把我打死，怨我以小犯上，于理不该。真要是师大爷你老人家

没有理，到那时候应当怎么样呢？”老头子闻听此言暗自想道：这小子真算可以，软硬话都有。我本打算看看他的性情怎么样，是一个可教之材不是。不想这小子是这么一个性情，性质太滑了。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怎么样。老头子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“你既然说你领责，师大爷我若没有理也认罚。可是一节，你可要知道长幼尊卑呀。我还跟你说，你既身入我们的门墙，就得服从我们的规矩。”胡伯纲听了此话，接着说道：“那是当然了。咱们不是得说理吗？谁也不能搅理，我们是慢慢讲。你老人家先说吧，倘若把我问倒，我再有理我都不说了，我就情受责罚。你老人家先说吧。”老剑客说道：“要是这么说，还讲什么，这事情不是那里摆着吗？我就问你一样儿，你应当用锤打我不应？你是一个当小辈的，我是你的师大爷，竟敢冷不防用锤打来，所幸我搪的快，没受重伤，不然的话，岂不是遭了你小子的毒手？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小子这叫以小犯上啊？不用说我们门中忌讳这个，就是大清国的王法也是不容的，你楞敢打师大爷，看你小子有多大的胆子了。就是你的师父，他要是这样，在我们门户之内的规矩，也要责打四十大板，还不管理的曲直。我把话说到这里，你小子有理你也讲。”小儿闻听此言，遂转怒为喜的含笑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说的句句是理，可是不能以下犯上，晚辈不应当欺长辈。可是有这么一点情理。我今天来到你老人家这里，常言说的好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人。还有一句话，单巴掌拍不响，孤树难成林。你老人家说了半天，光是事情，那么一来，一定是我没理，我不应当。可是您得说说把起事的原因说出来，叫徒侄我也听听，跟你老学点见识，往后我也好教徒弟。”老头子闻听此言，想了想，遂说道：“我不用讲，你把这起事的原因说说吧。”小儿听了接着又道：“好吧，师大爷。别的我不用说，徒侄我跟你老人家这是初次见面哪，还是早就

见过呢？”老头子赵兰田一听，心中暗道：这小子先用话把我稳住。想到这里遂说道：“不错呀，是初次见哪。”伯纲说道：“是初次见。好，先把这句话放在旁边。你老人家好静不好动，不愿与世人接谈，还是长久的，还是一时呢？”老头子说道：“这可没有办法，师大爷这是天性，可也不是一半天了，天生我就好这个。外方朋友不用说，就是我亲师弟，一共是九位，那一个到我这里来，在一年之内，就是一天，在一天之内，接谈的时候就是五分钟的工夫。这个也不是一天了。来到九华峰上，各位师弟到此，我就不接见他们，这事还假的了吗？”伯纲说道：“假倒是不假，不过可有一节，我请问你老人家，在你老没在此山的时候，对于各位师弟们，也是不理吗？”老人家听了遂又道：“那时候我倒是不然。如要是乍一见面那样儿，岂不是太不对了吗？”伯纲闻听此言，赶紧的说道：“是呀，这一句话就全有了，你老人家今天论理就是这句话了。弟子跟你老人家见面，今天也不是第二次第三次，爷儿两个是初次相逢，就是你老平常不爱与人接谈，我这是初次来，那怕敷衍呢，也跟我说两句，下次再不理我，那也算是你老人家对了。您这可倒不错，连一口大气也不出，有这样道理没有？”老头子一听，当时张口结舌，一语不发，自己一想，也不怪孩子，虽有心看他的性情，什么法子没有？单在这个时候，按理上说倒是不应当不理他。我也大意了，有意跟他搅个理，自己转转面子。又一想那么一来也不大合乎情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儿伯纲又道：“师大爷这是你老人家理差点吧？”老头子闻听此言，也是无法，只可接着说道：“好吧，你也不用往下再说了，就说是怨我吧，头一次见面，不应当不理你。”伯纲听到此处，不等老头子把话说完接着说道：“行了，这就完啦，就凭你老人家这么一说，谁有理谁没有理，就不用问了。可是这样，咱们门户以内的规

矩，那一条也瞒不了你老。要是当师大爷的做出这越理的事应当怎样，就是这么一说不应当不理你就完了，这样一来，师大爷太容易当的了。我说这话你老可别怪我，要照这样，以后我们门户之中的规矩没人服从了。怎么呢？当师大爷的越理就越理吧，当然没人敢过问，怎样的不对都成。你老要知道，人服口服他的心里服不服？”老头子听到这里，微含笑容的说道：“据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”伯纲说道：“据我的意思，也没有旁的，我这可不是刁难你老人家，你老在此洞中，我看着非常爱这个地方，我也愿意在这里。”老人家一听此话，心中说道：这小子，他知我好清静，他拿我这点错儿，也要住在这里，他是成心打搅啊。事情虽不大，可是要留他在这里，也不要紧。无奈一节，他要是在这里，又耗我一份精神。不能叫他在这里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遂正色的说道：“胡允，你听我告诉你，你要打算住在此处，你来晚了，现在可不成了。要是在前五六十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行，我正在用外形的功夫。现在可不行了。不但不成，你还得赶紧走，不要尽自与我打扰了。”

小儿一听此话，暗自想道：行啦，只要你不愿意要我就好办。想到这里遂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又来这个不是？为长辈的都对，又不讲理了。要是叫我走也成，除非应我两个条件，你老人家能应我一条就成，我就可以走。”老头子听了此话，遂又说道：“不用麻烦了，你说吧，我听听，有什么条件？有情有理的条件，我必然答应你。”伯纲说道：“咱们爷儿两个这样说吧，头一样我先问你老，是认打呀是认罚？要是认打，这就算第一条。”老人家一想，暗自笑道：这小子得理不让人，还是抱着这个话，什么条件哪，我好歹的答应了，走了就完啦，他还把我怎么样？想到此处说道：“怎么样呢？”伯纲说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由你老这里走后，见了我师父及他们各位，说明此事。从此遍请天下

的英雄，各路的好汉。等到大家到齐的时候，我当着大家，把为师大爷的头一次徒侄叩见，不但不理，甚至磕了三回头都不理，这个事对不对？他们要说对，我小子就碰头一死。他们要说你老人家不对，到那时候应当怎么样呢？”赵竹赵兰田闻听此言，跟着说道：“小子，好办，这一条我应了。认罚怎么样呢？”伯纲说道：“第二条就是罚。要说罚你老的银钱，我也没有用处。我所罚你老的东西，就是你老人家身上带着的，我所要罚的就是那个东西。”老头子赵爷闻听此言，自己心中暗道：这小子不定出什么主意，罚我的东西，在我身上带着的？老头子想到此处，遂问道：“说吧，我身上带着什么了？我们爷儿两个初次见面，你就知道我腰间有什么？就说是有什么，你也不知道呀？我们这样说了，我也很喜欢。你要知道我腰里有什么，说对了，就赠给与你。”伯纲闻听此言，心中非常的欢喜说道：“师大爷，这话可是你老人家亲口说出，可不能说了不算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那是当然了。向来师大爷说话如白染皂，跟你们这小子们更不用提了，你说吧。可有一节，只是合乎情理就行，一定照办。”伯纲说道：“不要出乎反乎，话可是你老人家说的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你说吧，不要不放心了，只要对好了。”伯纲说道：“我要子午闷心之针。”老人家赵竹赵兰田闻听此言，身形往后退了两步，手理海下白髯说道：“这子午闷心针吗？可是……”胡允不等老人家说完忙着说道：“怎么样？不许出乎反乎，话可是你老人家自己说的。闷心针有没有只管说出来，真要是没有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，要是有，你老就给我吧。孩儿我跪了这么半天，您就不明白吗？”老人家赵竹赵兰田说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别看你一个小小顽童，就这样的精明。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，对于谈话我没让过人，想不到叫你给问住了。子午闷心针倒是在我身边，不过是我已经一言出口，难道说我还能说了不算吗？可有

一节，我要问问你，你一个小小的年纪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子午闷心针？你要对我言讲明白了以后，你就拿了去。”胡伯纲听了此话遂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要问，我也不能瞒你老，这是我师父在平常提问的时候，说过你老人家子午闷心针的绝艺厉害，也是我用心听了，记在心头。又说你们老师兄弟，一共是十位，人称泰山十叟，大师兄就是你老人家。提说你老人家的功夫，可以说是出人头地，我也记在心中。孩儿跟我师父学艺几年的功夫，所学的就是龙形太极拳。还提过这龙形太极拳就是你老人家最好，还说过这个话，他老人家说，你要是把你师大爷的本领学会了，你就能够打遍天下无敌。可是有一样儿，你得让他老人家喜欢你。不用说旁的本领，就是把那身边的子午闷心针给你，你小子出世之后，可以说走遍天下，人人难敌了。我把此话紧记在心间，恨不能一时叩见你老人家，真是昼夜不忘，叩求师大爷你老人家大发恻隐之心，传给徒侄我几手出众的绝艺。孩儿出世之后，倘能名闻天下，也是你老人家所赐。”

老剑客赵竹赵兰田把话听完，往后退了两步说道：“允儿，你也不必往下说了，你们师徒这是诚心要我的子午闷心针来了。我方才已然说出，再叫我说了不算，岂是我的所为？好了，在这里，你就拿去吧。”说着老人家由腰间取出去了子午闷心针，一点头说道：“允儿，你拿去吧。”胡伯纲一见，心中欢喜的了不得，有意当时进到近前，双手接过来。又一想，我先等等，别大大乎乎的就接过来了，这个老头子这样的脾气，我往前一拿，他再退回去，我再要就不成了。自己想到这里，遂摇头说道：“师大爷，你老人家先把他收起来，我不过也是一说。常言说的好，君子不夺人之所好。子午闷心针是你老人家的，就是请您大发恻隐之心，对于武功上求你老人家多多教导于我，将来出世之后，闯荡江湖的时候，提起来是谁的徒弟，一说是泰

山十叟之中大师兄赵竹赵兰田的徒侄，到那时候你老人家更露脸了，不但是你老自己的英名闻天下，就是你老人家的晚辈师侄，都有这样的名气。你老人家想一想。”老头子不等伯纲把话说完，连连说道：“完了完了，你就不必这样的得理不让人了，我这就被你小子给扣住了。什么也不用说啦，这样一来不要走哪，照你这样都来到这里，叫我怎么应付？”胡伯纲说道：“师大爷，你老人家就不用这么说了，我今天来此容易吗？谁能照我这样呢？我跟你老说吧，自从我八岁的那年，我父亲舍了我们母子，孤儿寡母，乞讨街头，我都不觉得像今天难过。”老人家闻听小儿此言，接着问道：“怎么？你是一个要饭的乞儿吗？”伯纲说道：“不瞒师大爷你老人家说，我父亲死后，我们母子二人沿街乞讨，并无安身之所，流连的行走，不知不觉已到山东地面。一天走至泰庙，也是我们母子的感应，我师父老人家的慈悲，我不由的就贪看庙里情形，走到里边的跨院，可就把一位僧人招恼，打了半天嘴架。正在分辨的时候，后来就把我们母子叫到里面，有两位老和尚在屋中，里面就有我师父。那泰庙老当家的倒没怎么样，我那恩师看着我们母子很苦，就把我母亲送到本地的白衣庵，给那老尼僧手底下使唤去了。我师父的意思，所为的是叫我把技术学成，能够自立的时候，我母亲也有个安身之处了。老人家想一想，我师父这样的可怜我们母子，你老人家还不怜恤我吗？”老人家听到此处，点点头正要说话，小儿又道：“也是你老人家不知我的来历这么苦，师大爷我这里给你老叩头。”伯纲说着在地下又磕起头来。

这一来连真带假一齐上，闹得九华峰上一枝兰赵竹赵兰田，真是进退两难，手中托着子午闷心针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说得此话句句是真？”允儿微笑的答道：“难道说我还以这个说假话不成？”老头子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你就把他拿去，叫你师父教给

你去好了。”小儿一听此话，心中想道：这老头子的本事，我师父可提过，可比他老人家强的多。我今天要是不乘这个机会跟他练，过了这个时候，可就没这个时候了。胡伯纲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“师大爷，这话可不是你老人家这么讲法。常言说的却好，武学一道，练到老，学到老。再说我师父也跟我说过，惟独这个武功夫，要不跟人练，一定没有好本事。我一想，我要是没有好师大爷还则罢了，既有你老人家这么一位高明的师大爷，再说我的年岁又不大，我到了你老人家这里，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？今天无论如何，你老人家也得教我两手。反正这个子午闷心针，算是我的了。”赵大爷一听此话，心中又是气又是笑，暗自想道：这小子，就凭他这个嘴，谁也比不了，把我子午闷心针就算扣住了，还不算，还要跟我学功夫。这小子真算可以了，我还挨他一锤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倒觉好笑，遂含着笑说道：“你这小子，真是好小子，我挨了你一锤，也算完了，临完了还要学两手招法，你真算可以就完了。”伯纲听到此话，几乎笑了出来，遂强行止住笑容。又听老人家说道：“不是要跟我学两手吗？你先站起来把那灯燃着。”小儿听了此话，心中甚是欢喜，当时正要站起，也是跪得工夫大了，觉得两腿发酸。小儿把灯点好。老头子又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你也先不必回去了。再者我也得看看你所练的都是什么，要是比我好，那就不用说了。要有不到的地方，我也好告诉你。”小儿一听此言，更是高兴的了不得，更是不客气了。

爷儿两个吃完饭，没有什么事了，就把老师所教的龙形太极拳，由头至尾挨着往下练。老头子赵竹赵兰田坐在那里留神观看。练了足有一个多时辰，把所学的龙形太极拳，完全都练完了，跟着一收架子，垂手站在一旁。老人家开言说道：“允儿，往下练哪？”小儿说道：“完了，还练什么？”老人家一听此言，

点了点头不作一语。沉了一会说道："这也不难，这套拳下面师大爷我还有几手，等着以后我给你说说。"老人家一边说着话，暗自想道：师弟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有这么好的徒弟，真要拿这个功夫教给他，那未免太可惜了。孩子既然哀告我半天，为师大爷的不能对不住你。老头子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"允儿，你既然这样的心意，打算跟我学几手。这不是你把所学的都给我看，我看也不错，你小子总算可以。来到我这里，也算不容易，我要再让你走，就对不过你了。多了我也不说，这趟龙形太极拳，我非教好了你不可。今天不用说了，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谈。由明日为始，我就教你龙形太极拳，.也不屈你的材。将来学艺完成，到外面闯荡江湖，好叫人家首屈一指。"小儿胡允闻听此言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跟着上前跪倒叩头。老人家笑道："起来吧。"一夜不提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又叫孩儿从头练那龙形太极拳。看着有不对的地方，老人家给改正过来，有落手的地方再指点着教给他。说来也是小儿的感应好，老人家赵竹赵兰田也有耐性指教他，所教的功夫，真就一说就明白，伸手就是地方。老头子看他是一个可造之材，又教了点硬功夫，什么铁沙掌、朱砂掌、银沙掌，老人家是一手不留，完全往下教。掌上的功夫练的差不多了，又叫他练吃气，什么大口气、小口气、鼻吸气、鼻吐气、一力混元气，达摩老祖易筋经，十三太保童子功。赵老头就如同一工程师，看孩子是什么材料，老人家就造就他什么器皿。孩儿胡伯纲也算是幸运，老人家越教越高兴，小儿是越练越喜欢，这才叫得英才而教之一乐也。老人家因为孩儿聪明，招得老人家这样欢喜，小儿因为人人都说师大爷脾气不好，我来的时候虽然是那样难，看起来也不算白来，老人家叫我好好学，将来学艺完成，倘能出人头地，也得说是师大爷所赐，不光是

恩师老人家的大德。小儿如此的感念，不知不觉的就是一月有余的光景。

再说那古洞中的恩师，老人家知道伯纲上九华峰之上，心中甚是纳闷，遂对寿元寿永年说道："永年，你师弟去了一个多月，还不见回来，我也说不清是怎么意思。你师大爷是一位好静不好动的人，他在那里打搅他，我想是不能成的。你说不成吧，他可一个多月没回来，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可是昨天我在洞口以外观看天气的时候，听打柴的问我，你师弟上那里去了？我说他上九华峰去了。他才说他看见你师弟了，因为他没得工夫与他说话，他今天才问我。据他说你师弟又跟你师大爷练上了。你说这个事奇怪不奇怪？莫非说他们爷儿两个有缘吗？要按古语说可也对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也许是这种原因，一见面谁都喜欢谁，这倒是在情理之中。如果是这样，真要跟你师大爷练上几天，将来你们哥儿两个下山的时候，真是你一个好膀臂，他露脸也是你露脸。寿元寿永年说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听那打柴的樵夫说，这话也许不假。他在那里练功夫我倒没听说，据我想这意思，我师弟岁数小，长的又精，又搭着嘴又能说会道，到在我师大爷那里，没有个不理他的道理。真要是我去，理我不理我，那可就在两可之间了。如果是这个样，真可是应了那句话了，英雄出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。露脸叫人家露了，我小子，就算是饭桶一个了。好在一样儿，也不是外人。你老人家有话，他是我的师弟，我露脸他也沾光，他露脸我也光彩。别的话也不用说了，我先在这里等着他，等他在我师大爷那里待够了，他反正得回来，我倒要看看他练的都是什么。"这师徒爷儿两个不提。

再说少爷胡伯纲就在老头子赵兰田这里，共呆有半年多的工夫，所学的武功，真是大见进步。出手就有把握，自己的掌

法出去，打在对方身上，真是九死一生。可见得孩儿的掌法如何了。老人家指教小儿伯纲，可以说是费尽心思，随时随地的教导。又是半年的光景，这样一来不要紧，老人家也成了习惯了，每天的起居饮食，真就离不开他了。一动一静小儿都能知道，把老人家服侍得安安全全，非常的喜欢他。

书不多表。伯纲这一年多的光景，身上的功夫可强的太多了，但是好处在什么地方了？就是给他开讲。无论是文学，是武学，不给学生讲解明白了，那是不能成功的。你虽读书五车，一辈子不讲解，也是白费时间。不怕你念过一本《三字经》，老夫子给讲了，你当然明白其中的意思，那就有益多多了。现在伯纲跟着老人家这一年，心中领略了不少的巧劲，功夫大见进步了。

一天清晨起来，伯纲将要练功夫，老人家说道："允儿，不必练了。子午闷心针你练的也够火候了，差不离也行了，你就把他带在身旁。下得山去先到你老师那里，见了他之后，你就提我说的，叫你先不必练了，你就出去在江湖路上走走看，闯练闯练，看那有练武功的地方，可以拜访拜访。天下的武术是一家，见着有会武的，也不管他是保镖的、护院的、戳杆教场子的，都是一律的敬重。如果是有那不守武圣的教训，越法行劫的武圣门徒，被我们看见，就有出来指正他的义务。先把他叫到一旁相劝，倘有不服从的，那样我们不妨就先礼而后兵了。再说是老师父们，只要是老人物没有不知道我们爷们的，晚生下辈恐怕差一点，虽说差一点，他也有个耳闻。可是这样，如果比上手，要是人家功夫好，把你战败了，也就不必在外面走了，你就赶快回来，我再教你新招。这是万一的防备。你只管去你的，论你的功夫，按说我不能跟你说，可不准自傲。"伯纲答应一声："是，不敢自傲。"老人家接着说道："论你的功夫，

要是那普通的武功，恐怕不是你的对手，要打算打倒你还是真不易吧。”老人家含着笑点了点头。沉了一会又道：“好啦，也就是这个意思了，我说的话要你紧记在心。你自己的行为，我也不必再说了，我平日也都说过了，你师父也教导过你。你去吧，我只有听你的英名远震到在我的耳旁了，算我不白费心机。”伯纲闻听此言，心中暗自想道：师大爷打算叫我到外面看看，到各处访友，那可是太对我的心意了。常言说的好，一辈子不出门，总是小驹。光练不用，也是白费工夫。还是走南闯北，遍走东西为对。要不然的话，练功夫做什么用呢？伯纲想到这里，心中虽然欢喜，也不敢公然的就走，遂说道：“师大爷，你老人家叫我到我老师那里倒可以，要叫我下山访友，遍走江湖，我的本事能成吗？我还打算再练些日子，把功夫练完了，我再出去，也就没有不成了。我现在出去，倘若有个不成，那便如何是好呢？我还是打算再练三年二年的功夫，有什么事再出去，还不为迟，好在我年岁还不大。你老人家想想是不是呢？”老人家赵兰田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允儿，你也不必这样的小心，你这倒是慎重的地方。可是我既然跟你说这话，我就比你有根。你就赶快先到你师父那里。”伯纲一听，心中暗喜说道：“师大爷，你老人家待我的意思，徒侄实在没齿难忘了。现在我可就走了。等到孩儿有那一鸣惊人，有了相当的地步，也就是我恩师与师大爷你老人家二位所赐。到那时候，我把你们二位老人家请去，我再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。旁的话我也不说了。”老人家闻听此言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我看你这小嘴儿真会说话，叫我爱听。你小子忘了打我那一锤啦？”老头子说着哈哈的大笑起来又道：“快快去吧。”小儿胡允这才上前叩头，行完大礼，随把子午闷心针带在腰间，与老人家告辞。

老人家不便相送，胡允自己出离了洞口，顺着小道下了九

华峰，留神寻找老师的洞府。正在寻找之际，找到洞口举步走了进来。但见师父一人坐在那里，师兄寿元寿永年站在一旁，师徒二人正说话。

伯纲紧走几步上前行礼，口称："老师在上，弟子胡允给你老叩头。"老方丈正与寿元谈说外面各门的功夫，一见小儿胡允回来，老和尚非常的欢喜，遂问道："允儿，你这是干什么来了？怎么不在你师大爷左右伺候他老人家？"允儿说道："今天特意前来看望你老人家与师兄来。"老和尚又道："自从你跟你师大爷学武，我是非常的欢喜。你这个小子胆量也太大了，吓得我今年正月初一也没拜年去，我恐怕你师大爷不满意我，嗔我爱说话，他老人家怕有人麻烦去。"伯纲说道："你老人家没有去，还是真算好。真要是去了，你老人家准要受一顿申斥。"老和尚一听，忙着问道："怎么呢？"伯纲这才一五一十的怎么三次叩头，老人家不理，自己怎么为难，不由得当时心中火起，用走线锤打去，老人家一搪，线锤怎么打在师大爷头顶。老方丈听到此处，不由得吃惊的问道："怎么样呢？"伯纲又接着说道："不是打在他老人家头上了吗？可没怎么样，我想是擦了头皮一下。"老方丈说道："你这孩子，你这不是以小犯上吗？这要是打个好歹的，我担的了吗？以后怎么样呢？"伯纲又道："你老人家不要生气，听我慢慢的说。我不是把他老人家打了吗？也把他老人家不理的宗旨，一锤也给打破了，当时跳起来，跟我大喊之下，我的火儿也吓没了，我就磕头如捣蒜的一路央求。老人家还好，不跟我说，要跟你老人家算账。"老方丈听到此处一怔神说道："这不怨我呀。"伯纲暗自好笑，又不敢笑出来，遂接着说道："您听着，不是要找你老来吗？我一想，你老人家在洞中好好的，这不是祸从天上来吗？我就用他老人家不理我为词，我就抓住理了，反正我是晚辈，跟我没有法子，我

也不容他老人家说话，我得了理不让过，我问他老人家是认打认罚呢？”老和尚听到这里，遂又说道：“小孩子家别这么说话呀。”伯纲说道：“不这么说，子午闷心针怎么要？我可就说了，要是认打，我回来求我师父具名遍请各路老少英雄，在众目之下，如果都说师侄好心好意的初次叩见师大爷，师大爷不理，这个理由大爷对，我就一头撞死，没有打师大爷的。你老人家要是认罚的话，没有旁的，子午闷心针归我，徒侄、师大爷，爷儿两个也过的着。”老方丈一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闷心针你要来了，可是你怎么倒闹得跟他老人家学艺了？这可真不易。”伯纲听了遂又笑道：“这也是你老人家恩德所致，也是我一时心灵。我看师大爷他老人家既然给我暗器，我当时没接，可就赖上了，再说这闷心针也不是三天两天就会的。我一说再跟他老人家再学两手，不想他老人家就应允了。直到今天早晨，一年多的功夫，他老人家跟我说，叫我下山遍走江湖，各处访友，所为多认识些个朋友。师父你老人家说，我是去好，还是不去的好呢？”老方丈听了说道：“既然你师大爷叫出去，所为长些见识，为什么不去呢？可是一样儿，要是出去，可不要忘记为师我平日所告诉你们外面的规矩，自己的行为。”伯纲说道：“孩儿紧记在心就是了。再说我师大爷也跟我草草的说了几句。”老人家点了点头。沉了一会儿又说道：“你一个人出去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据我看来，你师哥寿永年，现在也有点意思了，你们两个人一同下山吧，无论什么事，你们有师兄师弟都有关照，我也放心一点。”伯纲心中甚是欢喜，遂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要是这样办，那可是太好了。我们小哥儿两个，到在外边还活便一点。今天不用说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我想明天我们就起身，下得山去，各处拜访。如果我们哥儿俩，到在外面，承恩师你老人家与师大爷的栽培，要是露了脸，也是你老人家、我师大爷老二

位光荣，也不白费心机。”老和尚闻听此言，点头不语，心中甚是欢喜。

伯纲把话说完，又向师兄寿元寿永年，叩头行礼。永年赶紧上前用手相搀，口中连连说道：“师弟呀，不必叩头，师兄师弟不要行此大礼，快快起来。”伯纲站起身形，只听老人家说道：“永年，你愿意不愿意呢？我打算叫你跟你师弟，你们二人一同闯荡江湖，好不好呢？”寿元说道：“我想也是这样，我师弟年青一点，去不是更好了？怎么不好呢？”老和尚说道：“可是这样，走在中途路上，虽然你是师兄他是师弟，不论遇上什么事，你可得听他的话。皆因你的脾气不好，你一人下山，我更是不放心了，所以叫你师弟跟你一同走，所为是有照应。我就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们预备预备自己行装，你们明天就走吧。我说的可要记住了。”寿元闻听此言，也没说什么，跟着把应用的东西备齐毕。一夜不提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老和尚拿出纹银五十两说道：“你们把这钱带着，这是五十两，在路上不要乱花。”伯纲与寿元同声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给我们这许多银两，你老人家还得留一些用了。”老方丈说道：“我还有。皆因洞中很清苦，没有多少钱。常言说的好，穷家富路。你们两个人出去，这钱也不算多，要不然我还得多叫你们带一点。”伯纲说道：“我师哥更不用说了，就拿我说吧，在你老人家跟前这数年的光景，对于孩儿的恩情，实在是无以为报。但等我以后遍走江湖以后，有了相当的能力，回在洞中，不怕凉水温成了热茶，双手奉献在你老人家的面前，那也算我们为弟子的一点人心。”老和尚未等他说完，遂说道：“好好，我但愿你们出去一鸣惊人，那就不枉我对你们心机了。你们把钱带起来，就赶快去吧。”伯纲把纹银带起来，遂又说道：“那么我们就走了。”老和尚点头又说道：“寿

元，你们二人下山之后，有人问你们的师父是谁，你可知道吗？为师我的名姓，究竟是何许人呢？”伯纲听得此话，忽然想起，赶紧上前跪倒身形说道：“师父你老人家恕我年幼无知。自从我见着你老人家，以至上得山来，我就一心学武，昼夜不停，我连老师的名姓都未相问，孩儿罪该万死。”老和尚笑道：“言过了言过了，这也不要紧的事。”老人家说到此处，就听寿元在旁边说道：“你这一样可完了，小师弟，什么你都比我强，到今天老师的姓甚名谁你都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”老和尚听了暗自说道：这个傻子倒是粗中有细，我没跟他说过，他跟谁打听的？真算是不含乎。老和尚想着，只听伯纲问道：“寿师哥，你知道，为什么平常日子不提我一声呢？”永年说道：“我那里知道你不知道呢？你这一样可不灵了。老师是和尚。”伯纲说道：“是呀，这个不用你说呀，我知道。不是一看就知道吗？问的是姓什么叫什么名字，虽然出家人没有姓，也得有个法名，天下的和尚多了。”永年直着两个眼说道：“你说的对了，还是有理。”老和尚一听也笑了，遂说道：“我还说你倒有这样的细心呢，说了半天你也是不知道。你也跪下，我有话告诉你们。”永年听了此言，不敢怠慢，兄弟二人跪在老师面前。

老方丈这才说道：“我们门户之中，有条规矩，所为走在外面，不准出了这几条规矩，任意胡为。我告诉你们听了。这泰山十叟，你们当然知道，我也跟你们提过，你们师大爷就是赵竹赵兰田，为师我名志元。”伯纲闻听此言忽然想起，连连往上行礼，口中说道：“恩师你老人家，往下就不必说了，孩儿我全明白了。不用提师父你老人家的法号，就说那泰山十叟，真是人所皆闻。但愿得我们弟兄二人下山之后，给各位老人增光露脸，也算是报答你老人家的大恩了。”老和尚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好好，听我说与你们。我们门户之中有五戒，望你们紧记

在心。如果守着而行，不难名闻天下。倘若出乎五戒以外，行为不检，可就难免大祸临头了。”伯纲二人听了此言，连连往上行礼，口中说道：“恩师，你老人家就放宽心，弟子们谨遵而行。尚望你老人家再为指教，以便记心头。”老和尚闻听手打问讯，口中说道：“我们门户之中的五戒，这第一戒就是戒淫。常言说的好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先。因为这两句，我们祖师爷把淫戒作为第一，恐怕后人出师之后，以为身有绝艺，无人敢拦，奸淫人家的妇女。如果犯了此戒，可以说是神人难救。虽然我是你们的师父，我要知道你们有这种行为，也应当手起掌落，打碎了人头，以正门风。望你们紧记心中。”

伯纲与寿元二人听了，连连说道：“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们不敢。请问这第二？”

老和尚说道：“这第二戒就是义务天职，遵守侠义道的本旨。什么叫义务天职呢？就是身被武功，遍走南七北六，行侠作义，济弱扶危，仗义疏财，偷富济贫，杀赃官除恶霸，搭救孝子节妇。倘有忠臣孝子，虽远在千里之外有难，我们这行侠作义的要知道了，也应当身临其境前去搭救，方不愧身被武功，意存行侠了。”

哥儿两个闻听说道：“这第二戒，弟子等我们紧记在心，不敢违背此戒。请问这第三？”

老和尚说道：“这第三戒就是艺不轻传。倘若你们身带绝艺，下山后，胡乱的收些门人，倘若人多了，当然分子不齐，就许传给匪人，其过在为老师的身上。可要是不传人，人活百年终须一死，人有个百年之后，不也是把功夫白白的埋没了吗？不过是得择良材而教之。这叫艺不轻传。遇见好的徒弟也可以教他，以便代代相传。这就是第三戒。第四戒就是戒盗。要提这一戒，这也是祖师一份体察人情所立。自己仰仗一身武功，

在外面任意胡为，看见那深宅大院的富户，自己生了爱慕之意，一旦意念失常，仰仗武功前去偷盗，拿取人家的钱财，这样不义之财，我们门户之中也是不许可的。不过是这一样，我们也可以办。我们知道谁是赃官，那个是恶霸，以及那欺压良民的土著，所谓的土豪劣神，像这一类的人，我们只要听说，不能叫他平平安安的享那不义之福。如有这个人，以你们两个人说，下山之后遇有这个，你们如果办不到，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也应当协力相助的盗取那不义的富户之财，救济穷人。再说这第五戒，就是不准保镖护院，占山为王，公门当差。打杠子套白狼，这些下贱之事，都不做，那才是我们门户中的好传人，是我的好徒弟了。”

小哥儿两个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弟子们谨遵师命就是。”老和尚点头说道：“好，要你们紧记心头，如能守此戒，凭你们两个人的功夫，成名露脸，我想不费难吧。得了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你们不可延迟了，赶快下山去吧。”

永年与伯纲二人这才站起身形，各自收拾一个小包裹。伯纲把走线锤与子午闷心针带在腰间。离别了老方丈，出离洞口，回头一看，老人家还在后面相送。伯纲说道：“恩师你老人家不必送了，请回去吧。”老方丈点头不语。师弟、师兄二人往前行走，慢慢的下了山坡，回头再看，老人家还在后相随，仍是恋恋不舍。大个儿寿元寿永年回转头去说道：“师父，我们今天一别，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？”老和尚闻听此言，用手一指四外的树木，叹了一声说道：“唉，你我相见，你就往这来看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”哥儿两个闻听此言，不由得眼圈一红，落下泪来。老人家一抖袍袖，转身回去。

第二百零二回

下泰山北京寻母

探王府寿元负伤

这弟兄二人走下高山，顺着大道一直往前行走。没有一定的去处，也就是信步前行。哥儿两个一同下山，真如手足，亲亲切切犹如骨肉一般。走了约有几十里地，天可就黑上来了，早早的打店安歇，以便明日早早的启程。寿元寿永年，他觉得肚子饿了，找着店房好用晚饭。

弟兄二人正在暗自打算之际，在大道旁边，有一个车大门带门洞儿，两边灰白抹墙，当中一块大匾，墨匾金字，写的是永升客栈。两旁的白灰墙上，左边四个大字，是仕宦行台，右边是安寓客商，旁边两行小字是，闻香下马，各样小菜。右边是，知味停车，小卖俱全。门前站着一个四十左右的伙计，干净利落，肩头上搭着一条代手，正在那里张罗往里让人。口中说道："客官，往里请吧。再往前走，错过此地，可就找不着店房了。天也不早了，不差什么住在这里吧。房屋洁净，吃喝方便，往里请吧，客官爷。"寿元与伯纲一看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那伙计又道："二位客官，往里请吧，别犹豫了，天也不早了，前边没有店了。请里边看看，又干净，又方便。"弟兄二人一听

伙计很会招待，伯纲跟着伙计往里就走。进了过道，来到里面上房，伙计把门开开，先把灯光掌上。二人进到里面，不多一时，伙计把洗脸水打了进来。哥儿两个抽打周身的尘垢已毕，各自净面。伙计说道："二位先喝茶，吃什么饭，是等一会再说呀，还是这就要呢？我想先吩咐下来，沉一会儿我再给二位要，您看好不好？"永年说道："快来吧，我饿了。"伙计听了此话，当时吓了一跳，心中说道：这个家伙说话这么大声音。遂说道："好好，不知二位客官想叫什么？"永年又道："大饼牛肉，先来二斤白干，越快越好。"伙计答应一声是，又说道："慢不了慢不了，二位先喝茶，说话就来。"伙计转身走去。弟兄二人喝着茶，工夫不大伙计托着油盘，里面放着大海碗一个，热气腾腾的一碗清炖牛肉，四把酒壶。伙计把杯箸放好，摆上酒菜之后，向（此处缺 43 字）半悬霹雳震山川，把酒喝罢，然后大饼卷肉一吃，喝完牛肉汤，又喝白开水，吃得美味香甜，一时酒足饭饱。伙计把残席撤下，复又献上茶来，将灯花打了打。

伙计去后，哥儿两个喝着茶，寿元说道："师弟，我们明天上大明湖去看看。都说山东的大明湖，春秋四季不断的美景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事，到大明湖玩玩。"伯纲说道："你心里倒没有什么事。自从我几岁的时候，跟我老娘离了北京，走在山东，到泰庙里边遇见师父，我上山学艺，我们母子就分离，六七年的工夫，他老人家未能非听见在曹州的白衣庵那里，现在还不知怎么样了，我得去望看老人家去。"寿元直着两眼看着伯纲说道："你有老娘啊？"伯纲一笑说道："你看，怎么没有老娘呢？"大个儿说道："那么我也看老娘去吧。"弟兄二人商量已毕，各自安歇。

到次日天明，算完了店饭的账目，弟兄二人由打店房动身，够奔曹州府而来。一路之上，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

的路程。

这一天来到了山东曹州府的地面，打听着白衣庵的所在，二人来到庙门以外一看，伯纲暗自说道：不愧称为清静禅林。看罢当时举步走上石阶，轻轻的拍了两下门。只听里面有人答应，等把山门开开一看，是一位四十上下尼僧。只听尼僧说道："你们二位找谁？要是烧香还愿请到里边。"伯纲说道："老当家的，有劳你老人家，我跟你老打听一个人。在前几年由泰庙送来一位养僧，胡老太太，是北京人，年岁有五十以外，不知现在还住在此处没有？"尼姑闻听此言，满面的笑容，一合双手，口念佛号说道："阿弥陀佛，莫非你就是胡允胡伯纲吗？"伯纲一看遂说道："不错，正是，特来叩见我的母亲。"那尼僧说道："现在你母亲不在我们庵中了，听我说给你听。由打你母亲来到庵中，叩见了性慧方丈老剑客以后，一见方丈，你母亲可就苦苦的哀求，求老方丈教他一点艺业，将来好谋生活。我们老方丈看他很诚实，就发了慈悲之念，就传给他老人家医道。也是老太太的福至心灵，这几年的工夫，把诊脉学的很精。你要是早来半年，你母亲还没走呢，还在这庙中挂牌行医，济世活人哪。可有一节，他给人治病也不要钱，不信你进来看看，里面挂的那是多少匾？足有五六十块。"伯纲说道："我不进去看了。现在我母亲上什么地方去了？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呢？"那尼僧说道："现在你母亲回归北京去了，一来是行医，二来是为看看故乡，以及老亲老友，他才回的北京。你打算看望你母亲你就赶快去吧，我也不叫你里边坐着了。"小儿伯纲听了此话，连连行礼，口中说道："好几年的光景，有扰各位老方丈的清神，我就此谢谢你老人家。尚不知现在老方丈可曾在里面没有？我给老剑客磕头，谢谢他老人家。"尼僧闻听此言说道："那也不必了，再说老剑客也没在家。你要有工夫可以到里面喝点茶，

要是没有工夫我就不让你了，别尽自耽误工夫了，叫你母亲想念你。”伯纲正要答话，又听尼僧说道：“你的路费够不够？若其不够，只管说话。”少爷伯纲连连说道：“够用的够用的，如若不够，我一定由你老人家这里拿。”说罢二次行礼，辞别了尼僧，弟兄二人改变了方向，顺着大道够奔北京而来。

走在途中，伯纲想着，心中非常的高兴，原不知母亲遇到先前那样的痛苦，生命还不知怎样？到现在不但没有忧郁成疾，并且学会了济世活人的医道，心中越想是越喜欢。两个人脚程当然不同平常人，走的非常之快。

这一天顺着大道来到了北京，找着原先自己所住之处，看了看跟往日一比真是大不相同。当时可不知是什么人住着了，门前十分的冷落。正在这个工夫，不由得孩儿可就见景生情了，当时落下泪来。想起那屈死的父亲，在生前如何的疼爱自己，老人家那样笑容，温存自己的不满意，到现在再想找那样爱我的父亲，只有黄土一堆了。伯纲想到这里，几乎哭出声来。当时把脚一跺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唉，既然学艺在身，那杀父之仇，我胡允还不得报吗？好，等我待机行事。伯纲自己的心事，不由得表现于外。

就在这个工夫，在旁边的猛汉，大师兄寿元寿永年，一拍伯纲的肩头叫道：“师弟，怎么的了？为什么流泪？你想老娘吗？”伯纲摇头说道：“不是。”寿元又道：“有人欺侮吧？你说，不论是谁，你告诉我，我把他摔死就完了，省得叫他气你。”伯纲听了此话，暗自倒好笑想道：真是一个猛汉。你说得可倒容易，这个事情我要对他言讲，恐怕不成，回头替我办不了事，再给我砸了锅。他是个直筒，没有心眼，再给我走漏了风声，我倒没有办法了。伯纲想到此处，遂说道：“师哥，我们这边来好了。”说着话两个人走开了门口。少爷伯纲说道：“你看见没

有？这所宅院原先是我们的，今天我看见房子不见人了，我母亲现在不知住在什么地方，我心中才难受，故而才落泪。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先打听老太太的下落。可是一节，太不好打听。北京城里地方好大，九门八条大街，一时恐怕不易找着，你想怎么办呢？”寿元说道：“我们见人就问还不行吗？”伯纲听了此话，遂笑道：“你不要说这傻话了，人很多问谁去呢？这不像在山上。这样好啦，我们先找个店住下，我们再想办法，打听老太太的下落。”两个人把主意拿定，说着话这才够奔前门外而来。

到在那里，找了一个大店房，看了看字号是天和，举步进到里面。早有店伙计赶上前来，这才跨院里挑好了房间，进到屋中，伙计打来脸水，两个人先后擦完了脸。永年说道：“师弟，我们没逛大明湖，逛北京比大明湖更好了。”说着店中的伙计，又把茶沏来。哥儿两个喝着茶。伯纲虽然年幼，但是经了种种的打击，人世间的事情，不由得就得入心，坐在那里暗自想道：我虽有心报仇，但是我们母子离开此地这几年的光景，虽然重回故土，可是现在仇人的下落，还不知道，我上那里找去呢？还是先找到母亲的住处，有了安身之所，再作道理。想到这里，端起杯来喝了一口茶问道：“永年兄你说什么？”永年一怔说道：“你怎么听不见说话？我再对你讲。”遂正要大声的说，伯纲一看心中明白，当时用双手一摆手说道：“别别别，你就这样说吧，我听得见。”永年说道：“我说没逛大明湖逛北京也好，听见没有？”伯纲含笑答道：“听见了听见了。”店伙计站在旁边一看暗自说道：这个大个儿，好大嗓门儿了。这个是小声哪，要是大声说，我看前门楼子得掉土。这是那里来的这个楞家伙？刚才进屋门我看着就险，他要不弯腰，鼻梁子非撞上门限不可。伙计想着遂问道：“二位在店里吃，还是外面下馆子去？”伯纲

说道："不出去了，吃你们的饭好了。"伙计点头问道："吃什么饭呢？"伯纲说道："你酌量着办，便宜点吃快。"店伙计一听很[要]快，心中很是高兴，遂说道："好啦，交给我了。喝酒不喝呀？"伯纲伸了两个指头。伙计转身说道："好了，二两白干，咱们说话就来。"伯纲忙着说道："不是二两，二斤。"伙计一怔神又道："黄的么？"永年听了大声说道，答应一声白干。伙计走去。不大工夫酒饭齐上。

弟兄二人吃着饭，伙计站在一旁，眼看着两个猛黑大汉喝酒，真似凉水一般。只听伯纲说道："你贵姓啊伙计？"伙计答道："我姓江。二位客官这是由打什么地方来的？"伯纲说道："由山东来。我先跟你打听打听，我们由山东来，就听北京城里有一位行医的老太太姓胡，可是北京城的地面很大，也不知小地名，上那里找去呢？求你给扫听扫听。反正我们得住几天，如果你给打听着，我请客。"说着笑了笑。伙计说道："你们二位还别忙，还真有点音，因为我没着耳细听，我给你们打听打听。有这么一位老太太，可不知姓什么。我听他们说，也没工夫听，有工夫我给问问。"黑大个说道："去好了。"伙计一听也怔了。正在这个时候伯纲又道："远不远呢？要是不远，劳驾给跑一趟问问姓什么。"伙计说道："远倒是不远，就在我们柜房，不过是常到我们柜上串门的几个人说的。等他们来了我再问问，你看好不好？还许现在有人坐着呢，回头我看看。"伯纲说道："这么办，既这样更好啦，你先去一说。"伙计点头走了出去。

等了不大的工夫，只见伙计喜喜欢欢的走了进来说道："二位，还真有人来串门。我问了，这位老太太也是山东来的，在这儿火神庙行医，还是分文不取，老太太真是济世活人不□的，差人都知道胡老太太。"小儿伯纲一闻此言，不由得精神百倍，心中暗喜，遂说道："我们吃完，求你说给我们这火神庙在什么

地方。”弟兄二人把饭吃完，伙计指明了地点，算了饭账，多给了五钱小账，又另给伙计五钱。店伙乐得眉飞色舞，恨不得告会假，把二人亲自送到火神庙。

弟兄二人出离天和店，二人心中更是高兴的了不得，顺着店伙所指，沿路打听，工夫不大来到火神庙山门以外，看了看不错，门前挂着一块牌，上面写着清晨出诊，过午不候。伯纲看罢心中大喜，举步上了台阶，高声问道：“里面有胡老太太吗？”问了一声。里面有人出来答道：“你找谁？找胡老太太吗？现在没在家，被人请走了。听说上高丽营看病去了，大概得去三月五个月的。您要是请他老人家看病，请把住址留下，等回来的时候我好告诉他。如有别的事，告诉我也行。”伯纲听到这里心中更是高兴了，虽然没在庙中，一定是不错了，准在此处了。遂说道：“没有什么事。好吧，我改日再来吧。有劳你老。”弟兄二人转身下了台阶。永年说道：“我们玩玩去吧，你有熟悉的地方，我们去看看。”伯纲说道：“咱们就信马由缰的走吧。我离了北京这么几年，再说那时候我还小，就是上那儿去过，我也记不清了。”寿元不语，随走着随往各处观看。

两个人信步前行，不由得复又走回前门大街。中间的甬路非常的平坦，两旁的道路，真是拥拥挤挤。有的是大小摊贩，直颈么呼，有的是摇钱问卜，指路决疑；也有那祖携幼孙，左顾右盼，也有那少女英男，争奇显俊；也有叫化街头的乞丐，也有挨门募化的僧道。弟兄二人往前行走，两旁的大小商店，真是金壁辉煌，好不热闹。在街头走了一遭，寿元说道：“师弟，我们还回那个店房去吧。等老娘回来，我们再到老娘那里去住好了。”伯纲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们再玩一会儿吧。”寿元说道：“回去好了，我不爱看了。”弟兄二人说话，路上的行人都要注目看这个大个，说话声音高大。

弟兄二人说着话又二次够奔天和店而来。一进门，店伙远远的高挑帘笼说道："二位回来了。"两人点头进到屋中。伙计张罗已毕，问了问情形退出去。

哥儿两个坐在屋中喝着茶，寿元问道："师弟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在山上学艺的时候，我记得，你说你爸爸叫谁打死了，是吗？是在此处不是？你现在也大了，还不打他去？我也帮助打着去，老娘就不在家的工夫。"伯纲听了师兄寿永年真诚的言语，也有情理，就着母亲去到京北高丽营尚未回来，这个机会也好，我同着师兄先到豫王府打探一番，虽不把他怎样，也要给他一个厉害，警戒于他，然后再找那正式杀父的仇人。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"师哥说得有理。今天夜晚，等到夜深人静，我们弟兄去到豫王府里探看情形。我们虽不把他置于死地，也要叫他明白明白是胡教习的后人前来报仇雪恨。"说着伯纲不由两眼落下泪来。永年一看遂说道："不要哭呀，哭也没有用。"孩儿止住流泪说道："倘把贼人拿到手中，我不把他碎尸万段，我非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子。"

两个人说话之间，店伙走了进来说道："二位客官，晚饭吃什么？"二人吩咐菜饭。

不大的工夫酒饭用毕。沉一会儿，这才由店中够奔豫亲王府而来。好在一样儿，伯纲虽不认识，小的时候跟他父亲路过几回，到现在也可以知道个大概。二人找到了豫亲王府，暗暗的围着察看一番。一看天还尚早，伯纲说道："师兄，我们找个地方待一会，天还早着呢。"永年说道："上那里去呢？"伯纲说道："有地方。此地有茶馆儿。"永年一怔问道："么？么察管？"伯纲说道："卖茶水的铺子，叫馆儿，我们可以进去坐在里面喝茶。咱们喝茶去好了。"

说着两个人找了一个茶馆儿，门口挂着几个一尺来长，三

寸来宽牌子的红布，写着龙井、雀舌、雨前、雪蕊、碧螺等等名茶，每一个牌子下面垂着一条红布。二人来到里面一看，真是人声嘈杂，烟气如云，热气蒸人。兄弟二人进到屋中，人声一时停止，都看大个儿永年与伯纲。伙计把茶沏来，两个人坐下喝茶，屋中人声复起。永年说道："这些人都是做什么的？"伯纲说道："干什么的人都有。"孩儿一想，心中暗自说道："不妥。师兄是一个猛汉，没有心眼，说话又不会小声，回头一想起报仇的事情，很大的声音一喊，倒坏了事了。"想到此处，当时站起身形隔着桌子，把大个的脑袋抱过来低声说道："此处不许说报仇的话，叫他们听见可不成。"大个儿听了说道："好好。"从此两个人坐在那里，一语不发，喝着茶，看看这边的人是高谈阔论，看看那边的人是指手划脚，形形色色，等等不一。弟兄二人坐了好久，天已大黑。伯纲心中说道：天还尚早，此时要是前去，还是不成，眼看着喝茶的人也都走了。想到这里，遂对永年说道："我们走吧。"两个人这才站起身形，付了茶资，出离了茶馆。

弟兄二人在大街上来回又走了几趟，才等到了初鼓刚鸣。伯纲与寿元觉得饿了，伯纲一想，再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一来治饿，再者免得等得心烦。遂对永年说道："咱们吃点东西，也就够时候了。"两个人计议已定，找了一个酒馆儿，故意的多沉了一会儿，吃喝完毕，弟兄二人这才二次够奔豫亲王府。

这时候街上可就路静人稀了。两个人来到府墙的下面，往上看了看，先后拧身上了墙头。别看大个儿身材高大，经了高人的传授，就是这飞檐走壁的功夫，都很精奇。两个人在墙头一看，甚不得看，里面有高大的房间挡着，不约而同两个人一飘身跳在院中，顺着山墙往北行走。伯纲一打手势，永年心中明白。此时伯纲早已上了耳房的后坡。永年一纵身，站在了房

脊上面。伯纲一看，自己这才一越身，登上了正殿的房脊，往前后一看，天气虽然黑些，在黑影中也可以看出，共是五条房的大殿，就是大庙中院，都像四落脊层一般。伯纲心中暗道：不知这匹夫住在那里？

正在观望之际，只见院中有人，仔细一看，前边走的是一个大个儿，后面跟着一个矮小的身材。伯纲一看，赶紧一蹲身形，向永年一打手势，意思叫他隐身躲避。不想大个儿寿元，一见有人，就想拉过来痛打一顿才可心。岂不想打那平常人还可，书中代言，这两个人是豫亲王府成了名的教习，在王府中多年。头前这个大个姓陆名成字双和，外面人称双钩蝎子飞叉大王，那个姓马名龙，外号人称花刀马龙。这两个人虽然在此，也知道王爷得罪的人很多，一到晚间可就加紧的防范。今天事有凑巧，伯纲与寿永年两个人往下观看。也知道这两个人是王府护院，依着伯纲的意思，等着下面两个人走过去，然后再施展蹿房越脊的功夫，在各处寻找老王爷的住所。没想到半悬霹雳震三川寿元寿永年，看见了下面有人，不作一声，抖身形跳在了院中，大喊一声说道："小子们，那里去？你家主人在那里？"两个人一听此言，不由得就是一怔。那人说道："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小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，竟敢夤夜到此？看你这样，非偷即盗，还敢明目张胆的说话，实在是不知王法的厉害。既然这样，还不通名受死，等待何时？"

永年正想他们告诉自己，老王住在那屋。一听人家说出这样话来，不由怒从心头起，大声说道："好小子，不告诉我，反来骂我，看招。"说着往前一上步，左手一晃那个大个的面门，右手出去带住一团风，窝里发炮就是一拳，照定陆成的面门打来。陆双和在黑影中一看对方的拳到了，往左一闪身形，用手一找永年的手腕。寿元见手走空，跟着一反手往回一撤，左手

照定陆成的右胁又是一个炮拳。陆成赶紧一个箭步拧腰一跳，出去三四尺，躲开了永年的炮拳。二次转身形，一塌腰向前一上步，双手照定永年的前心就是一个双撞掌。寿元一转身形，闪开身用右手照定陆成的右肩头打去，这招名叫单鞭。陆成一看自己的招法走空，人家的掌到，自己没往外纵跟着一转身，把左臂一横，用胳膊肘向外，带着一团风够奔寿元的胸口就是一招定心肘。寿元真要躲不开，这一肘要是躲不开，就有性命之忧。

那位说了，这招怎么这样厉害？看官，这武术之中，对于这腕、胯、肘、膝、肩，也是最为重视，武道以外的人们，当然是不知道了。别看腕子没有多大的力量，打在人身上，不见得怎么样，可有一节，要是会用，把力量打对，也是很厉害的招数。类如所用潭手，那就是手腕上的力量；再说就是胯骨，别看一拳打不倒的大汉，要是胯上也有功夫，随机应变，要是用上，一胯打出去，对方一个防备不到，就许打倒了；再者就是肘。今天陆成所用的也是肘的招数；再者就是膝与肩。我们这腿上这个膝盖，别把他看凡了，平常人不过就是利用他天生的职务，有功夫的武术家，类乎这膝盖也有很厉害的招数。其余的就是肩，不必细表，总之全在功夫的好与不好了。

今天陆教习使的就是腕、胯、肘、膝、肩里面的绝手，名目叫定心肘。寿永年一看人家肘到，闪身形是来不及了，当时用了一手绝艺，猛虎坐坡，腰一叠劲，身形往后一撤，坐出去足有七八尺，把招躲过。二次往前上步，借力使力，把双拳举起，够奔陆双和双峰贯耳打来。陆成一看定心肘走空，人家双拳来到，赶紧往下一矮身形，把腿一抡扫堂腿过去。永年当时把身一纵，跳将起来，跟着上前进手。两个人一手一式打在了一起。别看永年身材高大，动手之际不显，往高里一纵身不觉

费力，就是七八尺，落地好似落叶一般，轻快非常。到底是老剑客志元老方丈的真传。傻英雄不敢疏神，这一过手，知道双和不是平常的功夫，抖擞精神过手进招。双和也知道这个人不凡了，更加小心。两个人各不示弱，打得不可开交。

少爷胡允胡伯纲，站在房上黑影中观看了半天，暗自点头说道：师兄可以呀，不枉是一师之徒。今天来到此处，我胡允替父报仇，这两个人我们是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不过他是护院。唉，可也是，他们既是护院，也不怪他们与我们动手。无奈一节，师兄先与人家动手，叫我心中实在不安。这就应了常言那句话了，是亲三分向，是火热似炭。现在他跟那个大个儿动手，十几个回合，就有二十多招了，看他的精神儿，还越来越大，到现在分不出胜负，可是我尽着不下去换他，未免差点。虽然是师兄师弟吧，我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今天来到此地，是为我的事。伯纲自己暗自思索，还是往下观看着，心中说道：当初我父亲在禁军当教习，得罪了仇人，才运动到这里，把他老人家囚在狱中就死了。说是病死的，头天我们母子看去，人还好好的，没有一点病，第二天人就死了，看起来还是这老头多事，受人的请托，才治死狱中。一定是这个意思。孩儿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心中忿恨异常，有心自己乘这个机会刺杀老王爷，又怕师兄一人难敌二手，再说又不准知道是老王爷所为不是。自己思索半天，两眼看着下面，不由得一撩衣襟，飘身下来，走线神锤取出来，口中说道："师兄闪开了，待小弟取他们性命。"永年尚未答言，只见旁边站着的那个小矮个，花刀马龙，亮出单刀。孩儿胡伯纲一看说道："好小辈。"说着走线锤打了出去。马教习一看闪身形，跟着进招，两个人也杀到一起。

此时永年虽不是筋疲力尽，可比方才可差多了，再进手可就不大利落了。陆成一看，当时把招法走开了，不亚如凶神附

体一般。永年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虽然一时不能输招，可是打算把人家打倒，可就不易了。陆成的招法此时是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手快似一手，再说自己也抱着一份责任，双和动着手暗自想道：府中护院就是我们二人，要论功夫，可不是自夸其德，我们兄弟花刀马龙跟我比，差的可太远了。今天来了人，下来就是两个，还不知别处窝藏着没有？老王爷得罪的人很多，要是来个十个八个的，叫我怎么应付？我跟这个大个儿交手，虽然占着上风，差不离再下来一个跟我周旋，我也许有个凑手不及。现在我还不如施展绝艺，把大个儿打倒，腾出工夫来我好提防别人。大教师陆成想到这里，动着手留神观看，打算找个空子跳出了圈外，好走飞叉打大个儿寿元寿永年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只见大个儿用了手插花盖顶。陆教习赶紧脚尖用力，知道大个儿这一招来者不善，当时往外一纵身，跳出去足有八九尺，背着手，伸手把飞叉的把摸着。看官，别人的飞叉大半都在背后，惟独这位大教习陆成，可不然了，他这个暗器，飞叉在腰，倒是取着方便。一抹身的工夫取在手中，一看大个儿一哈腰过来追赶，乘着这个机会，一声呐喊说道："小辈。"寿元闻听这一声，当时倒闹了一怔，忽然想起这小子有飞叉，莫非他要使暗器不成吗？自己正在犹豫之际，借星斗之光看了一个真真切切，只见过来一物，够奔自己而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永年往前追赶，当时往右一闪，飞叉来得很快，自己就听噗的一声，当时哎呀一声，身不由己的往后一退步，晃了两晃，几乎栽倒尘埃。

旁边动手的胡伯纲一看，准知师兄受了人家的暗器，当时虚使一招，弃了花刀马龙，奔了过来两手一搀永年。只见师兄的左肩中了人家的飞叉。永年此时站立不住，坐在地下。伯纲两眼留神看着两个教习问道："师兄，觉得怎样？"永年摇头说

道："不好，大概他的暗器有毒。"伯纲一听，心中甚是着急，恐怕两个人乘势过来动手。此时一看两名教师凑到一处接谈之际，伯纲一看当时计上心头，用手扶着师兄永年，向那边说道："二位，我看二位也不是那不明亮的人，今天我们弟兄二人到此，既然一人栽到这里，任凭你们办理，我胡伯纲有一点怨言，那我就是枉走江湖的英雄了。不是这样吗？听你们二位的了，谁叫我一师之徒的师兄受伤了？今天把我拿到官方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我也不怨你们二位。什么叫做英雄好汉呢？"

两名教习一听此言，心中明白了八九，这个意思也不是平常的贼盗，何必伤苦了江湖的朋友呢？二人想到此处，遂异口同声的说道："小辈，你也不必说这个好听的话。教师爷我们自从来到老王爷的府中，时常有人前来拜访，在我们弟兄手底下落败的人没有数。今天既是这样，我们也不能意狠心毒的治你们，等他把伤治好，要觉着不含乎，再来找我们。"

胡伯纲一听此言，当时一笑说道："陆成，马龙，是这样说吗？好了，好英雄，咱们是后会有期了。我走了。"胡允说着话，把永年肩头上飞叉拔将下来。好在一样儿，中的不算很深，也就是七八分。胡伯纲把飞叉抛在尘埃。此时大个儿一阵昏迷。伯纲那里顾得，一哈腰将师兄大个儿一背。陆成笑嘻嘻的说道："随我来。"伯纲跟在后面出离了王府的后门，够奔前门外天和店而来。

伯纲背着师兄来到了天和店房的门外一看，大门尚在关闭。伯纲伸手一拍门叫道："伙计，开门来，我是里面的客人。"话音未落，有里面打更的伙计，答应了一声说道："你们上那里去了？先生们，天都快亮了才回来。"胡允在外面假言说话："伙计，你快开开吧，我们在朋友那里喝酒来，多贪了几杯。"说着话里边落锁之后，门分左右，少爷胡伯纲随着走了进来，够奔

自己的房屋。

来到里面，将师兄放在床上，转身形看了看，只见永年面色甚是不正，昏迷不醒的神情，只有呼吸之气，赶紧用被褥盖好，连连的叫了几声，谁想叫之不应，呼之不答，声音大点，才略略的点头。

转眼的工夫天已大亮，本店的伙计全都起来了。

此时永年还是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，伯纲心中甚是着急，暗自想道：师父那里各种的药都有，我怎么就没想拿来呢？事到如今可怎么办呢？听师兄说那暗器有毒，我先给他请个先生治治，等到毒气归心可就不好治了。自己想到这里，跟着叫伙计到外面请一位先生。

伙计答应一声。不大工夫，请来一位医生，走到永年身旁。伯纲把师兄的手由被中掏了出来，先生看了看寿元面上，一皱眉头，摸着脉门沉了一时说道："这位旅客的病，怎么有这样重毒气呢？现在就晚了，还好，还有转还。可有一节，我开个方子，吃吃看，如果内热减退，还去找我，如其无效，另请别位再看看。"说着大夫站起身形，走到桌前。此时店伙早把笔墨预备在那里。大夫开了一个方子，站起身来说道："别让病人着实的躺着，以免内热上攻。"等着大夫离去，伯纲一想：师兄本不是别的毒，这样大夫那里成？这药吃了也白吃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
当在这个工夫，店伙说道："小客官，我叫人去抓药吧，出门在外的赶快了吧。"伯纲一皱眉说道："不行不行，这药吃了也没有用，白耽误工夫。要不然你再给请一个去。"伙计一听暗自笑道：开了方子可不吃药，再换大夫，这是什么法子？再说喝醉了，也得有个醒啊。这不定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住店的什么人都有。不是大夫吗？我就请去。店伙出去。

此时胡允不得主意，一连请大夫就有六七位，那一位都是

束手无策，紧皱眉头。把个胡伯纲闹得愁眉不展，出来进去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走进一个人来。店伙说道："客官，我们掌柜看你老来了。"说着那人说道："客官，我是本店的主事人，我姓何，名字叫何茂。"伯纲一看，赶紧站起身形让坐。店主东接着又道："我看你们二位这个意思，大概也是个练家了。你贵姓氏？"伯纲道："我姓胡名允，号叫伯纲。"店主东点头说道："我也在武术上用过几年功夫，各省我都到过，访过不少的英雄，外面都知道我这个小小的绰号神偷赛毛遂。"胡伯纲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呕，是了，久仰大名了。这样说来，何店东，我们可以算是一家人了。床上这一位是我的师兄，姓寿名元，号叫永年，别号人称半悬霹雳震山川。我们出世可以说这是初次。我们业师大约店主东倒许有个耳闻，他老人家是久居泰山，老弟兄十位，称为泰山十叟，最末的志元老方丈，那是我们的业师。"何店东闻听此言，甚惊异的神情说道："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二位少剑客，不才我何茂失敬了。"少爷闻听这话，遂说道："店主东，这是那里话来？我们不客气了，你老也是老前辈了。"何茂说道："二位少爷，如此说来我们都是一家人了。我要问你，半夜之中你把你的师兄背进来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听说你们喝醉了，是吗？到天明又请大夫，我看着都不对碴儿，是怎么意思你说吧。"伯纲听了此话，心中暗自想道：这事情我是说是不说呢？说吧，他若是探听我们的消息，一报官面儿，事情可就坏了。不说吧，看这个人倒是一个诚实人，再说他称我们为少剑客，他一定也知道我师父他们。伯纲想到此处，尚未答言，又听何茂说道："胡少剑客，你也不必猜疑，我没跟你说嘛，我们是一家么？我能庇护你的，绝不坏你的事，你还猜疑什么？不是别的，由打你们回来，你这个师兄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到现在还是这样，请了好几位大夫，都是没办法。我想我们有功夫

的人，有点病就是也不能这样的沉重，请你千万别隐瞒我，对我诚实的说说。我要有个办法，那不是更好吗？”伯纲闻听此处说道：“何店东，既是这样，我也不能不说了。你老要是久居北京，又是练家子，提起来也许有个耳闻。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在禁军之中，当一个教官，姓胡名叫镇国，因为收入不大够用，又另外教了几个徒弟。在那时候，我还小呢。我听说徒弟之中，有一个旗下的子弟，天生的笨一点，我父亲无意之中，不过是说他叨唠他。因为这个小事，大约他家大人听孩子的话了，又有势力，他也不上我们家问问，是怎么情形，他就暗地里托人情，使手段，闹到豫王府门上。您看这事闹的多大？后来就把我父亲拿问在监，据我母亲说，是用毒药治死的，就死在监狱里了。抛下我们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。我们母子，恐怕在北京现世，就变卖了东西，云游到山东，才遇见我的恩师。学艺以后，我的师大爷九华峰上一枝兰老人家命我们下山，也是我报仇心盛，我们到在豫王府。不想天不由人，遇见两名护院的师傅，跟他们就交起手来。没有数十个回合，我师兄向来就大意，没想到今天栽了个大跟头，这就不大意了，被那小子一飞叉打中肩头，大约还有毒，要不然他不能昏迷不醒的这样。这是我们一切的经过。”何店东闻听此言，点头道：“怪不得了，寿元这样的身体，有点病那能大夫就不开方子呢？我想其中必有缘故。他这是中了毒药的暗器了。今天也不凑巧，火神庙那位老太太也没在，我的药我又怕用着不相符。那位老太太要是在京里，这不用为难，没在怎么办呢？他这伤又是刻不容缓，耽误着可不好。这样办吧，我到外面再请两位先生来。此地有名的先生四大名医，桑、韩、谢、杜，他们四位如若能治，就不要紧。他们四位也不开方子，火神庙的那位老太太也没在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大约这位寿元先生的寿缘已满了。”

少爷胡伯纲闻听店东把话说完，接着说道："也好，你老这话也对，实在是不能耽误了。那么请你老就辛苦一趟，把四位都请来，如果命不该绝，上苍有眼，保佑我师兄不死，那可是我的万幸。"何店东说道："胡少爷，那么你看着他，我就去了。"

说着神偷赛毛遂何茂，走了出去。工夫不大，把四位名医请来，桑、韩、谢、杜，彼此一一的诊脉。店东何爷的意思，叫他们对对方子，靠着面子互相给研究研究。不想谢、杜二位，推脱不允，遂又说道："赶快另请高明。"还是桑、韩二位有本事，对众位说道："这位没有多大事，大约有毒气吧，怎么脉象这样呢？也许是本人身上中了什么毒气不成？这个脉象很奇特，太危险了。我说话几位可别过意，他这个病，要等到天黑，可就更不好治了，简直的说吧，命就难保了。现在要令我开方子，我们可实在不敢从命。既然有何掌柜在头里，我们给拟个方子，吃吃看，有效无效可在两可之间了，不过是略解一解毒气。说个不幸的话，有个好歹的，也有预备的工夫。"伯纲点头。当时叫伙计打药。大夫辞去。给永年把药灌下去。

过了两三个时辰，还是昏沉如故。胡允心中甚是着急，自己坐在屋中，真是束手无策，不由得落下泪来，几乎哭出声来。店东何爷出来进去的也是咳声叹气，有心给他们另找民房，又不好赁。真要是死在我这个店里，买卖就得受影响，再说我又与他们叙了会子交情，又不好意思，这怎么办呢？天又到这时候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店中的伙计面带笑容的走进来说道："客官，可太好了！你老也别为难了，那位胡老太太回来了，那位客官不是五行有救吗？命不该绝呀。"店东何爷听了此话问道："是么？你怎么知道回来了？"伙计把脸一整说道："你看，什么事呀，我还说笑话儿？我跟火神庙的伙计打听来的。"

伯纲听了此话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当时站起身形说道："江伙计，是真的吗？"伙计说道："你老就去请吧，我还能说假话吗？"伯纲闻听此言又道："真是天不绝人。听说得三月五个月才回来么，我打算找去也来不及了。来了更好啦。"说着又对店东说道："何老英雄，请你老替我分神看着病人，待我去到火神庙。"何爷点头说道："你快去吧。"

伯纲转身出离了天和店，够奔火神庙而来。好在一样，伯纲去过一次了，这次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。工夫不大来到了庙前一看，此时就在掌灯的时候，黑影笼罩下来。小儿由角门走进，站在门内一看，只见西配殿之内灯光闪烁。孩儿也是思母心切，高声喊道："娘啊，娘，孩儿胡允找你老人家来了。"连叫了两声。在黑影之中，只见门帘一起说道："谁呀？"探头往外观看。允儿走上前去临近一看，不由得落泪叫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怎么老的这样了？头发都白了。"说着跪倒身形。老人家走了出来上前一弯腰，在黑影中细看了一番说道："儿呀，你这样没有志向的孩子，将来是没有用的东西。我受尽了千辛万苦，由北京讨饭到山东，在那时候我看还有点出息。多亏在泰庙遇见了恩人，有了安身之处，把你带到山中学艺。这才几年的光景，你就跑下山来？不用说呀，还是把那救命的恩师招恼，把你赶下山来。我在你身上还有什么盼望呢？"伯纲一听此话，老人家是恨铁不成钢，恐怕自己学艺无成，半途而废。当时强作笑容的说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不要生气，听孩儿把话说明。孩儿随着师父，上得山去，在古洞之中学艺，在这数年的工夫，孩儿我可以说是昼夜不停，随时的体会，也是你老人家的德行所感，孩儿我自知向上，我那恩师的栽培，师大爷的指教，武艺已经学成了，如其不然，我师父不能叫我下山。"说着老人家用手一拉允儿说道："起来，屋里说话吧。"

伯纲叩头站起来，随着母亲走进屋中。老人家说道：“此话当真？武功夫的事情我也不懂，只要是实话，把艺学成，也对得起人家救命恩人的苦心。”伯纲坐在一个椅子上面又道：“下山不是孩儿一人，还有我师兄寿永年了，你老人家还不信吗？”老人家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既是有你师哥一同到此，赶快把他让进来。”伯纲说道：“不行，我想起来了，娘啊，你老赶紧同我到天和店去。”老太太一听此话，心中莫名其妙，遂说道：“你这小子倒是个武人样子，怎么这样的慌张呢？什么事呢？他怎么不跟你一同来呢？”伯纲说道：“因为我们两个人下山之后，先到曹州府白衣庵望看你老人家。没想到你老学会了医道，又回北京来了，我们也就来了。到了此地一打听，说你老人家上高丽营给人家治病去了，得三月五个月才能回来。我一想，我找去吧，往返的又麻烦，再说也不知准地方，跟我师兄一商量，我们两个人可就等到晚间找那仇人去了。”老人家听到此处心中暗喜，遂故意的问道：“什么仇人？”伯纲叫道：“娘啊，你老人家真是上了年纪，我找那杀父的仇人豫王去了。没想到到在那里，我师兄被他那护院的打中毒药暗器，左肩中了一飞叉，人家因为咱们的事受此重伤。好在一样儿，那两个小子也不穷追，我师哥一倒，我又用话跟他们一说，还算不错，把我们两个人放出来，回到店里。这是昨天夜间的事。等到今天天明我师兄还是不省人事，今天一天就是七八个大夫都不开方子，眼看这人就不成了。店里的掌柜的跟伙计都知道你老人家能治，我心里更痛快了。你老人家是会治吗？”伯纲问到此处，老太太不由得笑了说道：“好吧，有话再说吧，我先去看看。”说着老人家穿上出门的衣服，遂说道：“允儿，前边带路。”

伯纲走了出去，老人家随后出来，转身把门儿带好，母子二人出离了火神庙的山门。此时天已大黑，可以说是对面看不

见人，娘儿两个深一步浅一步，够奔天和店房。胡允用手搀着老人家说道："娘啊，孩儿我背着你老人家好了。"老太太说道："行了，我再叫背着，你要跌倒，我倒挨摔了。走吧，不要说些没有用的话了。"允儿扶着老人家往前行走，心中甚是欢喜。遂说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怎么学的？没想到你老会看病。在北京城里我看这意思还很有名，您也看香吗？"老太太闻听此言，不由得也笑了，遂说道："你快走吧。那是什么？那叫顶神的，你娘我学的可不是那个，这是人家真正的医学家教给为娘的。快走吧，留神道路。"

母子二人说着话不大的工夫，来到了天和店的门首一看，大门已然开了一扇。伯纲说道："哎呀，天可不早了，我师兄还不知怎样了。"老太太说道："不要紧，我看看，大约许不要紧。"母子二人来到了屋门以外，何店东早就闻声迎了出来说道："胡先生，你老怎么去这半天？可把我急坏了。方才这位先生把我吓着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，直抽疯啊。你要再不来，我就要派人找你去了，不是旁的事，病人有个好呀歹的，这个责任我那能负得了呢？"胡伯纲说道："对不过对不过，叫你费神了。不要紧，我们老太太来啦就行了。"赛毛遂听了一怔说道："怎么呢？"说着已到屋中，借着灯光一看，呕哈哈的一笑说道："原来你们是母子呀，那可太好了！"胡老太太说道："掌柜的也受累了，两个小孩儿多打搅了。"神偷赛毛遂何茂闻听，心中暗道：这老太太可不是平常的老太太，心里真敞亮。遂笑道："请你老人家看看吧，可把我们这位小兄弟急坏了。听说你老得三个月以后才回来呢。好极了，请你老看看吧。"

胡老太太点头，走到床边，伸手把永年的手拉出来，按摩寸关尺，一皱眉头。伯纲一看说道："娘啊，怎么样他这病？"老人家并不答言，诊完了脉门，站起身形，把棉被掀了掀看看

永年的面色。伯纲说道："现在脸上不像白天好看了。"老太太并不答言，随又把棉被往下一撤，上得床上，把永年的衣襟解开，轻轻的把衣服掀起看了看，复又盖好。老人家说道："伤势不轻啊，怎么下这样的毒手呢？所幸的是我今天回来了，要不然孩儿的命可就难保了。不要紧，还可以治，有救。"老人家说着话，走在桌前，不大的工夫，把药方开好，一张是服药，一张是洗药，一张是敷药。

店东何茂把药方接过说道："我去好了，别人去恐怕不行了。现在二鼓已过了，差不多药铺都上门了。"说着何爷亲自前去，以便靠着面子快一点把药抓来，以救病人。

不大的工夫店东回来说道："快不快？叫别人去不行，三个方子，虽说药铺有人看门市，一两个人给抓，得多大工夫？所为我亲自去，叫他们大家一齐下手。"

说着伯纲把药接过。早有伙计把药锅预备好了，伯纲把药分清，那是吃的，那包是洗的，打完亲自看着煎好。

老人家帮着把药给寿元灌下，然后老人家施展手术。把永年的衣服脱下，露出肩头一看，真有鸡蛋大小的一个紫包。老人家把四周烂肉割下，用药水洗完，敷上药以后，老人家往外看了看，意思是要布，一怔神把自己的底衣襟扯下，给永年绑敷肩头已毕，将所有被褥完全都给大个儿盖好。

老人家把手洗净，很坦然的坐下说道："这一宵不提，等到明天清早，他要是能够清醒过来，可就不要紧了。如其不然，还是这样，我也就没有办法了。这就是死马当活马治了。好在一样儿，他跟我孩子又是一师之徒，赖着说，我也主的了一半儿，谁叫他此地没有人呢？"何爷点头说道："老太太，你老人家是明白人哪。"胡老太太说道："我这话是不是呢？"何店东点头说道："是是，你们母子二人今天我看这意思是重逢吧？"

老人家闻听此言，接着说道："唉，不怕掌柜的笑话，我们娘儿两个有六七年没见了。我也是此地人，皆因他父亲去世之后，我们娘儿两个，虽有亲戚挚友，我也不愿骚扰人家，由那一年可就离开此地了。到了山东，我向来是好佛，到在山东泰庙里去烧香。在那时候他还小，好淘气，他就跑到人家禅堂的院中去了。老当家的很喜欢他，我们的景况也不好，人家也看出来了，就把他收下了，教他学艺，所为拉帮我们母子，把我荐到当地的白衣庵佣工。也是我们心地诚实，白衣庵当家的慈悲，教给我医学，才来到北京。没想到这孩子今天也来找我来了。总之一句话，不论是男是女，总要心地朴实，什么地方都是好人多。"何店东说道："实话实话，老太太真是圣明人。"说着话大家也忘了困啦，不觉得天光大亮，大家先吃了点心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永年动微动然的了。老太太对伯纲说道："你把他的棉被往下撤一撤。"胡允上前一撤，又摸了摸被褥，犹如湿的一般，一掀被子一看，脸上较比昨晚强的多了。大家上前也都看了看。老人家说道："你们看着怎么样？"何店东说道："行了行了，人不要紧啦，好了。老太太多分心吧，天不早了，我到柜上去了，用什么只管说话。"伯纲答应。说着何店东走了出去。

屋中母子二人守着永年。老人家一会看看，一会儿看看，直等到午正，忽听永年大喊一声："师弟呀，这小子，好狠，用飞叉打我，我不能与他善罢甘休。等我把伤养好，我不把你置于死地，你也不知我的厉害。"母子二人听了正待答话，此时何店东听见，也跑进来。大家闻听永年说话，心中更是欢喜。伯纲近前说道："师兄，此时觉得怎么样？"永年说道："好了，就是左半身不能动，再有几天就好了。"伯纲又道："你老不要着急，你这个病没有危险了，现在我娘来了，你这病就是老太

太给治的。”永年听了此话，当时就要起来行礼，无奈身不由己，怎奈他身有重伤，不能起来。遂说道：“娘啊，我不给你老磕头了。”老人家走近跟前说道：“儿呀，你好好养伤，不要着急，我看有三天五天的也就好了。”寿元点头不语。

书不多表。不觉的就是三天，永年可以吃点东西，有时候也可以坐起来，跟老太太谈些闲话儿。又是五六天的光景，老人家看了看永年的伤痕，已然扣瘢了，也可以下地到院中散散步，老人家心中甚是欢喜。这一天老人家看着永年也是一个诚实的孩子，允儿离开自己这些年也没学坏，看着他们心中甚是欢喜。

第二百零三回

替父鸣冤兄弟追王驾

掌里藏针胡允破长法

永年自从病好之后，心中痛快非常。这一天对伯纲说道："师弟，我受了陆什么那小子一飞叉，也是我太大意，不留神，才这样了。现在不是好了吗？你想我能跟他善罢甘休不能？师弟，你要是有胆子，今天夜晚我们还要前去，找那陆小子去。"胡允闻听此言尚未答话，老人家在旁说道："儿呀，你们两个人要是不跟我见面，我也就没有办法了，可以随便，现在可不行，无论什么事得跟我商量商量。虽然武功夫我不通，事理人情上我可比你们知道的多。上一次找到豫王府，实在是不当，身受重伤还得认便宜，人家把你们拿到官厅治罪，你们也得认罪。常言说的好，好汉不斗势力。人家豫王府在北京城里，九卿科道、贝子贝勒、大宛两县、顺天府督查院，人家全都说的出。豫王那是八家铁帽子王之内的，凭你们跟人家没有完，那不是自找其祸？据为娘我看，报仇这一层，这一点小事，我看也不至那样儿。你师哥这不是也在这里吗？我也不背他，就是你父亲死在他手里，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你们两个人去了，我看也是不易，只有吃亏，没有大仇得报的那一天。第一，王府

里是深宅大院，房子是多的，没有看家护院的还可以，又有护院的人，你们那能一时就找的着他呢？虽然是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话都是这样说，也得分人分事，你要有这样的孝心，给你爹报仇，我也不能拦你。无奈一样儿，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。”此时永年听了说道：“老娘，不要紧，我把那姓陆小子跟那个小子都打死就行了。”伯纲说道：“师哥你小点声音说吧。”永年听了一怔神说道：“怎么？”伯纲说道：“这个地方什么人都有，叫外人听见了。”老人家不由得一看永年的神情，是一个猛汉，遂接着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人谁也别说话，听我一个人说。”老人家又想了想说道：“我想这样办，我们能在城里看见老肃王爷，就好办，就是神力王，他可比豫亲王势力成大了，真要是见他告状就跟着他。因为什么呢？人家是两朝元老，忠心报国的王爷，比别家都有大功劳。见着那老头子，把我们这被屈含冤的事一说，他老人家那样的忠心耿耿，为民除害的人，一听身为王位的人跟小民通同作弊的害人，平常人还可以，我想他老人家一听我们这事，不用求他，他自己就要办了。”孩儿胡伯纲闻听此言低声说道：“也好。”遂又对永年道：“明天清晨起来我们两个人就上什么王府，娘。”老人家答道：“肃王，也叫神力王。”伯纲又说道：“我们就到肃王府去。”永年听了此话，仍是不会低声的说道：“好好。”老人家摇头说道：“你们究竟是孩子，何必忙在一时呢？再说他的伤还不算好，等他好利落再说。”小哥儿两个连连答应。娘儿三个合计了半天。

老人家一想，庙里边住的房间很窄，自己一人住还可以，这又来了两人岂能住得下？等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老人家吩咐店中的伙计，把自己的东西，移到店房里面来，就在天和店门前挂了施诊的牌子。也是老太太的医术精奇，移到店房里面，又可以说地势相宜，从此老太太非常的忙碌，天和店门前真是车

水马龙，人烟稠密，看病的人太多了，都知道胡老太太医术精奇，是一位老太太，给少妇长女看病也方便。伯纲与永年两个人跟着招待有病人们，娘儿三个忙了有半个多月。

永年心中甚是着急，对待看病的客人也不耐烦了，说话就瞪眼。伯纲自己也有点不愿久在此地招待病人了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师兄这是真不含乎，这个差事他干了这半个多月，总算可以了，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。伯纲想到此处，等到晚间娘儿三个吃着饭，伯纲说道："娘啊，我师兄现在也好了，我想我们尽在店中也不成，我打算明天我们就办，把这个事办完了，心里头就没有事了。我们哥儿两个明天就上神力王府，但盼事情凑巧，见着老王爷，可就省事多了。"老人家点了点头："也好，你们就办吧。可有一节，你师兄他是一个耿直人，勤嘱咐他一点，在外面少说话。"伯纲正要答言，永年在旁边接着说道："我师弟问我，我就说话，不问我，我就不说话。"母子二人一看永年这样天真的态度，不由得笑了笑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弟兄二人各自携了一个小小的包裹，出离了天和店的门首，够奔神力王府而来。随走随打听，不大的工夫来到府第的门前。伯纲一看，暗自说道：天还尚早，就是老王爷上了朝，也不能这么早就下朝，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还不用说赶到今天不上朝了，那也不能这么早起来，出来办事更不用说了。伯纲想到这里，心中倒没有办法了，有心上前打听老王爷在府中不在，自己又是一个平民，怎敢就公然上前去问呢？不用说人家不给回，我们也说不出口来。两个人犹豫了半天，在王府的左近盘桓了一天，也没敢上前相问。一看天也不早了，弟兄二人只可回到店房，见着老人家把此话一说。老太太说道："可是呀，一个王爷，那能好见呢？再说你们也年青。不用忙，一次不成两次，事情慢慢的办。你们既有报仇的心意，

有此决心，耐着性天天去，在门前远远的看着，等着老王爷出来，只要是一跪了他老人家，我们就有办法了。”伯纲闻听此言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事情真麻烦，天天去等着，得几时才能见着呢？还不如不找人家神力王了，简直的还是到豫王府。孩儿想到此处，遂说道：“娘啊，这多麻烦呢，我们要总见不着，那有什么办法想呢？我们不去了，还是找那豫王去我看倒好。”孩儿话未说完，老太太把脸一沉正要答言，永年说道：“好好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好么？你们两个浑小子，什么也不明白，这个事情不是个忙事。永年还可以说，是直性的孩子。就是你，你也不小了，应当知道好歹啦，这个事情得有点忍性。我现在也不必细说了，我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，不听我的话不行。”永年听了此话接着说道：“好吧，师弟，我们就听老娘的吧。”伯纲听母亲所说的话，一想母亲有些不愿意了，一定是嗔着自己不听话了。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“娘啊，我们明天还去吧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再去几天，如果再见不着，再想办法，不比你们那笨法子强的多吗？实在不成我还要去呢。”孩儿闻听此言，连连答应。又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很大的年纪，做什么去呢？孩儿我是干什么的？”娘儿三个商量了以后，当夜的晚景不必细表。

到了次日的清晨，弟兄二人还是按着原路由打天和店够奔神力王府而来。工夫不大来到府门以外，离着只有两三箭远，两个人止住脚步。永年一皱眉头说道：“师弟，我们不要等着了，就到门上找肃王爷还不成吗？”伯纲说道：“不成啊。你那里知道，王府那是禁地，那是有尺寸的地方，倘或是胡来，事情办不好，再招出祸，不行啊。我们就依着老太太的办法吧，还在这里等着好了。”寿元听了只可点头。弟兄二人等得急也急不得，恼也恼不得，等到太阳西下，不用说老王爷他们没见过，就是见过，这一天的工夫，来来往往的人，不计其数，也有坐车，

也有不坐车的，也有红顶花翎的大员，也有官服的部吏，也有身挎公文的走卒，他们弟兄二人怎能认得出来呢？一天的工夫又是白白的虚度过去。两个人回到了店中，述说了一遍。老人家说道："也是你们年岁小，我也没想到王府门前来往人是多的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倒看见过一次。三月三那天是蟠桃宫庙会，有各种的会，也有跑车跑马的，我看见一回老王爷下道跑马。在那时候岁数还不大呢，身量高大，倒是跟平常人不同。我跟你们说这话作什么呢？你们记着，他是大高身量，身材魁梧，一看就知道。可是一样儿，现在一定是有胡子了。我再告诉你们，他坐的那个车也比平常人不一样，他坐的是大鞍车，车围子下边是红托呢布，紫缰紫绊，前有顶马，后有跟骠，当然是蟒袍补褂了。"弟兄二人听了此话，记在心头。

到了第二天清晨，哥儿两个出了店门，信步而行，来到了王府的门前。等了工夫不大，就见府门以外人马很多，都是牵马拉缰，好似等人的一般，待了一会儿，一个个上了坐骑。此时就见由打门内赶出一辆大鞍车，紫缰紫绊，里面坐着一位老者，满部银髯，虽然是上身，也显得身材高大，此时鞍车可就走了下去。二位少爷看罢，不由心中暗喜。胡允说道："师哥，你看见没有，出来这个老头儿身上穿着官衣，坐那个车，跟我老娘说的那意思差不多吧？大约许是老王爷。"寿元说道："是吗？么叫紫缰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咱老娘说是个大高个儿，看这老头子不矮，许是吧。坐的车我看也大似的，我们追去吧，看他上那里去。"胡允闻听点头答应。书中代言，出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那两朝元老，开国的元勋，神力老肃王。今天正上早朝，只因有本回奏，一簇人马前呼后拥的够奔紫禁城而来。事有凑巧，弟兄二人还不算白来。两个人商议已定，可就追赶下来。弟兄二人不费些许之力，不大的工夫两个人可就尾随在车后。

此时车已要进皇城的东华门，二人心无主张，只有紧紧跟随在车后。伯纲一想，车是追上了，这个事我也没干过。心中想到此处暗道：我再看看是神力王不是？自己想着，此时把脚程加紧，越过了大鞍车，扭转身形往车中观看。无奈车帘业已放下，不得观看，仍是随车往前紧跑，真是如飞的一般。赶车的有心说话，轰开胡允，又不敢言语，恐怕老王爷申斥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老王爷坐在车中由车帘往外一看，一个小儿由车后赶上来，扭头往车里观看。老王爷心中暗道：这个孩子两眼有神，精神充沛，看他这个跑的意思，这小孩子或者还许会点么。老王爷隔着纱帘往外看得真真切切，又见那小儿前前后后的跟在骡子的前后。

就在这般光景，猛然间自己所坐的大鞍车，几乎停住，就见那拉车的辕骡一低头，用力往前一拉，觉自己所坐的车反倒丝毫未动，骡子力过猛，前腿跪倒尘埃。老王爷心中一怔的工夫，不由得就从车里面扑了出来。此时小儿胡允一看，马失前蹄，整个的把神力王爷摔了出来，不由得心中甚是着急，准知道不是别人，一定是师兄寿元干的事，把车尾给拉住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此时胡允早就一个箭步来到车前伸手相搀。就听后面永年大喊一声："别走了，站住。"真如同打个霹雷一般。

神力王由车中被胡允扶照着跳下来，不由得大怒说道："大胆的，什么人这样的胡闹？后面的人是做什么的？一定有人在后边挽住。有人拉车尾你们都看不见，岂有此理！"神力王话音未落，猛汉寿永年一看老王爷蟒袍补褂，朝衣朝冠的站在那里，也是福至心灵，也不猛了，当时走上前来双膝跪倒叩头行礼说道："老王爷，是小子我拉的，我看马有多大力量。"老王爷听了暗自好笑，留神一看，只见那个小儿也跪在旁边。老王爷一看永年真是高大身材，豹头环眼，虎背熊腰，真是一表人材，

是一个可造的人材。一看胡允，也是一个英俊的男儿，尚有些天真的气概，器宇不凡。老人家一见之下，倒没什么话了，只说了两句："好好。"此时随从人等站在旁边，听候老王爷的吩咐，预备把两个人交到地方官。不想老人家说了个好好，转身形二次上了大鞍车说道：你们两个人不要在此久候，随我回到府里来。"说着吩咐从人打道回府。众家人一个个心中纳闷，不知为了何事，不但不送这两个小子惊动王驾之罪，并且都不上朝了，说就是朝中没有要紧的事，为这两个小子也不值呀。大家各自怀疑。胡允、寿元弟兄二人一听老王爷此话，也是纳闷，心中说道：这可是怪事。我们还没说自己的事，老王爷怎么就知道了？惹这么大的事，老王爷也不怪罪我们。

两个人站起身形，二次又随在车后。到了府门以外，车已赶进府门，一切的从人下了坐骑，把马匹交与手下夫役。大家看见胡允两个人也到了门前，一个个上前说道："你们俩人是干么的？怎么这样楞？要把老王爷摔坏了，不是给我们找麻烦？你们看见啦，连朝都不上了，你们俩人小心点儿吧。你们俩人这是由那里来？一身的黄土还没掉呢，就敢这样的闹事？你们知道惊了王驾是什么罪过不知道？"伯纲与寿元两个人听了此话说道："么罪过？最大的就是死。"大家一听此话，俱都张口结舌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只见由里边出来一个人一抬手说道："二位二位，过来吧，有请。"此时伯纲弟兄二人，也不知是祸是福，暗自说道：管他怎么样呢。常言说的好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那怕他是龙潭虎穴，到现在也得闯。两个人走了过去，随着那人往里就走。门里的护卫人等俱都出来随在后面。弟兄二人所携的包裹，被一个家人接了过去。走进二门，绕过太湖山石，顺着东边的游廊一直往里行走。过了一座八角的月亮门，

伯纲心中说道：这许内宅了。此时护卫人等俱都止步，只有三五个家人前边带路，伯纲与永年两个人往前行走。院里边方砖墁地，各种的奇花异草，养鱼缸、绣龙墩等等气派十足。不由得暗自点头说道：俗说有话，要得真富贵，还是帝王家。今天不用说皇宫内院，就是这王府以内，都是这样的真实讲究，是雕梁栋样，千万气象。我们这小小的年纪，今天就能身临此地，日后走在别的地方，提起北京城来，我们可以说说讲讲。想到此处，就听一个家人说道："站一会儿，在这里等着。"弟兄二人点头答应。那家人够奔书房而去。

此时旁边的三四个家人，就听一人说道："老王爷的脾气，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不值当的事，就许看着要紧，很要紧的事，就许没事。你看这二位，这个人儿，把车给截住，这不应当交给地面官儿治罪吗？他就不嘛。不但不怎么样，倒给请来了。"又一个家人说道："你这话说的也不对。老王爷有老王爷的心意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别看这样儿不好，一定有出手的玩意儿，你我咱们那知道？再说老王爷认识多少练把式的？你还不知吗？"说着转身向伯纲问道："我听说你们在后头拉车来着，你们俩人谁拉的？"伯纲说道："我师兄拉的。这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有天大的罪过我们俩人当了。"那个家人一笑说道："这就没有什么事了。老王爷要是怪你们，还叫你们到这里来？早把你们交官面儿了。"

说话之间，只见那人回来说道："走吧，老王爷叫你们进去哪。"弟兄二人答应一声，随着家人够奔书房而来。有家人高挑帘笼，弟兄二人进到屋中，不敢四下张望。只见家人单腿打千说道："跟老王爷回，两个人进见。"神力王点头，一看伯纲与永年说道："你们两个人胆量不小啊，胆敢拦车截我的去路，有误军机呀。姓什么？赶快报上来。"伯纲一听老王爷此话，又

摸不清是什么意思了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要听刚方那个家人一说，老王爷没恼我们，看这意思又火了。真是王爷的脾气，说好就好，说恼就恼。伯纲正在思想之际，又听神力王说道："为什么拉倒我的车？是为什么事？说，你们俩都姓什么？"伯纲此时心中有些害怕起来，一看神力王已换便服，坐在暖阁的上首，旁边站着五六名戴官帽的家人。老人家冷笑了一声又道："你们两个小子，有胆量惹事……"神力王说到此处，伯纲上前跪倒说道："跟老王爷回，我姓胡名允，号伯纲。他是我的师兄，他姓寿名元，号叫永年。今天小人等大胆拦驾，有误军机，实应罪该万死，望求老王爷恩施格外，恕我们年幼无知。只因是小子我身负不孝之名，父仇难报之罪，实指望身受戳刑，也要替生身之父报此冤仇，雪此大恨，我们弟兄二人才到老王爷的府门以外，等了几天，实在不得门径，今天正始才得见老王爷的尊颜朝天。不想行在御路途中，小子叩跪王驾要老王爷伸冤。也是我师兄一时着急，大概他看着你老人家要进大内，他才把车拉住。"老王爷手理白髯点头说道："呕，原来你们二人还是师兄弟。是那一行的手艺？"胡伯纲闻听此言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老头子看我们还像手艺人，当我们是学手艺师兄弟了，说那一行好呢？又一想，唉，别说瞎话。再说这老头子外号叫神力王，听说跟象都较过力，一定也是好武，我们两个人是时来运转，因祸得福，大仇可就不难报了。伯纲想到此处，神力王用手一指伯纲说道："你这小子不可编瞎话，实话说来。别看你们拉我的车，也不要紧，我也恕你们无罪，你只要跟我实话实说。"孩儿胡允闻听此言，心中甚喜，遂又说道："老王爷既问，小子我不敢隐瞒，斗胆的说来，请老王爷静听。我们两个人是一师之徒，不是做工的手艺人，我们是泰山十叟最末一位的志元老方丈亲传弟子。九华峰上的赵兰田那是小子我的头一位师大爷，

他老人家对于功夫上又指点一番。我们得到老二位之命，令我们遍走大江南北，拜访各路的英雄，以广见闻。同时并令小子们杀赃官除恶霸，对上苍可以替天行道，对人群可以辅助国法，所谓不问己身事，只为他人忙，是我们还恩师老剑客侠义道的本旨，小子们随时随地都不敢错走一步。倘有违背，师父知道一定责罚不舍。”神力王侧耳听到这里，多看了二人几眼，心中很是注重的笑道：“我当你们是怎么个师兄弟了？原来是练武的，我倒很喜欢这个玩意儿。既然你们会功夫，就是武圣人的门徒，我痛痛快快对你们说，也不用害怕，也不分什么王爷不王爷，白丁不白丁。既是武圣的门徒，常言说的好，红花白藕青荷叶，三教是成一家人。惟独练武功的不讲身份，以功夫取人。你们老师，我听你的这个意思，也是一位高人，你们两个人的本领当然也是不弱了。可是你们两个人出来有多少日期了？有江湖上的绰号没有呢？”胡允闻听此言说道：“老王爷既问，小子我年青幼小，尚无别号。我师兄寿元寿永年，他有别号，是我恩师志元老和尚所赐，号叫半悬霹雳震山川。”神力王点头说道：“这个别号倒也不错。那么你们师兄弟二人所会的功夫，那一手为特长呢？”伯纲听了此话，倒觉得无话可答了。沉了一会儿说道：“我想也没有什么特长，可以说是在武圣人的门中充数就是了，不敢说有什么特长。”老王爷把头一摇说道：“不然不然，你这话说的不合乎情理了。到底你是那一手使着熟，那一招随心应手？”小儿伯纲一听老王爷问得很紧，倒不知所答，也想不起那招得劲，那手随心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此时大个儿永年心中看着急，遂说道：“师弟，你说呀，怎么的了？老王爷问你，你就说呀，说错了怕么？我说了。”永年向上一跪说道：“老王爷，我师弟他的腿快，我的力大，就是这个，没有了。”永年把话说完也不等老王爷再问什么话，站起身形立在一旁。

老王爷一听永年说话，真是声音洪亮，震动屋瓦，不由得暗自点头说道：这个楞小子，刚才在街上说话还不显怎么样，在屋中真显得声音大。呕，你小子的力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力量。不错，方才你把车拉住，牲口不能前进，也算不了什么出奇的能为。神力王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"你叫什么？叫寿元不是？你的力量不小啊。"伯纲跪在旁边一看神力王的神情，暗自说道：坏了，师兄把老王爷惹恼了。想到这里，又听老王爷说道："你说你的力大，我可没看见过，拉一拉车我看也不算什么。你既然力量大，来来来，你跟我试一试，我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膂力。"老王爷话音未落，伯纲说道："请老王爷原谅，我师兄是个粗人，他的力大，不是真正的力量，不过跟我们正常人比起来，显着他力大。你老人家号称神力王，他是一个乡间的粗人，不知进退，说此冷言大话，请老王爷不必与他较量。再说他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，人直口快，请老人家格外的宽恕于他吧。小子我在这里赔罪了。"伯纲说完此话，永年虽是鲁莽，事理人情也能看出一二，一看师弟替自己赔礼，心中甚是不满意，遂说道："师弟你心眼太多，老王爷不是说，练武功不分贵贱，都是武圣徒弟，还怕什么？"老王爷一听愣大个儿此话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，遂说道："这小子把这话记住了。好，你这话我爱听。"说着站起身形，走到当中又道："来来来，爷儿两个比试比试。今天我又想起我那义子张方来了，在前些日子小子张方跟我虽比较力量，那没比下我去，可倒有了差事了，现在他倒弄了一个参将，记名的副将，你看怎么样？现在人家也查办江南，可以说是一个小钦差了。你小子跟我比较，也别拘束，你有多大力量你就用多大力，我看着可以，你小子可就有饭了，你要是不成，我这神力两个字，也算不白担了。"寿元闻听此言点头说道："好好。"伯纲一听老王爷此话，还是

有点僵火，如其不然，老王爷不能说神力二字白担了。自己想到这里，忙着站起身形向永年说道："师兄不可胡闹。老王爷他老人家是神力，你比不了，据我想你不可跟他老人家比。"伯纲说到此处，老王爷连连说道："胡允，听我的话，不要紧，你也太小了，你不用拦，我不怪罪你们，你就在旁边看着吧。我们爷儿两个有言在先了，谁都不怪罪谁了，你还不放心吗？"伯纲一看这种情形，再要拦永年，恐怕老王爷不悦，只有站在旁边看着也就是了。

这个时候永年迈步上前来到当中。老王爷高挽袖面，跟着把前后的衣襟掖好。永年一看，遂叫道："老王爷，我可不规矩着了，实在是不好受。"老王爷听了此话遂哈哈的大笑说道："好好，常言有话，文不加鞭，武不善作。"永年解着衣襟又道："我得脱下长衣服来。"老王爷点头不语，暗自说道：看起来这小子的力量不一定怎么样，比较比较力气，何至于这样的做派呢？脱衣剥袄的有何用处？此时永年把衣服放在一旁，雄纠纠的站在那里，遂叫道："老王爷，我们爷儿两个比较，但不知你老人家以什么为题？"老肃王道："听小子你的，你说怎么着吧？由你说。过手腕也可以，拧象鼻我也行，什么套个蒜辫子对对面，这些个玩意儿由你挑。"寿元一听遂摇头说道："这些样儿我都没练过。我们爷儿两个这样吧，来个省事的好了，捻胳膊怎么样？"老王爷一听，想了想说道："呕，行行。"永年又道："我们爷儿两个胳膊靠在一处各自用力，谁要把谁推倒了，那就算输。推不动，还是纹丝不动，那就叫赢。用这一手行吗？"老王爷含笑说道："好好，我直说行呢，来吧。"永年把右手伸出，老王爷也把右手伸了出来靠在一起，各自用力。老王爷暗自说道：话虽这么说，究竟我身为王位的身份，北京城，里九外七，皇城四门，甚至于大清国的地面，那一个不晓得我神力王三个

字呢？说力气可以说没有第二个。今天这小子竟敢拉我的车，也是我喜爱此道，喜欢武人，到现在已然僵到此处，跟我角力，真要是被他比下去，我这神力王三个字，可就不能再提了。老王爷想到此处，更不敢疏神，把全身的力量运足，往外一推。永年知道老王爷的力大，不敢轻看，由心中发劲，抵住老王爷的神力，同时只听由鼻孔中哼出声来。

孩儿胡伯纲站在旁边一看，二位的胳膊乱颤，看着好不怕人。

老王爷在先没把永年看到眼里，到现时二人一较力不要紧，自己倒后悔起来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小子的力量可真算可以，我早知道这样，我何必跟他较量？我也是多此一举。真要叫他把我比下去，我可是不大好看，我把他比下去可不算什么。咳，我这是为么呢？老王爷正在后悔之际，又用力往外一推，不想寿永年胳膊不亚如铁铸的一般。老王爷此时眼看要当场出丑。这地方要是别位，看出老王爷不成，也就退让一步了。大个儿是一个猛汉，不用还看不出来，就是他看出来，他也要僵火，要不然怎么叫猛汉呢？打算要把老王爷比较输了，好在人前显耀。

大个儿这种直肠汉的心理不要紧，站在旁边的胡伯纲可真急坏了，一看神力王真有些不成的神气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师兄太没有心眼儿，他一定不肯让手。真要是这样，神力王栽了，虽然是有话在先，他要是一挂火儿变了脸，可就要出事了。好容易弄到这步，还得办正事呢。伯纲想到这里，赶紧上前说道："不行，不行，你如何能行？"说着两手把老王爷胳膊一揽又道："来来，我跟老人家比试比试。"

此时永年一看，有心不让伯纲打搅，又听他说不行不行，自己一想也许是说神力王不行，就在这个工夫，两眼只看师弟

与神力王比较，也就不想那一个碴儿了。只见师弟伯纲用右臂与神力王一比，一下叫老王爷一推倒退了几步。

老王爷哈哈大笑说道："胡允，你小子特意落败。"伯纲说道："常言说的好，武不让人，文不喜平。这是老王爷知道的，我怎么能让呢？你老人家请坐，小子我有话回禀。"神力王闻听此言，心中非常的欢喜，点头说道："好一个半悬霹雳，你小子的膂力也算不小了，也实在可以了。"老王爷说着话走到座位坐下。永年把衣服穿好。老王爷说道："既然如此，我也很喜欢你们两个人的英勇，是两个可造之材。再说都是武圣的门徒，不必拘束，你们就住在我府中，不可在外面招惹是非。"老王爷说到此处一伸手又道："唉，你们两个人坐下。"伯纲很惊异的神情说道："小子们不敢。"永年也说道："小子我不敢。"老王爷一看永年倒很有意思，不由得又笑了笑说道："坐下吧，我叫你们坐下，你们就坐。"伯纲一听此话不敢再让了，说着很拘谨的跨了一点凳边坐下。永年一看，自己也寻了座位实实在在的坐下。老王爷又道："以后我们还要常常谈话，不必拘束，既是一家人，就不讲身份。我府里常有各家的朋友来，都是随随便便。"老王爷说到此处，往外一看说道："哎呀，天不早了，王升，传下去，叫他们开饭，有两位客人。"

家人王升听了，一转身向老王爷一正脸答应一声是，转身下去。不大的工夫上来三四个家人，设摆桌椅，不多一时摆好了杯、匙、碟、箸。老王爷走上前来坐在当中，小哥儿两个左右相陪。一霎时真是杯盘罗列，海错珍馐。

胡伯纲提壶给老王爷斟酒。老人家真是喜悦非常，遂说道："俗语有一句话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别看今天我们是初次相见，就如同熟人一般。可是你们两个人，我没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呢。听胡允说话有点北京口音，莫非你

们都是山东人么？你们说说你们的来历，家住那里？先人做什么生理？怎么投到泰山十叟的门下？究竟为什么扳我的车？你们要看骡子的力量，外边骡子车很多，单扳我的车？你们一一的对我说明。不论什么事，要有半字虚言，我可不容你们，要说实话，我看胡允追车的神气不对。”伯纲闻听老王爷此话，正在酒席筵前，如同万把钢刀刺在心头，不由得热泪难收，滚了下来。遂跪倒身形叫了一声老王爷，语不成声的说道：“老王爷，既然问到此处，小子我现在含冤已近十载，今天得见青天。我原是这北京城里的人。我父亲生前在禁军中充当一名教习的职务，老王爷也许在名册上看见过。我朝本是礼仪之邦，子不言父讳，我也不得已了。”老王爷闻听此言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也不必拘这个礼了。”胡允接着说道：“我父亲姓胡名叫镇国，只因为每月的饷银不够日用，在家中教了几个徒弟。在徒弟之中，有几个旗下的子弟，其中的一个徒弟很笨。我父亲也是恨铁不成钢，对待他未免严厉一点。就因为这个事，他家的大人一定听了孩子的话，也不问情由，也是人家有势力，走动老豫王的门路，可就把那冤沉海底的父亲囚在狱中，两个月的光景都不得一见。一天好容易得见，人还很好，一点病容没有，自己也没说有病，不想隔了一夜，他老人家可就舍了我们。”胡允把父亲死去了话说到此处，呜呜的哭出声来。沉了一会儿，老王爷说道：“哭没有用，赶快说话。”胡允抽抽答答的接着说道：“在那时候小子还小，可以说是不知世务的孩子，听我母亲哭着说，自己是个女人，孩子还小，你这样的屈死，我也实在对不起你。我一问我母亲，我才知道，我那生身的父亲被毒药致死的。我虽知道，在那时候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母亲想着一无房产二无地业，指着亲友也不是办法，可就把家中的东西变卖一空，带着小子我出离了北京城。在那时候我母亲的意思是现世不在北

京现，出来可又没有一定地方，我们母子二人可就云游起来，所带钱也没了，可就沿路乞讨，成了乞丐一般。无意之中到了山东地面，再一打听离着泰庙很近了，我母亲素日好佛，才够奔泰庙烧香。在庙中遇见我那恩师志元老方丈，与泰庙的主持，看着我们母子不是当地的人，一定是看着又可怜，蒙他们二位老人家的慈悲，把我母亲安置在当地的尼僧庙里，把小子我带到老方丈的古洞之中学艺，到如今算来已近十年的光景了。在半月以前才在前门外火神庙与我母亲相见。”老王爷说道：“怎么？你母亲不是在山东尼庙里住吗？怎么，到北京来了？”胡允说道：“是呀，你老人家听小子我再说。我母亲是一个要强的女人，在山东的白衣庵，跟当家的学会了医道。自己来到北京来，可就住在火神庙，每天施诊，不取分文。在我母亲是爱子心切，我父亲大仇一时难报，也就没有办法了，请老王爷深体下情，我为子的应当如何呢？”老王爷听到此处，很动容的说道：“当然是不能忍受了。还怎么样呢？”胡允接着又说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。虽然不知是豫王所为不是，总也是那里势力，我就同了我的师兄永年，我们两个人去到豫王府打算警戒警戒他们。”老王爷听到此处，把头一摇说道：“错了错了，呕，还怎么样呢？”胡允说道：“不想我们二人到王府院中，就与老王爷的两名护院动起手来。一来是人地生疏，二来是我师兄太大意，没把那护院的看重，不想那两名护院的也是名手，一个是花刀马龙，一个是双钩蝎子飞叉大王陆成陆双和。要论真了，他们不成。也是天不作美，我师兄太大意，人家陆成一毒药叉，中在永年的肩头。总算人家还是不含乎，也没较真，把我们放了。所受的毒伤还是我母亲治好的，别的大夫都不管治了。受伤时候还没见着我母亲。这是句句实情，请老王爷明察秋毫，一雪奇冤。不孝子给老王爷叩头了。”胡允说完此话，真是响头

碰地。老王爷用手一指说道："罢了罢了，不必如此，你站起来入座。我且问你，你怎么来到我的车前？是什么意思？"胡伯纲站起身形，请了一个安坐下说道："皆因我师兄身受重伤，我母亲听我们商量要二次奔往豫王府，我母亲不许，说是再去可就没有好结果了，还不如你们设法去见那开国的元勋老肃王爷去。他老人家是一位爱民如子，忠心秉正的人，我们如果有么大的德，那能够跪见老王爷？这是听见咱们要伸冤屈事，一定要替我们办，我想比你们再上豫王府可强了，你要有个好歹我更没有依靠了。小子我一想这话，也是有理，我师兄才跟着我来到老王爷的府门以外，等了三天，今天也是情急之下，实是罪该万死。蒙老王爷不斩之恩，倒赏脸赐宴，小子我实在是感恩不尽了。"伯纲说罢擦抹眼泪。神力王闻听此言，沉了半天说道："你所说俱是实情？"伯纲一听赶紧站起身形说道："在老王爷驾前不敢有半字虚言，小子的脑袋还要留着呢。"神力王笑了两声点头说道："这话我也相信，我知道就是了。可是这样，我想老豫王身为王位，他爱民还怕爱不到细微之处，他岂能这样的庇偏私人？身为王位，他绝不能如此的处置。这个事情或者是家人们所为，那老王还许不知也未可知。要说他失察，或者还可以。事情我已经知道，你也不必难过，我设法调查，不过是费些手续。要是别人，我可以当时传到。这可不能那么容易，因为我们是平行的，我慢慢调查就是了。这事我既知道，我就给你生父鸣这个不白之冤就是了。"孩儿闻听此言请了一个安说道："谢谢老王爷的大德。"神力王点头说道："常言有话，大丈夫量容四海。这个事情先把他放在一边，我们先吃饭。"

爷儿三个吃着饭，老王爷说道："你母亲总算是女中的魁元，也很不容易了，竟把医术学会了，也算令人可佩。你也算是一个孝子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等我调查出来，我一定替你

想办法。”说到此处，只听半悬霹雳震山川寿永年说道：“老王爷，我师弟请的事，今天就去调查，完了事我们还要闯荡江湖。”伯纲一听师兄此话，当时拦着说道：“不行，这不是忙的事情。你没听见老人家说么？要是平常人就好了。我们忙什么呢？”老王爷也笑道：“你们忙什么？你们就住在我的府里，几时办完了你们再走。好一个半悬霹雳。”说着神力王哈哈大笑，遂向伯纲说道：“你还没有别号，我也给你一个别号。今天我看你追车，虽然没施展飞行术，我看你的脚下可以，我给选个外号吧，就叫摆虎头摇龙尾，追风赶电一溜烟，你听着好不好？”伯纲闻听转忧为喜的笑道：“好好好，我谢谢老王爷赏号之恩。”说着离席跪倒身形给老王爷叩头。老王爷笑道：“起来起来，不必这样的麻烦。我们武人不讲这些虚礼，最好是随随便便，我绝不怪你们。”

爷儿三个说着话酒饭用毕。神力王把杯箸一推，唉了一声不作一语。伯纲一听，不知所为何事。此时真是寂寞无声，再看老王爷坐在那里呆呆的发怔。少爷伯纲心中甚是害怕，暗自说道：老王爷闷闷不乐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是我有什么走嘴之言，冒犯于他？我想不能。看此人是一个豪迈的老英雄，既然这样，我楞问问他，我想这个人绝不是小气人，就有些言语错的小节，老王爷不至那样的不原谅。伯纲想到此处，遂说道：“老王爷，方才你老人家叹了一口气，莫非是小子我野语村言的冒犯你老人家不成？真要是言语不检冒犯老人家，只管当下责罚。”神力王听了此言说道：“咳，岂有此理。你既然问我，我不知你母亲的医理如何？不看看吧，有违人道，没有夫妇之情。看好了还好，如其不然又是往返徒劳，我叹的是这个。”伯纲听了此话摸不清从何说起，遂说道：“老王爷说得此话，是给谁看病？我怎么没听明白？”老王爷一听也笑了，遂又说道：“是呀，我没说

清，是我的福晋。”伯纲不知福晋是什么。正待相问，老王爷又道：“就是我的夫人，他病了半年有余，不能起床，什么人受的了？可是吃喝照常。所有北京城里的名医，以及太医院的御医都来看过，吃了药也是不管事，你说这是什么冤孽病？请你母亲来，他这病又奇怪，也不一定的好。”伯纲说道：“是老王爷的老福晋哪。既是这样，老王爷如肯赏脸，叫我母亲来一趟也算不了什么事。倘若治的投缘呢，不更好吗？据小子我想，我母亲所学的医术，不是跟那生意人的假儒医学的，真正是山东曹州白衣庵性慧老剑客所传的医道，再说也不是一半天功夫。”老王爷听到此处，遂说道：“好吧，病治有缘人。倘若由你母亲手里出灾，你小子这个媳妇可就有把握了。”说着老王爷哈哈大笑。伯纲臊得面红过耳。

老王爷大声说道：“来呀。”当时过来一个家人答应一声是。老王爷说道：“叫他们把我那辆车套上，去到前门外。”神力王话未说完，半悬霹雳寿永年说道：“我去好了，不要车。”伯纲一听遂说道：“也好，省得他们找不着。车是得去接。”说着永年辞别了老肃王，随着家人走去。

老王爷又道：“你母亲倘把福晋的病治好，他不定怎么的谢你母亲了。这病可把他拿坏了，什么心愿都许过，也是不好。”伯纲说道：“我们母子一个草木之人，不敢贪图别的，倘能把老福晋的病治好，就求老王爷施恩，加意的替小子鸣冤就足矣了。”神力王说道：“好好，你放心，这个事情你不用管，我给你办就是了。”

爷儿两个说着话，觉着工夫不大，有家人进来回话说道：“胡太太到。”

说着永年慢慢的也走了进来，向着神力王似请安半作揖的行满汉合璧的礼说道：“老娘到。”神力王点头不语，遂叫道：

“刘进升。”只见由围屏后走出一个家人答应一声：“是。”神力王又吩咐说道：“你去传下去，告诉侧福晋他们，就提我说的，叫他们好好的招待，胡太太是客情。”只听那个家人细语尖声的答应一声：“是。”走了出去。永年站在那里，看那家人出去，遂说道：“很大的年纪，小孩子的声音。”老王爷哈哈的笑了一声说道：“傻小子，你快坐下吧，不要多管闲事了。”伯纲一看心中说道：大约这就是太监吧。伯纲暗自思索不提。

太监刘进升赶紧迎至门外。早有丫环婆子，搀搀架架把胡老太太搀至内宅。老人家此时镇静心神暗自说道：我这样的年纪，今天是头一次进王府，我要看事做事，不可失仪。老人家暗自思索已经来到内宅的院中一看，在门外站定七八位华贵的妇人。刘进升上前打千说道：“回禀侧福晋，老王爷交派过了，胡太太是贵客，请二位侧福晋替老王爷与老福晋款待。”只见中间靠近石阶的两位贵妇人一同点头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此时胡太太一看心中明白，赶紧走了几步上前深深的请安说道：“请侧福晋安。”两位福晋一一的还礼毕，侧身伸手说道：“胡太太请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不敢，二位福晋请。”彼此一让，老人家举步上了石阶，进到老福晋的卧室。

老人家一看，虽是五间卧室，一切的陈设真是不凡，所有的木器，都是花梨紫檀，边框都是雕刻得玲珑剔透的花样，工致细腻非常，镶嵌蛤蚌等物，还有名人的书画，宋元明各代的官窑的磁器。老人家心中说道：这王府的屋中，真比古玩铺还值钱。

老人家走近了福晋的床前，深深的请安说道：“请老福晋安。”老福晋躺在床上点头微声的说道：“免礼吧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等老福晋贵恙痊愈，民妇再给老福晋与侧福晋行大礼。”三位福晋同声说道：“不敢当，胡太太很大的年纪。”说着老福晋把

手伸出来。老人家平心静气的把左右的脉象诊完说道："老福晋这病是由急气所得。按说身为贵福晋，那能有急气的事情，得这个病呢？"一个侧福晋说道："胡太太说的病原很是。老福晋因为老王爷在朝，俗语有一句话，伴君如伴虎。老王爷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脾气，那能句句可主子的心意呢？倘有一个言语不周，就能有性命之忧。老福晋贵为福晋这些年，怎么现在倒不放心了？因为当今的圣上现在感于国家多事，下旨意命老王爷有事没事，也要临班上朝。老福晋恐怕日久天长出了是非，倘有怪及老王爷，不是不好吗？因为这个，老福晋忧愁的病了有半年多了。"老人家听了此话，遂向床上的老福晋说道："请老福晋万安。古人有话说的好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老王爷为国宣劳，忠心耿耿，再说又是两朝的元老，当今要不是一位明君，不是早就退归林下了吗？老福晋请放宽心吧。圣上既然下旨意，命老王爷随班上朝，这更显得老王爷是当今的中流砥柱了，请老福晋放心吧。别说老王爷还不能冒犯圣上，就是有个语言不如意，也不能不原谅。"老人家说着回过头来又向两位侧福晋说道："您想民妇我这话对不对呢？"说着很是拘谨的走到一个桌案的旁边。丫环早把香墨研好，真是墨香扑鼻，丫环把那桃红笺放在老人家的面前，坐在那里不大的工夫把药方开好。老人家如此连来六七次，所开的药方吃一次比一次见好，真是沉疴立起，其病若失。吃了十一二服药，老人家复旧如常。

这一天老福晋派人去请胡太太进府有事相商。老人家来到府中，一切的上下人等也都熟识了，道路也熟了，老人家来到里面，老福晋说道："胡太太，今天我派人请你进府，不为别的事，一则也是我的心愿，二则我也很敬重你的为人。我是什么心愿呢？我病了这半年多的光景，什么心愿都许过，男的给我治好，我们做干亲，女的给我治好，我们就做干姐妹，不是这

样吗？我们拜为异姓的姐妹，你看好不好？但求你别嫌弃我。”老人家听了此话，有如霹雷震耳，心中欢喜非常，当时说道：“民妇实在是不敢当。老福晋乃是金枝玉叶，千金之体，贵为福晋，民妇一个草木之人，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能办，民妇当架不起，请老福晋收回成命，使不得。”老福晋说道：“使得，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格格妈。”一言出口，外面的仆妇们齐答应一声是。老福晋说道：“叫他们预备香案。”大家答应一声是。不一时上来七八男仆把香案设好。老福晋居长，胡母居次，从此以姐妹呼之。另给老人家在府中腾了一所院落，母子二人携了寿永年同居府内，可以说与王府共享荣华。

这一天老人家陪同福晋用完晚膳，也是心中有些不高兴，老福晋看了出来，沉了一会儿说道：“贤妹，自从你进到府中以来，每日朝思暮恋在一起，莫不成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吗？”老人家说道：“老福晋有所不知，妹妹自从姐姐赏脸叫妹妹我来到府中，可以说是享了荣华富贵，我还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呢？”老福晋说道：“这两天我看你不大喜欢，要不然你也许有什么心事？你只管说，我听听有什么事，我能给你办，我一定替你办。”胡老太太闻听此言，当时就把先夫胡镇国被屈含冤而死，以及母子二人的经过，从头至尾泣诉了一回。老人家把话说完，当时上前撩衣跪倒身形叩头说道：“求老福晋设法，替民妇为屈死的先夫报仇雪恨。”老福晋点头说道：“原来是这事。这还算大事吗？”说着亲自伸手把胡太太搀起来说道：“你快请起吧，姐妹们何必这样呢？你就放心吧，这个事情几时得便，我跟老王爷面前提一提，替允儿他父亲报仇就是了。”老人家请安谢过福晋，各自安歇去了。

这一天神力王闲暇无事，手拿一本《史记》观看。老福晋一看老王爷今天喜悦，坐在旁吸着水烟袋说道：“老王爷今天政

躬得暇，侧妃有一点小事，要跟老王爷面前提说。”老王爷听了把书本一合，望着福晋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老福晋说道：“胡允他娘跟我说，他丈夫是被豫王所害。”把话说到此处，老王爷说道：“呕，我知道了，他那小孩子跟我说过了。老福晋请想，这话不能说的这样简单。豫王身为王位，他一个禁军小小的教习，又素不相识，那能有这个事？这一定是下人们借着豫王的势力，徇着私情办的事。要说豫王失察倒是事实，要说是害他的这话太草率了。我给他办就是了。再说我们随着圣祖入关以来，定鼎中原，固然是圣上的洪福齐天，可有一节，我看我们旗下以及各旗的步卒，在民间有些仗势欺人，这样的事情时有所闻。就拿胡氏这一案来说，不就是一个例证吗？”老福晋听到此处，点头说道：“老王爷所说甚是，我想主谋还是那个的徒弟家的大人吃重。”老王爷说道：“所以呀，不然我怎么说旗下得整顿军纪呢？”不表老夫妇计议此事。

单表二位少爷，可以说山林久处，麋鹿为朋，怎能久在城市之中享此清福？伯纲守在母亲的身旁比较还好一些，惟独寿元寿永年，也是他秉性粗野，居住山林日久，住在王府之中实在是忍耐不住，拘束得有如周身缚索。这一天夜晚，寿元说道：“师弟，我可不行了，我不在这府里住着了，我得走了。”伯纲闻听此言遂说道：“师兄，你走？你上那里去呢？现在老娘在这里，为什么不伺候老娘？”寿元说道：“老娘在这里有人伺候，也用不着我们，我们走好了。今天我听东光裕镖局子李国良跟我说，现在江南的聚英山正在群雄大聚会，捉拿火眼金睛赵丕，我想去看看，你呢？”伯纲闻听此言，心中甚是高兴，遂说道：“怎么的了我不去？会会天下的英雄，这正是个机会呀。可是一样，这话是当真吗？”寿元说道：“当真。你看，李国良跟我说吗？你伺候老娘，我就一个人去了。”伯纲说道：“我也去，

我不愿在此地住着。”

弟兄二人计议已定，当时来到胡母的屋中。两个丫环禀告老人家知道。弟兄二人走进内室，就把要到聚英山大会群雄的意思跟老人家说了一遍。胡母点点头：“也好，这正是你们有为的机会。无奈一节，伯纲已然身被武技，再谋他图，也是枉然了。若论真来说，实在是老身不愿意的事。既然如此，倘若胡氏门庭有德，给国家立了奇功，也不枉我受了那种的苦处了。”说着老人家落了几点眼泪，又说道：“你们要走，走的时候必须进里边见见老王爷与福晋再走。”弟兄两个答应一声是。伯纲又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打算明天早晨就走。老娘令我们见见老王爷，那么就明天几时见就几时走好了。”老人家点头。两个人退出，各自安歇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弟兄二人同着老人家辞别老王爷夫妇，带足川资，携着包裹，出离了神力王府，由打北京城出来，顺着大道前行。一路之上所遇的武场子，所有的镖局子，全要登门拜访。好在一样儿，叙起来全都知道他们弟兄是山东十叟的门生，无论走在什么地方全有个照应。

这一天正往前行走，天色乌黑，阴云密布。少爷胡伯纲说道：“师兄你看，天气阴得这样，看这样子非下雨不可，我们赶紧找个店房住下。”永年看了看阴云答应一声，弟兄二人脚下加紧。别看大个儿长的那样蠢笨，身上的功夫都是童子功，由打七八岁就在中峰跟老方丈志元长老习学武功，再说寿元也是受过九华峰上赵兰田一年多的指教，功夫也是不弱，脚下要跟伯纲比起来，不相上下，真是身轻如燕，步履如飞。工夫不大，此时天可就要雨到临头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远远的只见在那阴云之中飘荡着一面小小的酒旗。伯纲说道：“师兄快走，前面有了酒旗，一定是店房。”寿元点头说道：“要是店房，我们就住在

这里。”伯纲点头。

弟兄二人跑到店房的门前一看，店房门口站了很多的人。伯纲说道：“诸位借光，让我们进去，我们是住店的。”有几个人齐声说道：“你们这样人说话真奇怪，你们住店，我们就不是住店的吗？无论什么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”大个儿永年闻听此言把眼一瞪说道：“小子们，看你们是要倒霉。你们没看见要下雨吗？下雨淋着我要你们赔。”这一群人看着大个儿是一个粗汉，一个人又道：“这小子说话真浑，你怕雨淋，别人就不怕淋了吗？我们早来了，店里全都住满了。你往里挤，不也是白挤吗？”伯纲正要答言，只听其中有一人说道：“众位众位，这点小事不要说了。我想这个店房，买卖做的不规矩。他看见要下雨，准知道此地没有旁家，就是他这一家，这些人没有地方找店去，故意的高抬店价，说没有闲房，我们这一群人里边就没一个人敢跟他闹的。”永年与伯纲弟兄二人听了一个明明白白。永年当时说道：“躲开躲开，待我去问他。”永年说了此话，正要用手分开众人。只听那人又道：“你们都躲开。”说着大家让出一条道路。寿元在前，少爷胡伯纲在后面跟随，二人进了店门。

来到里面一看，但见迎面的影壁前边放着一条大板凳，上面坐着有五六个人。其中坐定一人，年有五十以外，生得真是凶眉恶目，一望便知，就能知道不是一个善类，得意洋洋的坐在那里，看了看二人进来动也不动，用手一指说道：“干什么的？别往里走，刚才不是告诉你们没有房吗？进来做什么？”半悬霹雳寿元大喊一声说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看你小子就不是善类。把房门都开开，让我们大家住，如若不开，给你烧了。快开。”寿元语音未落，只见那人微笑着撇嘴拍着前胸说道：“大个儿，学好，别学这个，就凭你吗？你烧一个，老太爷也看看，我还

没见过。高升店，你也打听打听，是谁干的？再打听打听东家是谁？就凭你吗？”说着冷笑了两声。少爷伯纲一看这种情形，又在众目之下，不理他吧，话已僵到此处，理他吧，这又是闲是闲非。伯纲正在犹豫之际，只见师兄上前一步照定小子的头顶就是一掌。只听吧的一声响，那老小子怔了怔，看着永年说道：“你真打呀？”话未说完，招得众人大笑起来。那小子抱着头用手一指永年说道：“你别走，你小子等着我。”说着话转身往里跑去。

此时众人准知道这个事要起来，有的说：“这个大个儿真愣，这高升店是好惹的吗？”有的说：“怎么的了不好惹？那是你我不敢惹他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你看这个大个儿，手底下有两下子，这小子是得打，也给大家出出气。这小子那是买卖人呢？简直是土匪吗。”

大家议论纷纷这个工夫，就见店伙们一个个往外行走，精神百倍。最后的一人，年有五十以外，六十岁不足，花白髯，浓眉阔目，鼻正口方。走在院中看了看弟兄二人，用手一指永年说道：“在此处蛮横无理，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真是太岁顶上动土了。大太爷看在你们年幼无知的份上，也就是看着你们年幼，如其不然，伸手打我的伙计，就如同打我的脸面，大太爷岂能留你们的狗命？走出去吧。”伯纲一听此话，有心上前便打，一想师兄手脚很重，要是打死人命，岂不麻烦？想到此处，自己把气压了压，上前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很大年纪，是个圣明人。你开的是店房，大家来到你这里，可以说是财神爷。就说是你们没有房，说话也有客气点，何况你们又有房，看着天要下雨，你们诚心刁难人。出门在外的人，多花几个钱谁也不在乎。再说你们伙计也是狗仗人势的欺负人，你们这是买卖，不是擂台。讲打？要提讲打，还不定谁成谁不成了。买卖人不说买卖话，

既出来更得说规矩话了。”少爷把话说完，听店主东哈哈的冷笑两声道：“小小的顽童，你还要怎样呢？”伯纲听了此话，两手紧了紧自己的衣襟袖口，伯纲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我要怎样？我要叫你说买卖话。”店主东一看伯纲的神气，当时说道：“你晚生下辈还要动动手吗？”不等伯纲答话，真是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，一个箭步上前就是一个虎扑子。伯纲一看，心中暗道：这贼，来得真猛。少爷往右一闪身形，一上右步转身顺水推舟照定店主东的左肩头借力使力就是一掌。那贼人一见扑空，只见小儿一上步，心说不好，跟着往右一扭身，把伯纲的一掌闪过，一蹲身用左脚照定伯纲的小腿就是一脚。伯纲一纵身形早已跳将起来，脚一落地就是贼人的身后，照定贼人的左胁就是一脚。贼人把身形一翻，闪躲身形，站了起来跟着进招。两个人过了十几个回合，那店主一慌神的工夫，少爷一个横扫千军，一横可就把店东打倒尘埃。少爷并不追赶，站在那里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东家，怎样？碰着没有？”店主东站起身形真是面红耳赤，尚未答言。

正在这个光景，就听有人笑了两声，遂又说道：“东家，息怒吧。”大家顺着声音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老者，年过花甲，不足也会真神是三百十俏（整理者注：“不足也会真神是三百十俏”这句话，原文如此。），一看就可以知道，也是一位武士之中的老英雄。伯纲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只听老者说道：“小英雄，你姓什么？”少爷一听人家称呼自己，遂含笑答道：“我姓胡。”那老者又问道：“你的名讳怎么称呼呢？”伯纲一看人家甚是诚恳的动问，遂又说道：“我姓胡名允号叫伯纲，别号人称追风赶电一溜烟。”又一指大个儿说道：“这是我师兄，他姓寿名元字永年，老师赐下别号，叫作半悬霹雳震山川，寿元寿永年。”那老者点头说道：“好好，你们二位也不必如此，请掌柜暂时避屈。”

说着向永年一招手说道："那位好汉，来来来，跟我来。"说着转身同了弟兄二人往里便走。

三个人来到后院，那老者的房中。此时已然阴云处远，天朗气清，外面的人们早已离去。老者说道："看见没有，这天真是有不测的风云，人也有旦夕的祸福。"说着哈哈的笑了起来，又说道："请二位到我屋里来，所为是我们谈一谈。因为我看你所出手的，都是太极拳招数。"老者说到此处，伯纲问道："尚未领教你老人家的贵姓大名，就来骚扰？"老者说道："先不必问我。我且问你，那龙形太极，你可曾练过没有？这种功夫不是外人会的。此拳出在山东泰山中峰，九华峰的老剑客，号为九华峰上一枝兰，赵竹赵兰田。我可是这么说，本人我可没见过。久闻此人的能为，这龙形太极，人家可以说是门长，天下无双。今天小老儿大胆一问，二位英雄，可与赵老居士有些关系没有？能对小老儿详为一谈不能？"少爷伯纲闻听此言，遂含笑说道："你老人家所说，一点不差，赵老居士那不是外人，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师伯。我们业师也是泰山十叟之一的末一位，是一位出家的僧人，他外号妙笔通道化谈笑点天文三才长老志元僧。我们两个人是一师之徒，他是我的师兄。"老人家听了此话，站起身形哈哈大笑赶紧为礼说道："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原来是两位小师叔到此。"少爷伯纲与永年弟兄二人闻听此言说道："老者，不必如此，我们弟兄二人年岁幼小，我们不必以门户来论。请教你老的尊师大名？"老者说道："不才我姓王名通，字士元，业师赐给的美称叫抖身入青云万里无形。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姓邱名光，号叫静逸，外号人称梅影居士过云叟。"少爷伯纲闻听此言说道："这可是论不出去，邱光邱老英雄，我听说最初拜的是九如道长，后来叫赵师大爷楞给要过去了，这话可有年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可就是

一家人了。可是一节，我还没忘这椿事，我把这个店主东打了，怎么样？他还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我想他一定是气不出，我们还得留他的神。”王士元闻听此言，摇头说道：“他有么办法？别看这样，把他打了，也是一样的没办法。他这点底细我还不知道？原先他是干绿林，现在洗手不干了，才干这个店房。虽然入了买卖道儿，那野性还没退净。总算不错，还知道改邪归正，我倒是喜欢他这一样。”少爷伯纲闻听此言说道：“听你老这话，大概也就完了，我们也是不愿有是非，他们说话太横了。”王士元说道：“你们二位请放宽心，没有么事了。你们等一会，我把他叫过来，给你们二位赔个礼。”胡允、寿元弟兄二人听了此话同声说道：“老英雄，那就不必了。把人家打倒了，人家那口气还没顺过来，倒叫人家赔礼，这不是越理吗？”老头儿说着站起身形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他自己还不明白？做买卖有那么横的？我把他叫过来，给你们两个解释解释，以后还请二位多关照他呢，看在我的面上，看在他是一个改邪归正的人。你们二位少候一候，我把他叫来。”

老头儿王士元走在屋门口高声喊道：“三儿。”连喊了两声三儿。伙计由外面跑了进来说道：“有什么事你老，王老爷？”王士元又道：“也没有什么事，看看你们东家在前边没有？要是在柜上就提我请他，他要是不来，那可是暗含着让我亲自去请。”伙计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。不大的工夫，只听伙计在外面说道：“王老头儿，我们东家来了。”

老头子王士元迎了出去笑道：“东家，往里请吧。”店主东说道：“好好。”说着来到屋中看了看弟兄二人。此时老头子王士元说道：“东家既然肯到，这就看出来是个朋友，心理敞亮。刚才那都是误会，东家这一面也不要听伙计的一面之词，你们这二位得原谅伙计不会说买卖话。不论谁吃了亏，避屈避在我

老朽面上了。”王士元说到此处，哈哈一笑。三个人各自抱拳施礼。老人家又道：“常言说的好，不打不亲，不打不近。提起来都不是外人。”遂用手一指伯纲说道：“东家你看，这位年青的，真称得起是少年英雄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他是山东泰山十叟，大爷赵兰田，他老人家的弟子，别看岁数小，身份可不矮，辈数大，论起来老朽我也晚了一辈。此人姓胡名允字伯纲，外号人称摆虎头摇龙尾，追风赶电一溜烟。”又用手一指大个儿说道：“这一位，他们二位是一师之徒，他是居长，姓寿名元字永年，老人家赐的别号，叫作半悬霹雳震山川。”店主东听了此话，往后退了两步一看伯纲二人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实在失敬了。”哈哈大笑一阵一挑大指说道：“好本领，过手十余招，就把我横倒了，换个别人他可不易把我横到，我就知道不凡了，原来是二位少侠客到此。”弟兄二人一听店主东说出此话，遂面带笑容说道：“东家原谅吧，方才一时的粗心失手，实在是对不过。这真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”话未说完，老头子王士元在旁遂接着又道：“小师叔不要客气了。我说话好讲实理，好在都不是外人，方才东家说话也差一点，既是学了好啦，那种恶习还得去，不去净了，老头子还不该挨打？”把话说完，大家哈哈大笑。王士元又道：“完了，既然把话都说开了，坐下坐下，我问问二位小师叔，你们这是打算往那里去？”伯纲说道：“奉了师父之命，命我们弟兄二人下山，到各处拜访拜访，也见识见识，顺便到江南。”老头子王士元闻听此言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二位小师叔也有此意吗？我听说现在各路英雄要大闹聚英山，我心里总想要去看看。就是一样，不瞒二位小师叔，我的手底下也不过是平平常常。你们二位要是去，我也一同前去见识见识，到了聚英山，借着你们二位的威风，万一我能露露脸，一则与咱门户增光，二则我也不算白练了这些年。”伯纲一笑说道：“唉，

老英雄太客气了。论经验，论阅历，你老也比我们年月多了。”说着大家笑了一阵。三个人计议已定，大家酒饭已毕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王士元随同弟兄二人够奔江南聚英山而来，一路前行。这一天来到杭州，打听明白聚英山的所在，又听得众家英雄俱都云集卧云庄，有心先到卧云庄，又一想若与众英雄相会，各显身手，恐怕显不出自己的能为来，莫若直奔聚英山，到得山上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可就震动了江湖之上。

三个人主意打定，往前行走之间，只见前面有人彼此动手。大个儿永年一见不由得大喊一声。正在这个工夫，伯纲说道：“师兄，你闪开了，我来过去。”少爷把话说完，紧走了几步用手一指说道：“我说这位出家人，你何必这样的逞强？”头顶三宝向西来长法禅师一看，来了一个小孩出头，后面还有两个人一老一少。和尚当时说道：“你这小小儿童，说说话如此的难听，你知道么叫逞强呢？”少爷笑道：“么叫逞强我不懂，我就看你以力欺人就不对，简直跟你说，我看你与这两位老者动手，你们手底下倒也不错。来来来，你与小爷比试比试。”和尚一听少爷此话，真是越来越紧，遂哈哈大笑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小儿，你好大的胆量，竟敢出此诳言？来来来，老僧与你随喜随喜，你就请来进手。”伯纲说道：“不行，大英雄不打无知之辈。和尚你要跟我动手，你要看看小爷是如何的人物，你不把式子拉开，小爷我上前一招或是一式把你打死，那算不了我的本领。”和尚一听伯纲此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“这小子他还不失身份。”和尚想到这里，口中说道：“好小辈，你敢轻视筛家，好不识抬举。”说着上前两步照定伯纲的头顶一抓，意思要把伯纲抓起。不想少爷的功夫，不是那平常之辈，少爷一见和尚抓来，并不闪躲，也是和尚轻视伯纲，一抬右手把和尚的手腕接住，转身

形一拧和尚的右臂，正要用左肘一压之际，和尚哼了一声说道："好小辈。"只见和尚往里一进身，跟着就是一肩，照定少爷的右胁便挤。少爷把手撒开，一扭身形纵了出去。转身进招，二人打在一处，交了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。

和尚说道："小英雄，你的本领，我也知道了，你我二人这半天不分胜负你且住了。"伯纲一听和尚此话，心中甚是欢喜，暗自说道：你知道我就行。少爷把招停住。和尚一笑又道："小英雄，你我二人尽只过手，也是没有么用，我们比一比功夫，你看如何？"少爷说道："听便，你说怎样？"他一说听便了，和尚说道："好好，你我二人既是英雄，我们说话就要嘹亮。既是这样，我们比比功夫，咱们也一对三掌的比试，看看谁成谁不成？"和尚说完此话，当时骑马蹲裆式站在那里。

此时老人家马四爷向白太官问道："二弟觉得怎样？"白太官摇头说道："不觉怎样，不要紧，伤不算重。四哥，我老看这凶僧，又要用头顶比较，太讨厌了。"罗方独自一人站在一旁，暗自好笑。小黑猴左顾右望的蹲身边。阚公乾带了一身抓伤，同着李居龄二人看得出神。只见来者这个小儿，分明是与我们三绝作对，这个人的本领，还是不凡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只见胡允笑嘻嘻上前说道："大师傅，你且住了，请问你法号何名？"和尚一听，站身形说道："罢了，我道了名姓，再比不迟。"两个人各自通名姓。小儿笑道："不怪你以头顶较量，你叫头顶三宝哇？大约你头顶的功夫一定好。你说一对三掌，看这意思一定是叫我先打你了？"和尚点头复又站好说道："是这个意思，你来打吧。"伯纲往后一撤步说道："好，你要站好。"和尚并不答言。只见少爷举起右掌，运用丹田之力，照定和尚的秃头就是一掌。只听和尚由鼻孔中哼了一声，身体晃了一晃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小子的手掌另一个劲，

比刚才带猴的那小子厉害。和尚想到此处，此时只见少爷胡伯纲又走上前来，手掌一落，又听吧一声。和尚觉得够劲，自己勉强支持。此时伯纲一看，心中暗道：这个凶僧头上的功夫实在不含乎，这两掌能够支撑得住。这第三掌打完，我就得叫他打我三掌，我头上的功夫恐怕难以当架。少爷想到此处，也是急中生智，忽然把子午闷心针想起，想到这里，当时往后故意退了几步，假意紧紧衣襟，暗将子午闷心针取在手中，用眼一看和尚仍在那里等这三掌呢。伯纲上前复又举手掌，又听一声响亮，一掌下去。只听和尚说声弥陀佛，倒退了两步，仰身栽倒。少爷伯纲第三掌下来不要紧，把和尚长法禅师数十年的童子功，完全打消。

和尚倒在那里昏昏迷迷，其中的隐情，别人看不透，老英雄马四爸道秉清真，老人家富有经验，一看便知，断定伯纲掌中一定有东西。这种子午闷心针，打在身上，不论是什么功夫，甚至于有金钟罩的功夫，也避不了子午闷心针。

凶僧既然受伤，阚奇阚公乾也受了抓伤，三绝之中只有飞剑道长李居龄一人未受伤。一看二位带伤，心中不由怒火中烧，当时取出宝剑，用手一指伯纲说道："小小的顽童，你为何欺人太甚？来来来，较量几合。"少爷一看并不答言，过来动手。二人战了四五十个照面。

此时老英雄马四爸、白二爷一看，小孩的招法完全是龙形太极的招数，心中恍然大悟，才知道来的孩子一定是泰山十叟的真传，如其不然，不能有这样的本领。话虽如此，可是要把老道战败可是不易。

也就有三四十招的工夫，少爷也是累了，可就喘吁吁手下发乱。正在这个工夫，寿永年一看，心说不好，师弟累喘了，当时大喊一声："师弟闪了。"

正在这个光景，只听有人痰嗽一声说道：“年少的英雄住了。”这个时候走出一人，大家一看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精神百倍，走在当中，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观，俱不认识。此时老英雄王士元走上前去为礼。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老英雄邱光邱静逸。

第二百零四回

看宝剑长眉笑叟遭拒

用绝招飞剑道长挨打

书中代言，老英雄乃是杭州人氏，家住钱塘江外，自己立了一个村落，名叫邱家堡。老人家称为梅影居士，隐在家中，真是乐守田园。老人家虽然退隐家中，对于自己的功夫是不敢放下，每天清晨夜晚，饭后闲暇的工夫，必叫着几位长工到后院练练。

这一天正是四月的光景，真是明月当空，满天的星斗。老人家抬头一看，非常的高兴，练了半天。先跟长工们对手，后来自己练。正在高兴之际，老头子自己一提身起来足有一人多高，略一沉吟复又落在平川。老头子对长工说道："这一手可就说是我的绝艺，名为鹞子钻天。"老头子正在得意工夫，只听有人高声说道："不好。"老人家一听，心中非常不悦，顺着声音一看，只见在房上站着一个小老头，身高四尺左右。老人家看罢一点手说道："朋友，你下来，我跟你领教领教。"那人微然一笑，一拧身跳下房来。老人家说道："黑夜之间，登房越脊，我们素不相识，你来此何为？"那人笑道："邱光，你是英雄，不可血口喷人。我要是偷盗的贼人，我何必跟你说话？我看你

得意洋洋，你那鹞子钻天算得什么绝艺？乘我今天夜晚无事，特意我来看看你的本领。”把话说完往前一抢步，照定老人家的前胸就是一掌。邱爷一看这般光景，真是恼怒非常，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来到了伸手打人，彼此连姓什么都不知道，实在欺人太甚了。老人家赶紧接手，二人打在一处。

邱爷想着这个人，身高不足五尺，还有多大的本领？不想人家身量虽小，动起手来还是非常的轻快，招法纯熟。老人家一看心中有些不安，暗自说道：我邱某今天要是栽到他的手里，可真是些个不值。当着几个长工，我的脸面实在不好看。再者我邱光得到两位剑客的真传，第一是泰山十叟的二爷九如道长他老人家指教，第二又拜的是九华峰上一枝兰，二位老人家细心指教，闯荡江湖这些年，我今天栽到他手中，那可真是笑话儿了。看这个情形，这个贼人紧紧的挤我，不给他一个厉害，他也不知我邱某是一个何如人也。论起来我不能下此绝招，我也是被迫无法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此时只见那小老头儿，用了一个叶底偷桃式，够奔老人家的前心打来。当时用云手一撩，一进身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老人家要用的回光返照的绝技，并未施展，只听吧的一声，一掌打在了小老头的肩头。只见那老头儿应声而倒。老人家往后退了两步哈哈大笑起来，遂说道：“老英雄，好不好？”那人一翻身站起身形，一抱拳笑道：“好好，不愧称为梅影居士过云叟了，这个云手就把老朽我闹迷了，好好，实在令人钦佩。”说着连连拱手。老人家一看这个人，心中倒觉得奇怪，暗自说道：这个人真是少见，把他打倒，他不但不起火，反来作揖拱手的说好，真是笑话了。老人家说道：“你这个人倒也奇怪了，走走走，请到前边去坐。”

几个人来到前边的屋，各自落座。长工献上茶来。邱爷说道：“未领教老英雄你的尊姓大名？方才动手之时多有得罪。”

小老头闻听此言含笑说道："老英雄不要见怪。兄弟一言冒犯，尚请原谅。至于动手，那不过儿戏而已。我们都是练家，身上挨一拳两脚，可以说是不算什么。"说着笑了起来。老人家也笑了笑。又听那人说道："兄弟我姓顾名德，号叫平山，外号人称长眉笑叟。兄弟今天来到府上，不为别事，所为的就是离着此地不远，就也是四十多里地，有个费家寨，庄主姓费名奇号叫宝珍，外号人称满天泼墨乌云吹霄汉，此人在当地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大贼。最近我得着一个信息，听说他现在得了一对二刃双锋的小宝剑。这一对宝物，虽然不是战国时代的东西，据说也是差不离的年代。我亲自前去拜访于他，我想凭我的身份，我们的交情，我看一看开开眼。没想到他不但不给看，反以恶语相加。兄弟一想，我们两个人如此的交情，不给我看也不恼你，他跟我口出恶言，我可实在忍受不得。我们二人当场动起手来。人家费奇可以说是武艺高强，能为出众，兄弟不是他的敌手，可就落了下风。也是兄弟这口气不出，觉得脸上无光，我打算请一位高人替我正这个面子。本有意找到避尘轩，求晚村吕老先生，事不凑巧，他老人家没在家中。故而兄弟才想起老兄你老人家是成了名的剑客。有心登门拜访，无奈并不相识，多有不便，我才想出一个诙谐的办法来，结果还是动起手来。"老人家听到此处，哈哈的一笑说道："原来如此，这样一说，你是一位潇洒人了。"顾德一笑又道："么潇洒人？老兄这个云手把我弄得昏头胀脑，手足无措。怎么样？老英雄，可以替兄弟正这个脸面不能？"老头子正要答言，顾德又道："今天无论如何，老兄你也得答应此事。"顾德顾平山说得，真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老人家一看这样，倒闹得无话可答，遂说道："既然如此，你来约我出头报仇去，我要说一个不字儿，都不算英雄。可有一节，我得问一问你，那一对雌雄双锋剑，要是得来，

你老倒有什么用呢？”长眉笑叟闻听此言说道：“邱老英雄，你老有所不知，兄弟刚才不是说嘛，我到费奇那里原是为看看宝剑吗？并没有夺人所好的意思，不想他这样的翻脸无情。你老这一提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们就在那里如果把那不义的费宝珍治服，索性就要那对宝剑。宝物到我们手中，兄弟看看以后，我是双手奉上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只要出这口气就行。”老人家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我倒不用这个宝剑，皆因我有个朋友，提起来大约你也有个耳闻，此人姓褚名光，外号人称五行真火炼双龙剑胆佛心，因为他所使一对带练的小宝剑，在我们各路的英雄之中，倒很有个名声，才有这样的美号。我打算得了他的雌雄双锋剑，我送给褚光，顾老英雄你可愿意么？”顾平山点头说道：“兄弟有话在先，把剑得来我是双手奉上，东西归了你老，我就不管了。”

两个人计议已定，又谈了会子闲话儿，不知不觉的已是鸡鸣报晓，天光大亮。二人净面吃茶，用过了点心，这才站起身形，二人由打邱家堡够奔费家寨。四十多里地，要是平常人可得走会子，这两位剑客的身份，连飞行术都用不着，脚下略一用力，真是行走如飞，不大的工夫，二人来到了费家寨费奇的门前。顾德上了石阶高声说道：“门上那个在？”只见出来一个人。顾爷用手一指说道：“你去回禀费奇知道，就提我顾某又来了，叫他出来接见。”那家人一看，赶紧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进去。

等了工夫不大，果然出来一人。邱光邱静逸老英雄举目留神一看，此人长得面貌凶恶，不枉叫满天泼墨，是一张白脸，可是一块一块的黑记。走了出来真是神气十足，一看便知，就不是一个善类。老人家正在观看之际，就听费奇笑了笑说道：“顾德，你一个手下的败将，有何脸面，再找到我的门前？”

顾爷闻听此言说道："好你个见利忘义之辈，今天我请来盖世的英雄，也要把你这不义的贼人管教过来。"费奇听了冷笑一声，侧目看了老人家邱爷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中说道：他们怎么认识呢？他们没有来往我是知道的。这邱光邱静逸，他是泰山十叟的弟子，身有绝艺，可以说是能为出众，武艺超群。我费奇跟他动手，恐怕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费奇正在思想之际，就见老人家邱光邱静逸，含着笑走上前来说道："费宝珍，你们弟兄二位的事，内幕我已明瞭，依我的良言相劝，当面交出那双锋宝剑，我看倒是两全其美的事。如其不然，我邱某今天要是多一多手，恐怕你要吃苦了。"费宝珍闻听此言，不由得怒气上升说道："大太爷就知道你们已有此意，今天还是吐露真情。邱光，我既拿你当个朋友，好，你要我的东西也可以，可有一节，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拿去，我费某要看点么。把我费奇战败，不用说是宝剑，命都是你的。如若战不过我邱某，"哈哈哈的笑了几声又道："不用说要我宝剑，恐怕你们想走万难。"老人家邱爷见此情形，遂含笑说道："好好。"正在这个工夫，顾德上前，照定费奇的面门就是一掌。费奇一闪身形。邱爷用手挥向顾德说道："闪了，待我与他较量。"说着邱爷进手接着与费奇二人在门前打在了一处。论起来两人的武功，也算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，一时难分胜负。两个人一招紧似一招，一式紧似一式，真是越打越紧。此时老英雄邱爷动着手心中暗自说道：看费奇的本领也很不坏，今天我邱某把他战败，得了他的雌雄剑，如其不然，输在他的手里，杭州地方我邱静逸可就不能久站了。老头子想到此处，打算跟他一决雌雄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猛听得有人大声喝喊，真是声若铜钟，叫了一声："邱光呀，师叔到此。"邱爷闻听此言，当时虚使一招，一纵身跳出圈外。留神一看，来者非是别人，乃是五师叔方泰

方宇平。此人乃是泰山十叟中的五爷，外号人称铁面金睛人间活灶王。身高九尺开外，手持铁戟，站在那里。静逸上前行了大礼。老头子说道："你二人在此动手，所为何事？"静逸一指顾德说道："皆因此人与他是个朋友，这贼人坐地分赃，得了一对雌雄双锋剑，顾德要看，他竟自不给看。因为此事他二人动起手来，顾德落败，才把徒侄找来。徒侄一想，我出头一则替顾德出气，二则如此的宝物落在不正人之手，未免可惜，故此徒侄才与他动手。"老人家一听此话，点了点头，一看费奇，又问道："他就是费奇费宝珍吗？"静逸说道："是。不知五师叔你老人家由打什么地方到此？"老人家说道："唉，太不凑巧，我是由打山东而来。只因我打算够奔九华峰看望你师父，没想到我到在那里，他老人家没在。我一想他是最喜欢你的，又常到你家里去，必然是看你来了。我下了山就奔你这里来了，到你家中一问，你也没在家。你看多不凑巧？我一问家中人们，说你来到此处有事，他们留我在家等你，我想我得来看看。你跟他交手，所为是把那宝剑要过来，此意很好，宝物不能落在贼人之手。"老人家把话说完一看，费奇踪影不见。

顾德一看说道："贼人业已进去，待我再叫他出来。"说着顾德走上门前高声叫道："费奇，你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匹夫，你要是一个好汉子赶快出来。"顾德话未说完，只见费奇走了出来哈哈大笑，一指顾德说道："好一个鼠辈。"

老人家方泰方宇平一见费奇走了出来，遂上前说道："费奇，你要明白，你所做所为，人人皆知。依我的良言相劝，你把双锋宝剑交出来，作为罢论，如其不然，老夫我也要替他来要。"费宝珍一听此言，真是气冲牛斗，不容分说，一个箭步照定老人家脸门打来。老头子接手应战。走了不过数合，就听吧的一声响，费奇应声而倒。方老剑客哈哈一笑，用手一指说道：

“费奇，怎么样？当面拿出宝剑，留你的命在。如其不然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此时满天泼墨费奇站起身形暗自说道：不好，这个老匹夫，本领不小。自己想到此处，遂说道：“好本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我取剑来好了。”说着转身进入自己的家门。工夫不大，把剑递与老人家方爷。方爷接剑在手，看了看倒是不错，是一对古剑，看罢交与邱静逸。

顾德上前看了半天说道：“这贼人要是早给我看，焉有此事？”静逸并不客气，把宝剑挂在身旁。说着话爷儿三个顺道出离了费家寨，够奔静逸的家中而来。

不多一时来到静逸的家中，各自落座，爷儿三个各谈自己的经过。静逸说道：“五叔，你老人家明天同我们把剑送给褚光去好不好？”五爷闻听点头说道：“可以，我也没有什么事，我去一程也好。”三个人计议已定，谈了些个闲话儿，晚饭后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爷儿三个一同够奔褚宅，见了褚光，一一的引见已毕，然后说明来意，取出二刃双锋宝剑。褚光说道：“我实在不敢领受。剑虽不错，邱老英雄的美意，以及涉险，若不是老英雄出头搭救，那就不堪设想了。兄弟实在是不敢领受此物。”老人家方爷闻听此言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褚老英雄，这更是应当要的了。常言说的好，交友以诚。这也是物各有主，我们前来奉上此剑，请不必客气，也不亏我们三个人的来意了，请快拿起。”褚爷一听人家一片至诚，这才接剑在手，连连称谢。

然后大家入座闲谈。褚爷说：“你们爷儿三个今天来得还是真巧，三位要是晚来一步，我就走了。”静逸闻听此言说道：“贤弟，打算上什么地方去呢？”褚爷说道：“大约你们几位还不知道吧？现在各路的英雄，全都在卧云庄聚齐，打算攻打聚英山。这个事情早有消息，你们怎么不知道？兄弟我也打算前

去，辅助福临福老英雄。”老人家方爷点头说道：“我倒是有个耳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一同前去好了。”遂向静逸与顾德二人说道：“你们二位怎样？”邱光与顾德同声说道：“可以，我们也去。早已听说这事，不过是不知是什么时候。既然五叔要前去，那不是更好么？”老人家方爷点头，遂又说道：“到在卧云庄，还许跟你师父赵兰田相遇，也未可知。”静逸点头不语。正在说话之间，酒饭业已备好，三位并不客气，入座晚餐。席间计议已定。

到了次日，四位老少英雄，出离了家门，顺着大道够奔卧云庄而来。这一天正在行走之间，远看树林外有人动手，爷儿四个一看，心中甚是纳闷。老人家方爷说道：“你们三位看见了？”三人同声说道：“看见了看见了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老人家说道：“此地离着卧云庄可不算甚远了，我们要是找人省事，我们躲着此地走，如果怕有自己人在内，我们也可以过去看看。”静逸说道：“我们别怕费事，此处既离卧云庄不远，还恐怕真是少不了我们的人，走吧，我们看看去吧。”说着老四位继续前行。走到切近一看，静逸说道：“如何？不出我所料。五师叔，你们老三位，止住前行，待我先过去。”

看看老三位点头，说着静逸走上前去。只见那小小的顽童，年岁虽然不大，发出招来，都是龙形太极的招数，不用问这一定是本门的人了。再一看在场的众人，一个个站在那里，也有负伤的，也有手持兵刃的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黑猴在一个年青的黑汉跟前。老人家一看，心中暗道：这一场人真算齐全，僧、道、俗，也有老，也有少，还有一个小墨猴，倒是很热闹。再一看，只见自己的徒弟王士元远远的也在那里。邱爷一看小儿有些无力，看那样子是筋疲力尽了。这工夫有个大个上前接替。老人家细一看动手的老道，不是别人，乃是飞剑道长李居龄，

心中说道：两个青年人如何能成？想到这里，才大喊一声。大家面面相观，不知来者何人。正在这个工夫，王士元上前行礼。

伯纲一看，心中甚喜，忙上前说道："王老英雄，来者这位是谁？"王士元引见已毕。老人家说道："小师弟站在一旁。"说着亮出双镢。

老道李居龄一看，不容分说，持剑过来，二人打在一处。论起来静逸的二十四盘混元镢，把九如道长除外，可就属他了。镢讲究的就是挑、打，老道手中的宝剑，也是上下翻飞。两个人过了也就在五六十回合，静逸也是精力不敌，手忙脚乱起来，眼看就要败北。

此时老人家方爷也走到近前，看着有些放心不下，当时大声说道："邱光闪了，待老夫与他较量。"说着老人家方爷上前摆兵刃与老道动手。二人这一交手，就可是棋逢对手了。老道看了看方爷，不由得暗自点头心中说道：不枉他是泰山十叟之一的了，可以说是压倒山东半边天了。李居龄动着手，暗自佩服，手底下真是持重以防，不敢大意。两个人一招一式，过了七八个回合，五爷也觉着支持不住，自己一想，在此时不使绝招，若一失神，被李贼打倒，岂不难看？老人家想到这里，跟着使了一个风扫落叶虚招，跟着一手回光返照够奔老道打去。就听吧的一声，老道往前走了几步，身形栽倒尘埃，撒手抛剑。五爷一看这种情形，当时哈哈大笑，用手一指叫道："恶道，你们就称江南三绝，什么是你们的本领？论起来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我饶你的性命，但你所做所为，实为罪不容赦，今天我把你的性命结果了，以除后患。"老人家说到此处，往前上步举兵刃就拍。

正在这般光景，就听有人大声念道："阿弥陀佛，方泰，不可赶尽杀绝，人已落败，何必如此？"老人家一听有人呼唤

自己的名字，当时一怔，停手往四外观看。但见来了一人，年岁很高，来到近前一看，乃是一位老尼僧。

书中代言，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聚英山的玉面玲珑佛心元老尼，后面还跟着一个老头，乃是紫面云龙镇少林，卜华卜凤山。二位一僧一俗，坐在聚英山的银安殿上，总不见三绝有一人到此。老尼僧玉面玲珑佛心元说道："这不问可知，他们弟兄三人一定够奔卧云庄。"老英雄卜华闻听此言答道："师哥此话言之有理。真要是到了卧云庄，人家那里此时剑侠云集，群雄相会，能人是多的，倘有意外，那便如何是好？"大家计议多时，各寨的英雄公举二位老人家下山去到卧云庄查看情形，故而一僧一俗二位老人家下山前来。远远看见前面有人比武，走近跟前，正值老道李居龄跌倒平川，只见方爷正要上前动手，老人家不由得高声念佛。

五爷一看，心中说道：此老到此何为？不便与他较量，遂转身说道："要上卧云庄的老少英雄，我们可以在那里相会去吧，我们久在此处恋战，也是无补于事。"五爷把话说完，并不与老尼接谈，说着走去，后面跟随的老少英雄，胡伯纲与寿永年弟兄二人以及邱光、王士元、顾平山等人。此时马四爷手捧双镢，扶着白太官老二位往回也够奔卧云庄而来。

罗方一人此时有心再与仇人阚奇阚公乾动手，又恐怕显得赶尽杀绝，再者来此二人不知有多大能为，再要动手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自己想到这里，一转身形带着小黑猴回归黄龙滩不提。

老尼僧与卜爷一看方爷等人并不恋战，心中甚是暗喜，当时上前搀扶和尚，阚公乾等在后面，回归聚英山亦不必表。

第二百零五回

卧云庄褚光荐滩主

白鹤峰四侠战三绝

单说老少跟来到了卧云庄的北庄门，大家往里行走，庄丁上前拦住去路说道："慢走，拿腰牌看看。"老人家马四爷说道："没有腰牌，我们今天早晨出去的。"白太官说道："四哥，不用说了，叫他回禀进去倒觉省事。"庄兵一听这话，遂说道："你们几位没有腰牌吗？要是见我们庄主，我去回禀一声好了。请众位略等一时好了。"庄兵转身进去。

等了工夫不大，只见老居士福临率领多人亲自出来迎接。这个工夫马四爷不认识伯纲与寿元等人，上前问了问姓名替大家登记，领了腰牌。老人家福临一一的见过，用手一指说道："马四爷，你们二位那里去了？"道秉清真马四爷一皱眉头又笑了笑说道："请里面谈谈好了。"

说着大家来到了福宅，走进了客厅互相见礼，各自互相引见，大家吃茶，各述来意。

老居士福临往四外一看，手理白髯仰面哈哈大笑说道："今天才是各路的老少英雄荟萃一堂了，也是事出有因。听了众位的来意，都是因为山上的众贼人所作所为，诸多违背侠义道的

戒律，不近人情，可见得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了。我想诸位既然来到敝庄，我们大家通盘计议一个办法才是。”老人家把话说完，有褚光首先说道：“老居士言之有理。在下大胆先抢一句话说。据在下看来，攻打聚英山，我们现在在坐的各位，都是剑客侠客的身份，没有可惧，何患擒贼？据兄弟的拙见，人越齐全越好。我谏言一下，就是再把三位滩主约出，请他们帮忙。现在白龙滩的滩主金枪白马乔太东，这个人对于聚英山的贼人也是不满。再说此人熟读兵书，文武兼全，水旱两路的能为，约他出头，也可以独挡一面，不也是我们的左右臂么？还有黄龙滩的滩主，姓龙名彪，外号人称海底捞起空中月闹海蛟，那也是成了名的英雄，水性之大无人可比。黑龙滩的滩主姓闻名全，号序初，外号人称金钱浮水不沉底碧眼鳌。这三个人要出来帮我们的忙，水旱两路，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了。再者他们有的船只，把聚英山的后山把守紧密，我们在前山攻打，大可以一举成功。不知老英雄与众位以为如何？”福临听了此话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遂说道：“褚贤弟的计划倒也有理。”遂又向众位问道：“但不知那一位与三滩素有来往？”褚光接着说道：“福老居士如有此意，约他们不必为难。那白龙滩乔太东，乃是在下的师弟，到在他那里，与他一提，没有不成之理。只要在位的老少英雄同意，兄弟就此前去。”老居士听了此话，又看了看在坐的英雄，并无一人说话，遂说道：“我们酒饭用毕再作道理。”大家齐声说道：“褚老英雄说得甚是。”大家计议已定，老居士吩咐一声说道：“摆宴。”正在各自谈话之间，老人家福临这才说道：“马四爷与白二弟你们二人究竟那里去了？”老英雄马四爷这才把白太官要独自一人探山，自己追到中途，遇见飞剑道长李居龄，白二爷受伤以及三绝同到。福老居士听到此处甚是吃惊问道：“怎么？凶僧与阚奇也知道了？”马四爷又道：“我

想他们或许有约，也未可知。可是他们虽然都到，在这个工夫又来了一个少年的英雄，带着一只小小的黑猴。说来也甚可笑，看那意思此人与那阚贼有仇，来到就与阚公乾动起手来，战不数合，那个小黑猴上前连抓带咬，把个贼人抓得通身是伤。这个时候这三位赶来路见不平，与贼人动起手来。此时褚光褚老英雄四位也来到动手，那凶僧长法被老人家方宇平打倒。此时山上又来了二人，一个是玉面玲珑那个老尼，那一个是卜华。我们看了倒觉高兴，还是老英雄不恋战为是，一听老人家说够奔卧云庄，我们二人一想也有道理，这才同到这里来。”老人家看了胡伯纲与永年、士元等，说道：“那一位少年英雄呢？”半悬霹雳镇山川寿元说道：“那个带猴的走了。”大家一听永年的声音洪亮，全都注目观看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白二爷敷好了药，当时好人一般。

大家入座。酒饭之间，有人说道：“老居士，现在我们庄里关押的贼人，把他提了上来，问他一个水落石出，多少有些发落才是。”老人家听了这话，遂回头吩咐庄兵说道：“兵卒们，去把朱贤弟提了上来。”

有庄兵答应，不多的时候，由外面推推架架带上一个人来。老人家略一欠身说道：“贤弟。”只见那人把嘴一撇，并不答言。只听庄兵说道：“跪下跪下。”话音未落，只见朱天鳌一回头一瞪眼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！”老人家福临说道：“小子们，不许。座位伺候。”众庄兵一个个不敢作声，给朱苍一个小凳坐在当中。

老居士福临说道：“朱贤弟，你这一次多有受屈，不知下边人们对兄弟有虐待的地方没有？”朱苍把眉头一挑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没有。”福爷含笑说道：“好好，贤弟，我有一事与你相商。我想你我弟兄联盟一场，以往的曲直不必细提，现在已成这种地步，朱大弟，你请放宽心，由我福临这儿说起，绝不加

害于你。我就有一事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”朱苍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我谢谢，我朱某既是遭获擒，性命一节，早已置之度外，但不知有什么事与我相商？”老居士说道：“我们二十余年的好友，到了此时，我打算亲手解绳将你释放，大家同饮一堂，不知你以为如何？”朱苍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你说此话，叫我朱某好不明白。事到而今，我既被擒，杀剐存留，任凭你们，还有什么意下如何？叫我实在不了解。”老居士说道：“朱大弟，这话不是这么的说法，皆因你我既有八拜之交，才能如此，如其不然，那就没有此举。实在告诉兄弟你说吧，为兄我不忍伤害你的性命，也是有一样，我最可惜的，就是你那全身的武艺，虽然称不起剑客，可是平常人要打算练到你这个身份，那就太不易了，别说你我又是联盟一场。现在我的意思，把你放了，你能够觉悟过来，我们大家一同攻打取英山，你如果不愿意，你就住在我的庄内，你看怎样？”朱苍闻听此言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要将我释放，叫我对于山上做那不义的行为？哈哈大哥，你说此话，那是白费唇舌，请你把此意打消，这不是我朱某所为之事，叫我困在你的山庄，又有何用？实在告诉你说，还是那一句话，我朱某已把死字置之度外，你如果解绳释放，那自然由我自己主张。”老居士福临说道：“贤弟，莫非说你还有回转聚英山之意么？”朱天鳌点头说道：“还有此意。我朱某身入聚英山，志在别谋，群雄发誓。常言说的好，头可断志不可夺。你如果把我朱某解绳释放，我头也不回，还去与我那志同道合的好友相聚，以图大事。”

朱苍把话说完，众家英雄一个个听了，都是擦拳摩掌，咬牙切齿的说：“好一个忘恩负义的贼子。”有的说：“老英雄不可过于大仁大义。”有的说：“推出去斩首。”老居士镇定心神，等着大家声音落定，哈哈的笑了一声说道：“朱苍，好英雄，令我

钦佩。好，你我八拜之交，”老人家说着离了席，亲自上前伸手把绳扣解开说道：“你去吧。”朱苍站起身形，把二臂活动了活动。老居士入席用手一挥说道：“请你去吧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自己斟酌去吧。”朱爷面带笑容一抱拳说道：“大哥，承你不斩之恩，也是你我结拜之义，我就此谢谢。常言道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兄弟无物可赠，我送你一条道路，以表谢意罢。”大家听了此话，不甚明白，老人家点头说道：“好好，谢谢你。”朱天鳌说道：“上得山去一直往南走到山腰，地名叫白鹤峰，由打那里经过，就可直达聚义厅。”老人家闻听点头不语，遂又说道：“贤弟去吧。”朱爷走出了大厅。

众家英雄一个个气忿非常，议论纷纷。章州的白太官说道：“福老英雄，方才据朱苍所言，白鹤峰乃是贼人的密路，据我看来，恐怕他将计就计。”老人家福临说道：“方才朱苍所说之言，不是假话，我很知道他的为人，因为我们感动于他，他才有此举。要说到在那时他设计不利于我，那一定是不能的，我知道。”白太官点头又道：“老居士打算由那一路为正式的进攻之路？”此时褚光、顾平山、邱光等众人听了俱都点头。大家畅谈直到二鼓已过，这才打坐安神。一夜之间不必细表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大家梳洗已毕，老英雄剑胆佛心五行真火炼双龙褚光说道：“列位英雄，我看天已不早，在下我有心先到白龙滩一行。”福老居士闻听此言说道：“褚老英雄，那么就请辛苦一趟吧。乔老滩主来与不来，就看你的了。”褚爷说道：“我有一事要与老居士相商。我一人前去，未免单一些，最好再有一位同我前去，一者也显得郑重此事，二者也是你老的代表人，你老人家以为如何呢？”老居士闻听此言，大声说道：“褚老英雄说得甚是。”

话言未尽，有邱光在旁说道：“兄弟愿意前行。”褚光一看，

遂说道："大哥，你也愿往？"老居士在旁笑道："那更好了。"大家计议已定，邱光、褚光二位老英雄辞别大家，出离了卧云山庄奔往白龙滩。一路之上并不多表。

二人来到白龙滩，天已近午。进入庄来，走至乔爷的门首，留神观看，一个广亮大门。褚爷二人走上石阶叫道："门上有人么？"说话之际里面走出一人，看见五行真火褚爷，赶紧上前行礼叫道："褚老爷，你老人家由打什么地方到此？我家主人正在念你老人家，快快往里请吧。我先去回禀一声，请我家主人出来欢迎你老人家。"老家人说着往里回报。

褚爷、邱爷二人并不停步，慢慢往里行走。二人来到二门，略等一时，由里面走出一个人来。邱爷一看，此人高身材，粗眉大眼，年岁虽然不小，可是精神百倍。褚爷一见叫道："师弟。"乔爷一见哈哈大笑，各自为礼已毕。太东横身一伸手往里相让说道："请。"又对邱爷一笑点了点头。

三个人往里行走，有家人在前带路。穿宅过院，来到里面书房。家人高打帘笼，褚、邱二人略微一让，走进书房。褚爷一指邱爷说道："师弟，二位没见过吧？这也是江湖上的英雄，姓邱名光字静逸，别号人称梅影居士过云叟。"太东听了哈哈大笑道："久仰大名了。"说着褚爷又向邱光说道："这就是我所提的我师弟，金枪白马乔太东。"邱爷笑道："老英雄的英名早有耳闻了。"说着彼此为礼哈哈大笑起来。太东把手一伸说道："请坐请坐。"三个人落座，早有家人献上茶来。

褚爷含笑说道："师弟，今天我同了邱仁兄来到宝庄，不为别事，现有一事相商，不知师弟你能答应此事不能？我们二人到此，师兄可算是替你告了奋勇又来给你送信。最重要的就是邱仁兄，他是现在卧云庄之内所到的各路英雄一个总代表，前来约请师弟你来。"太东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师兄，你老人

家所说，虽然说出来意，但是所为的是什么事情尚未说出，不用说，我已知道八九。”褚爷说道：“师弟此话，我倒也相信。只因你的手下，耳目众多，所有外面之事，你一定也有耳闻。”太东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师兄你看，我早有预备。”说着用手一指。褚、邱二人顺手一看，那边厢早已放好桌椅，三份杯箸。邱光与褚爷二人一看，哈哈的笑了起来。太东说道：“如何？”褚、邱二人点头说道：“真乃断事如神。”太东笑了笑又道：“现在聚英山的贼人，行为不轨，违背侠义道的行为，真乃人人痛恨。师兄昨天去到卧云庄之事，兄弟早已知道。一想你老人家一定推荐兄弟，料定少时同来一位，多者两位。”邱爷闻听此言，遂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太东兄，手眼真乃灵活了，兄弟实在是望尘莫及。”说着大家又笑了一阵。

太东吩咐家人设摆酒宴，三个人说着话各自入席。酒饭之间太东说道：“师兄，你老人家在卧云庄提及兄弟，但不知所派何事？”褚爷说道：“此事我已提过，不但是兄弟你一人，你们三位滩主我都提了。可有一节，还得请你帮忙，约请黄龙滩与黑龙滩两位滩主出头。一则也是为国家除害，二者你们三滩都有人出头，也显得颜面上都好看。再者说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太东听了此话，一皱眉头拉了长声说道：“这个……恐怕不易吧。师兄，你是有所不知，兄弟当然没有什么可说，就是他们两家，为了别的事情，或者我还可以，惟独对于聚英山，恐怕不易办到。”褚爷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师弟，如此说来，莫非说龙彪与闻全他们二人与山上的贼人有什么来往不成？”太东说道：“这个兄弟我倒不得而知。不过一节，兄弟平日跟他们有些小小的意见，他们两家，若明大义，还则罢了，如其不然，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了，倒走漏了消息，那还了得？”太东说完此话，邱爷在旁说道：“太东兄此言甚是，想得周密。不

过是这样，现在卧云庄的局势，山上业已尽知，又有朱天鳌被释回山，消息更是不可掩饰。事已至此，我们讲不了破釜沉舟的说项一下。我想那黄龙滩与黑龙滩二位滩主，既是江湖上的英雄，时局一定看得开，兄弟武断着说一句话，他们二位绝不能背道而驰，与贼人为伍。”太东听了此言，这才恍然大悟，遂说道：“朱苍还是被放了。那当然是明了，他回到山去，一定要把山庄的情形报告山上。”太东说到此处，沉了一沉说道：“好，此事交与兄弟我了。”

哥儿三个吃饭谈话之间，有家人通报上来说道：“庄主爷，外面现有匡氏二位老人家前来拜访。”太东说道：“请。”说着站起身形迎了出去。

褚、邱二人此时也离了座位来到院中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两个人，均在六十左右的年纪，一位海下花髯，后面一位是满部黑髯，俱都精神百倍。后面太东跟随。

太东一看褚、邱二人也迎到院中，遂上前紧走几步说道：“四位大约都没见过。”遂用手一指花髯的老者说道：“这是匡林匡双木老英雄，外号人称赤须龙神行太保。”又指黑髯的说道：“这位是他老人家的令弟，匡从匡双人，外号人称飞天白玉虎赶电追风。昆仲二位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。”褚、邱二人听了同声说道：“久仰了。”太东又向匡氏兄弟把褚、邱二人名号说完，各自为礼。

五个人来到屋中，太东说道：“你们弟兄请入残席，我们一同痛饮好了。”匡林说道：“吃过了，请便。”太东等三人忙着把饭吃完。太东说道：“二位匡老英雄，我们也是莫逆的好友，聚英山与卧云庄之事，他们昆仲业已尽知，也没有什么可避他们。既然如此，对于他们两家，兄弟设法约请就是了。常言道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想那聚英山的贼匪，看此情形，行为实

在不法，可谓倒行逆施了。现在卧云庄福临竟有此举，真乃正当其时。还有天下的剑侠之流，一同攻打聚英山，这实在是义举了。”匡从说道：“褚、邱二位老英雄到此，莫非是也为此事而来？”褚光说道：“匡氏二位仁兄，兄弟到此，不为别事，只因我与太东是一师的弟兄，我在卧云庄，推荐太东出头，福临福老英雄才选派邱仁兄代表前来约请。”匡林说道：“褚仁兄，此事我们兄弟现有耳闻，虽然有心为国宣劳，与民除害，保守侠义道的风气，苦于人单势寡，无从入手。”褚爷闻听此话，不等匡林把话说完，不由得甚是欢喜的说道：“二位仁兄，倘有此意，可以一同前往山庄，与各家英雄一会，共襄此举。不知二位仁兄可能屈尊一趟不能？”匡氏兄弟闻听此言，同声哈哈的一笑说道：“褚老英雄说得那里话来？我二人愿意同往。”褚爷说道：“既然二位愿意前往，我们事不宜迟。”太东不等说完，插言说道：“师兄，我想这样，他们弟兄二人既去，就请你们四位先行一步。我把家中一切安置好了，随后就到。褚爷听了遂说道：“好好，你把家中之事办完，第一先到他们两家那里要紧。”太东答应着。五个人计议已定，喝着茶又说了会山中之事。

说着话褚爷一看天光说道：“匡仁兄，我们就此前去吧，天不早了。”说着大家站起身形，出离了乔宅。褚光说道：“师弟，把事办完务必早到山庄为是。”说着四个人辞了白龙滩主，离了白龙滩够奔卧云庄而来。一路之上谈讲些各路的英雄齐集卧云庄，老居士怎样的保守山庄，怎样放了朱苍。

四个人说话之间，不觉来到了北庄门。庄兵上前一看，认识了褚、邱二人，并未拦阻，大家进了庄门，来到福临的住宅，够奔大厅而来。

四个人来到里面，大家一看俱都站起身形，互相抱拳。老居士拱手说道：“二位有劳了。”褚爷替匡氏二人报了姓名，各

自入座。老居士说道："不知二位到在那里，各滩主可曾应允没有？"褚爷说道："报告老居士，我等二人到在白龙滩，滩主乔太东，也是一位有作有为的侠义英雄，闻听我们来意后，真是快乐非常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山上，将贼人一个个生擒到手，送上前来。如此的侠肝义胆，约他与我们共举此义，他是口口应承，若不是家中琐事纠缠，也就一同到来。因为家中之事，故此令我等先行一步，随后就来。匡氏兄弟二位也是太东的好友，二位知道此事，也是侠义的肝胆，愿意给我们帮忙。"褚爷把话说完，各位英雄一个个挑指拍案的叫好。

等着声音平定，匡林抱拳说道："承列位英雄不弃，多有夸奖。想那山中的贼寇，一个个都是我们侠义道的人物，不想他们一个个狼子野心，不但唯利是图不顾道义，甚且谋乱轨外，集草屯粮，蓄意横行天下，居心不堪设想。如此行为，实乃是我们侠义门中的污点，道义之中的蟊贼，也是我们正道英雄的对头，好汉的败类了。因此种种的原因，我们弟兄不忍坐视，遂被歹人所污，贼人所陷，久有上山之意，苦于人单势寡，无济于事。正在寻路无出之际，适逢褚、邱二位老英雄，故此同来至此，甘愿追随列位老少英雄之后，卫道清魔，为国除害。末座今天到此，先有一事要在列位英雄面前报告。"

匡林把话说到此处，在座的英雄更是点头赞美不止。此时老人家福临说道："匡老英雄，有计请讲。"匡双木又说道："计策倒是没有，仅有一条密路，也可说是贼巢的捷径。我们上得山去，往南行走，有一个很显明的所在，是个两山相夹，当中山头高起的一个峰顶，名叫白鹤峰，由打此处经过，再往前行可以直达贼人聚义厅。"

老人家福临闻听此言向大家说道："列位，听见没有？所说的情形与朱苍一样，可见他说得不是假话了。"大家并未答言，

老英雄白太官说道："福老居士，既然匡老英雄说明这条密路，兄弟就此一人前去探山，看一看贼人的虚实，怎样的设备，我们可以策划一切，以便攻打。"白太官话未说完，道秉清真西域大侠马四爸说道："二弟不可。你身上的伤痕未愈，再到聚英山，倘有一些舛错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你不可去。待我一人去好了，你不必去了。"白太官闻听此言，摇头说道："四哥，你老一人前去，很大的年纪，更是不便了。"此时只听高大的声音说道："我去。"大家一看不是别人，是那年青的大个半悬霹雳说话。老居士一看说道："寿少爷愿意前往，"白太官一看老居士有意应允寿永年同去，遂说道："不必了，我与马老英雄同去好了。"大家同声说道："若能如此，那可太好了。"话言未了，匡氏兄弟二人同声说道："不才等愿挟小技随了二位老英雄前往。虽然身无绝技，不能胜任此事，大可以指路途轻熟。白鹤峰不才等去过两次，探看情形，未敢与贼人叫战。今天二位老剑客前往，如蒙不弃，可以一同前去，作一个向导罢了。"老居士与白太官等同声说道："匡老剑客说得那里话来？我等既是志同道合，虽然初次相会，也是自家弟兄，不可太谦了。"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白太官又道："兄弟白太官。"一指四爷说道："此位马骏马老剑客，人称西域大侠。"白太官话未说完，匡氏兄弟同声说道："赶是四叔叔在此，侄儿有礼了。"老人家马四爷说道："赶是你们昆仲。免礼免礼，我们办事要紧。俗言说道，老的老兄弟，小的小兄弟，好汉无辈，江湖无岁。二位不必客气，此地不是论左右的所在。"白太官笑道："我道姓名，实为同手拿贼方便一些。如此看来更是方便了，二位就多辛苦吧，我们但等定更一同前往。"大家计议完毕，大家饭后吃茶。

天到了初鼓，白、马二位老剑客首先说道："好了，我们就此前行。"说话四位站起身形，辞别了列位，出离卧云庄，奔

往大道而行。各自施展夜行术，头前匡林带路，二位老剑客在后相随，匡从在后。四个人足下并未放开，不多一时，来到山下，只听山村以内更鼓齐鸣，天醮二鼓。双木用手一指说道："我们由此路而上。"头前双人带路，后面双木相随，弟兄二人一前一后，不约而同的往上行走。二位老剑客在后面跟随。

上得山来在明亮的月光之下一看，真是如同白昼一般，满天的星斗，清气凌人。老人家再看双木与双人弟兄二人，俱都走在前面了，不由得暗自点头，心中说道：他们弟兄真乃将门虎子了。心中想着随着往前行走。也是双人弟兄二人道路轻熟，并不犹疑，施展登山之术，往上行走。马四爷与白太官二位老英雄在后抖擞精神，在后相随。真是山路崎岖，步步难行，过了一段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，往前行走，更是碎石当途，坎坷难进。四位英雄各自施展登山之术，真是各不示弱，暗自逞强。天将三鼓，老英雄白太官暗自说道：这个白鹤峰真可谓是聚英山的险要之地。说着又是一条小道，双人弟兄二人往前行走，过了一道山梁，在月色之下一看，此地甚是平坦。四位老英雄心中正在畅快之际，只听得："无量佛，大胆孽障，夤夜之间，到此何为？现有出家人在此，谅尔等插翅难逃。"四位英雄听了一个真真切切，一听声音，早已断定。举目在月光之下再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聚英山江南三绝，恶道飞剑道长李居龄，还有头顶三宝向西来长法禅师，双枪赛文龙阚奇阚公乾。

书中代言，三绝自从在树林之外与白、马二位相遇，彼此动手，未见胜负，后来胡伯纲与永年二人到此，又被伯纲暗用子午闷心针，把凶僧打倒，打去数十年的功夫。恶道李居龄怒火难消之际，五爷方泰又到，动手多时，恶道不支败北。正在恶道命危的时候，也是李居龄命不该绝，幸有卜华卜凤山与老尼僧心元赶到救护，当场解围。三个人忍气吞声，随了卜爷回

到山中，三个人闷闷不悦。老道李居龄说道："我们号称江南的三绝，不想今天我们竟自栽到小小的顽童之手，小小的黑猴也能胜人，真真岂有此理。为兄我不是老人家与心元长老赶到，恐怕我命休矣。我想我弟兄三人同到峰顶，面见恩师铁掌赛达摩老方丈，说说此事，请他老人家替我三人报仇。二位师弟以为如何？"公乾与长法二人闻了此话，同声说道："兄长所言，甚是有理，我们就是这个办法，如其不然，这口气实在难以平复。"

三个人计议已定，当时一同前往，奔往山顶，来到老师铁掌赛达摩清尘长老的住所，进入角门，够奔里面的禅堂。三个人不敢声张，走到里面，只见老方丈清尘长老迎门坐在一个棕团之上，五心朝天，盘膝打坐。三个向上叩头行礼，各报姓名。沉了一时，清尘长老这才把二目睁开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遂说道："长法，你们三人，不在聚义厅与他们共议大事，来到我这里，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？"长法说道："恩师有所不知，我们弟兄三人，只因卧云庄福临与山中作对，我们本打算先发制人之策，弟兄三人夜探卧云庄。不想到中途路遇白太官同着马骏，我等当场动手，未分胜负之际，又来了两个不知姓名的幼子，同了王士元赶到，帮助白、马二人与我们动手，不想那小子暗使闷心针把弟子打倒。"老方丈听到此处一怔，遂说道："什么？闷心针？要是子午闷心针，那是赵兰田的绝艺。如此说来，这两个小孩子，定是十叟的真传。"长法接着又道："师父说得甚是。最可怒的就是方泰，太不顾念道义之情，若不是卜老剑客赶到，我师兄李居龄的性命恐怕难保。我们弟兄三人承恩师授技多年，享名已久，栽到有名人物的手中，还则罢了，叫他们这无名小辈打倒，于心实在难忍，想到这里，特来求见恩师，求你老人家设法替弟子们报仇。"长法言还未尽，清尘长老叫道：

“长法，你等三人，自从学艺完成，所学的本领堪称不弱，数十年的工夫，落了三绝的美称，这也是警戒你们。常言道，能人背后有能人。别看人家年纪小，本领没有限制。”长法闻听此言叫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所说的这个方泰，他是泰山十叟中的五爷。听说十叟的功夫，真是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，不是平常之辈。弟子们所学的本领，师父真是尽其所有，教给我们。事到如今，弟子等栽了这样的筋斗，实在是给老师丢脸。再者那两名小儿，听说一个姓胡，叫胡伯纲，一个姓寿，叫寿永年。这两个小子听说是十叟的真传，师父刚才所说的子午闷心针是赵兰田的绝艺，此话是不假了，这一定是十叟的真传。我又听说他们是十爷所收的徒弟，后来九华峰的赵兰田又给指点了一二年的工夫，这子午闷心针一定是传给这个小儿了。不想弟子不慎，被小子一针打去数十年的工夫，叫弟子心中实在是难过至极了。师父，你老人家倘能下山施展本领，第一，正一正你老人家颜面，也解一解我们弟兄的胸中之忿，也就是给弟子们报仇了。”老和尚闻听此言，遂叫道：“长法，你们三个人在外面吃了这样的大亏，为师我本当下山，替你们找一找这个面子，我们师徒的面上都好看。无奈一节，为师我避居清静禅林数十年之久，不愿意再蹈红尘，为师我已然发下誓愿，但能容忍得过之事，我决不出头。今天你们三人既然来到，数十年师徒之义，我焉能隔岸观火的不管呢？可是一节，你们希望我下山，替你们去报仇，那可不行。我给你们一种东西，大约可以得报此仇。现在我这里有十二口毒药飞剑，交给你们。李居龄使着许有点把握，我将此物交与居龄，日后遇见他们，你就用这个剑打他们，是万无一失的东西。”老人家把话说完，三个人知道老师的脾气，既然说出不下山，再说什么也是白费话，今天给了这个毒药飞剑，总算是赏脸不小，别的话就不必说了。三个人同此心理，当时

说道："师父所说，也是情理之言。你老人家退隐多年，现在再下山，弟子们心中也是不忍，不过我们是万不得已。既然师父赐给此剑，也是爱护我等之意，我们谢谢你老人家。"老和尚清尘说着话回手把剑取出，交给李居龄。弟兄三人接剑在手，一同看了一看。不便久待，当时跟老人家告辞。老和尚点头并不相送。

天已三鼓将近，三个人出离了禅堂，走出山门，打算同到聚义厅。将然走至山梁，在月光之下，只见由下面走上四个黑影。暗自观看，四个人往外四下观察。注目凝神一看，看后面两人的神情很像白太官与马四爸二人。和尚长法看了心中暗喜，暗自说道：我当来者是谁？原来是这两个老匹夫。真乃大胆包天，竟敢前来探山，到此险要之地。今天事有凑巧，又在此相遇，也是我们报仇的机会迅速。凶僧想到此处，正要与师兄李居龄说话，只听师兄高声念道："无量佛，大胆孽障，夤夜之间，到此何为？现有出家人在此，谅尔等插翅难逃。"这个时候公乾并不发言，一个箭步上前拦住去路。

白太官与马四爷一听是恶道李居龄在此把守，心中说道：老居士受了朱苍之计。今天亏得我们四人前来，如其是平常之辈到此，那还了得？想到这里，只见蹿过一人，借着月色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贼人阚公乾。只听贼人冷笑说道："白太官，马骏，你等夤夜到此，不问可知，定是前来探山。现有我阚某在此，大谅尔等难以如愿吧。"说到此处，恶道李居龄上前说道："白太官，你乃是出家人手下的败将，今天竟敢上得山来，真乃大胆。来来来，我们再见高低。请你小心了吧，今天不怨山人的剑下无情。"白二爷闻听此言，羞怒非常，当时亮出双镢，叫道："恶道，今天又得相遇，我白某实乃替天行道，扫尽你们的贼巢，为国除害。"恶道李居龄闻听此言，不由得怒气冲天，

走上前来用剑分心就刺。白太官镢走中盘进手相迎，二人打在一处。

此时凶僧长法站在一旁，匡从一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此时不战等待何时？说着上前够奔和尚而来。长法不由大怒，当时往后一撤步，闪了一招，跟着上步进招。只见双人一个泰山压顶照长法一拳打来。长法往旁边一闪，双人一招走空。长法一转身，右手一拳照定双人的左胁便打。二人在月光之下，过了二十多个回合。双人一失神，被凶僧一拳打中，再看匡从就踪影不见了。

马四爷与匡林一看，不由怒气上升。老人家马爷大喊一声说道："好一个凶僧，手下真不留情。"说着上前动手。匡林一见自己的兄弟匡从被和尚打下山梁，心中忿恨。当时往下一看，只见匡从的一个黑影滚了下去，当时叫了一声二弟，也听不见答应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完了。此时也顾不得悲痛，自己有心上前给兄弟报仇，一想人家老英雄马四爷正与贼人交手，现在出头未免不便。

此时贼人阚公乾一见白太官与师兄动手，白太官真是闪展腾挪，蹿蹦跳跃，双镢上下翻飞，甚是精神。那马四爸一对铁镢走的是地形盘，出招准确，进手迅速，有如英勇的少年。自己有心上前与匡林动手，一想不必如此，对方不来动手，留着精神与白、马二人较量。自己想到这里，看着两位师兄与白、马二人动手，人家还是精神抖擞，暗自又道：如此看来，几时是了呢？自己想着当时叫道："李师兄，想着恩师之物。"恶道李居龄闻听此言，忽然想起十二口毒药飞剑，动着手暗自说道："白太官，你是我的剑下之鬼。上次一剑打中，也是我也好生之德，不愿甚追。今天动手，用了十二分的精神，看来你也太不易了，我叫你早早回宫，把你打死，以免山中的一患。"恶道

想至此处，由腰间把药剑取出来。白二爷一看，当时就是一怔。只见恶道一扭身，暗器照定自己而来。赶紧往左闪身，把剑躲过，耳中只听噗的一声，当时觉着半身麻木，比上次疼的更厉害。这工夫恶道李居龄一见头一剑没打中，第二剑并未落空，当时上前说道："白太官，你是放着天堂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寻。出家人的飞剑又打中你的肩头，山人有那好生之德，今天还是饶恕于你，你们逃命去吧，本山之上没有存你之地。"白太官听了此话，不由得怒气上升，遂叫道："贼子，你不要大言欺人。你家白二太爷，两次被你打倒，你也算不得是英雄好汉。要凭那一手一式，把你家二太爷粉身碎骨，也要佩服你。两次中于你的暗剑，你虽得意洋洋，你的光荣何在？真乃阴险性成，妇人之辈了。"老道一听白二爷骂得自己真是妇女不如，当时气冲牛斗，手举宝剑照定白太官头顶砍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宝剑落下，只听吧的一声。恶道一声无量佛，剑已落地。

匡林一看白二爷命在旦夕，当时上前要与恶道动手。走上前去就听吧的一声，老道的宝剑落地，恶道直甩右手，不知石子由何处飞来。匡林一想暗自说道：我先把受伤人送下山去，有什么事再作道理。自己想到此处，当时把白太官背了起来，走下山去。

此时正在与和尚动手的马四爷，一看匡林把太官背走，心中这才放心。又与凶僧战了数合，自己一想贼人行为不义，时间一长，不免我一人难敌二手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当时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，一合双镢，在后追赶双木而来，走下山梁。

三绝一看，凶僧说道："追，放虎容易擒虎难。"正在要追的光景，就听有人叫道："长法，不可追赶，随我这边而来。"三个人闻听此言，声音甚是耳熟，当时止住脚步。不表三绝。

单说二位老剑客原路往下行走，下了白鹤峰的山路，双木

背着老剑客白太官真是不易。此时正是红日东升，阳光送暖，三个人下得山来，够奔大道直向山庄而来。老英雄白二爷这次受伤，真是非同小可，比上次重了十倍，伏在双木的肩头之上，不省人事，走在中途，只觉得老人家浑身颤抖。双木叫道："四叔，你老人家看一看，大约白二爷中的是毒剑。"老英雄马四爸答应一声，凑近跟前看了看说道："大约许是。看这神情，还是很重。我们紧走好了。"说着二人把脚步放开，往前行走。老人家马四爷心中想道：好一个贼人朱天鳌，真乃是以怨报德。老居士看在结拜份上，饶他不死，不想他将计就计，假卖密路白鹤峰，暗伏能人把守。二弟伤了，还不要紧，可是这双人踪影不回，实在是不好看了，人尚不知死活。

老头子心中想到此处，一看来到庄门。守门的庄兵一看，一个个吓得面目失色，那个说道："老庄主拿住朱四给放了，咱们人到山上，你看看这位老头儿，受伤受的多重？人家可不留情。"那个庄兵说道："不留情？还短一位你知道吗？我听夜班人说，他们一起出去的是四位，这回来的人才三位。往后我们得了手，也绝不留情。"庄兵们交头接耳谈论的工夫，三位老英雄已到福宅的门口，走进了大门。

此时众家英雄正在吃茶议事，一听庄兵报告："三位暗探现在回庄。"老人家与众人一听三位，一个个面面相观不作一语，赶紧迎接出去。老居士一看白太官伏在双木的身上，当时走上前去，"二弟二弟。"叫了两声，并不应声。遂一伸手向双木说道："匡贤弟有劳了，请送到病房好了。"双木点头去了。

大家走进大厅，各自落座。老居士道："四弟，你们四人上得山去，太官受伤，但不知那匡从未得回庄？"老人家闻听此言，不等老居士把话说完，遂摇头说道："老庄主，这一次探山，亏了四人前去。如其不然，若令太官前往，恐怕他死无葬

身之地了。”老居士闻听此言，当时就是一怔说道：“怎么？莫非说真中了贼人之计？”马四爷说道：“中计不中计，埋伏不埋伏，那倒不得而知，我且先将夜间之事述说一回，请列位一听再作道理。”老居士点头不语。

马四爷从头至尾，就将上到山梁之时，恶道出头，怎样的动手，匡从怎样被和尚打下山涧，尚不知是死是活，白太官被药剑打伤，恶道李居龄的右手怎样被打，直至回到山庄，老人家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

大家听了这种情形，有的说老居士义释朱天鳌，贼人反来无义，将计就计，真乃是以怨报德的贼子，就凭朱苍的这种行为，也要扫平聚英山。有的说朱苍这种行为，出于不得已。他与老居士既有八拜之交，恐怕仍念旧情，不然，朱苍不能生还。这样一来，朱苍岂能不感于衷？大家用话一挤，恐怕自己落一个勾结山庄，这事情失了自己的人格。

老居士听了点头说道：“也不管他对与不对，我们各尽其心，我将他放走，尽了我福某之义罢了，我们不去管他。但不知道匡氏二弟的生命如何？”

老人家说到这里，双木走了进来说道：“老居士，白老英雄的伤势甚重，本庄的外科大夫五六位都是不肯医治。如此耽延，恐怕老人家生命不保。”老居士闻听此言，一皱眉头往外看了一看说道：“现在病势重？哎呀，恐怕贼人使的是子午冲口剑，子时中毒，天到了午时，可就完了。”老人家等甚是着急。

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的工夫，一名庄兵走进了大厅向老居士面前请安说道：“回禀庄主爷，外面来了一位老者，身上的衣服甚是破烂不堪，如同乞丐一般了，站在咱们的庄门口，口口声声要见各位老少英雄。我们并不认识此人，他向来没来过。我想现在各位英雄正议事，我们不给他回，他还不答应。”

老居士闻听此言，想了一想说道："此人有多大年纪？"庄兵说道："年岁也有老庄主这样的年纪了。"说着老人家站起身形说道："待我先去看看。"他既要说见见各位英雄，也不要看他穿的衣服不好，还许是有名的人物了。

老居士说着走了出去。此时褚光、邱静逸等人与寿永年各位老少英雄随在后面，也要看看认识不认识。五爷方泰一想，或者也许是大哥赵兰田乔装到此，心中想着一同来到了北庄门。老居士在前行走，前前后后随着老少的各家英雄。庄兵们燕翅排开，两旁站立，一个个手拄长枪，腰悬短剑，雄纠纠的甚是威风。

老人家举目一看，在庄门口站定一人，年约八十左右，平等身材，虽然年纪不小，二目灼灼放光。一看脸上可是油泥多厚，毛发蓬松，形态甚是难看，一身破烂的衣服。

此时老人家与各位老少的英雄正在留神观看尚未说话，就听大个儿寿永年道："要饭你还叫出人来？好小辈，不知老庄主现在有事么？"大个儿说着话伸手要把那人推出庄门以外。那老者一看往后一撤步，右手往外一推大个儿的手说道："慢来。"大个一看，把眼一瞪说道："走开了，不要捣乱。"说着又是一掌推去。那老者一看当时一侧身，一把就将大个儿手腕抓住，微微的一笑说道："小子，有话请说，不要伸手动武。提别的我是一无所成，要讲动手动脚，"说到此处，哈哈的露白牙冷笑了两声又道："傻兄弟，你可不成。"那老者说着话拉着永年的手腕仍是不放。永年用力往外一夺，不想人家并不显得费力，竟自夺不出来。永年心中不由得怒甚，连着又夺了两三次。那老者哈哈的笑了两声并不撒手。永年一看，心中更着急，遂大喊一声说道："好小子，你还跟我比力量么？"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力量。大个儿说着话把胳膊往上一挑，打算把老者提将起

来。不想那老者不慌不忙并不费力的，永年抬了两三下，自己的胳膊纹丝不动，倒觉着往里煞肉，老者的手劲非常之大，此时虽有全身的武功，倒觉得无计可使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旁边的胡允胡伯纲，一看师兄猛然的上前多说闲话，被老者一抓住，竟自夺不出来，如此看来，这老者定是盖世的高人。伯纲想到此处，不等旁人说话，赶紧上前，拱手说道："老人家与他不要生气，他是一个鲁莽之人。"那老者一看伯纲，上下打量一番含笑说道："小顽童，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一个明理之人了，你姓什么？"伯纲道了自己的姓名，用手一指永年说道："这个猛汉是我的师兄，请老者多多的原谅，不要与他生气，还是办事要紧。"那老者闻听此言一撒手，只见大个儿往后退了两三步，几乎坐倒平川。那老者笑道："我当是谁了，原来这小子就是寿永年。"说着用手往庄门以外一指说道："伯纲，你来看，那边是谁？"孩儿胡伯纲顺手往远远的一看，那边站立的老妇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生母胡氏老夫人。孩儿看了赶紧上前跪倒身形叫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这是从那里到此？同来的老者姓什名谁？"老人家一见小儿动问，遂说道："允儿，你先起来，听我慢慢的对你言讲。"

书中代言，老太太自从治好了老肃王福晋的奇症，福晋感念不过，两性相投，拜了异姓的姊妹。老人家自从小儿伯纲与永年两个人走后，心中甚是不安。只因想起小儿年青幼小，没有什么经验，寿元纵然大几岁，无奈他的秉性刚直，两个少经世事的孩子，就要出头随天下的豪杰，攻打聚英山。再者那聚英山的贼寇，也都是人才济济，剑侠之流，高来高去的能人很多，真是来无踪去无影，能为出众，艺业高强。两个孩子的能为虽是高人的真传，功夫不弱，究竟是年青的小孩，少经世态，到在江南，做此事老身实在是放心不下，倘有点舛错，一则对

不起先夫与祖上，二则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，将来依靠何人？老人家是越想越不放心。

这一天与福晋姊妹二人，用罢晚饭之后，老福晋说道："这两天胡妹心中一定有些什么事情。每天总是欢天喜地，也爱说话儿，这两天我看你有什么心事似的。不要紧，你那报仇之事，老王爷并未忘下，现在正在暗查此事，你不可心忙。"老人家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我谢谢您，这事妹妹倒是知道老王爷没忘。此事倒还不大要紧，惟独允儿这件事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不知怎么，这两天妹妹的心中总想着他们去到江南这个事，是个险事，我向来可没这样过，前怕狼后怕虎的。他们走的时候，我虽然也是拦他们，我可也用言语鼓励他们两个，我不也是心高的意思么？不由我这两天不知怎么的了，总是不安，我想我亲自去到江南找他们去。"老福晋听了这话，遂说道："你也办错了。你们既然来到府中，孩子们求功名的事情，那不是很好办的事情，在那时就不当叫他们走，到现在你上那里找他们去呢？你先别去了，听听再说。现在剿办聚英山的贼匪，我听说有旨意派人到江南调查去了，听听是怎么个情形再说吧。你个老娘们孤身一人的到那么远，我也有些不放心。"老人家听了老福晋这样话，也不好再去了，只可点头不语。又说了会子闲话儿。

回到自己的院中，心中仍是思索，越想福晋说的此话，虽然是为自己好，无奈一节，老福晋是大家闺秀，外面的事理他不明白，调查是调查的事情，伯纲他们攻打，这是两椿事情，叫我听听，我听什么呢？等到剿完了匪，我再听见信，也就晚了。不行，我明天还得跟他说，我不去不行。

到了次日，老人家又对老福晋提说此事。老福晋一看这种情形，遂笑道："这话也是，等到公事到京，或者也许晚了。不

是这样么？也派一辆车，两个牲口，一共三个人，跟你到南省去。”老人家不等福晋把话说完，赶紧摆手说道：“不用不用，姐姐你老可不知道，走在路上就是简便才好了，最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好，别的都不用，我怎么从山东一个人来呢？行了，我自己走吧。”福晋一看，胡太太再三的相拦，只好不便再说了。老福晋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是没出过远门的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么你几时走呢？”老人家看了看外边说道：“天还不晚，我打算收拾收拾就走，不能再耽误了。”说着站起身形，来到自己的院中，挑了两个小小的包裹，来到福晋的屋中告辞。老福晋笑道：“胡妹的勇气，真是女人群里魁首。”说着令婆子去到内帐房取来纹银五百两，交给胡母说道：“望你早去早回。别怕花钱，把这钱带起。”老人家并不推辞，把银两放在医药的包裹之内，姊妹二人不由得恋恋不舍洒泪而别。

老人家由打北京起身，行走中途非止一日。这一天正在往前行走，天光已经不早，沿路寻找店房，不想找到日落西山，已到掌灯时分，还是没有店家，心中甚是着急，悔不该多赶这一站。自己心中暗自埋怨，耳听得有人喘嗽的声音，仔细一听，声音是由道旁之下而来。老人家顺着声息走近跟前，借着星斗之光一看，在坡下倒着一人。赶紧上前弯腰仔细再看，是一个白髯的老者，遂说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天到这般时候，倒在此处，莫非是有什么病症不成么？”那位老者听见有人说话，微把眼皮睁了睁，喘吁吁的说道：“老太太，你老人家走路去吧。我这也是命逢绝地，我死了也不能怨旁人。”胡老太太闻听此言一怔神，心中很纳闷，遂又问道：“你老这话是从何说起呢？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我们人了？你是怎么意思，对我说明。别看我是一个女流之辈，要是有那不甚要紧的小事，我能办得到的，我可以帮忙，这没有什么要紧。”那老者听了此话，叹了一声说道：

“咳，老太太，我要是活了，也是两世为人了。我已经昏迷了两三次了，经过了多少有名的大夫，都说我这病不能治了，在店房里住三个多月，不能起来，直到今天我昏厥了好几次。人家店里的伙计掌柜的大约是恐怕我死在店房里边，我正在不省人事的工夫，就把我搭到这里来了。我醒来才知道。现在我也不愿意活着了，你老人家不必救我了。”说着又喘吁起来。老太太闻听此话，遂说道：“唉，我当什么事呢，还是有病的事情不是？这不要紧，别的事我不敢说，你要是有病那不是好办的事吗？你这不是遇见我了吗？你的命大约许不该绝。我问你，这个地方叫作什么地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个店房在什么地方？我把店里的人叫来再把你搭回，我要给你治病。”那老者闻听此言，赶紧接言说道：“要是那样，你老人家真是活命的恩人了。”说着往四外看了看又道：“大约许不远，你老由此往北，顺着道往那边走，字号是天兴店。”老太太站在黑影之中往北看了看说道：“好吧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去找去。”老人家顺道一直够奔前去。

走了工夫不大，但见一个小小的村子，留神观看，果然路东有一家店房。门外有店伙大声说道：“天不早了，前边没有店房啦。房间宽大，屋子干净，里边请吧。”老太太走进店门，伙计把老太太让到里面，找了一间北房，这才把伙计叫住说道：“你先不用给我打水，叫你们掌柜的派人，再把你们抬出去的那个老头儿给搭回来。”伙计在屋中借着灯光一看这个老太太，不像乡村的人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当时就是一怔。遂垂手侍立的说道：“好，那位老头不是我们抬出去的。”老太太一看暗自好笑，遂又说道：“你们不是天兴店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是可是，”老太太不等他说完，遂道：“你去吧，先把人搭回来吧。”伙计不敢再说了，答应一声走出去。

工夫不大又进来一人，随后那个伙计又跟了进来说道："老太太，这不是我们掌柜的也来了么？"说到这里，那店掌柜笑嘻嘻的接着说道："老太太，你老人家不知我们的难处。"胡太太一看这种情形也笑了，遂说道："不用说了，我不管你们的事。我并不认识他，他姓什么我还不知道呢。不过我看他很可怜，你派人把他搭回来，我给他看一看。"店掌柜一听这话，心中这才明白，老太太是行好。当时答应一声。

去了工夫不大，用木板把那老者抬回店中，开开原住的房门，把那老者安放原处。

老太太走了进来，看了看那老者说道："他这病不要紧，我给他治。不过你们也差一点，他这样的年纪，病得这样子，你们就忍心把他抬出去？你们也不用害怕，我也不管你们的事。"掌柜的听到此处，笑嘻嘻的又道："老太太，我没说吗？你老不知道我们的难处。一病就是三个多月，虽然吃不了多少，我们也得预备。房饭我们垫，以后又加医药费，一个小买卖，我们那里垫得起？人工火耗的。要在我们店里再有个好歹的，我们受不了啊。再说他老人家这个冤孽病，此地有名的大夫都看不了，全都不开方子。"老太太听了此话，点点头说道："既然如此，别的话也不用说了，我给他看看，开个方子，该着他命不该绝好了，不好吗？"说着老人家上前诊脉，细细的斟酌了半天，开了一个方子，由腰间取一点散碎的银两，递给伙计把药抓来吃下。

等到天将大亮，那位老者较比昨天可就强多了。大家一看，都是欢天喜地的说道："老太太还有这么高的医学，看起来在咱这里的大夫真是不行。这老太太要是不来，这位姓石的客人就算完了。"大家议论纷纷。

老人家也过去又看了看，老人家又把方子改了改，连着吃

了两剂，那老者的沉疴真是屡屡见轻。一天一诊脉，一天一换方子，七八天的光景，病就算好了。

这一天那老者坐在屋中，一见伙计进来送开水，遂问道："张伙计，我问问你，给我看病的那位老太太姓什么你知道么？人家是我的救命的恩人，我还不知道人家姓什么呢。"伙计说道："大约是姓胡，等我有工夫得机会我问问。有么事你老？"那老者笑道："你看，有事么，我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得谢谢人家去。再说我也得想法子，欠你们的店饭钱也不少了，人家老太太既然这样，我索性就去跟人家说说吧，救济我这一步，以后我再想主意。"伙计听了此话，点了点头说道："好吧，回头我问问我们掌柜。"说着走了出去。工夫不大伙计走了进来说道："那位老太太姓胡。"那老者站起身形说道："在什么地方住着呢？你同我去一趟。"伙计说道："就在我们店里住着了，你老还不知道呢？"说着二人走到老太太屋中。

老人家一看赶紧站起身形说道："好了。"那老者一进门看见胡母，赶紧上前跪倒身形说道："救命的恩人，我这里给老人家叩头了。"老太太说道："别多礼啦，这也是我们为人应尽的事情，也不算什么出奇。请起吧，不要这样的客气了。我是路过此处，该着你命中有救，才遇上我。"那老者站起身形说道："尚不知你老人家仙乡何处？经过此处，要往什么地方而去？同行几位呢？"老太太闻听此言，用手一指说道："你先坐下。"那老者站在那里说道："不敢不敢。"老太太说道："你不必客气，坐下好说话。"那老者坐下。老人家说道："我不是此地人氏，我是北京城里东城的人，我姓胡。皆因我的小孩，学了一身的武功，他的师傅是很有名的剑客，是泰山十叟的十爷老方丈志元和尚的徒弟，他叫胡允，号叫伯纲。他的师兄叫寿元，号叫永年。因为他们两个人，听说江南的聚英山群贼造反，他们打

算施展能为，替国家除害，立点功劳。我呢，心里不放心，就是这么一个孩子，我这是要到江南找他们去。那天由此经过，才看见你。这也是事有凑巧，你也该除灾。”那老者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听你老人家说话，真是疼儿的心切，由北京到江南的聚英山好几千里地，一位老太太真不容易呀。呕，你老人家的少爷是十叟门中的徒弟。你老人家别看我，我也练过几天功夫，你老人家许不知道，少爷许有个耳闻。我姓石名字叫衡，号叫玉光，有个外号，叫醉卧绵石伴鸟鸣，遍走大江南北。皆因我好出门，终日奔忙，内里有点宿疾，我想一个练功夫的人算什么呢？我一大意，不想走到此地，这一回犯的厉害，才困在这里。要不是你老人家救我，到今天大约我就完了。”老人家听到此处，点头说道：“你也是他们走江湖的人物啊？那可太好了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这个泰山十叟，你一定是知道了？”老英雄石衡石玉光说道：“我当然是知道了。论起来你老人家的少爷，在我们的门户之中，他还是长辈了。”老人家闻听此言说道：“这样更好了，我也有照应了。你这病也不要紧啦，再有个三天五天也就好了。我要跟你打听这个聚英山，是够奔那条道？过几天我就要走了，我实在是不放心他们。”老英雄石爷闻听此话说道：“老奶奶，这样吧，你老要是不嫌弃，我也报一报你老的救命之恩。我也没有事，我打算同着你老人家去到聚英山。第一我的道路熟，再者你老人家一个人走，我那能看着呢？”老太太一听此话，想了想点头说道：“这也可以。不过是你的病刚好了这两天，身体还没复原，再等三天五天的缓缓再走。”石爷答应。

过了三四天的光景，老太太毫不客气就将石爷的陈帐一齐还清，一同起身南下。行走在途中，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，这一天来到了江南的地面。石衡心中一想，现在卧云

庄的人准少不了，胡伯纲他们要是真到了此地，大半也得到卧云庄。自己心中想着，并不言语。老人家只可随着同行。遂说道："石先生，此处是去聚英山的道路吗？"石爷说道："是呀，我们娘儿两个先到卧云庄看看，大约您少爷在那里了。现在攻打聚英山的各路英雄，都在卧云庄聚齐，少爷他们若是来，一定也在那里了。"说着话，二位老人家往前行走。石爷一看，回转身形说道："老太太你老看那边，那个树木丛林的庄子，那就是卧云庄。"老人家手打凉棚一看说道："呕，是呀，此地你倒很熟。"说着话来到切近。石爷说道：你老人家在旁站一会儿，我到庄口去打听打听。"老人家点头，退到一旁等候。

石衡石玉光够奔庄门口而来。正要走进庄门，两旁的庄兵大声说道："站住。"石爷猛然抬头一看，走过几个庄兵又说道："老头儿，你怎么不把腰牌拿出来？你忙的是么？""石爷说道："么腰牌？我到山庄见一见各处豪杰，找个人，么腰牌？"庄兵说道："你不是庄子里的人哪？你说什么，要见各路的英雄？"说着又上下看了看石爷，又说道："现在没有工夫见你，你改天再来吧。"石爷一听此话，看了看庄兵并不答言，还要往里行走。几个庄兵一看，当时上前用手相拦说道："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要是没有腰牌没有口号，我们就不客气，你知道吗？简直的跟你说，就拿你当聚英山的贼匪。"老英雄闻听此言，停住脚步说道："你们有这个规矩我不知道。要是不叫我进去也可以，腰牌我没有，求你们几位给我通报一声，我要见一见各家的英雄。你们要是不管，也是得我自己去，要不然里面怎能知道呢？"一个好像庄兵的头目说道："你究竟是找谁呀？我好给你回。现在各路的英雄好汉，有名的剑侠客多了，都出来见你，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样儿？"老英雄闻听此言，一想自己衣服也是难看，不怨人家看不起我，成了名的侠客，有

名的剑客，还有我这个样子的么？遂含笑说道："那么不论那一位有劳吧，给回一声，就提我要见福临福老居士。"老头子把话说完，几个庄兵听了把嘴一撇。一个人说道："好大的口气，你等一会儿吧。"老头子一听，遂笑着说道："我的口气大，你们的眼睛大。你们看我穿的不好，你们庄主爷他知道我。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就凭你们几个人就能拦的住我了？我是不跟你们置气就是了。"

正在说话之间，只见出来不少的人，够奔庄门而来，也有老也有少，一个个都是堂堂的仪表，奕奕的精神。石爷正在往里观看，只听庄兵说道："出来啦出来啦，站好了。"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排列整齐。这个工夫一群老少的英雄来到近前。正要开言，只见一个大个儿走上前来说道："要饭的还要出人来？"说着伸手往外就推。不由得怒从心头起，一把抓住大个的手腕，有心一招把他打倒，一想万一要是寿永年或是胡允二人，岂不对不起恩人胡老太太么？再我叫在场的英雄看着自己不持重了。想到这里，那大个儿连着夺了两三回，并未撒手。只见一个小小青年上前说话甚是讲情说理。一听他的名姓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遂叫道："伯纲，你看来者是谁？"伯纲顺手一看，上前行了大礼。

母子二人来到庄口，见过了老居士福临。让到了里面，然后又给石爷引见。大家这才分宾主落座。

老太太往四下留神观看，但只见各家老少英雄，一个个都是正气凌人，没有一个是那淫邪气象，心中这才觉着放心。暗自说道：看起来这十叟的门户，倒是些正派的剑侠之流，两个孩子不至流为匪类。

老人家正在思想的时候，只见有一个庄兵，走了进来说道："报告老庄主，白老英雄的伤势很重，现在又要紧象，请老居

士看看，作个主张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大个儿不等老庄主答言，当时说道：“死了没死？要是没死，叫老娘去上点药好了。”福临老居士与大家一听愣大个儿寿永年此话，都是面面相观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伯纲听了当时笑了笑说道：“老庄主不知底细，我母亲他老人家，对于内外两科倒是明白点。白老英雄的伤势很重，不然令我母给看上一看，或者好些。”永年说道：“师弟，不要这样说话，老娘一上药就好了，走吧，我的伤不就是老娘上好的么？”老居士与马四爷一听，心中明白，当时离开座位说道：“老人家如果有这本领，请行个方便吧。白老英雄这回受伤甚重，大家虽然有药，也是无济于事，多少的名医看了也是枉然。”大个儿说道：“跟我一样啊，老娘一看就好。”胡老太太一看也笑了，遂说道：“这小子，说话总是这样。”说着站起身形又道：“老庄主请放宽心，我看一看去，我是尽力而为。倘若能够治好，不都好吗？”

说着大家同了老人家来到白二爷的床前。老人家一看，这人卧在床上，真是满部的银髯，有人说话，并不知觉。遂上前用手掀了掀被子一看，皱皱眉头说道：“此伤中的毒气不小，但不知各位中，有这位老人家的亲属没有？”马四爷说道：“现在倒是没有。我们弟兄二人是多年老友，老太太有什么意思就请说吧。他这个伤，你老尽着力治，有什么舛错，由我一人与老居士作证，有个好歹不找你老人家。你老既肯出头给治，不也是为好吗？”老人家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那就好了。因为这位老人家年纪很大，伤势又中的是毒伤，虽然有点小拿手，也不敢说一定了。我说一句冒天的话，我是死马当着活马治。”大家一听老太太这话，交代的很有道理，遂同声说道：“对了对了，老太太这话说的是，请你老多费心吧。”

说着话老人家伸手施行手术，真是敏捷利落，温水洗净，把药上好，诊了诊脉，开了两个方子。

各位英雄都是好语相加，千恩万谢，一个个退进到大厅去了。

只有老人家监视着下人们煎药灌药等事，老太太还是亲手帮同办理。

老英雄马四爷特别的不放心，不大的工夫来了三四回，观看白二爷的情形。

老人家说道："请你老放心吧，我看不要紧了。只要是不惊动他老人家，等今天二鼓以后，大约就可以说话儿了。"

这工夫来了各位英雄不少，大家都来观看。老人家说了些话，有信的，也有不信的，上前看了看白二爷，气色倒是好看些。大家你言我语，有的说老人家的医道，不是平常人所传，所施的手术，与平常的外科大夫不一样；有的说老太太的治法，是内外齐治，口五人一内里不能受伤（整理者注："口五人一内里不能受伤"，此句原文如此。）；又有人暗中说，这老太太是吃生意的，你看那套钢口多好？不表众人言论纷纷。

等到了天醮初鼓，大家正在说话之间，只见章州的白太官老英雄，忽然把被子一掀，单手一按床，意思是要坐起，起了二三次，并未起来。大家一看，赶紧上前，问了问老人家叫坐不叫坐。老人家摇头说道："不要紧，坐起来更好。"大家才向太官问道："坐起来呀？"就听白爷喘吁吁的说道："这是到在那里了？怎么又与各位英雄相见了？莫非说我是死了不成？刚才我是一阵心忙，当时人事不知，到现在我才觉着心中畅快的多了，一旦来到这里，我是怎么来的？真是奇怪呀。"白二爷说了此话，两眼往各处观看。老英雄马四爷心中甚是欢喜，遂说道："二弟，你好好的安神养着吧。此处还是卧云庄福老居士这

里。自从我们在聚英山，你失神受伤之后，匡林匡双木把你背回山庄，有这位胡老太太给你治的伤口，现在已好多了，你能说话了，这不是死里逃生吗？”白二爷听了此话，点头说道：“呕，我才明白。四哥呀，好一个恶道李贼，我两次被伤，都是他下的毒手！好，我白太官有此命在，我与贼人势不两立。”此时老居士听说太官能已说话，早已站在床前说道：“白老英雄，好好的保养精神，不要生气，自有老夫与各位英雄与你出气。”白太官点头，又说道：“但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谁？本领实在是好。”马四爷说道：“二弟，你好好的躺下，我把被子给你盖好，我再与你说明。”说着白太官紧皱眉头躺好，用手摸了摸肩头说道：“好厉害的毒药剑了。”马四爷复把棉被替他盖好说道：“不要紧了，你再忍痛几天也就好了。这位老太太不是外人，也是现在我们的人中，胡伯纲少侠客的令堂老夫人，不比那巫婆之流。二弟，若不是他老人家亲割自治，亲自煎药，也就坏了，不能这样的见效。”老太太闻听此言笑道：“这位老人家过奖了，这也是应尽的一点意思。别人我们还要管呢，别说是一家人了。白老剑客不要着急，我看这个伤势不要紧，我管保用不了十天就能痊愈。”白太官听了此话，心中甚是高兴，遂说道：“我谢谢你老人家，原来是胡少侠客的母亲，等我改日再谢好了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老剑客不要客气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说的。”说着大家一个个走去。

老居士吩咐家人把跨院的三间北房打扫清洁，又向胡母与伯纲说道：“请老人家歇歇去吧。二位少侠客等家人打扫完了，将老人家同到跨院安歇。”老英雄马四爷说道：“现在二鼓已过，看这情形，大约不要紧了。”胡母接着说道：“请放宽心，这就没有危险了。”此时老居士又看了看白二爷，说着走去。家人也来请伯纲母子三人同到跨院安歇。一夜晚景也不必细表。

等到次日天明，大家三三两两一起一起的来看白二爷之后，各用茶点之际，有庄兵走上厅来，单腿打千说道："回禀老庄主爷，现在庄门以外，来了三个人，一男一女，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都没有腰牌，我们不叫他们进庄。那个年轻的说话很横，叫我们赶快往里回，他说就提童林童海川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我一听是侠客来到，不敢延迟，再说这位我看着也认识似的，听着也耳熟。但不知你老人家叫他进来不？"老英雄福临一听，当时站起身形说道："有请。"又向各位英雄说道："列位英雄，大约各位也许知道，现在童林童海川老侠客来到庄外，我们各位可以出去迎接一下，以表敬意。"说着离了座位走出大厅。

各位老少的英雄也有见过的，也有没见过的，也有耳闻其名的，一个个振起精神，随了老居士出离了山庄。来到北庄门远远的一看，童海川站在那里。那位说了，童林童海川这是由打那里来呢？

第二百零六回

奔江南三侠夜行遇怪客

寻爱徒二叟结伴下华峰

书中代言，童爷在河南省处理善后，等到办完了，才对侯二侠侯杰说道："二哥，这个事也算完了，你老人家跟着我师弟，与石宝山你们大家一同前往江南，我跟老侠客于庭，跟秀娘我们三个人可也够奔江南，咱们是聚英山卧云庄见面。"侯二爷一听此话，遂说道："兄弟，你怎么这样会分派呢？敢情你们都是亲戚，我就带着这两小子走？这两个小子走在半路上不叫我说，要按理说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我比你还大了，应当尊敬我得比尊敬你还要加倍才算对了，不想他们两个没拿我当个兄长看待，你说这不是叫我着急么？"童林听了此话，遂哈哈大笑说道："二哥，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老兄老弟的，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有失礼的地方，都看在我的面上，拿礼一拘他两个，也就好了。"童林沉了沉又道："不然这样吧，叫他们跟着我吧。"二侠客说道："好，咱们就这么办。"

这句话尚未说完，旁边的虎儿、牛儿两个小子一齐说道："侯秃子，你这个话说的倒是好，你也不问问我能成不能成？自从咱们一认识，无论往那里去，不都是我们在一齐走吗？怎

么这一回到江南，不叫我们跟着你走？这是我们欺负你呀，还是你看着我们不入眼呢？好，今天就是今天了，有话我们先言讲当面，如若是不说，咱们可得说点么。侯秃子，你就说吧，你说慢了都不成，快说。你就小心点吧，快说。”二侠客侯杰闻听他们两个话，自己倒拿不定主意了，真要是把事说错了，这两个小子可就伸手就打，他们不会客气，我这不是倒霉吗？我怎么不背着他们呢？二侠心中甚是着急。

此时海川早已看出来了，遂说道：“二哥，我看今天这事也不用再说了，牛、虎两个人天生就是这个脾气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吃饭不知饥和饱，睡觉不知晚与早，走在路上还不惊慌就算不含乎。”童林此话，说得大家也都笑了。

二爷一听，也是无法，才对牛、虎两个小子说道：“不是这样吗？你师哥既然这么说话，我们还是一块儿走，打我我也不怕。不过是一节，不论什么事你得跟我说，我要是没有理，不用说你们打我，就是再厉害一点，我姓侯的都不含乎，可得由理上来。”牛儿小子一听，乐嘻嘻的来到二爷的面前，伸手照着二爷的脑袋吧的一声，就是一巴掌，口中说道：“侯秃子，你这是废话，我们哥儿们不是有交情么？”这一下子不要紧，打的二侠直咧嘴，遂说道：“海川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们这还是同着你，还有你看不见的时候呢，你就知我是吃多大亏了。”童林一看这也太叫人看不过去了，遂厉声的说道：“于恒，甘虎，你们两个人不要这个样子。这是没有当着外人，真要是叫外人看见，真是你们不对呀，还是侯二哥不对呢？别废话，快快给我走，还到江南见面去吧。我要是再听二哥有这个事跟我说，我把你们的腿打折了，头一个是于恒！”于恒、甘虎二人，连一句话都不敢说，慢慢的往后一退。别看牛儿小子、虎儿小子，两个人一听童爷说话，也是不敢出声，两个人就老实多了，当时无话。

二侠在头前领路前行，后面跟着牛儿小子、虎儿小子、石宝山、阮爷等一路奔往江南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的是童林童海川，观着众人走后，才与秀娘、老剑客于庭说明，也要今天启程。父女二人点头，爷儿三个一路前行。

走在中途路上，别看童海川跟秀娘是夫妻两个，走在路上就连一句笑话也没有，并不是同着于老剑客这样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决没有那个意思，就连说话的时候全少。走在道儿上，知道的就不用说了，真要是不晓得的，真不知道这是夫妇。走在道儿上，也就是几个字，晓行夜宿，饮餐渴饮。

这一天就出了河南地面。海川暗自思想道：日子真是不少了，离着江南大约还有千里之路。想到这里，遂对老剑客于庭说道："老人家，我想我们还是这么走，今天索性早早的打店，明天早早起身，紧赶着走，再有十天还到不了江南？"大爷于庭老人家一听门前贵客说了此话，遂含着笑点头说道："好，就依你之言。"爷儿三个计议已定，天也就是午正才过，爷仨就打好了店房。于爷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海川说道："天在这个时候，再走也走不了多少了，还不如在店里吃点什么，随便休息休息，等到天黑了再起身也行，我们来个夜行吧，走一夜，等到天亮再住店，我想这样倒许早到两天。"于爷父女二人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也可以。"爷儿三个在店中把晚饭用毕，歇足了，天就在初更之际，三个人算还店饭的账目，这才起身。

路上少有行人，满天的星斗，明月当空。此时脚下加紧，各自施展夜行术。在头前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第二位就是姑娘于秀娘，后边就是老剑客于爷。先前平平常常倒不怎样，后来姑娘暗自想道：你是什么意思？老头子很大的年纪，虽然有功夫，也是老年人了，白天可不走，等到夜晚你倒紧赶起来，你这不是成心，也是故意呀，要看看我们的脚程，比比我的腿。

好啊，可是一节，他也不是没看见过呀，怎么今天同着我父亲，就来这一套呢？好，不是我今天说一句大话，不用说赛腿呀，就说那一样儿，你这个侠客也不行。今天不能叫你小看我，我要赶过你去，不怕赶过去我再让你呢，叫你再认识认识我，也不能叫你压下去。姑娘想到此处，脚下早已用力，往前紧赶，没有多大的工夫，真把海川开过去了。

海川一看心中这才明白，暗自后悔想道：咳，我这是何苦呢？现在我走在道儿上一高兴，步下放开了，不想他倒挂了火儿，他认为我要跟他赛腿。今天所幸的还有老头子跟着，要不然他就多想我了，这是何苦呢？海川左思右想，沉了一时，暗自又道：咳，我童海川也是一个有名的侠客了，今天叫自己娘们比下去，我算一个什么英雄？好了，先让你美一美，我先不赶你，叫你跑远一点，我然后再说。当初武云飞为媒，头一天入洞房，我就知道他是这么人性，凭我一个光明正大的人物，我容你这一手吗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爷如此一想，不由得心中也有点挂火，一看自己的妻子已经赶过一箭多远，脚下用力，施展十二字跑字功。

小夫妇这样暗自挂火不要紧，后面的老头子于爷，两腿可就不能不加紧了，也紧紧的在后跟随。心中暗自想道：这俩孩子，不用说了，这又是暗自斗气了。这不怨人家海川，这是这丫头起是非，你把他开过去他还不挂火？真是，这年轻的人们，太不知识务了，你们两个谁跟谁呢？夫妇还谁都不让谁吗？真是岂有此理了。老头子想到这里，遂高声的叫道：“海川海川。”连着叫了两声，还不见二人停步。老人家虽是喊着，脚下亦不敢慢了，恐怕落后落得太远了，更听不见。又连着叫声说道：“我们慢一点吧，天已快亮了，我们打店歇一歇好了，我也累了。”

海川听了此话，遂高声答应了一声说道："好。"暗自说道：老人家倒是有眼光，知道我们暗斗气儿了。咳，我也别一意孤行，不论怎样，他是我的娘们，我就不理他。老头子不错。海川想到此处，可就停了脚步。

姑娘往前走着，一听后边爷儿两个说话，自己的丈夫也站住了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老头子，特意给他下梯，如其不然，我非让他服了我不行。自己想着也停了前行。

爷儿三个到在一处，老英雄这才开言说道："海川的脚程真是可以了，好功夫，虽不算百中挑一，实在是叫老夫佩服得很。"海川听了此话虽然甚是欢喜，但也是有点惭愧，又笑道："老人家过奖了，我腿下的功夫倒是有点根底，比下我去的没有多少，不过我有个让与不让。"老人家于爷闻听此言，哈哈的大笑起来，只可顺口答应说道："可不是，太好了，别的不敢说，这路功夫，就得让你们了。"

老头子的语声尚未说完，只见前面有了人影，倏倏倏就是三晃。爷儿三个留神一看，人家那个影儿，已然展转身形，就走下去了。海川一看就是一怔。这时候就听姑娘说道："大约来者不是好人，别叫他走了，待我追赶。"姑娘说了这么一句，老少爷儿两个，同声应道："追。"爷儿三个一塌身形，可就追下去了。在头前赶的就是姑娘，第二就是老英雄于爷，海川倒落了末尾。

三个人一齐往前追赶，赶了半天，一看还是离着那么远。前边那人的脚底下还是真可以，这三位剑侠用尽平生本领往前追，追的快他也快，追的慢他也慢。秀娘心中不由甚是有气。海川心中暗自说道：奇怪呀，今天这是成心耍笑我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也不作美，前半夜还是满天的星斗，到了这时已是阴云遮月，凉风袭人，眼看着天就要降下雨来。

老人家于庭心中暗道：这是谁呢？不是成心吗？故意的卖弄能为。你要是英雄，站住脚步也好，有什么话当面说明，要是不服的话，就是比比手也没关系。这样子算什么英雄呢？

爷儿三个往前赶着，此时可就小雨淋淋下个不止，天还不大很亮。姑娘此时心中更是着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再看头前那个人，可就影踪皆无了。海川一看，还以为差自己眼了，遂说道："不好，贼人走了，大概前边那个树林，我们要多多的留神。"说着来到树林的切近。

爷儿三个站在树林外，姑娘说道："这都没有的事，今天又下雨，这个贼人，我想这个贼人，我们爷儿三个紧紧的追赶，他不易脱身，这不问可知，当然那个贼人入了树林之内，看我们怎样的伸手。"海川听了此话，点头说道："想不到今天来了这么一位，莫非说这是叫我童某栽到这里么？常言说的好，草上说话，路上有人听。我还没见过这个。这个贼人一定是入了树林了。不是这样吗？我们也不必追了，也不找他。再者我们在明处，贼人在暗处，倘若我们入了树林，他给我们来个冷不防，那不是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吗？"父女二人听了此话也有道理。老人家于庭说道："姑娘，走吧，也不用站着了，人既没有啦，我们就走吧。"

说着爷儿三个又围着树林绕了一个圈儿，此时可就大天明了，爷儿三个的衣服也淋了个凉湿。

姑娘暗自想了想遂又说道："可是一节，这个贼人的本领，我看也不弱。我们要是不看个水落石出，万一我们走在路上，卖弄再观我们能为，那应当怎么办呢？方才我眼看他进了树林里去，据我想不用说是下雨，就是下刀子我也不走。"姑娘说了此话，翁婿二人听了，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。三个人顶着雨来回的又走了几周。

此时雨可是越来越大。老人家随着走了半天，又一看自己的女儿，淋得周身的衣襟满湿，心中甚是着急，实在是看不下去，遂说道："我说姑娘，走吧，这么半天没见人影儿，就是今天不走，也是枉然了。你说的也倒是在情理，等到那时候再说。现在他不跟我们见面，早晚也有见面的那一天。他要会我们么？我们不找他，他当然还想着会我们。"姑娘闻听老父之言，遂点头说道："你老说的也是。"

说着爷儿三个这才舍去了树林，够奔大道往前行走。工夫不大，远远的看见一个村子。走了工夫不大，进了村中，见那街中的买卖铺户，还是个小小的村镇。走了不远，路北有一家店房，当中是一个大门，两旁的白墙写着大字，一边是行旅客台，一边是安寓客商，门中间的匾上是天合客店。

爷儿三个走进店房。老人家说道："伙计，给我们找三间北房，两间也行，只要干净就行。"伙计答应一声是，遂又说道："老人家，三位随我来。"说着爷儿三个随着伙计来到里面。

正走之间由里面出来一人说道："老客官，你老包涵吧，现在没有房了，不用说三位，就是一位也不成了。我们这个伙计不知道。"老剑客于爷听了此话，不由得心中不悦，遂说道："怎么？你怎么说没有房？他怎么往里让我呢？你们这是什么买卖呢？"老人家说到此处，那个伙计又由里面回来说道："你老人家不要生气，实在是没有房了。我方才不知道，老三位避屈吧。"海川听了此话，遂用手一指说道："你们这是什么买卖生意呢？房间住满了客人，你就不知道吗？我有点不信。"

海川说话之间，这个工夫二门中站了十几个人，看那样子也有住店的客人，也有本店的伙计。从中有一人说道："这位客人，来到此地大概是不近吧？但不知你们一共是几位？"海川闻了此话，用目看了看那人，年在三十左右，面无正色，声音

很尖。遂说道："我们同行的就是三位，今天又下雨，不然我们何必找店呢？不怕有一间房都成，他们太不会做生意了，一点不活便。"那人说道："呕，原来是三位。"又用手一指秀娘与老头子于爷说道："就是你们三位不是？朋友，你也不用着急，大下雨的天，要说房倒是没有了，也别叫伙计为难，我既然出头管呢，我就得想个办法。我住的是跨院，三间房，你们肯住的话，我是一个人，有一间就行，剩那一明一暗的两间房，你们三位住还不行吗？出门在外的都是一家人，也别客气。"那人说到此处，一回身叫道："老三哪，快把三位让到跨院我那屋里去。"店伙计听了此话，当时乐的了不得，遂笑着说道："大爷，你老人家太公德了，我是真为难了。我是一时粗心，客人住满了我忘啦，谢谢你老。"海川一见这个意思，天又下雨，又有自己的妻室与老人家，只可暂且安身。看此人的神情，未必是一个善类，先看个究竟，那怕他有什么意外呢。海川想到此处，只听那人把话说完，遂笑着说道："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就打扰了。"说着那人一闪身说道："请请，我们都不是外人。"说着海川等爷儿三个来到里面。

那个人真是口若悬河，出言甚畅，也与秀娘攀谈。姑娘一看此人甚是和气，人家又这样的照顾，也并不拘束的说几句话。海川一看，心中甚是不悦，暗自说道：可惜你还是一位剑客的弟子，连这个还看不出来？这小子的神气都形于外了，这样的不正气。好在一节，这是白天，外边下着这么大的雨。

此时爷儿三个先把外套的湿衣脱了下来。那小子赶紧走到姑娘的跟前，忙把长衫接过，面带笑容说道："把衣服脱了凉不凉？"此时镇八方童爷一看，不由得更是不满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样卖弄殷勤的酒色之徒，不由得叫人生气。书中代言，这地方就叫醋。那位说了，就凭海川这么大的侠客，还能生这个气

吗？诸位，这个话不能这么说。不用说海川是个侠客，就是再比他人物的主儿，遇了这个事，没有不生气的。从古至今，伤财惹气，打官司告状，甚至于倾家败产，拿刀动杖，人命关天等等的事，因为这个醋字的起太多了。今天镇八方童爷未免就有些这个意思。事到而今也是无法，人家这是好意。

就在这个工夫，自己的妻子把身形坐定，有伙计打来脸水，姑娘并不相让，高挽袖面，露出粉嫩的二臂，把脸擦完，重整玉貌。

爷儿三个把脸擦完。有伙计倒了三杯茶，爷儿三个喝着茶，就听那个小子笑嘻嘻的说道："伙计你忙你的去好了，现在还不到饭时，我们先说会子话。你听我的信，回头我给他们三位接风。"伙计听了此话转身走去。那小子开言说道："未领教你们三位的贵姓大名？这是由什么地方而来，打算往什么地方去呢？不才我姓王名全，不知你们三位是姓甚名谁？"爷儿三个一听此言，有心实话与他说了，又看他的品行不正，这工夫姑娘说道："我们都姓于，住家在山东于家庄。这位老人家是我的父亲，这位年轻的是我的哥哥。我们是由打北京而来，行至此处，因为下雨，又不到村庄镇店，当然是着急了。好容易到在此处，看见这座店房不是跟看见家一样吗？心里倒是很喜欢。不想来到了，伙计要往里让的工夫，又没有闲房了，这不是叫人着急吗？也怪我哥哥说那不中听的话，要不是你老先生出头说合着，我哥哥也不是好脾气的人。你老这一勺给我们可太好了！"那人闻听此言，笑嘻嘻的笑着说道："喝，这位大姑娘你老人家说话太客气了，匀两间房住那算得了什么呢？常言说的好，银子钱还交朋友了，何在乎匀两间房？我说句不习外的话，今天我还要请你们爷儿三个呢。"

海川坐在旁边听了此话，暗自说道：这小子甜言蜜语的这

个神气，你要是规规矩矩的还则罢了，如其不然，今天就有你小子的乐儿了。我先给他装不懂么，看他怎么样。俗语有话，舍不的孩子套不了狼，舍不了媳妇拿不着和尚。我看他怎样？

海川想到此处，只听秀娘答道："王先生，那可不敢领受。匀给我们房住就可以了，就够打搅的了，还要请吃饭，实在不敢讨扰。"

小子王全一看姑娘轻启朱唇，口齿伶俐，真是燕语莺声，虽是一个女子态度又有几分的英气，我王全要是有这样一个好内助，叫我怎样欢喜呢？看起来，他这个哥哥与父亲，也都是庄稼汉，对于外面事务也不大明白，这半天坐在那里一语不发，还不如这个女的了。大概这个女的懂得交际吧，不然这个女子怎么这样精明呢？看起来还是这个女子心灵口明。我想法子把这父子爷儿两个迷住，把这个姑娘抱到我的内房之中，成全百年之好，就是人间的小神仙。小子王全越想越高兴，这才说道："大姑娘不要客气了。"说着转身叫道："老三哪，斟茶来。"说着店伙跑了过来，给各位斟茶。小子王全说道："老三，你斟完了茶，到厨房看看什么现成，可得好一点，回来告诉我，成了先叫大师傅做着，你再给我买去。告诉大师傅给我们炒八个菜配六个汤菜，两个大海碗，先来四碟鲜货，四碟干果，再来四个冷菜，我们先喝着酒。"伙计答应一声是，走了出去。

工夫不大，伙计回来一说："现在现成的，有发好的海参，两只小雏鸡，五只鸭子，还有点竹笋玉兰片等等的东西。"小子王全哈哈一笑又对姑娘等爷儿三个道："你们三位来得这是真巧，向来这个小镇店就不预备这个东西，因为昨天此地的村董王寿眉办寿日，这个东西还有点，今天我借着你们三位的光，再喝喝。"说着由屋中取出一个纸包递给店伙说道："给你，这是五两，照我的话办，越快越好，天不早了。"伙计把银子接在手中

答应一声走了出去。

此时王全这样一卖弄殷勤，在坐的那翁婿二人，简直成了两位大老赶。姑娘笑道："王先生真是一位走外老朋友了，我们萍水相逢，就这样的款待，实在是感情不过了。"

说话之间伙计进来擦抹桌案，一霎时酒菜齐上。四位团团围住，觥筹交错。一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色胆包天；一个是乍逢世故感恩情，心神不安；一个是醋海波澜心生恨，待机惩淫；一个是年老智高壁上观，心明如镜。四人虽共坐一堂，俱都是各具肺肠。

不一时酒饭用毕，各自闲谈。言语之间，小子王全的言语形态虽不敢出乎大体，也可以说是笔难形容。

一天的工夫此时可就不早了，黄昏时分，伙计把灯点着，又对大家说道："天可不早了，王大爷吩咐下来，我叫厨房去做吧。"小子王全说道："好，你去办理去吧。"姑娘说道："不要那些菜了，四个人用不了那些菜。"小子王全笑道："好好，少来少来，告诉他们做好一点好了，不怕多开钱，要好。"

伙计闻听此言，转身出去。工夫不大晚饭全摆上来，老剑客在上首一坐，海川夫妇左右相陪，小子王全还是搭个横凳下首相陪。

用饭之际，老人家于爷说道："今天我们在无意之中，得了一位朋友。"王全听了此话哈哈的大笑两声说道："老伯太赏脸了，我实在是不敢高攀。没有别的，就请老人家多饮几杯，也不枉我这点小意思。"老人家正要说话，海川笑道："王先生在这个店里住的日期不少了，我看人们都很熟识嘛。"小子王全听了此话，看了看海川遂答道："我倒是日期不多，因为我常来常往的总是住在这个店里，我又爱说话儿，就显着熟识。"海川说道："呕，原来是经商的掌柜吗？"这小子王全就顺口答音的

说道："可不是，做个小生意暂为糊口。"说着话王全拿起酒壶又替老人家斟着酒说道："你老喝呀。今天也可以说是喜酒，想不到我们坐在一块儿，又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了。"说着又大笑了两声，看了看秀娘。

此时姑娘用了两杯酒，小子王全一看，真是颜若冰霜，艳如桃李，笑吟吟三分醉意。小子王全虽是酒色之徒，此时虽有如此美艳的女子，也不敢出乎规矩。又听姑娘向老人家说道："爹爹，你老人家向来是喜欢喝酒的，今天承这位王先生的关照，又这样的款待，也可以说是喜事。就看在王先生这份美意也是喜事。"小子王全听了姑娘这些话，真是越听越爱听，心里真是欢喜的了不得，暗自说道：莫非说这小姑娘心里明白我的心事了么？如果这样，我们二人可是天缘有份，前世结了姻缘。如能办到，我小子就是死，也是甘心的，这样人天地间实在难寻。小子王全正在胡思乱想，又听秀娘接着道："我看你老人家今天倒是非常的喜欢。"说着拿起酒壶也替老人家斟了一杯酒又道："你老再喝一杯就吃饭吧，吃完了再坐一会儿，就歇着去吧。天不早了，王先生也不是外人。"小子王全不等姑娘说完，接着说道："还是大姑娘说话太畅快了。你老人家吃完了，就请到里间屋中一睡。年岁大了，路上风霜的苦是实在不易。"说话间老人家把饭吃完说道："我也不奉陪了。"说着离席，待了一会儿便去安歇。

此时姑娘于秀娘一见老人家退到里间屋中安歇，不由得心中倒觉无主起来，暗自说道：这个人看他倒不是个歹人，可是他这样的周到，似乎有点过火。丈夫海川，多半天的工夫，没说多少话，莫非说他有什么疑猜我不成？如果那么样猜我，那可真是笑话了。可是要看刚才王小子的言情也是太近乎了，莫非是个歹人不成？姑娘想了半天，遂故意的说道："王先生，看

起来你老是四海交游的人了，叫我这个女流也很钦佩的了。我不是男人，我要是个男人我们要交好的。”姑娘说了此话向海川使了一个眼色。

童爷到了此时，也无可如何，心中虽然有气，可是不好意思拉过来打人家一顿，再说小子王全也没说出什么出规矩的话，也是无法找寻人家。一看自己的妻子对着自己一使眼色，心中说道：他会看出来了。

海川想到此处，又听小子王全眉飞色舞的说道：“大姑娘太夸奖了，常在外边驰腿，不就仗着朋友吃饭吗？不是我说一句过甚的话，甚至于姑娘老太太，没有跟我说不到一块的。真是，老伯他老人家今年多大年岁？大姑娘）今年多大年岁？还有大哥多大年纪我都不知道。以后提起来谁与谁我都认识，都有交情，连谁的岁数都不知道，这不是笑话吗？”小子王全说着话，一脸轻浮的神气。

童爷看着实在是看不惯，心中暗想：这小子要是遇上那心里没有主意的女子，就凭他这点意思，我就能上他的当。真有心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打一顿，管教管教他。自己思想之际把饭吃完，又一想自己也是个侠客身份，自己的妻子也不是平常之辈，岂能有那不正的行为呢？咳，我也是多此一举了，随他去吧。自己暗自想着，一心的怒气此时消了一大半。心一平气一和，方才觉劳乏起来，当时哈欠连连，遂说道：“王仁兄，我也不相陪，我要歇息了。”

王全闻听此话倒闹了一怔，暗自说道：怎么？莫非说他们是吃这个的不成？他们父子二人都要安歇，竟敢把这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留于这初次相见的男子在一处说话儿？这真叫我不明白。小子王全想到这里，遂应声答道：“不客气不客气，就请到我那屋里睡吧。”

海川点头来到里间屋中一看，只见老剑客斜卧床头，自己也就卧在一旁。这儿两个睡觉不提。

外间屋中的秀娘一看自己的丈夫海川进到屋中安歇，心中暗自好笑说道：他倒放心了。要看今天这一天，他的神气好似有些不悦，如此看来他没多心我。

姑娘吃着饭正在思想的工夫，小子王全一看，心中暗道：看这个女子倒不像那不正当的女子。小子王全心中虽然害怕他们父女三人是吃事的红人，可是看着姑娘的粉面桃腮，红潮满面的醉态，坐在那里出神，实在令人神往。遂笑道："大姑娘，菜要凉了，叫伙计给温温好了，不然吃在肚内不好受，那可怎么得了哪？"姑娘闻听此言，遂含笑说道："王先生你待我们这种美意，实在叫我没有相当的报答了。好，我也不客气，温一温我再吃好啦。"说着小子王全高声叫道："老三哪。"店伙答应一声走进来。王全说道："你把这几个没动的菜给于大姑娘再热热去。"伙计答应一声。

不大的工夫端上来，两个人吃着，王全笑道："大姑娘这点意思，叫我钦佩的很。我想一个不论是男人是女人，说话畅畅快快，像大姑娘这样的人，要说天上少有，地下皆无，那是假话，在女人场中你老可说是第一等的人物。怎么说呢？第一，大姑娘你能见事则明，说过三句话你能知道我的心意，真是聪明无比的人了；再者就是心快口快。见着事情，一看明白了当时就说。大姑娘，你实在是一个女中的豪杰。刚才大姑娘你说的那个话我爱听，我不是女子，我要是一个女子，今天我也要跟你拜成干姊妹了。"小子王全说完此话，哈哈的大笑。

姑娘听完此话，心中甚是高兴暗自说道：这个人真有本事，他说我说的真对。自己正在暗喜，又一想暗道：这小子不是善类，我不要被他甜言所欺。我若被他轻看了我，我还算得什么

侠客呢？看来这万恶的淫徒，这嘴真是厉害，真是你爱听什么，他就会说什么。

姑娘想到此处，又听王全说道："说了半天，大姑娘还没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与老伯父他爷儿俩高寿？"姑娘闻听此言，微然的一笑答道："我爹爹他老人家六十五岁，我今年也还小着呢，我才二十八岁。"小子王全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您这二十八岁了，长的真是年轻的多。我还比大姑你大一岁了，我二十九岁。别看我比你大一岁，大概我的生日没有你大，我的生日是腊月的，你的生日呢？"姑娘闻听此言，尚未答言，就看小子王全看着姑娘笑嘻嘻往前紧凑，来到姑娘的身旁，伸手就要摸姑娘的粉面。

正在此时，只听里间屋中痰嗽了一声，口中叫道："姑娘，天不早了，你也应该休息了，不要紧着耽误了，明天我们要早早的起身了。"

小姐闻听此言，遂答应了一声。小子王全此时心中有如打鼓一般，跳个不住，暗自骂道：这老帮子，单等此时说话，吓了我一身冷汗，我当他出来了呢。

小子正在想着，就见姑娘把碗往外一推，遂说道："这位王先生，请慢慢吃吧，我不奉陪了，我们是明天见了。"说着话一转身躯，也走到里间屋中去了。

小子王全此时闹了一个目瞪口呆，看着里间屋的门口直出神。坐了半天，也把饭碗往前一推，暗自又道：这倒不错，把我干干的僵在这里了。这个丫头，刚才说话说的很好听，那个老帮子一叫他，他就这样面冷了，真叫我哭笑不得呀。咳，遂高声叫道："老三哪，把残席撤了。"说着伙计走了进来说道："大爷，你老刚吃完？我们都要歇着了。"小子王全听了此话遂笑道："不要紧呀，小子你听好吧，大爷给你几两不是一样吗？"

说着话伙计把残席撤下。伙计遂又笑道："好，谢谢你老。还有么事没有了？要是没有什么事，我们要休息去了。"小子王全点头说道："你去吧。有事我叫看夜的伙计去吧。"说着走了出去。

小子王全见伙计去后，心中又想起姑娘，遂暗自说道：我费了这么大的心机，真叫我白忙合了，我心中实在是不好受，我得想法子，不能白费心机。心中暗自想着，在屋中走来走去。

正在思想的工夫，猛然间一看姑娘又由里间屋中轻轻的走了出来，笑吟吟的坐下低声说道："你要不叫伙计我早出来了。"说着故意往四外看了看，亲自把灯吹了。

小子王全见此光景，心中真是惊喜交加，当时凑近姑娘身旁，在黑影中来了一个羊羔吃奶，双膝跪倒遂低声叫道："我的亲姑奶奶，你知道我怎样的惦记你？你还不错，你跟我还有这点意思，我谢谢你了。"姑娘听了此话，心中几乎邪念勃生，遂暗咬牙关心中说道：此贼真乃万恶的淫徒，色胆包天，我今天与他戏耍，也不算我出乎规矩。常言说的好，劝善惩淫，人之常理。虽有毁誉，也当不惜。我今天给他一个先喜后忧。姑娘想到此处，遂低声说道："我的心上人，你站起来。刚才我父亲叫我，我进去看看，他老人家又睡着了，你又一喊老三，他老人家睁开二目，一看是我，我就说我到西里间休息去，我才出来。"姑娘把话说到此处，又听里间屋中打呼的声音很大，又听海川咳嗽一声。姑娘故意的惊慌站起身形低声说道："不好。"说着跑到西里间屋中，赶紧躺在了床上。

此时小子王全一看于大姑娘吓得这样，不知海川怎样的厉害，在黑影中跪在那里，也不敢站起身来，恐怕海川出来看见自己。听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，心中甚是欢喜。遂站起身形轻轻的摸到西里间屋中，摸至床边，扶了姑娘的腿低声说道："我的亲姑奶奶，你如果跟我有心，成全此事，就是我小子死在你

跟前，我也愿意的，你得跟我是真心真意。今天咱们的好事要成，过几天我再托人说合，我们就明媒正娶。今天我们就是洞房花烛夜，成了百年之好。大姑娘你肯救我这条命不？就求你千万别摇头。”小子把话说完，就听姑娘低声细语的说道：“你既这样的爱我，舍命的跟我这样，我再不从，可就对不起你待我的这点心意，我也对不过我自己的天良。可有一节，你得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小子王全闻听此言，不等姑娘把话说完，赶紧的应声说道：“姑奶奶，你老有话只管说，我是百依百随，如能办的到，我是无不应承。你就赶快说吧。”姑娘闻听故意的慢慢说道：“王全，你所说的话，我就算全都应从，可是我这件事，你也得应从我。也不是为难人的事，不过我也得看看你对我是真情实意不是。”小子王全一听姑娘依从自己要求，心中更是欢喜非常，遂说道：“你就快说吧，我不是跟你说吗？我是百依百随。说着姑娘横坐了起来笑道：“你给我叩三个头，我就成你所愿。”小子王全闻听此言，真是欢喜过望，跟着一扶姑娘的两腿，就着床边把头叩到姑娘的腿上。姑娘说道：“不成，你这不是真心，这是拿我取笑，你得规规矩矩叩三个头。”小子真是欲火焚身，并未答言，当时站起身形，二次跪下磕了三个头。站起身形，一个张飞骗马，小子上得床来，自己张罗宽衣解带。

不曾想小子王全将然上到床上，此时小姐心中暗自说道：淫贼，你真乃胆大如天了。自己想到这里，把银牙一咬，照定小子王全的脖领一把抓住说道：“好你一个万恶的淫贼，真是瞎眼东西，你也不睁开狗眼看一看你家奶奶是个什么人？”小子王全还以为是跟自己说玩笑话了，又一想不对，他这样的大的声音。想到此处遂说道：“姑祖祖，你别这样，你把我放了，我走还不行么？”小姐此时更是怒气难收，有心把小子废了，心中又不忍，遂用手吧吧的打了几个嘴巴子。于小姐略一用力，

把小子王全按倒床上，要说小姐手底下也真利落，又搭着有功夫，有如捆鸡一般，就把小子王全四马倒攒蹄，捆了起来，扯了一块衣襟，要堵王全的嘴。王全一扭头正要央求，小姐不听那一套，遂一用力往小子的口里填说道："别叫我费事，你没有亏吃。"说着把小子的口用布堵住，放在那里。

小姐一转身形来在东里间的屋中。海川跟老人家爷儿两个坐起身来，老人家说道："谁说话来？王全睡在那里？"小姐见问，遂上前低声说道："我已经把他拿获，放在西里间以内。"老人家闻听此言，一笑说道："看他就不是好东西。"

说着把灯点着，爷儿三个来到外间屋中。老人家说道："既然他是一个无能之辈，一个平常的酒色淫徒，我们管教管教他也就是了，不必跟他为难，我们把他带走，抛在无人之处，随他去罢。"

说着话海川拿着灯进到西里间一看，屋中并无一人，遂叫道："秀娘，人在那里？"父女二人听了海川此话，赶紧走到西里间一看，小子王全不用说人，就是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老人家于庭真是大吃一惊。

正在发怔之际，童林童海川哈哈一笑，遂说道："不要紧，这是英雄所为。要说小子王全他没有这样的本事，不用说，这是他的好友把他救走。这位朋友他也太小心了，就是你不救他，一个无能之辈，不过是一个酒色之徒，也就是警戒于他而已。好，我们后会有期。"

说着话爷儿三个往四外观看，只见后面窗户已开。小姐用手一指说道："这不问可知，贼人一定由此而逃了。冲着小子王全的行为，今天可以说是便宜他了。这个东西实在是人群的坏种。"姑娘说到此处，说了一声追，此时姑娘一个箭步早已纵出屋外。

老英雄此时一想心中暗自说道：何必如此？我们行路要紧。这孩子的脾气总是这样。老人家心中虽然如此，一看女儿纵出屋外，心中也是放心不下，老人家于庭在后赶了出来。

此时海川早已追上前去。院中真是冷冷清清渺无人声。雨虽然不下，仍是云雾满天。姑娘虽然眼快，赶到来至院中一看，可是毫无人影。海川并未发言，一拧身纵上房去，往四下观看了一时，复又跳将下来，不作一语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猛然间只见上房的房檐之下，一个黑影动了动。海川看了一个真而切真，别处并无动静。海川用手一指，小声的说道："你来看，此人并未走开，大约王全也在不远。"姑娘点头不语。

正在此时又见房上倏忽的一晃，就是一道黑影。小姐与海川一见，心中暗喜，知道贼人没走，当时夫妇两个人，不约而同的抖身形，上得房去，往四下观看。只见一人高来高去的行走如飞，能为真是不凡，也是剑侠客一流的人物。当时夫妻二人，不敢怠慢，各自施展本领，追上前去。不管此人是好人或是歹人，倒要看他一个水落石出。

海川在前面紧紧的追赶，小姐在后面跟随。夫妇二人赶了半天，只见那人还是不远，可总是追赶不上。姑娘不由得暗自着急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那人在前面止住脚步，故意的回身往后观看。他若是一直的跑，他夫妇二人，还不生气，那人转身看了看回身又跑，夫妻两个心中这个气，不问可知。三个人各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如走平地一般。又赶了不远，离着那个人还是那么远，海川两个人用力紧赶。

此时天已发晓，但见那个人一回头，意思是告诉海川我下去了。小夫妻两个一恍之间，看见前面那人，定是一个老者，

看他生得是一部白髯。小夫妻一看人家业已跳下房去，遂不约而同，各自抖身形下了房，跟着紧追。总是追赶不上，姑娘心中甚是挂火，又一用力，可将童爷开过去了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又见那个老者站住脚步，向着后面点手。姑娘一看，心中甚是纳闷，暗自说道：这个老东西的本事真不小，就是这样的追他，他还不慌不忙，真是能为不小。又一想暗自又是好笑，想起昨天夜里，那个人也是这样，紧追他紧走，慢追他慢走，莫非说这是一个人不成么？姑娘想到这里，这才恍然大悟暗自又道：是了是了，一定还是那个人。看他行走的神情，身量的高矮，与昨天那个人差不多。罢了，这个老头儿，我是真佩服人家，人家这个年岁，这样的本领，不是剑客也是一位侠客的身份。

三个人跑了一会儿，海川大声说道："前边的那位好汉，你先站住了。脚下我们不讲了，大英雄一点就透，我们还用说明吗？"姑娘听了此话，心中甚是不悦，但是自己丈夫已经出口，也就无可如何了。在这个工夫就见前边那人，停住了脚步。小夫妻来到近前一看，果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。童林上前抱拳，口中说道："原来是一位老者，未领教老者的尊姓大名？"就见那个老者冷笑了一声，看那意思还不愿答言，沉了沉抱拳也还了一个礼说道："这位英雄，你也不必问我姓字名谁，不用我说，你也可以想的起来，我们练家之中，还有不认识我的么？以后你自然就能知道，我也不便说。你就只管跟我进招吧。你要是把我打倒，我当然就要告诉你，因为我输了招，我的人栽了，我的姓名不能栽到这里。可是你的名字，我可知道。不是这样么？咱们谁把谁打倒了，我们再各通名姓。"海川听了老人家此话，一想这个老贼太不知好歹，看他很大的年纪，我不咎既往，他倒扬眉吐气起来，心中越想越有气。

想到此处就见老者一转身，就要走去。海川说道："老英雄别走，看手。"说着一上步就把老者的去路拦住，跟着照定老者的面门打去。那老者一歪身，用手一捋童林的手腕。海川把手往回一收。那老者一进身，用了一个插手缠身，打算将海川绊倒尘埃。海川一退步。老者一看自己的招法走空，跟着一横肘够奔海川的右耳就是一掌。海川一低头，跟着进招。两个人打在了一处。一个是壮年英雄，好似生龙活虎；一个是老当益壮，胜于兔滚鹰翻。两个一招一式，紧紧的跟随，两个人战五六十个回合不见胜负。

老者一看，暗自点头说道：童林的英名不愧人人皆知，他的功夫实在令人钦佩。此时海川动着手一看老者的能为也是暗自点头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姑娘立在一旁，看了多时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老匹夫，真乃欺人太甚了，与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跟他这样的客气，他真是不识抬举。看这意思，救那小子王全还是他所为。这个老贼他会有这样的本领，待我亲自拿他。姑娘想到此处，又一想，且慢，我再看一看他们二人究竟如何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看丈夫海川有些累意，遂走上前来一招，意思是叫海川退下，当时一纵身跳将出来。

海川一看，随着虚使一招退了下来。此时童爷可跟出世的那个时候不一样了。在出世的时候，自己妻子这一接，那算是不行的，像今天与这老者动手，他非要看个水落石出不可。到现在可不是那样了。也可说是常跟老剑客在一块，就多长了很多的见识，性情可就差多了。看见自己的妻子出头替换，当时也不加思索，这才退在一旁观阵。可是海川虽然战了多时，大气不喘，面不更色。小姐心中总想亲自与那老者动手，就看着海川仿佛喘吁的神气。这也是人的常情，心理的作用不足为奇。

童林站在一边，暗自说道：这个老者的能为，实在是不含乎。看这意思秀娘要用剑胜他还可以，不致有什么舛错，他的剑法比我还要高着一筹。他如果不成，我再替他下来。我们今天倒要看个水落石出，老匹夫有多大的能为？正在思想的工夫，但看妻子于小姐，上前进手。

此时老英雄一看那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手中抱剑纵上前来，用手一指说道："这位老英雄，你且住手。如有手使兵刃，亮了出来，我们当场再为比试。我们既同此道，不能不说明此意。"老英雄闻听这话，遂笑了笑答道："谢谢你的美意。你就进招好了，老夫向来不用兵刃。叫我打倒的可以是车载斗量，不计其数，莫非今天小小沟渠，还要翻船不成？"小姐一听老英雄这片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老匹夫说话实在气人，竟敢以大话欺人。姑娘想到这里，不空分说，高声说道："看招。"说着话小姐举剑劈头就砍。老英雄一看剑到，当时往旁边一躲，上步捋小姐的手腕。小姐身轻如燕，看见自己的宝剑着空，当时正要扁玉腕，使了一个横扫千军，打算一剑把老者扫为两段。不想人家早有预防。一看人家右手捋来，当时把剑一收，纵身形跳了出去，转身躯双手抱剑，照定老英雄的前胸分心就刺。老英雄当时腾身，跟着进招。两个人战在一处。二人过了二三十个回合。姑娘一看人家那老头儿的本领，实在比自己强，招法稳重，出手敏捷，门户看得很严，看那意思还是有点让招的意思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得有人高声喊，声音甚是苍老，叫道："姑娘啊，住手，你怎么与他老人家动手呢？老剑客息怒，看在我的面上，恕他不死。这个丫头不是外人，无论你老人家怎样的吃亏，完全吃在我的身上，不才现已到此。"姑娘闻听此言，一听父亲大人来到，说得此话，定是老人家的好友。想到此处，

当时假进一招，退了下来，把剑抱在手，往旁边站立。

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树后高声念佛连连说道："于老剑客，不才与大哥同来到此。令爱虽是千金小姐，大约我大哥的英名也当有个耳闻了，大概你也没跟他提过，爷儿两个甚至于动手，真是笑话。你既赶来那太好了，来来来。"说着话那人已来到近前说道："原来是千金到此，不管怎样也是一位小姐，得让小姐顺顺气，再说也都不是外人。"老英雄于庭闻听此言，当时抱拳说道："高僧，岂有此理，小孩子岂能如此惯养？罢了罢了，原来你们弟兄也同时至此？这是要往那里而去呢？"那老英雄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于老剑客，你要问，这里有一段情由。"

书中代言，与小姐动手的这位老者，非是别人，乃是成了名的老剑客，久居山东泰山九华峰，人所皆知的赵竹赵兰田老人家。他老人家自从胡允胡伯纲与寿元寿永年弟兄下山之后，过了日子不多，自己总是有些放心不下。想着胡允虽然功夫不弱，可是他的年纪甚青，对于世俗人情不大明白，倘若他们走在外面，倘有不测，出了祸端，擦了泰山的脸面，那可是保不住的事。如果有甚舛错，我们这些年的苦心也就付于流水了。老人家越想越不放心，当天把师弟志元和尚找来，把话说明。又问道：两个年青的孩子出去，我是很后悔。师弟，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呢？"和尚听了此言，暗自说道：叫他们下山也是你老人家的主意，到现在又害怕。志元老方丈想到此处，遂叫道："大哥，你老人家又后悔了？既然这样，别的不好解决，这个还不好办吗？今天不用说了，赶到明天，我去下山找他们去。"赵大爷听了师弟此话，连连点头说道："也好。不是别的意思，我怕他们有个舛错，不是太可惜么？你也不必一个人下山，你一个也不易找他们。再说你向来又善，即使遇见他们，胡允那小子刚下山，他就肯回来了？他一定不愿意回来。我想我们弟

兄二人一同下山，我看倒是个办法。如其不然，你想我自己在山上等着，你一个人下山，再遇上一点什么事，那不是倒耽误时候了？”和尚听了大爷这话，遂点头说道：“师哥此话甚是。要是这样，依着你老人家，我们就一同下山。”大爷赵兰田点头说道：“你想对不对？我们也别耽误工夫，咱们明天就一同下山。”大爷一听师弟也愿意下山去找，心中甚是高兴。再说老和尚也知道大爷的脾气，暗自说道：这是他老人家有事找我，我就得当时来。要是反过来，我要有事找他，可就费了事了。大年初一头一天，给他老人家拜年来，说话的时间都不能过五分钟。现在打算跟我一同下山，总算跟我面子还不小了。弟兄二人商议已定。

到了第二天，老弟兄二人出离了古洞，走下了九华峰，顺着山道走了下来。来到大道天可就不早了，天也就在正午的时候，老人家赵兰田要找个地方喝碗茶休息休息再走。看来事有凑巧，没走多大的工夫，在道旁有一座茶棚。老二位来到近前，一同坐下，一者可以喝点茶，二来也休息休息。二位老英雄也搭着没有忙事，坐在那里喝着茶，谈着话，一直坐到过了午时，这才慢慢往前行走。一路之上打尖住店，也不必细表。

这一天也是因为天气暑热，赵大爷打算白天休息，夜晚行走。把意思跟老和尚一提，老和尚是百依百随，不加可否，一听大爷这个话，当时点头应允。老二位头一夜行走，就看前面有三条黑影，老哥儿俩见了就是一怔。和尚叫道：“师兄，你老看这三个黑影，施展夜行术还是真不含乎，据我看这三个人非为善类。”赵大爷听了说道：“我也想着不定是什么人了。可是那小小的贼人，他没有这样的能为。据我想咱们不是没事吗？我们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？有多大的能为？倘若不是好人，黑夜之间他们要是为非作歹，我们弟兄号不称我（整理者注：“号

不称我”，原文如此。），不能任歹人随便的胡为。我看看他们究竟往哪里去？我们赶上前去。”大爷赵兰田说着话伏下身躯，在后面紧紧的跟随。和尚见师兄赵兰田赶了下去，自己也不敢怠慢，当时伏身紧紧相随。

只见头前的三人，真是行走如飞。老二位施展平生能为，好半天的工夫，人也快赶上了，天可就阴云密布要下雨。赵大爷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一追人家不要紧，可就忘了住店休息了。天要下雨，又到这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的地方，那里打尖去呢？老头子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有点后悔。忽然看见前边黑压压一片，这才想起那是一片树林。正在思想的工夫，就见那三个人已然停住了脚步，站在那里说话。老人家作为没见，还是往前飞奔树林而来。刚刚越过，就听是女子的声音说道：“追。”回头看了看那三人来追自己，心中暗自说道：看起来他们不是歹人，随他去罢。爱赶就赶，我有什么可怕呢？老人家进到树林的密处一隐身形。不想人家也没进入林内。自己休息了一时，此时小雨可就下了起来，自己出了树林看了看，忽然看见那三人东张西望，正要进入一个村口，那个意思也是要找店房。此时老和尚也赶了而来。老弟兄二人跟在后边，仔细留神观看。但见头前走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行走如同风摆荷叶一般，后边跟着一位上年岁的老者。再看最后的那位，二位老英雄见了就是一怔，此人也就是中年的光景。

这个时候就见三个人走进了村口，老弟兄二人说着话也在后边跟随。和尚说道：“师兄，据兄弟我看这三个人，两男一女，大约是行路的，本领可不含乎，看这意思也是行侠作义朋友，一定不是歹人。”大爷赵兰田点头说道：“不是歹人，要是歹人他们就不追我们了，一定是赶路的。”老二位走在中途，但见前边的三位走进了店房。和尚说道：“刚才你老人家由打他们身边

经过，虽然说就没看见他们，大约还许认识了。怎么说呢？我想那位上年纪的，有这样的本领，大约也是剑侠之流，我们绝不能不认识。你老看，我把话先说在头里。”老人家赵爷说道：“我倒没留神细看，不过那个中年的男子，我看好像那个童林童海川。也是一个新出世的英雄，他家住京都童家屯，据我看这个人的风度，与童林童海川差不多。也不一定是他，即或就是他，恐怕他也不能认识我，我们就见过一次面，我们认识又怎样呢？”和尚笑道：“你老人家也忘了，我们不是找胡允他们吗？现在我听说聚英山的贼寇，近来行为不轨，大有觊觎大清国的江山之意。当今万岁闻奏之下，当时龙颜大怒，当时倒想调兵遣将的去剿，皆因知道聚英山都是高来高去的侠剑之流，劳师动众也是无济于事，故此才派了年羹尧大帅手下的一个随员张方，明着调查江南事件，暗中联络天下的各路英雄豪杰，大家一同除此败类，捉拿那占山为王的火眼金睛赵丕。我想在此时正是群英聚会卧云庄的时候，我们跟他们打听打听，万一胡伯纲他们要是知道，我们不是好寻他们了吗？”赵爷一听此话倒很对，可是一样，认识倒是认识，不大熟悉，怎么好跟人家张口呢？老人家想到此处，此时就见人家进了一家店房。老人家说道：“好，再说吧。我们也住这个店好了。说着老二位也随着进了店房。

赶到来至里边一看，就见那老者正与店伙讲理，站在一边看了看。正在这个工夫，由里边出来一人，给他们说合，愿意把房匀给他们两间住。老二位看了半天，这才看了一个明明白白。老人家暗自说道：那不是童林是谁？这个老者我也见过。正在思想的工夫，就见人家随着那人走了进去。老二位各自相看，不作一语。虽然要住在此店，人家因没房，几乎动手打架，二人也就不好张嘴要房了。

老剑客想到此处，此时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，小雨下的是越来越大，只可又走出了店门。老人家说道："师弟，我这眼力怎样？我一看就是童林。"和尚说道："那个老者，我当是何人哪，他是山东五老之中的大爷，姓于名庭，号叫子玉。大概那个女子就是童林之妻室，那是无疑了。听人传说，于庭的姑娘，许配一个姓童的吗？这一定是翁婿爷儿三个了。"老人家说道："我们先不管他们是谁了，可是我们上那里去住呢？这个店又没房，也不好跟人家打听永年他们了。"和尚说道："是不是？你老人家全好，就是这一样不好，又犯死心眼儿不是？离此地不远不是还有一家店房吗？我们何必非住此店呢？要想跟他们见面，何必非住在一处？据我看刚才匀给他们房住的那个人，不定是什么人，我们还是那句话，不也没什么事吗？我想我到了今日夜晚，兄弟我去拜访他们，一则扫听永年他们的下落，二来我倒想问问聚英山之事。"老头子赵大爷闻听此言说道："不可。师弟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泰山十叟的声誉，在外面很是清高，我们不管这个事，连扫听也不扫听，我想你也不必拜访他们。等我想个完善的办法，不为别的，我们就扫听胡允，别的不提，我们躲事还躲不来呢。"

老哥两个说着话，走了工夫不大，到了一家店房的门口一看，字号是天顺，二人走进了店门。有伙计上前笑嘻嘻说道："二位老客官，对不住你们老二位，皆因下雨，客人都住满了，没有房了。"老人家一听也笑了，遂对老和尚说道："好，这回不错，我们闹的没地方住了。好在是夏天，在街上也可以睡一宵。"老二位笑着转身走了出来。伙计在后面说道："对不住老二位了。"

说着老弟兄二人走出了店门。和尚此时也不说话了。两个人走了没有多远，和尚笑道："师兄，我想我们就得回去，跟店

伙计说说，叫他给匀个地方，我们也有个地方安身哪。虽是夏天，要不下雨行了，这雨虽然不大，也不能在街上呆着。”老剑客闻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你说这话也对。要是这样，我们还上那个店去呢？”和尚说道：“别上那个店去了，又得走很远的耽误工夫。”老人家赵爷说道：“有理，就听你的。”说着两个人一同走了回来。

二人来里面，那个伙计一看，遂说道：“你们二位又回来了？没上那一家客店看看么？”和尚说道：“我们刚才由那边来的，也住满，我们还去做么呢？你给我们想个法子，今天要不下雨也好办。”伙计想了想遂说道：“好吧，我给你们老二位择个地方。请随我来。”说着转身往里就走。这二位一僧一俗在后面跟随。

来到里面，伙计来到一个屋门口往里一指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老二位就在这里休息休息，看行不行？没有法子，实在没房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很好。大约这是你们的厨房吧？我看有锅台嘛。”伙计说道：“不可吗？厨房倒是厨房，夏天不在里边做饭。”老人家一看来到里面，共是两间通连的房屋，二人来到屋中。此时伙计擦抹擦抹屋中的桌案。老头子道：“伙计，我们还没吃饭了，我们来省事的，只要有馒头，再有稀饭咸菜就成，不要好。”伙计闻听此言，答应了一声。出去工夫不大，把饭端了进来。老二位吃饭不必细表。

一时把饭吃完，伙计收拾碗箸，赵大爷说道：“我们也不要什么了，我们没有什么事，不用张罗我们。没有什么事不用到这里，你去忙你的去，我们休息休息。晚饭也给我们预备预备，反正我们今天不走了，到明天早晨再说，晴了天再走。在我们休息的时候，你可别来，你要是出来进去的，我可睡不着，我有这么个毛病。”伙计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那是当然了。你

老说话也绕住，我们有这个规矩，客人不叫不能进屋，你老人家还不知道这吗？请你老放心，没事我不能来。”说着走了出来。老二位各自休息了一天。

到晚间吃了晚饭以后，赵大爷说道：“师弟，咱们也睡足了，我想回头咱们到那个店房看看，倘若有机会跟他们接谈，我们可以跟他们打听两个孩子。再者你刚才说的那话也对，那个匀房的人，我看也不大规矩。”和尚闻听此言说道：“是呀，也好，那么我们就前去拜访。”大爷说道：“不必。我们看一看童林有多大的本事，是怎么个英雄。就凭他才多大年纪，就这么大的名气，当然比你我高的多了。今天没有机会还则罢了，如果得了相当的机会，我们倒要看看童林的功夫如何。”和尚闻听此言说道：“走，天也不早了，大约店里的人也都睡了，我们现在就去。”大爷站起身形，当时把灯熄灭。老二位又在屋中沉了一会儿，和尚先把后窗推开，老弟兄二人，先后跳将出去。

到了外边，各自纵身登房，弟兄二人高处行走，真是身轻如燕。不多一时来到了童爷所在的那个跨院，三间北房，中间屋内，尚有灯光闪烁。老二位赶到后窗，往里看了看。一看童林独自走进屋中，又跟那人说道：“我可不奉陪了。”说着走进屋中，就留那个女子，与那匀房的中年男子。老二位不看还好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莫非说他们是卖笑的一流人么？如果这样，可惜他们这样的能为。不能不能，童林也是一个英雄，岂能是这样人呢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二位老人家正在思想之间，就看那女子说说笑笑的与那中年有些轻薄的状态。

老和尚看了半天，用手一拍老人家肩头。赵爷一平身站了起来。和尚低声说道：“师兄，你老看这个女子，昨天夜晚在路上看他的夜行术真是不同常人，他这样的轻薄，一定是有用意，

不然他这样的能为，不能这样。”老人家低声答道：“我想也是有事。刚才我看那个中年男子的神色不正。”老和尚想了想又道：“我们再看看，看他一个水落石出。如果得了机会，我们还是看看童林的本领为是。”说着老二位又二次往里一看。就听那个中年男子说道：“姑祖宗，你把我放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”老二位一听西里间说话，中间屋里一人不见，二位老英雄又奔至西间的后窗往里一看，但见床上捆着一人，那姑娘正往那中年男子口里填东西。老二位一看心中明白了大半，遂不约而同的平身在房上。老人家笑道：“我们正当其时，等一会得了机会，我们把人给他挪挪地方。”和尚听了此话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把人给他盗了出来，引他们出来，你老人家看事行事。”赵大爷闻听此言，当时点头。

说着和尚又往里一看，当时一越身形，跳将下去，老方丈纵身跳在屋中，就将王全夹出来了，放在了廊檐之下。老人家站在房上的下坡房脊下往下偷看。

此时老英雄于庭与海川爷儿三个站在院中往各处观看。大爷赵兰田此时故意一晃身形，引了海川夫妇二人赶上前去。

老人家于庭在店房之中一见海川夫妇二人追了下去，自己也不必去追，看一看房檐下的黑物倒是什么东西。大约许是王全。老人家想着，已然来到近前，仔细留神一看，可不是他是谁呢？遂把店中的伙计叫至跟前说道：“我把人交给你，你好好的看守，他可不是好人，别叫他跑了。我去去就来。等我们回来，再作道理。”店伙上前看了看，一看是王全，心中甚是纳闷，暗自说道：这不是老三伺候的那位客人么？这是什么事呢？店伙想至此处，遂答应了一声是。老人家说着一纵身形，越上房去。店伙的意思还要给老人家开门，一看这老头儿也不用梯子，一拧身就上了房，看着很是出奇，遂不由得喝了一声说道：“真

快，上去了。”

此时老英雄跟着赶了下去。正在追赶之际，但见自己的女儿，正与那老者动手。于爷来至近前一看，这个老者非是别人，正是老剑客赵兰田。于爷看罢，这才高声叫道：“姑娘住手，不可无礼。”于爷把话说完，站在当中，二人这才住手。正在说话，老方丈志元和尚走了出来。

大家各自见礼已毕。老人家于庭叫道：“海川，你们夫妇虽然不知，也是各不相识。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动起手来，未免于礼不合，快给老人家赔礼为是。”老英雄赵兰田赶紧相拦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太不敢当了。”说着海川夫妇二人听了此话，心中虽然不大乐意，但也是无法，只可上前各施一礼。老和尚站在旁边说道：“于老英雄未免太周到了。好了，好在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可说，也没见什么高下。”一枝兰赵爷，虽然受了小夫妇的赔礼，心中总怕他夫妻二人有所不服，遂笑着说道：“好好，小夫妇的本领也够点身份了。据我看令贤婿的能为，再要下点功夫，恐怕老夫我还不是他的对手了。现在要是那平常之辈，恐怕今天这一动手，就得难讨公道了。再说令爱的剑术，真乃家学的真传，年轻轻的人，走出的招（整理者注：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，约 1350 字。）

……道：“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是跟他有交情了。”刘班头沉了沉又接着说道：“我简直跟你老人家说吧，你老人家也不在乎这个，这个人也是一个逃犯的同人，我带着我的师弟，由打府里派出来，查访这条道路。我们一共是四个人，所有三班总役，以及大头目，完全一律出动。因为他这个案子，虽然不怎样，可是三堂老爷们，都是大为震怒。”刘班头说到此处，老英雄于庭问道：“他是什么案子呢？”刘班头看了看秀娘，又不好意思说的神情笑道：“唉，别提了。”海川一看心中明白了，遂回头

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又道："不要紧，说吧。这是我的内人。"刘班头听了这才说道："他是一个采花的淫贼，扮作商人的模样，到处胡作非为。近来我们东乡一个村子里，发现了一条人命案，大约也是此人所为。他因为久惯采花，又出了人命关天的案子，三堂老爷们恐怕伤风败俗，在大怒之下，恨不能要扔下飞签，传下火票，当时把人拿获归案。虽然没掷飞签与火票，可是限令我们拿人，要是拿不着，拿我们治罪。这样一来比那么办还□这个□事（整理者注："这样一来比那么办还□这个□事"此句原文如此。），还瞒得了你们各位老少英雄么？那里这么容易拿人？净找也得找个一天两天不？不是这样么？你老人家把案子交给我，我要得点好处，你老人家看着不喜欢吗？我一家大小都得念你老的好处。"海川闻听此言，暗自说道：这个人才圆滑呢。刚才求我把他放了，听我使话把他咬住，他这才说出实话。真是不好惹。想到此处，暗自好笑。遂说道："刘班头，你这是那里话来？你说了半天，我来问你，你们要拿的这个贼人，姓什么呢？我把人交与你，你交了差，立了功了，要是人家不是这个人，人家岂不冤回死吗？"刘班头听了此话，忙着说道："此人姓王叫王全，年纪三十多岁。海川听了此话，不等说完，接着说道："刘班头，你也不用说了，那就对啦。我看也不必耽误工夫了，你赶快把贼人带回归案，按法治罪好了，我们一点说的没有。"遂转身叫道："伙计，你们去两个人，把那小子王全搭来。"刘班头连忙说道："不必不必，我们自己来吧，给他带上刑具好了。"说着派了手下的伙计，还有本地面同来的官人，把小子王全带走之后，天就不早了。

老英雄于爷同了大家来到所住的跨院，进到屋中，老英雄吩咐伙计预备酒饭。店伙闻听吩咐以后，那敢怠慢，工夫不大，伙计进来擦抹桌案，一霎时酒菜齐上，大家各自入座。

老剑客赵竹赵兰田心中闷闷不乐。和尚一看心中就明白了八九，暗自说道：这老人家，不用问，心里不快，人又多了嘛。那能总像洞里那样清静呢？这老头子，逢场作戏的一时都受不了。

老和尚想到此处，就听老英雄于爷说道："二位老英雄下得山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？现在要往何处而去？我看要是没事，跟我们到一趟卧云庄去吧。现在聚英山的匪人，蠢蠢欲动，行为不法，大有谋反之意。现在各路的英雄，全都齐聚卧云庄，打算围攻贼寇。我想你们弟兄二人，身挟绝艺，帮助捉拿火眼金睛赵丕，一则为国宣劳，二则也替我们侠义道中除此败类。"老英雄赵兰田闻听此言说道："这个，倒也应当，看吧，我们弟兄二人，有点小小的私事，办完之后，倘有余暇的工夫，我们一定前往。倘能为国出力，也不枉身受大清国的皇恩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更要前去一程的，就是为找我的两个徒侄。一个姓胡名允的，号叫伯纲，一个姓寿名元的，号叫永年。两个小孩子，很是年青。现在聚英山上既然有事，免不了他们二人，前往帮助攻打聚英山，这也在意料之中的事。"老人家刚说完，遂接着道："但不知你们爷儿三个是往他处而去还是直奔卧云庄呢？"老英雄于爷说道："我们不上别处去，打算赶紧往前。一来我为同着他们夫妇到在那里，如有么事，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；二来也尽我自己的天职，除此败类。"老剑客听了此话又道："于老英雄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好静不好动的人。这个事情我也不是不知道。我虽比你上几岁年纪，要说也大不了多少，你还有这样的英雄气，我可不行了，现在我有点怕事了。按理说我们行侠作义的人，只要有这三口气在，就应当本着，不为己身事，专为他人忙，那才是我们的本分。"

童林在旁听了此话，暗自说道：这老人家，推脱摆口总是

声声之词，不愿出头。可是一节，今天既然遇上，再说他们泰山十叟，在各路的剑侠之中，很有点威名，要是把这二位同到卧云庄去，声气更显着大了，人更要加倍的多了。海川想到此处，遂接着说道："赵老剑客，你老人家这话说错了。你老请想，你们老二位，久居山中，轻易的不到凡尘。现在我们既然有缘相遇，我们心中很希望老二位出山荡此贼寇，以保大清国的江山。你老人家好静那是一事，这个又是一事了。比方说，年大人那里，指名叫你老人家出头，你老人家还能说上不算来么？"老人家赵竹闻听此言，暗自说道：要看童林这个意思，他丈人倒不怎么样的叫我去，他倒这样。可是他大小有点差事，我再说不去那成？他要是回明了老大人，指名叫我出去这话也是免不了的事，到在那时我也是白搭一面儿，也实在是说不上不算来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遂笑了笑说道："海川说这话我也明白了，也不必说啦，我要是不去也不行，那么我们就同到卧云庄一程吧。"海川一听此话，心里真是高兴的了不得。

旁边的老和尚志元含笑不语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如何？你老不是好静不好动吗？叫人家使话给扣住了，还能说不去么？

大家酒过三巡，菜过了五味。姑娘说道："我今天把那贼人在无意之中把他拿获，看起来也是他的报应临头了，事先我们那里知道他是这样凶犯呢？"老人家于庭说道："这是一定的道理了。一个人要都是这样的胡为，没有一点报应，没有国法管着。世界上好人就不能存在了。"老和尚志元接着说道："因因果果，这是逃不开的。"老人家赵爷也接说了会子此事。说着话大家把饭吃完，当天也不必细表。

到了次日的清晨，各位剑客各自起来，大家漱洗已毕，又吃了点点心。赵大爷开言说道："海川哪，你既说叫我们同你们前往，我想也不必呆着了。卧云庄老居士福临，与聚英山正在

对峙之中，难免随时的有事，要真要是有用人的地方，我们早到一天，是一天的事，我看我们大家现在就起身前往，你看好不好呢？”海川闻听此言说道：“当时就走也好。”

说着大家这才各自收拾收拾。把店伙叫了过来，算清了店饭的账目，海川如数付过，惠了小费，大家这才出离了店门，一齐够奔大道而来。列位老少英雄顺着大道往前行走，够奔江南而来。一路之上不必细表，也就晓行夜宿，饮餐渴饮，非止一日。

这一天正在行走之间，天也就在午正刚过，面前一道小山挡路。大爷赵兰田说道：“师弟，这座小山，虽然不怎么样，倒有点意思。在我那一年走过此地，我就没上去。今天我们可以到上边看看有什么古迹，此地轻易是来不到的，看这样上面也许有古庙么的。我上次由此过，见有僧人往来么。”

大家闻听大爷赵兰田此话，俱都留神往上观看。但只见，由那山峰之上，滚下一物，还是很快。众人看着还是往前行走，工夫不大就走到了山下。那东西也滚下来了，来到山腰以下，再看那意思又要往上走。此时在场的各位剑侠一看，俱都暗自说道：这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方才看仿佛是一个人。要是一个人，这个人的本领可真可以，可以说是绝艺了。

老剑客赵爷看了，可不怎样，惟独是童海川他这么一看，不由得心中暗自欢喜，遂用手一指叫道：“各位老人家请看，这个滚山的英雄，大概是老居士爷燕鹤的少爷吧？”老英雄于庭闻听此言，呀了一声说道：“这不是他是谁呢？我看了一时想不起来，还是你记性好，这一定是他了。有此滚山的功夫的人，实在少见，这一定是燕金章燕大少爷了，他的别号人称滚山熊。”

海川点头不语，遂又高声叫道：“滚山的那位好汉，不是燕少居士么？不才在此。”海川话未说完，那人正要往上行走，

远远的见他把手一举，只听得那人说道："来者是谁？"跟着只见他站住身形又把双手举了举，一抱拳又道："这是那位叫我？"海川也把手一举，抱拳说道："是我童林童海川在此。"海川言还未了，就见那人哈哈的大笑说道："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童林童大侠客。你老人家这是由那里到此？不才我在这里有礼了。"海川连忙摆手拦着说道："少居士免礼，不要如此的客气。但不知你在这里滚山有什么用意？"金章闻听此言，大笑一声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不才我在这里，我爹爹他老人家也在这里了。你老人家同那几位，要是没有事的话，无妨到我们家中休息一会儿，我父亲也常常的想念各方的老英雄们了。你老人家就请上山去歇歇再走吧，我看也耽误不了多大的工夫。"海川闻听心中欢喜非常，心中暗自想道：自从蓬莱岛与老居士分别以后，直到而今很有些日子了，始终不知老人家的下落。今天在此巧遇他的少爷，真乃是奇遇了。我何不就此看看老居士呢？海川想到此处，遂又抱拳说道："少居士，不才也是想念老居士。自从与他老人家在蓬莱岛分别以后，至今未谋一面，今天巧遇，实在是高兴的事。我虽然有事，也要会见老人家。如此说来，老居士真乃是天下的高人。请少爷下山，将我们领至府上，面见居士爷。"燕金章闻听此言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如肯赏脸，那可太好了，今天可以说是奇遇了。我们爷儿两个在没有事的时候，总到此处休息，或是练功夫。"说着燕金章双手一抱头，可就成了一个圆球，眼看着滚将下来。

大家一看，金章滚下山来，等了一时，但见燕金章由山坡上走下来，大家各自为礼。金章说道："众位老少英雄请随我来。"海川点头说道："好好。"遂又回头说道："三位老人家随我去一趟，面见老居士，也可以谈谈聚英山之事。"大爷赵兰田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我久闻此人的大名，有这么一位燕鹤燕老剑客，

也是一位侠义的老英雄，不过没得机会见面。”金章闻听此言，遂回转身形说道：“赵老剑客过奖了，但不知各位今天怎么来到此处？”海川闻听此言，也不知所以。

书中代言，燕老居士在蓬莱岛没等事完，自己一看风头不好，一但官兵到此，把他们拿住，倘若追究他的老师，到那时可就不好办了。我老了老了还跟他们打这官司，那可太犯不上了。我虽是身为剑侠，也得看是为什么事。再说年大人手下的这些人，都跟我不错。如其不然的话，到时候倘若有点什么，可就没有面儿了。我先走吧。常言说的好，好事不如无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居。老居士想到此处，才把自己的思想说了一遍，金章闻听点头说道：“爹爹此话，好倒是好，不过有准住处没有呢？”老人家说道：“有。别的地方不清静，我也不愿意住，我就住在你伯伯那里去好了。”金章说道：“我那位伯伯？”老居士说道：“就是那位出家的老道，小华山上隐姓埋名的那位道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少爷不等说完，接着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胡伯伯那里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是呀，我看他那个地方很好，他自己也跟我说过，就说他自己在那里住着，就显闷一点，再有一个投脾气的在一块儿，就有意思了，所以我总想上他那里。”父子爷儿两个计议已定，也真算是有决断，要说走当时就起身。书也不必多表。

来到了小华山见着胡道爷，当时打扫住房，请老居士燕爷爷儿两个可就住在这儿了。金章没事的时候，就练他自己的功夫。今天也是真巧，海川等人在山下高声一喊叫，这才彼此相见为礼。

大家一直走到山顶，这才看见有房。金章在前边带路，大家来到大门切近。金章说道：“各位老少英雄略候一候，待我进去回禀。大家同声说道：“请请。”金章说完此话，独自一人走

进了大门。候了工夫不大，老英雄迎了出来，各自为礼。各位老少英雄，也不客气，跟着往里行走。大家来到了客厅，各自落座。海川拱手说道："老居士，许久未见，你老人家身体可好？不才童林今天前来拜访，心中甚为想念你老人家。"老居士闻听此言，连忙抱拳还礼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有劳贤弟挂念，老夫身体尚称粗安。好久不见，你我弟兄同有此感。"说到此处，老英雄于庭说道："今天在座的众人，除去我们二人以外，大约都是初次相见吧？"老居士闻听此言，又看了看大家这才说道："这位出家的高僧，他老人家可在那座名山修炼？法号怎么称呼？还有这位老人家的贵姓大名，尚请童大侠客给指引一下。"海川闻听说道："老居士，他们二位，你老人家不认得。这位老英雄，他老人家姓赵名竹，号叫兰田，你老人家可知道泰山十叟？他老人家就是头一位，外号人称九华峰上一枝兰。"老居士闻听此言，面上很是惊奇的抱拳说道："久仰了。"遂又一看老和尚说道："这位是……"海川接着说道："这位出家的高僧，法名叫志元老方丈，也是十叟之一，列在最末。"老居士闻听此言，含笑说道："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名闻天下，人尽皆知的二位老剑客到此，实在是失敬的很了。"老弟兄两个一听此言，当时欠身说道："老居士太客气了，今天前来实在有扰清神了。"众人互相叙了客气话，这才二次坐定身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七回

童海川荐贤福临聘帅

李居龄探庄赵竹擒贼

话说各位老少英雄叙了客套，二次坐定。青庐居士燕鹤燕老英雄二次问道："童大侠客，你的公事完毕，我听人说你老已经走了吗？怎么又与于老剑客走在一起呢？"海川听了这才说道："老居士，你老有所不知，自那贼人允禔走后，现在又逃在江南的聚英山避居。不才把江南的事务办理清楚以后，有人报告不才，说现在卧云庄，业已群英聚会，跟聚英山暗自相峙，随时都有交锋的情形。我闻听此言定是不假。再说我也早就听人说，山上的贼人，很有些武艺高强之辈，真有侠剑之流，想此等贼人真乃国家之患。想那卧云山庄福临老居士，虽然足智多谋，一但人才不济，倘拜下风，聚英山的势力更要不抵挡了，不才这才约了老剑客赵兰田与高僧志元出头臂助。一路之上我们走了多日。今天路过此地，偶然看见大公子金章练习功夫，这才得见老居士之面，真乃想念的很。"老人家闻听此言，遂点头说道："原来如此。看起来童大侠客，真乃是国家栋梁，支应大清国的疆土，真真的不易了。今天既到此，各位也不必走了，在这里住几天，然后再奔卧云庄也不为迟。"海川摇头说道："我

们不敢多所打搅了。我也不瞒你老人家，自从我听了聚英山之事，恨不得双生二翅，当时到了聚英山，那才是我所愿了。”说着哈哈的笑了两声又道：“不为别事，我恐怕一时发生事端，卧云庄人才不够用，到在那时可就不好办了。我们不敢多所打搅了。”老居士说道：“童大侠客，不必客气。话虽如此，但是卧云庄现在正是宾至如云的时候，人才济济，我想你们几位，在此休息两天，我想没有多大的妨碍。再者各位来到这里，我要是没有一点招待意思，那未免对于大礼上有点说不下去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也得赏脸。金章啊，天已然不早了，叫他们快快的预备。”少爷听了答应一声，那敢怠慢，当时一转身形，走出了客厅。海川有心再拦，不叫人家预备，又显得不至诚，未免太不对了。遂含笑说道：“如此一来，未免过于讨扰了。”各位老英雄与姑娘于秀娘俱都说道：“今天多所打搅，心中甚是不安了。”

大家正在闲谈的工夫，不知不觉天光可就到了掌灯的时候。燕少爷走了进来说道：“现在已然备好。”老居士闻听连忙说道：“赶紧擦抹桌案，款待各位老少英雄。”老居士一言出口，早就有人上来擦抹桌案，设摆已毕。老居士让了众位，各自入座，一时杯盘罗列，海错珍馐，真是精美异常。老居士站起身形，亲自把盏，每位敬酒一杯。童海川见此光景，心中欢喜非常。书也不必多表。

一时酒过三巡，菜过了五味。老人家于庭就向童林说道：“燕老居士这个意思，真乃是高人一筹了。就看他老人家退居处，看起来一个人养生之道，广会武术也是不成，大须文武兼修，那才成了。”老居士闻听此言，接着说道：“于老英雄太夸奖了。”把话说到此处，海川心中忽然想起，暗自说道：现在聚英山的贼人，俱都是剑侠之流，能人真是不少了。我何不就此

约了此老，同我们一同前往，也可多一位经验宏富的老人。海川想到这里，遂抱拳说道："燕老剑客，我现在有一事商榷，不知你老人家的意下如何？"老剑客闻了遂接着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有话只管说明。"海川说道："现在卧云山庄用人甚急，所有与我至靠的人们，现在一时也聚不到一起。我想今天既然在此相遇，你老人家可就不能享此清福了，我打算请你老人家随了我等，前去卧云山庄，我们要大破聚英山，为国除害。不知你老人家以为如何？"燕爷闻听遂笑着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并不是我来推辞，实在是叫我无法。一但再二次会见天下的英雄，对于我的面上太不好看了。"海川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老居士，你老人家说这话令我不大明白，说的这是什么话？"燕爷说道："各位老少的剑侠，想我青庐居士出世以来，不敢说光明正大，反正我记着那句俗语，一要走的正，二要行的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。就这样直到我这么大年纪，不敢出乎这两句俗言，敢说是林大没有枯枝。不曾想我真是有眼无珠，错收了一个徒弟，就是陶源陶洞天。现在我若再出头，有人问我三言两语，我以何言对答人家？人家都知道他是我的徒弟，他竟自反叛国家。不用人家大清国拿我，就是我自己也没有面目见天下的英雄。童大侠客，今天既然谈到这里了，并不是我胡说，实在是被事实所迫，实在不能从命。甚至于今生今世，童大侠客，你要再有用我之处我也不能出头了，只可等到来生来世我再报答你老。"海川闻听此言，遂又说道："老居士，你老人家千万不要这么想。一个人为人处世，并非是下生以来就是一个好人，就是一个歹人，全是学的。学会了好人，那便是好人。甚至于好人，因为一时的解不开，把事做错，那不也是错了么？再说上次陶源那件事，也并不是他一心情愿，是因为王子待他恩重如山，能不出乎反乎？再说你老人家这里呢，也不要这样想了。说一句笑

话，你老人家要是有事分不开身，我也就不再请了。”说着哈哈的笑了起来。老居士一听此话，心中倒不好意思了，遂笑了笑又道：“童大侠客，你说出这话，叫我以何言答对呢？”海川笑道：“你老人家所说的话倒都是实情，可有一节，要是一位无名的人物，倒是有这一想。可是老居士你老人家，可不然了，天下的各路有名的英雄，谁不知道你老人家的为人呢？要换一个人，那当然要受物议了，您怕什么呢？我不是说吗，你老人家不要使这话推辞了。你老要是有事分不开身，就不必了，若是没有什么事，就请你老人家帮我一个忙。”老居士听了此话，遂含笑说道：“童大侠客，我们交称莫逆呀，无话不说。就说我出头帮忙，也不是帮各位英雄的忙，实在是帮我自己的忙。常言说的却好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何况我身上有点武艺了。真要是这么着，只要大家知道我，我就随同众位奔往卧云山庄也好。”海川听了此话，哈哈的笑了起来，又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只要点头，这可太好了。今天有什么事，明天再办。”说着大家高高兴兴的把饭吃完。书要简捷，一夜无书。

赶到了次日早晨，各位老少英雄，各自起床漱洗已毕。老居士当时吩咐金章：“好好的看守家门，为父我跟随各位英雄奔江南，没有事的时候，不要离开家。倘若不听我的话，我要回来之时，我决不能相容。”少爷金章连连答应。老居士把所有随手使的东西，完全包了一个包裹，与各老少剑客说道：“我看天也不早了，差不离我们就此登程，赶路为是。福老居士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。”海川点头。各位这才顺着道走下了山来，够奔江南而来。

海川心中这才高兴的笑不得了，自居道：这一去同行的就是四老剑客，谈起我童海川来，真够个面子了。现在我把河南之事办完，到在卧云庄，又带领这些位老英雄，无论聚英山上

有多少能人，也漫不过赵兰田赵大爷去。他老人家久居九华峰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？又有这位出家的志元老和尚，这又约来燕老居士，真可说是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别位不用说，就是妻子秀娘，与岳父于老剑客这爷儿两个这可以了。知道的是我童海川待人忠厚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有多大的势力呢，其实人家都为国宣劳。就看这个时候，不知道的人那一个敢小看我童某？自己想到这里，真是越想越高兴。

这一路上行走，也不可细表，也就是晓行夜宿，饮餐渴饮，非止一日。这一天正往前行走，可就离着卧云庄不远了。老剑客赵大爷说道："海川哪，我看离着山庄也没有多远了，现在山庄正与聚英山对峙中，我们同行的这么多人，很是叫人注目，还不如你们爷儿三个前行一步，你们跟福老居士见了以后，我们然后再出头，你看好不好呢？"海川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这个办法太好了。聚英山与山庄两方此时正在互相的戒备，我们要是一同进庄，虽然没有什么可怕，不过是令贼人注目。"海川说话之间，和尚与燕爷同声说道："此话说的甚是。"当时三位老英雄停住了脚步。

此时于秀娘与老人家随着海川辞别了老三位，小夫妇同着于老英雄爷儿三个可就够奔山庄的庄门而来。爷儿三个本打算随着行人就可以进到庄门以内，正在往里行走，只听有人喊道："那里去？站住，拿出腰牌来看看。"海川抬头一看，乃是庄丁的模样，并未答言还是往里行走。庄兵一看，不由得又大声喊道："听见没有？"说着三四个庄兵拥了上来。一个庄兵说道："这是卧云庄，你们要打算进来，得把腰牌拿出来看看，要是没有可不能进庄，就拿你当奸细办。"海川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呕，还得有腰牌。有劳几位，给了我通禀一声吧。不才我姓童名林，号叫海川，别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请你们大家

那一位给我通禀一声？就提不才我来了。”海川这句话音未落，就听一个庄兵说道：“我当是那一位了，原来是侠客爷到此。本应当请你老人家当时进到里面，无奈现在正是有事的时候，老庄主有令，叫我们严加戒备，不得疏忽，没有腰牌的，都是庄外的人，不得随便进庄。无论那里来的人，也得报告与庄主爷知道，就是找别家的客人，也是一样。有腰牌就随便出入了。请你老人家在此候一候，我去通禀一声。”童爷闻听此言，遂笑着说道：“这个理我明白，这是你们的责任，要是出点什么事，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吗？”

说着那个庄兵答应着往里一报告。老居士福爷大家迎了出来一看，头一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还有一位姑娘，一位老者。那不问可知，当然是老剑客于庭与秀娘了。福老居士见了，心中甚是高兴，遂不由得高声叫道：“老弟。”童爷一见赶紧的上前行礼。老居士赶紧上前相搀遂说道：“童侠客请到里面谈话。”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又来了一僧一俗，这位和尚并不认识，那一位上年岁的老者仿佛在那里见过，惟独是最末的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大家看着最注目，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童林向福老居士说道：“他们老三位也到了。”说着用手一指说道：“我给老几位指引指引。这位是大名鼎鼎的老剑客赵竹赵兰田，别号人称九华峰上一枝兰。这位出家的高僧，就是志元老剑客。这位老人家，就是青庐居士燕鹤，燕老剑客。”大家听了，遂同声说道：“原来是赵老剑客到此。”福爷又道：“此处也不是谈话的所在，各位往里面请。”

赵大爷点头，同着众人往里行走。不多一时，可就来到了福爷的大客厅，各自落座，有家人献上茶来。

这工夫由打众人之中，转过一人，来到老剑客赵爷的面前，

跪倒身形，口中说道："二位师尊大人在上，弟子胡允就此有礼了。"赵爷一看，遂说道："胡允，你们两个人怎么来到此地？我因为你们二人，离了我的左右，我又有些放心不下，才跟你师父一同下山前来找你们，不想在此相遇，我心中令实痛快的很。"此时胡老太太一见恩人到此，等着赵大爷与胡允把话说完，赶紧离开了座位，奔至老方丈志元的面前，撩衣跪倒口中说道："恩人在上，受恩人有礼了。"老方丈志元一看当时站起身形，手打问讯说道："老菩萨请起。说得那里话来，贫僧不敢当此称呼，老和尚并不认识这位老太太。"正在这个工夫，就见胡母站起身形说道："你老人家就是我们母子的救命恩人。当初我母子在泰庙，得遇你老人家，小儿胡允学会了武艺，才会见了高人，难妇得有医术能为，都是你老人家一手提携的，怎么不是救命的恩人呢？今生今世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。"正在这个时候，伯纲也走了过来说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再见见我师大爷。"说着老太太一转身走在老剑客赵大爷的面前深深为礼已毕。赵大爷欠身抱拳还礼，伸手让坐，又向伯纲问道："你母子现在何处居住？"伯纲说道："我母亲也是由北京特来找我。"老剑客听了，心中甚是不解，又一想此时正在大家议论公事的时候，不便多问，遂又说道："好，你们入座去吧。"说着话胡母退在一旁。

这个工夫在座的列位英雄与童爷互相谈话。待了一会儿，大家的语声略静，老居士福临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现在他们老几位来到此处，还是待不了多少日子就走，还是有什么公干呢？"海川笑道："福老居士，他们老几位，可以说都是我请的，所为前来追随列位英雄，辅助攻打聚英山贼人。"老居士福临闻听此言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遂又向赵大爷说道："老剑客，我这里先谢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怕聚英山的贼人横行天下呢？现在我等济

济一堂的老少英雄，都是成了名的剑侠，再有一位才高智广之人，聚英山可以说指日可下了。”童林在旁边闻听此言，遂接着说道：“老居士，你老人家现在如果觉得人才不敷应用，不才我保荐一位足智多谋的老英雄，可以说是一位有帅才能为。”老居士福临闻听此言，当时问道：“童大侠客既有这样的人才，望你就此说出，老夫此时派人前去聘请。”童林说道：“此人现在在座，不必去请。就是青庐居士燕鹤燕老英雄，通晓兵书战策，运筹帷幄，调度有方，乃大帅真福之才。”老居士闻听此言，当时站起身形一抱拳向燕鹤说道：“燕老英雄，既然满腹兵书，广有韬略，有童大侠客推荐，定不望假，倘蒙应允，老夫立下聘书。为公可以说是为国宣劳，替人民除害，为我们侠义道中，可以说是矫正颓风，清除败类了。”老居士燕爷说道：“福老英雄，过奖了。不才虽小有薄才，不敢当此过誉。倘蒙不弃，愿尽棉薄之力。常言道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但听老居士点派而已。”福老居士闻听燕爷应允，心中甚是欢喜非常，遂说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我们也不必客气，这个主帅一席，老英雄就当此巨肩罢了。”青庐居士闻听此言，当时把手一摆连连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这样的重任实不敢当，还是老居士自己担当合乎道理。”这工夫童林一看，老二位彼此的对推，遂说道：“老二位也不必如此的对推，我出一个办法，请在座的众位公推，推举那一位，就是那一位，我们就是一言为定。”说着又对大家把这个意思说了一遍。大家说道：“好好，这个法子太好了。那位选谁，只管说就行了。”此时在座的各位英雄，未等把话说完，大家不约而同异口同音的喊道：“推举燕老居士，你老也不必客气。”众人把话说完，青庐居士含笑说道：“列位老少英雄，太重看我了，不才那有这样的才干？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能再推脱了，现在众位这样的重看我，我也是情不可却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先考虑一

番，然后再为定夺。”大家听了这话，遂又同声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必又这样的推辞了，还有什么考虑呢？”老居士听了此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不行，我得看一看。我要是一点头，我就是个头目人，我得看看情形。如果能行，我再接着干，如果不成，我再令他们另选别人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遂说道：“我倒不是推辞，我想自己的才薄德浅，自忖难服众望。”燕鹤把话说到此处，老居士福临说道：“老居士，你老比我高明了许多，什么叫难服众望呢？如果那样，各位弟兄还不能推举你了。也不必说了，这个事我主了。我们把此事办完，商议大局要紧。就这么办了。”老居士话未说完，大家同声说道：“就这么办了，请老庄主明天替大家下了聘书好了。”说着大家计议已定。

老庄主福临看了看天气，遂说道：“我看天已然不早了，有什么话我们吃完了饭再说。再说现在正是吃紧的时候，我们山庄这两天更当加紧防范，保住了老营，即或扫灭不了山上的贼人，有我们山庄仍在，天下有能为的大英雄有的是，在此作一个根据地也是好的。”

老庄主说着话，正在这个工夫，早有家人们上来设摆桌椅，大家各自让座，真是开怀畅饮，欢喜异常。

看官，从古至今，无论是那一国，如果是出兵打仗，事先就得有此一举，以助兴奋，取个吉利。老庄主福临此举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正在酒席之间，老庄主开言说道：“今天我们这个盛宴，可不同往日。现在正是吃紧的时候，又是主帅受任之日，此宴就权作喜宴罢了，取一个吉利好了。”大家听了此话，同声说道：“此举甚是有理，甚是有理。”老庄主等着大家的声音平静，遂又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虽然不到攻打贼人的时期，还是那一句话，我们要保住了大本营。”大家说着话，真是高谈阔论，议论纷纷。

此时白太官虽然身受重伤，闹了半宵，经胡母一调治，真是功效神速。听了各路的老英雄到此，当时咬定牙关，自己勉强着起来到大厅与众人随着入席。听了老庄主把话说完，又把自己被老道李居龄用飞剑打伤的话，对赵大爷说了一回。遂又笑着说道："想不到我白太官走在此处，吃了这样的亏。可也是呀，那贼人的飞剑也不能说不厉害，还请各位老少英雄，如果与此贼遇到一处，必要多加小心为是。兄弟我头一次所受之伤，没有第二次的伤势受的厉害。"老人家赵兰田看着太官把话说完，遂又说道："我看你老人家的面上如此的难看呢，原来是这个原故。看起来恶道李居龄，真乃谋反的心盛，可惜他的本领，真是利令智昏之徒了。再说此贼也有剑侠的本领，真乃不义至极了，竟肯出此毒手。"

不一时大家酒饭已毕。白太官先站起身形，对着老剑客赵兰田说道："老剑客，我不奉陪了，我还要休息休息。"赵大爷欠身说道："白老英雄，你老就先请便去吧，多要休息为是。这个恶道，我们要多加留意。倘有遇在一处的时候，我倒看他有多大的能为。"白太官点头退了出去不提。

此时天可就不早了，大家计议已定，到了夜晚初更已过，可要各自安歇。青庐居士说道："众位老少英雄，今天既然承各位推举，不才就是以责任为先，大事为重。"大家正议论纷纷之际，一听燕爷此话，遂又同声说道："老居士，就从今天为起，我们公私的界限要分清，你老人家只管行使职权。"老居士闻听此言，遂想了想说道："好，我想现在二更已过，就请于庭于老英雄，同了童林童大侠客夫妇，率领庄兵四十名，由打二更至三更，巡守卧云庄，不得有误。三更后，直至卯时，就请福老居士福临携着少爷福保率领庄丁四十名接替，不得有误。"

老居士吩咐已毕，于爷同了海川夫妇辞别了众人，走出大

厅。跟着福老英雄父子也出离大厅，分在庄前庄后巡查去了。

此时旁边的寿元寿永年与胡允胡伯纲二人，看此情形，心中可就沉不住气了，遂同声道："老居士，我们弟兄二人请愿担当巡守山庄的外围，以便警报。"老居士闻听此言，看了看他们弟兄二人，沉了一沉说道："你二人愿担当此任？好，你二人各率三十庄兵，巡缉山庄外围三里以内的职务，以便听风备警，不得有误。"小弟兄二人得令以后，一个个精神百倍，走了出去。

老居士又道："赵竹赵老剑客，你老人家多有报劳，随了兄弟在此坐等机宜，一旦有事，以备便宜行事，派遣妥当的人位。"老剑客赵兰田说道："得令。"赵爷这一句得令不要紧，招得在座的人，也有吃吃暗笑的，也有笑出来的。老人家赵爷一看，当时那耿直的脾气就忍不住了，当时说道："不必笑，这也是很庄严的事情，说么就像么，弄得不伦不类，那叫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也是元帅了，别把事情看凡了。"老头子也搭着是剑侠之中有了相当地位的人，故此没有人敢说么。老居士燕爷听了此话，也不好答言，遂又接着说道："好了，今天有我们这几个人也足可以了，余者各位老少英雄，现在有福老居士早就备好休息之所，可以随便休息休息。有事的时候，各有差遣。"大家听了此话，也有休息去的，也有就在大厅里休息的。不表里边的众人。

单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夫妇，随了老英雄于庭爷儿三个，挑选精兵四十名，内中又选了一个头目。海川说道："众位弟兄听了，现在我们弟兄四十余人，老居士有令，派我们巡守山庄，不可疏忽。"众庄兵听了此话，同声说道："遵令。"海川又道："兄弟我们三位，因为道路生疏，众位弟兄替我多多留神。"大家听了此话，同声说道："是了，你老人家放心（此处缺十七字）说道：天也不早了，你们□□□敌人带路吧，倘

有自发现时候，有我们亲自捉拿。最要紧的事，就是要你们大家多加注意，不可疏神，被敌人得手，那可有很大的关系。”此时那个头目说道：“童大侠客，你老人家就放心吧，我们老庄主平日调动有方，都有点训练。我们虽是人多，分在什么地方用。要是普通人，跟我们比可不成。现在聚英山所来的人，我们如何能惹的了？全都是高来高去，行无踪，去无影，成了名的人们，他们真要是来了，像我们就如同废物一样，但看你老人家的了，我们当你老的眼睛还不成吗？”海川听了这才说道：“好了。”

说着已然出了北庄门。同着四十名庄兵围着山庄前前后后巡走了一周，然后到了庄口，又令那个头目带着九名庄兵远远的巡守庄口，自己与于老英雄同着于小姐带着二十名庄兵去巡视。

走在了西村以外，远远看见由打树林之内，在黑影之中也看不真切，只见一片黑影够奔前来，看那意思来的人还是不少。童海川见此光景，不由心中暗自说道：“天也到时候了，大约三更已过了。”心中正在想着，人家已然快要来到切近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口号。海川这才想起是福临老居士来替班。遂走近跟前抱拳说道：“老居士多受辛苦，我们要回去了。”福爷说道：“彼此彼此，请童大侠休息去吧。”海川带着众人走去。

这时候老居士福爷同着少爷福宝率领四十名庄兵。此时胡允胡伯纲，与寿永年也先后巡至此处，大家会合在一处，又往返的巡游。走在南门，各位将在南门以外站定身形，胡伯纲年青眼快，只见倏忽的一条黑影。伯纲当时把精神一振，注目观看。这个时候福爷也注目留神。刹那之间，已无动静。老少二人心中全知道是人，在这时候可不能说出来，真要是不是呢，一说出来，恐怕庄兵们心乱，一喊拿贼，就要乱了，岂不是反

美不美了吗？正在想的工夫，又是一条黑影。寿元寿永年一看，可就不管那个了，遂当时说道："拿奸细，追。"永年这么一句话不要紧，卧云居士也就无法了，当时也随着说道："追。"说着老英雄也跟着赶上前去。后面这百余名庄兵，也随在后面追赶。一群普通的兵，如何追赶的上？只有空喊拿着而已。老人家福爷回转头来说道："众位弟兄不要呐喊，以免惊扰地方。"

此时胡伯纲与永年弟兄二人，还有少爷福保，往前紧紧的跟随。觉得追了没有多远，就看由树林以内走出一人，口中说道："无量佛，老儿福临，不要往前追赶了，出家人在此久候多时了。"大家一看由林中出来一人口念无量佛，莫非□□在来者就是恶道李居龄不成？心中想着当时止住了脚步。在黑影中举目留神观看，恶道此时虽然身处敌境，真是坦坦然然，一点惧色全无，手持拂尘又道："福临，想你年近百岁，本当退家团圆，自己忏悔一生的恶行，以赎下生之罪。不想你老而昏庸，反来倒与聚英山上的众家豪杰作对，阻碍大事，真乃不识时务的匹夫。莫非说你就忘了死字不成？"

书中代言，这恶道李居龄今天到此是为什么来的呢？自从那天剑中白太官，马老英雄同着匡林走后，三个人也并未追赶。公乾说道："老匹夫白太官这是他的命该如此。这次又是他中剑，恐怕他这次的性命难活。老师赐与的工夫不大，就拿他当了一个扔试法宝的东西了，我想他这次是准死无活。"恶道李居龄说道："这话也不尽然。卧云庄现在也是高人齐至，倘有高人，只要当时不死，似乎这样的伤痕，太不算事了。"说着三个人回到自己的住所，各自休息。

虽然如此，对于这个事总是放心不下。凶僧长法禅师说道："仙长刚才所说，倒是实在情形。那老儿虽是负伤去，医治我想他们不至为难。既然如此，我想老师既说这种东西厉害，那

一定是不假。就是他们有多好的医药，一时之间能不能复就如初？就是他有高人治的话。如果没有高人治，这个东西是不容误的，我们就放心吧。”李居龄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也不是我不放心，不过我想这老儿要是回到卧云庄，见了福临，让福临老儿见了，令他心头惧栗，才可我的心了。”和尚长法说道：“据我想那老贼活不了。第一他的年纪也大了，第二他又中了两次飞剑，就是有人治也未必活的了。”李居龄闻听此言说道：“这话倒也有理。就是不死也够他受。不过我所不放心的就是现在他们一人不少。今天不提了，赶到明天夜晚我要到卧云庄，打探一番，我要看他的虚实。”和尚长法与公乾同声说道：“这个办法也好。要是这样，还是我们三个人一同前去，我看倒显着妥当。”李居龄说道：“不必。就是我独自一人前去，所为是替赵丕他们缉察卧云庄而已，我们此山中也不枉号称三绝了。”和尚长法与双枪赛文龙同声说道：“如果这样，就请仙长多加小心就是了。”恶道李居龄点头说道：“请二位放心，我自会多多留神就是。”说着兄弟三人各自休息不提。

到了第二天夜晚初更已过，这才把周身收拾了收拾，遂跟二位告辞，好在天还尚早，自己一个人慢慢的走下山来，奔往大道，独自往前行走。心中说道：听说卧云庄福临老儿，现在广聚天下的英雄，与山中为对。这个事情，虽有朱苍眼见，但是我那天并未在座，不知道是怎的说法。要听外面说得山庄这样的预备，可是赵丕还是这样冷静，实在叫我心不解。唉，常言说的好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待我亲自目睹再作道理。如果事实，我再问问赵丕是怎样的防守家。恶道暗自思想之间，老道的道也不生，不足三更时分，可就来到了山庄。围着庄子绕了半天，后来看，在南庄（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，约1350字）。

……可是谁也不肯退下。老居士本打算亲自捉拿恶道李居龄，不想他二人谁也不退，老人家等了一会儿，见他不下，虽是站在旁边看着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不愧人家号称三绝，这样本领实在少见。这些人完全算在一处，也敌不过人家老道。

此时胡允胡伯纲看见老道的招法、步眼，真是老练持重，进手敏捷，心中说道：看起来我得多加小心才是。就凭我与永年的能为，虽说比不了人家剑侠，我们两个人战人家一个，也算可以了，竟自交了半天手，老道就没有一点空子。看起来这个老道，要是单对单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了。真是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了，能人背后有能人。在我练的时候，我心目中就有我师父，与赵师大爷跟那几位师大爷，再者就是师兄寿元，其余我都看着不成。也倒是就是有看着能行的，也没有机会。以后奉命下山各处看了看，原来江湖上的能人这样的多呀，练武功的真是天下皆是，像我这个功夫，不足为奇了。今天就拿我来说，遇见这个老道，心中以为捉拿此贼，算不了什么，一伸手就算把老道拿住了。其实呢，拿住倒好拿住，也得那么容易呢。这么半天，我们两个人尚且不行，以后这个功夫还得练，还得加上十年工夫。

少爷胡伯纲心中这样的想法，寿元寿永年心里可不这么想。倒是不怕老道，他所怕的就是聚英山要还下余党，就是这么一个杂毛老道，我们都干不过他，真要是再来一个，我们此时还能有谁来敌的了人家？老居士福爷还在这里看着，还不回去叫人去？别人不说，有我师大爷他老人家一人就成，大概足可以敌的了这个杂毛老道。心里虽是这样想，当着老道可又不好说出口来。

这个工夫老道李居龄手中过着招，真是聚精会神，虽然如此，可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。但是大个儿永年，也搭着战的工

夫也不小了，在先前还像那么回事，到现在足有六七十个回合，可真有点支持不住了，此时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可就是招架之工了，没有还手之力了。再看人家老道，还是那样，始终如一。永年自己知道不好，暗自想道：看起来我还是没有经验，不应当上手的功夫，那样用真气力，到现在我自己把自己累坏了，要看这个意思，我得甘拜下风了。自己想到此处，心中有点着急，当时顺着脑袋流汗。大个儿也是一时着急，不由得把心里的话喊了出来："找赵师大爷去。"

老道听见此话，就是一怔神。永年此时可找着机会了，跟着抖身形往外就跳。胡允也跳到一旁。大家一看，也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赵大爷真来了。要是胡允说这个话，还可以听真切了，也就误会不了啦。老道见这个情形，也不往前追赶，站在当中往四下观望，真是满天的星斗，万里无云，老道的意思是看看赵兰田来了没来。谁想到一看，当时老道可就吃一惊。大个儿也闹了一怔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心里想着，他老人家那能真来呢？

就在这个工夫，忽听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，冷笑了一声说道："寿元，你的老师现在那里？不用在出家人跟前用此诈语，山人不是那轻浮的孺子。赵兰田那老匹夫，也是无知之辈，甘心与聚英山作对。你把他看作高人，他又有多大的能为？来来来，赶快过来受死。你要知道，出家人号称江南三绝的英名，恐怕你们还是今天得见了。"正在这个工夫，忽听得呐喊一声说道："老道，可惜你也是个我门中弟子，真是目空四海，眼底无人，你可认识出家人我是如何人也？"老道李居龄把话听完，就见由打树林以内出来三人。大家见了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泰山十叟的大爷，赵竹赵兰田，老爷志元老方丈，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童林童海川。三位来到老道的面前，倒把他吓了一

怔，暗自说道：我就知道有寿元就得有赵兰田，这么半天我以为没有了，不想他们都来了。这个中年的男子，不用问了，看这意思，这个神气，大约是童林吧，怎么他们三人会在一处了？

书中代言，不但是他们老三位来了，所有卧云庄的人，差不多都来了。自永年一喊有人来了，就有本庄的庄兵，可就赶紧回报山庄新任的主帅燕鹤燕老居士去，所为得一件功。这个庄兵回到山庄，来到大厅里说道，单腿打阡说道："回报各位老少英雄，南庄门外来了一个山上的贼人，大约就是李居龄，我看他身背宝剑，手持拂尘。现在与他交手的是寿元与胡允两位英雄，还有我们老庄主也在场，现在正在交战中。请老人家定夺。"

大家闻听此言，知道是恶道李居龄前来探庄，说着各位老少英雄站起身来说道："我前去观看一番。"老居士燕爷站起点头说道："恶道既然前来，我们可要小心为是，也不可一同前往。我想既然前来，恶道又不一定一人，倘若山庄不留人都要出去，岂不是被他们抄了老营么？我看老剑客马四爷同了匡林匡二弟不必前去，看守内宅，一者也看护白太官白老英雄，皆因他的伤尚未好了，倘若有人到此，他也不能看着，他再帮着拿贼，岂不是又要吃亏了？除去你们三位不必同去，其余的老少英雄，我们皆四下搜寻一番，然后再帮着捉拿恶道李居龄。不要一齐出头，等到了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就一位出头，或者是一齐出头，这话是看事行事的话，到时候再说。"

老居士与大家计议已定，这才一同出离了福宅。头前有人带领，走了工夫不大，在半路途中，便与海川相遇，因问道："童大侠客，山上的恶道业已到此，走，随我们一同前往。"海川闻听此言，点头应允。大家会在了一处，一同前往。

不大的工夫，来到树林左近。在黑影中远远的看见一群人，

走至切近再看，大家倒是把老道围在当中。在先前有大个儿与胡允还可以跟人家支应，赶后来头一个倒是大个儿，就没有气力了，也就是人家招到了，自己应付着而已，也就没有工夫还手了。

此时老人家赵兰田，最是留心，注目留神观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两个小子，看起来还是功夫不强，也是没见过这个阵势，也算不易。今天可把大个儿气坏了，我若再不出头，要把他急坏了。老人家想到这里，正要往外纵身，出来应战，就听大个儿高声喊道："我师大爷来了，量你难以逃走。"正在老道一怔神的功夫，大个儿和伯纲业已跳出圈外。老人家倒暗自好笑。

此时老和尚一看，当时口念佛号，一同走在林外。

恶道一看，当时吃了一惊，暗自说道：没想到这两老儿，今天也来到此处了。老道在思想的工夫，老人家赵兰田走上前来，面带笑容的说道："老道，你可知道老夫是一个何如人也？方才你所说的话，也倒俱是实情。要说功夫，你的倒是不错。可有一节，我的徒弟虽是占了下风，就是我没有多大的能为，我也要领教领教。"老道闻听此言，心中虽然惧了一头，到此时也说不上不算来了，遂说道："泰山十叟，我倒有个耳闻，但不知你是那一个？赶快通名，山人的剑下，不死无名之鬼。"老人家赵爷闻听此言，冷笑了两声说道："这是你经师不高，无人和你讲解，你连九华峰上一枝兰，我赵某你都不知，实在是少听少见的很。老道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你就是赵竹啊？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山人我把姓名道来与你听了。出家人姓李，双名居龄，别号人称飞剑道长。"赵兰田听了哈哈的冷笑了一声说道："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个恶妖道，你乃是道家的弟子，本当遵守清规，不想你凭了一些武艺，竟敢胡作非为。你要知道，既是

大清国的子民，就不应当帮助不法的贼人叛反国家，才是一个正大的英雄，光明的好汉，不应当恩将仇报，甚至执迷不悟，竟而来到此处，与老居士作对。你要明白，卧云庄福老庄主，是一位正义的英雄，所交的更是正义的英雄，那一位不是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的好汉呢？你要听我赵某的良言相劝，赶快离开了聚英山的一群贼寇，或者你还有你的命在。如其不然，你可要讨不出一点公道了。”老道听了此话，遂哈哈的大笑一声，遂说道：“赵竹，你说此话，甚是有理。可有一节，但不知你是国家的一个什么官职？公伯王侯之内，有你这一名没？如其没有，我想你也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废物。大清国有你的什么？你要听山人的良言相劝，赶紧回心转意，同我回到聚英山之上，共图大事，以后你的子子孙孙坐享荣华富贵，也不失是一代的英雄好汉了。你不要劝我，我还要劝你了。”老英雄赵爷闻听老道此言，真乃顽石不化，遂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居龄，你真乃是利令智昏，王侯也是你所望的事？真真岂有此理。”老道听了此话，遂又说道：“常言道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你可知？”老人家赵爷听了此话，遂哈哈的大笑说道：“看起来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匹夫。”老道闻听此言，并不答话，当时奔上前来，照定老人家的面门就是一拳。赵老侠客一看，招式来得凶猛，当时一侧身正要接老道的手腕，左手够奔老道的胁穿来。老道当时一缩身躯，把右手撤回，跟着用肘往外一化，跟着上步进招。两个人一道一俗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匠遇良材，一招一式，俱异于平常。再说这恶道的能为，他不同平常的人们，就拿白太官白二爷，那也是一位遍走江湖的大英雄，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全都到过，所会的能人不为不多，不想跟老道过手，虽然中的暗器，也算自己输招，普通的侠客更不成了。今天山庄所有的众家英雄，就得说白太官、马四爷二位老人家够得上剑客的身份，

白太官身带重伤，马四爸也算人家手下的败将。老剑客赵爷跟恶道动着手，心中也想道：白二弟与马四爷跟这贼人打个平平，可以说是拜了下风。我今天如果不加小心，倘有不慎，我这老牌的剑客，可就栽到家了。老人家心中想着。恶道见了自己出手就空，人家赵爷得手就进，不由得暗自点头说道：不怪人家名闻天下，看将起来实在不凡。老道想到此处，更不敢疏神了。老英雄赵爷，尤为更加十二分的小心。

两方面动手的工夫，也不算甚大，此时就过了三四十个回合，二人不分胜负。可是赵老英雄这边，略微占点上风。因为什么呢？恶道虽然本领出众，可是他已经跟大个儿交了会子手，未免有点乏了，老人家赵爷，又是将出头，精神甚足，又搭着武艺高强。老人家看出老道的神色着慌，这才把心放下，知道今天不至落败。看这意思，再有二三十个回合，不用我使招术胜他，他自己就得倒下。那位说了，赵兰田说的这是什么话？真能这样应验哪，还是说妄想的话呢？诸位，这就叫行家看门道，力笨看热闹。在未动手以前，两下不为着谁高谁低，赶到比上了，当然各自留神了。无奈一节，老道已然累乏了，赵爷这个思想，自然有可能希望。

赵爷跟老道动着手，边旁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，用目一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一个人要练功夫到赵大爷这个样儿，应当花费多大的事了？这才叫学到称心处，反觉艺不高。要学惊人艺，须下真功夫。别人不说，就拿我童海川来说，自小就好练拳脚，因为一时言语失和，有伤长辈，逃出门外，误走江南卧虎金顶玉皇观，拜见恩师，练艺十几年，昼夜不息，就可以说是三十年的功夫。自从奉了恩师之命，下得山来，真是别开天地，各家的武功，有各家的长处，真是长了见识不少。后来又误走双雄镇，会了铁背猿雷春，也是我一时心急将他打倒，

才跟八卦山结仇。后来走至清河油房镇，巧遇铁掌李展翅，也是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。后来跟着贝勒爷下山东请东侠出头。赶到走到了山东，这才知道外面还有高人。就拿侯庭侯振远，别号人称镇东侠，手中一口宝剑，水斩蛇龙，路降犀象，老人家跟着我们在江南转了一个弯儿，这样一来，我又见识了无数的高人。我童海川两次学艺，又在山东比剑联姻。老人家于庭，见了自己的女儿秀娘跟我婚娶以后，又学了八仙剑。自□毕之后，住在北京，又有安瑞安子□，奉父命千里传剑，我又得安氏门中世传绝学。到这里我的功夫，自己觉着不含乎了。不想今天来到此处，要看赵老剑客跟这个老道动手，看起来我的功夫也不足为奇了。就连老剑客白太官，可说是名闻海内，天下皆知，尚且不敌李居龄，我以为江南三绝的本领就算到了极点了，敢情还不行。老人家九华峰上一枝兰赵老剑客，可又比李居龄太强了。看这意思他如败北，再待一会儿也就行了。海川正在思想，忽然间又一看，但见李居龄进手，可就跟方才大不相同了，进手也不精神了，全凭招架，不仗着武功夫有根，也早就完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他又进了一招，老人家赵兰田，也并未□手。老道看着是一手便宜的机会，宝剑一挥对准了老人家的前胸就来了。赵大爷一看，就知道他的招术之意，跟着就拿他这口宝剑来□以（此处缺 46 字）能说上不算来吗？当时一躲。老道又正在眼红的时候，自己想着要走，一连着就是两三次。老人家站在对面，不用说还跟他人动手，就是在旁边看着，也是无用。在这个时候，站在旁边的老剑客高僧志元和尚跟海川二人，以及各位英雄，都正在看着。老道心中暗自说道：现在卧云庄这么些人，暗中安排，倘若我走了，他们一定给我一个难看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必想着走了，走不了也是白找难看。真要是在

此被获遭擒，甚至于死于非命，那都算是好看些。以后要有人谈起来，我李居龄被何人所害？说是九华峰上一枝兰，赵竹赵兰田所为，别人听了，人家都得佩服。倘我要是一走，二次叫人家追上遭擒，那个筋斗我可栽大了。老道想到这里，那一招早走过了，也是白让着便宜了。跟着又是一个空子，赶紧连招就扎。心中说道：我若是不敢扎他，那就算我惧怕于他。剑客一见招到，当时又往旁边一躲，宝剑又扎空了。现在老人家一意，并未躲身，才给他露了一手功夫，宝剑一到，老人家并不躲，跟着一收，口前正面可就了，成了一个凹了，整个的一个毛腰。别看才收进半尺，招可差的太远了。老道一看，心中更是急了。在这个工夫，就听有人说道："留神。"恶道听了一看，非是别人，正是那中年人童海川，心中说道：今天我要是被擒，也不算难看了，叫他把我捆住，自然把我的身价抬高了。老道一语不还，暗自又道：这工夫我要是真走了，也是白跑一回，四外很多的人，都剑侠客的身份。老道暗自思想。此时老人家赵兰田，看此光景，心中说道：别麻烦了，老人家想到此，跟着往上一抢，抬腿就是一脚（此处缺 46 字）恶道，李居龄已给拿获，但听你老人家处置了。"

老居士福爷哈哈的一笑说道："好好，还是老英雄在此，得把贼人拿获，真乃武艺高强，不比凡人了。现在我们既有青庐老居士主持，怎样的处置贼人，但听他老人家的意旨办理好了。"大爷赵兰田闻听此言，遂又说道："但不知老道同来的共是几个？"赵大爷说到此处，遂向李居龄问道："仙长，我们虽然动手交锋，在私人之间并没有些许的冤仇，也是你一时之念想错，才有今天的结果。不要紧，请你放心。我先来问你，你们一同前来探庄共是几个人？"老道闻听此言，遂呸的一口说道："赵竹，老匹夫，不要说此废话。山人虽然到此，就是浑身

是胆，有能为把你们山庄以内杀一个干干净净。现在我李某既然被获遭擒，将我仙长碎尸万段，皱一皱眉头，也枉称了江南三绝之一。不要紧，三个字是从何说起？你给我滚开了罢。还告诉你，今天来者就是山人一人，你们只管放心，不用害怕。”大家听了此话，一个个冷笑的说道：“好，好汉子。”老剑客赵爷，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：“李居龄，真乃英雄也。好！”

此时旁边的童海川心中甚是不悦，暗自说道：老居士说话，未免的目中无人了。赵兰田要是不在这里，别人就不行了？真真岂有此理。这么一说，这卧云庄我们在不在也没有多大用处了，都是一群饭桶啊，就是赵兰田一个人了。虽然赵兰田的武功不弱，我童某也佩服，可是这老头子说话太差了。最可惜的就是此时山上的贼人没来，最好是三绝之内的贼人到此，我童林也要长长精神，把他拿获，倒叫你看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本领如何。童林想到这里，一听老道说话，才知道山上并无二人下来探庄。又暗自想道：倘若没有贼人再来，回头跟着大家回到山庄看看，等到天明，乘着大家不察的工夫，我要单人独马，只身一人独探聚英山。

这个工夫大家又在此间听了一会儿消息，并无动静。老居士福爷背着两手走来走去的看了看东方，遂说道：“贼人不见，定是这一个人了。天已发晓，咱们齐齐人回庄去罢。”说着一声呼哨，大家凑在一起，几个庄兵把恶道李居龄，连扛带抱携回了卧云山庄。

大家进了大厅，老居士燕鹤一见众人俱到，赶紧站起身形说道：“列位，多有偏劳。”遂又向福临说道：“福老居士，我方刚听得庄兵报道，恶道李居龄业已生擒，押在后面仓房。略等片刻，我们将恶道押解上来问个究竟，以便我们攻打山中的准备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同声说是。老居士点头不语，遂又说道：

“大家在外这一夜的工夫，未免腹内饥饿，我们早早把早饭开来，吃酒的时候，我们要审问恶道李居龄，要他从实说来。”大家听了此话，一个个拍掌称是。大家又喝了会子茶，天可就不早了，老居士福临吩咐家人设摆桌椅，大家各自入座，就令少爷福保与胡允胡伯纲、寿元寿永年，三个人一同奔往后仓房，将老道押解上来。

三个人听了，同声答应了一声，够奔仓房而去。不大的工夫，有几名庄兵把老道提了出来，搀搀架架的来到外面。三位少爷看一看老道，别看这么大的身份，老道到现在，虽说是面无惧色，也有一点慌神的意思，一声不语，勉强着抬头。寿元看此光景，伸手相搀，来到了大厅以内，大个高声说道：“跪下跪下，上面那就是天下闻名的的老剑客，二位老居士爷，快快的跪下，等待何时？”李居龄闻听此言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遂高声说道：“放屁，你们要知道，我李某既然被擒，任凭你们。要山人跪了也行，叫他两个与山人同跪，如其不然，有死而已。凭我飞剑道长，身为剑客，手中掌剑一口，遍走天下，又得老师所赐的飞剑十二把，可以说是敌手无多。也是我今天一时的大意，本打算以武艺胜人，竟将那宝物忘了，这也是山人艺高胆大的下场，我虽死了也是光明正大了。”老道说至此处，把嘴一撇，哼一声又道：“寿元，你何必如此？你想我李居龄，身在此处，生死一事，早已置于度外，跪有什么用处？真乃顽童的见识了。走开了罢。”说着把胳膊一动，意思是叫永年躲开他。大个儿一看，不由得怒气勃发，当时把眼一瞪，虽不好举手动武，正要说话。这时只听老和尚志元说道：“寿元，不可，往后退了。”此时胡允一听老师发话，赶紧把二臂一伸，往后退了两步。此时永年与福少爷遂被伯纲拦着退了两步。

老英雄赵兰田笑了笑说道：“李老剑客，不要与小子们计

较，跪与不跪，算不了一件大事。我且问你，刚才在外边所说的一片话，因为在外边不得相谈，我才没与你细讲。你所说的那片话，实在是令我佩服。无奈一节，你说的都是意气之言，把事看得太小了。你要知道，聚英山上一个个都是像你这样的本领，全是剑客之流的人，不也是一个弹丸的地方么？还有多大的能力呢？还不用说像你这样的人物没有几位了。你要是听我良言相劝，赶紧回转心意，与山上脱离了，改邪归正，也不枉你有这一身的好功夫。”老道闻听此言，看了看两位老居士，又看了看赵爷，遂又笑道：“赵竹，你这话说的倒是实情。无奈一节，我李某听着不大入耳。我谢谢你，不用劝了。我李居龄自入山以来，经过多少次的交锋，虽不说百战百胜，也是十回有九回占上风。今天既然被获，只有听天由命而已，不必再来劝说，我的心意已决。要叫我走，我李居龄还是回到山上，还是共图大事。如其不然，你们要是怕有后患，请你们马上就来，杀剐存留，任凭处置，我死后也落一个忠心为国。”

老居士等人，闻听老道所言，连连点头。听老道把话说完，不但不恼，反倒特别的赞成老道是一个大英雄，大好汉。常言有语，英雄爱好汉。这是一点不差的。

老道把此话说完，老居士燕爷遂含笑说道：“李道长，你是好英雄，是个大丈夫。我且问你，皆因你一人前来，是被何人所派？请你从实的讲来。”老道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你要问我，实话对你言讲，这一次前来，并不是何人所派。只因前两天有你们这里的白太官他们四人前去探山，被我的飞剑打中了他的肩头，但不知他的性命如何。是生是死，这还在次，我到你们的山庄而来，第一所为的就是看看你们山庄的情形。”老道说到此处，老居士笑道：“道长，我问你，你用的是什么暗器？”老道遂又道：“你且听了，白太官中剑，也是我心意不定，故而

前来，到此动手。也是我一时的大意，才被获到此。我本有心一个个杀平了山庄，现在被获有死而已，虽死无息。但不知白太官的伤势好了没有？大概伤已治好。”

大家闻听老道此言，都伸大指。老居士笑道：“好，好汉子，这才叫一身是胆，无有可惧了。卧云庄，你真看如无物，想来就来，你可以说是盖世的英雄了。”

大家这一夸奖不要紧，倒把老道闹得不好意思了。

此时两位老居士又异口同声的说道：“聚英山真有这么高的人才。我们山庄，要有这个人物，那怕聚英山这些人呢？”

二位这么一语不要紧，从中可怒恼了一位英雄，非是别人，就是那家住京南霸州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童林童海川。等着大家把话说完，心中暗自想道：两位老居士，你们说得此话，也太长人家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了。怎么就是聚英山有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这里就没有了？谈别的我不成，你要说两方摆下阵势，我们可就不成了，讲一句不客气的话，那个事姓童的算是门外汉，提这武功夫，那可还得比着看。倒是啊，要说胆量，贼人也算不含乎。在四川成都府的事情，大约今天在座的人都知道，比这个怎么样？今天不是这么着吗，我童林也不听他这一套，我干我的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呆着也是呆着。我童林卖两下子，给他们看看。那怕聚英山有锋快的刀山，滚开的油锅，我童海川也无所惧。我就是不能后人。就是我到了聚英山，也来一个被获遭擒，甚至于叫人家治死，我也是死无怨言的。海川想到这里，听了听大家还是口口声声佩服李居龄，心中这个气可就大了。暗自又道：我奔往聚英山，如果做不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来，我童某就算白来一世，我也就不回来。想至此处，遂慢慢的站起来，冲着在座的众人一抱拳说道：“列位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大家还以为海川去到外面小解去了，也未留意。

说着童林便往外走。先到了号房，找着福宅管理大家行李的家人，自己把应用的东西收拾了一个包裹，往腰间一围。自己一想，我先慢慢的，我不能公然的走去。倘若叫家人们报告了，我是走是不走呢？要是不走，岂不叫人家把我小看了么？真要是走的话，不是白找一个不好看么？众人再不叫我去，到那时候不就坏了，那算什么事呢？童爷想到此处，便往外面看了看。这工夫并无一人，这才轻轻的走了出来。

工夫不大，来到了大门。家人们赶紧站起身形，知道这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，不敢怠慢，也不问上什么地方去，赶紧开了大门。独自一人出离了福宅的大门，自己行走，心中暗想道：我此一去，聚英山的道路我当然是不大明白，他们要是有人追我，必然就比我快，那时候倒把我叫回去，我还是不好看。照这样儿，我可别走大道了。

自己正在想着，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北庄门。把门的庄兵看见了。等到来至切近，有一个庄兵的头目，走上前来问道："这不是侠客爷么？你老人家的手下真利落，就拿这么大身份的一个老道，叫你老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他拿住了。但不知把他押在里面什么地方了？"海川也随声附和的答了几句说道："你们要问那个老道，现在什么地方，按理说我不能对你们说，这事情关系重要。好在一节，我看你们也都是本庄人，也没有什么关系，现在正在大厅审问了。"说着遂又对庄兵说道："几位辛苦吧，我出去有点事，去去就来。"说着走出了北庄门。

第二百零八回

高人暗助童林擒贼首

顺手牵羊卜华盗双宝

海川奔往聚英山，这还是头一次来，要不知道的就好象来过多少次似的，道路虽然不大明白，走着倒很顺利。工夫也不算甚大，来到了山下。心中暗自说道：听说匡氏弟兄与白太官、马四爸，他们四个人探山，是奔往白鹤峰，听说是一条密路。我今天要是打别的地方走，这么大的山，我那找他们的聚义厅去？英雄想到此处，抬头看了看高高的峰头，真是一望无际。这才把前后的衣襟掖了掖，慢慢的往上行走。

要说童爷也是艺高人胆大，大清白日不加思索的往上行走，此处又没有羊肠小道，又是许多的山石满布山道之上，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上行走。走了不大的工夫，再往上奔走，可就好一点了。虽然没有登山的小道，四外真是野草横生。英雄看着，还是往上行走。此时道路可就好多了。

海川只顾往上走，可不知道什么地方是白鹤峰，那里是聚英山的大厅。自己抱定宗旨，暗自又道：反正我把山路走尽了，几时看见平川之路了，大概就许到了聚义厅不远了。海川心中想着，还是刻不容缓的往上行走。

又走了好半天，并不见一个行人，自己心说：叫卧云庄众人一谈，聚英山怎么险要，怎这难上，上面有多少能人，这个话我听着就不信。到现在我身临其境，看这意思我更不信了。我童海川到此这么半天，要是真有能人必然看得见我。他们还不出头，到现在据我看，准没有人在此把守，要不然不能不出来拦阻。叫我看来，聚英山是枉有虚名了，我童海川今天来还算是个好机会。

童爷自己暗自思想，猛然间抬头一看，心中甚是欢喜。但只见对面的那座高大的峰头，离着也不算甚远了，脚底下也好走一点了，一看前面是一片平川，白沙满地，四外真是树木参天，不过都是榆柳桑槐。童爷心中暗道：大概离着贼人的窝巢不远了。现在看此情形，这一片平原，跟这些树木，看起来这人工还是真不小。此时往前行走，四外的微风吹得衣襟飘动，树杪作响，童爷心中不由得感动凄凉，心中不知是忧是喜。工夫不见甚大，已然走进了树林。此时心中更是痛快非常，林中的鸟语，微风摸面。童爷暗自说道：不怪人家那清高的文人，与那道高远学者，都羡慕僧道两家，也愿意出家为僧为道，看起来实在是令人心清气爽，就这个地方，真是世外的桃源了，一到此处便将所有的事全都忘了。将来我童海川有那一天的时候，找个清静的所在，也显着自在逍遥啊。海川心中暗自思想着，不由己的可就站住了脚步。

正在出神的工夫，远远的看见来了一人。海川特意的留神观看，恐怕是贼人到此，看见了自己多有不便。自己正要隐藏身形，就听人家高声的叫道："朋友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看你这个样儿，大概跟我是一样了。你站住，我跟你有话说。"

海川闻听此言，知道人家看见自己了，再要是隐藏，人家一鸣锣，大家一到，将我围住，我虽然没有什么可惧的，贼人

们可就知道了，那倒反美不美了。万一这个人要是山上的住户呢，也倒没有什么关系。还不如我别藏，倒看他是怎么个意思，也好跟他再打听打听聚义厅在什么地方。海川想到这里，遂往前紧行了几步，留神观看。但见说话的这个人，已然也来到近前。海川刚要说话，就听那人复又说道："老乡，我看你这样儿，大约你也是打柴来了。今天我一上来就看见你站在那里动也不动，大约你是今天看好了，明天再来打。要真是这样，那可不行啊。我是有人许可在这里打的，这些日子还没有一个人敢来，大约你是不知道。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？"

童爷闻听此言，心中暗自想道：我当他是聚英山的贼人了，原来是个樵夫。今天他看见我这个样儿，认为我也是一个打柴的，真真的可笑了。你要是游山看景的人，也没有你这个样的，要说这山上也不叫你上这个地方来呀。看这个意思，我得仔细问问他倒行。心里想到此处，跟着一抱拳说道："老乡，总算你眼力不含乎。我实不相瞒你老，今天上山我倒是要看看，看好了道路，到明天清晨我就上来打柴。今天你既然不叫我打，我也不能出乎情理，说不讲理的话，真要是那样，可就不对了。不过我要问问你，你是依着什么这样霸占此山？你要说的条条有理，我也不能非想，真要是没有正当的理由，你不叫我打柴可不成。"

那樵夫听了此话，跟着将柴担往旁边一放，遂笑道："这位老乡，这么一说，你是个明白主儿。不叫别人打柴，并不是我说的，你要不信，你听我告诉你。"海川说道："你说说我听。"那个樵夫这才不慌不忙的从头至尾细说了一回。

书中代言，童爷今天头一次来，这地方是聚英山吗？那焉能错的了呢？本来离着卧云庄也不算远，不用说是童爷，谁都能到的了。皆因聚英山山势高大，左右又有岭峰，只要在山下

看见有峰头，那就是聚英山里面。今天也算是巧，童海川到的这个地方，正是幽雅的道路，名叫白鹤峰。真要是打山口上走，一者是找不着，就说是找的着，有能人把守着，普通的武术家也是难到了里边。童林到此，所好的是白天，登山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注意，也就是这个樵夫。他姓王，父子爷儿两个全依着打柴为生。自从逍遥王造反，他们父子爷儿两个就在这儿打柴，直到现在聚英山大势告成，他们爷儿两个还在这里。头二三十年也受了些奔波，到了晚年身体也不大结实。儿子就是这个樵夫，名叫王老实，整天自己在山上打柴，也就不敢叫他老爹再出来了。

有一天在山上打柴，可就遇见了逍遥王赵爷带着人各处逢山看景，恰巧跟王老实相遇，遂说道："你这是由打什么地方而来，到在我的山上打柴？"王老实一看，真是吓得魂飞天外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他占山为王就完了，我打柴他也管？王老实正要答言，又听赵丕跟手下的人们说道："有打柴的，怎么巡查的人看着不管呢？这要是他常来常往，山上有什么机密的事情，要是叫他知道了，倘若日久天长，他要是奸细，勾结外人，那便如何是好呢？"手下人答言："大寨主，那有何难？我们出头干涉他就完了，不叫他在我们山上打柴还不行？他还敢跟咱们摇头，说个不字么？他也知道我们的厉害吧，他还不听你老的话么？"赵丕听了此话，并未答言，转过头来又对王老实说道："樵夫，你知道不道，这个山不是随便上的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不知道现在聚英山禁止游人跟你们这渔翁樵子么？你怎么还来呢？难道说你是不打算活着了？"那王老实闻听此言，战战兢兢的说道："大寨主，我知道是知道，这话你老人家不要这样说，这话是谁说的呢？"赵丕听了王老实这个话，不由得就怒从心头起，遂大声的说道："是我说的，你要怎么样？"王

老实闻听此言，心中虽然有点惧，可也是有点火儿，遂看了看人家左右跟着好多的人，心中说道：这真是官人的派儿，现在他的势力就算是可以了。自己想到这里，遂笑道："大寨主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就在这山上住，整年的不下山。你老人家将来有为大王的那一天，我这为子民的不是也跟着享福么？在大王的脚下，我打点柴烧，这算么？"火眼金睛赵丕闻听了这个话，遂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："樵子，你也是福至心灵，看起来你的造化不小，将来大王我得第的那一天，你小子的富贵有我担保了。你姓什么？"王老实说道："我姓王，名叫王老实，我们父子爷儿两个，全在聚英山的白鹤峰打柴，可不是一天半天了。现在我父亲上了几岁年纪，不能出来，就是我自己每天上山打柴了，变钱奉养老父，以度残生。今天得见大王，不想不叫小子在山上打柴，我父子可就没有生活的道路了，请大王替小子我想一想。"

赵丕听了这话，沉了沉说道："听你所言，也是一个好小子。不在这里打柴，就没有生活的道路，不要紧，我把你带着，跟我做点小事，比你打柴强多了。"王老实闻听说道："大王，你老人家的美意，要加在别人的身上，自然是好事，惟独小子我可不行。自幼失学，什么也不会，身无一技的长处，不叫我做事还可，要叫我把事做上，好不了还坏不了么？简直是不成。"大家听了这个话，同声说道："王老实，要听你这个话，你不是成了废物了么？"王老实答道："强也强不了多少，除去打柴我就会吃。"赵丕听了这话也笑了，遂又说道："要是这样，你就打柴就完了。我要说不叫你打，那我可绝了你们父子的生活。你这个意思，也算个孝子。由打今天开始，白鹤峰可就许你一个人打柴，别人可不许上来。"王老实他一听，高兴的了不得，连连说道："要是这么着，我就谢谢大王的赏饭之恩了。白鹤峰

就许我一个人打柴，我可说不起，那得看大王你老人家的了。”赵丕闻听此言，遂哈哈的大笑说道：“王老实你就放心吧，明天我派两个人来，禁止旁人上来，也就是了。”赵丕说完了此话，也就回去了。

当天王老实回到家中，见了他父亲把话一说，就提起逍遥王赵丕不叫别人上山，就准他一个人。老头子闻着这个话摇着头问道：“儿呀，这个话怎么讲？大王不许别人上山，就叫你一个人上山是什么道理？”王老实正要答言，老头子接着又道：“可是这样，这个逍遥王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们是什么人？”王老实听了此话，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是知道，不过是这样，我们一个平常人也没有什么，为什么他叫我一个人上山，这让你老听着又不放心了。在先他也是不叫我上山，后来我一看他的意思，他爱听什么话，我就说什么，后来他喜欢了，就答应我一人上山，他还说将来他得了天下，我们爷儿两个就享福了。”老头子接着又道：“享什么福？我没有那个福气。咱们先不说这个。要是这样说，我倒也放心。他叫你跟他去，推辞了倒是正理。不是别的，他们这一群人算是一群飞檐走壁的人，简直的就是大案贼。现在帮助十四子造反，有意谋夺大清国的天下，他们山上那群人，没有一个好人，要不然我怎会不放心？你想想，倘若是一旦之间，大清国派兵来，围了聚英山，他们这一群是一个也跑不了。你想你要跟他去，把你拿住，也判了一个造反的伙人，往那去诉冤去？再者国家的王法是不留情的，你当受那一刀之苦，是好受的哪？我老来老来我再急死，就是我死了也不甘心。你推了，那可太对了。”王老实一听老父说这个话，遂又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我绝不跟他们去，叫你老人家不放心。再说我要不想你老人家这样的身体，没有人服侍，那时候我也许是随他们去了，不说有你老人家在家了吗？”老头

子听了自己的儿子这一片话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遂说道："好小子，你只要听我的话，我就很痛快了。"爷儿两个说着话把饭吃完，当天晚间不提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老头子又嘱咐了几句，才叫王老实登山打柴。王老实辞别了父亲，独自一人上得山来一看，只见一个人走上前来叫道："王老实，你小子真叫走运了，我们王爷看见你倒欢喜你，这个地方，就许你一个人打柴，这是多好的一件事。我给你看着了，别人谁也不敢上来。"王老实闻听此言，真是乐的了不得。

书也不必多表，赵丕派人给看了一个多月，别人谁也不敢到此打柴。以后全知道了，也就不看着了，王老实一个人就算独占此山了，心中非常的高兴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大寨主虽然是贼匪，对于我总算是不含乎。这一天也是巧，头一次所卖的钱，交在家里，二次又打算上山，将用板斧一砍树枝，就看远远的来了一个人，东张西望的往四外观看。王老实一看，只见那人站在那里，遂高声叫道："朋友。"海川听了，这才上前答话。王老实就把不许别人上山的话，前前后后的细说了一回。

海川把话听完，心中欢喜的了不得，遂点头说道："这位王大哥，据你如此的说来，我也明白了，今天我们巧遇，也算我们两个人有缘。你拿我当了打柴的了，我实话对你说吧，我本姓童，名林，号叫海川，人送别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今天奉了卧云山庄之命，前来窥探聚英山。现在我这是初次来，找不着相应的地点，今天巧遇于你，请你指给我他们的聚义厅在什么地方？往那边去？"王老实闻听此言，当时吓了一跳，遂说道："原来是侠客爷，你老要打探，由此处往上走。可有一样儿，是与不是我可不知道。不过听人说，聚英山在白鹤峰头的后面，正中之处就是。侠客爷你老要是相信的话，你老人家就

顺着我的手儿走。要是找不着千万记住了，这个山下就是下山的捷径。”童海川闻听此言，心中高兴的了不得，遂用手一指说道：“王老实，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打算死，还是打算活？要是想着活着，也有一个条件，你要不想活着也有一个理由。王老实你可要听明白了。”王老实闻听此言，吓的了不得，遂说道：“这位童侠客，你老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的名字你老人家还听不出来？我叫老实吗，不但我人老实，我的心也是老实的。请你老把话说明白了，我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海川听了此话，遂又笑道：“老实大哥，我说的这个死活两个道路，由着你择。方才我说的那个话，就凭我这么一个人，不敢说是个有名的侠客，我这次自从卧云庄前来至此，打算捉拿火眼金睛赵丕。今天我与你说此真情实话，也是我看你是一个正直的君子，如其不然，我也不能大胆的对你实说。我这一次前来，是窥探而来，我与你所说的生死二字，大约你还不大明白，我简直的对你说明。你既是安善的良民，我所说的话，放在你的心里，不准出口。这是打算活的话。要打算死，那就不必说了，你还不明白么？我童某身守侠义道，明师教了武功夫，手起掌落，要一个人的性命，费不了多大的事情。王大哥，你想怎么样死，都实不费事。”王老实闻听此言，接着说道：“侠客爷，你老人家这是那里话来？你老放心，我是一个无知的小民，也知道一点好歹。你老人家这是替天行道，为人民除害，我虽然不知道么，好人坏人我还可以分的出来。你老人家到此之事，绝不能由我嘴里说出来，你老就放心吧。如果是那样，也别客气，你老就把我治于死地。再说我家中尚有老父在世，我岂能多口多舌，自找杀身之祸呢？”海川听了此言，遂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还是愿意活着。要是想活着，那你就紧记在心，也就是了。我有一件事，要与你相商。我想把你这身衣服，连柴担与板斧

完全给我，我改扮打柴的模样，每天到此察看贼人的聚义厅，以便大破聚英山。我独自一人，倘有上苍加护于我，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功，等我回去的时候，对你，我必有重谢。再说我要把造反的贼人拿获，禀明老大人，或者你也可以有点好处。”王老实闻听此言，当时把上身的衣服脱将下来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侠客爷，你老人家说到这了，我就惟命是从，我这身衣服就全给你老吧，但愿你老人家把事办完了，你老可别把我忘了。可有一节，这个担子与板斧，我们父子二人指着他吃饭，可别忘了给我。”童爷点头说道：“王仁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当然是得还你。可有一样儿，你要是马马虎虎一走，到明天我出来，你还往这里来，那可就费了事了。再说也耽误工夫。我是不怕什么的，只要我来在聚英山，我就没打算活着。你可不然了，家中有老父在堂，而且寨主又信你是好人，把你这身衣服给我，我混到里面，你可担了重大的嫌疑，如果令贼人知道，你们父子二人的性命难保。我有一套言语，要你紧记在心。我要到山上来，要是有人问我，我也是一套话。三天我要是不来，有人问你，你也得说这个话，那才成了。怎样说呢？就说我是你的表弟，你是我的表兄。有人要是看着我面生，必然不叫我上来，我就说你父亲是我舅舅，因为他老人家病重，又没有银钱使用，又没有人伺候，现在把我找来，上山打柴，替我表兄，王老实在家中伺候老人家。有人问到你的跟前，你也就这样说。千万别把这个意思说错了，这可是关系你与你父亲的性命的事。”王老实一听，虽然没有什么要紧，可是老人家当了人家的舅舅，只可点头答应，遂说道：“侠客爷，你老就放心吧，这有什么呢？这点小事我还能说错了？你老就把我这衣服换好，就着有太阳也好走路登山。”海川听了此话，高高兴兴的两个人计议已定，这才把衣服更换已毕，两个人这才告别。

童海川肩担柴担，奔往上峰。自己往上行走，心中甚是高兴，顺着王老实所指的道路，可就走上去了。工夫不算甚大，已然快走到峰头，但见在对面有一座小庙，地势也不算甚大，由远远看着，倒是非常的幽雅，真是别一天地。海川看了不由得心中暗自说道：看这个庙，不定有多少年了，这才叫古刹了。真要是能在这里悟禅修道，那才叫人上人了。虽然是好，怎奈我不晓得这座古庙是谁人所有，叫什么名称。英雄心中暗自思想，往前行走着。此时离着那座古庙也不过两三箭远，再要是往前走，可走不了啦，迎着拦有一道山沟，宽约六七尺。自己一看，站在那里出神，要打算过去，除非是打一个箭步。自己又留神细看一番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但见在山沟的岸上坐着一个渔人，正在那里持竿垂钓。童爷看罢，不由得暗自又道：看这个渔人，此情此景真乃神人也，真令我童某羡慕非常。今天我童海川来到此山，巧遇樵夫王老实，跟他借了这身衣服，现在才得任意而游，无意之中又来到了这里。这座古庙，从外面看着甚是出奇，大约里面主持之人，也不能是一个凡人。本有心进到里边，看一看他的究竟，无奈这一道山沟把我的去路拦住。现在要看这个渔翁，虽然是一个满部白髯的老者，真是精神百倍，坐在那里稳如泰山，好象一个退归林下的阁老。打鱼虽是一个雅事，可是不知他真是为打鱼不是？或者还有别的用意不成？童爷想到这里，暗自又道：我近前跟他打听打听，这座古庙叫什么名称？里边是僧是道？如若是聚英山的要人，我童某这件惊天动地奇功，或者能如愿以偿。我童某回到了卧云庄，也叫他们看看我镇八方的本领。

英雄想到这里，手扶着柴担，往前行走。不多一时，来到了渔人的近前，轻轻的把柴担往旁边一放，正要开言之际，就看那位老者一扭身形用目观看自己。二人一对目光，那老者就

是一怔。不等海川发言，那老者大声叫道："什么人，大胆前来至此？难道说你也不问个明白，所有这个聚英山，前前后后，左左右右的山岭，多大的地方，没有第二个樵夫。你今天来到此处，实在胆量不小。还不走开这里，等到何时？"海川闻听此言，暗自说道：这老匹夫如此的不客气，一定不是善类。自己把怒火压了压，遂把拳一抱说道："这位老者，不要见怪。现在我来打柴，并非我自己的事情，其中有一点情由，说出来你老也就知道了。"那老者闻听此言，随着把渔竿往旁边一放，遂说道："听你这个话一定有指使，你当面讲来。如有原因还则罢了，倘或是言语不符，待我大喊一声，当时守山的人到，把你带到聚义厅。如果口供不实，犯有奸细的行为，你想活在人间，那可太难了。"

海川闻听此言，心中未免不悦，有心过去将那老人拉倒，打他一个落花流水，扔在沟中，然后再大闹聚英山。心中又一转，暗自又道：不可，看这个老者说话，这样的蛮横，想必也是山中的贼寇。现在我也不必发作，我先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，再作道理。倘若他说了真名实姓，我也通名道姓，伸手擒拿此贼。那怕他是成了名的剑侠，我童某敌他不过，当场被擒，我也算死得其所了。海川想到这里，遂抱拳说道："这位老人家，不要如此的说法。山中的规矩我早已尽知，不过我出来的日子很少，所有山上老少的人们，都不认识我。再说其中也实在有一点原因。你老人家如果是本山聚义厅的人，不用说是你老这个人物，就是一个兵卒，我也不敢大胆冒犯。你老问到这里，我把其中的原因说一说。可是一样儿，得请你老把自己的尊姓大名，与我说了。"

海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那老者哈哈的一笑，遂把两条腿扭转过来站起身形说道："樵夫，有话照直讲来，问我的姓名

是什么道理？我说出来大约你也有个耳闻。今天你既这么说，你的意思是非跟本山的人说不可。这样也好，今天算是恰巧，我告诉你，我姓赵，久居聚英山。”

童海川听了此话，不等老者把话说完，听他姓赵，心中暗自欢喜想道：这个聚英山没有几个姓赵的，就是火眼金睛赵丕一人姓赵，原来这个老匹夫，他就是那占山为王的罪之魁。我看他就与常人不同。海川想到此处，又一注目观看。如此的一看不要紧，那老者就说了一个赵字，名字尚未说出来，这个工夫一看侠客童海川注目观看自己，心中就是一怔。海川明白是赵丕在此，心中喜悦非常。暗自说道：这一定是那老贼赵丕。

书中代言，这位老者非是别人，正是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。那位说了，海川就有这么的好眼力么？今天他们算头一次见面，又都是化装，说的这个意思也太捧童林了。诸位，这个事不用海川一看就知道，无论是谁，一看这个意思就能知道。皆因这位逍遥王生就的二目通红，两眼的周围全是红的，而且面若猴形，故此人送的外号，叫做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。今天在此打鱼，一为查看情形，二来作为消遣。

自从飞剑道长李居龄，独自一人下山，夜探卧云庄走后，和尚长法说道：“公乾贤弟，仙长此去前赴卧云庄，据你看有什么危险没有？”公乾闻听此言，沉了半天说道：“方才我想倒是没有什么危险。我想道爷那样的功夫，卧云庄所有的人们，大约都是平常之辈，就是白太官与马骏两个老匹夫，可以称得起是我们敌手。现在白太官身受剑伤，就有一个马四爸，也不足为虑，仙长李居龄的本领可以敌住了他们。再者仙长此去，也不是奉命前往，当然到在那里也不动手，在暗中听听白太官生死的消息，大概到不了天明，自个就能回来。现在我心中又有点不放心。”和尚长法听到此处，不等公乾把话说完，把头摇摇

说道："你我二人暂等一时好了。要是到了天明，不见仙长回来，恐怕有了变化。要据你如此说来，再看仙长走的那样紧急，大概难免无事。"公乾听了此话，遂又说道："师兄你也不要过虑，真要回不来的时节，兄弟我自有相当的办法。"弟兄二人说着话等待老道李居龄回来。

功夫不见甚大，天已五鼓。和尚说道："师弟，现在天已五鼓。自从道长走后，我心中总是不安，这时候可不是我埋怨你，在道长临走的时候，我看了看你，你也没留意，在那工夫，你我二人要是同意，至不济也给他打个接应去。这么一来不要紧，直到现在天已五鼓，不见道长回来，倘若是出了意外，那还了得？"双枪赛文龙闻听此言，遂接着说道："方丈，不必着急。我总想不能出什么意外，不过心中不安倒是实情。好在天还不晚，我们再等一等或者就许回来。"长法听完了此话，站起身形说道："师弟，这么等，再等就天亮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不能再耽误了，我先到聚义厅报告逍遥王。"和尚说着往外就走，够奔聚义厅。此时公乾也未便再往下说，遂也跟着到了大厅。

见着大寨主赵丕将此事一说。赵丕当时就吓了一跳，遂说道："李居龄私自下山，若按我们山规来说，就是他回来也不留他。不过是一样，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剑客了，又是你们三绝之一，在山中也算是功高过人，对于他不能那样的较真。再说没奉公令前去探庄，也是为公家之事。可是，李道长去了这一夜的功夫，不见回来，如若出了意外那还了得？我要先派人前去打探为是。"

大寨主这话尚未说完，此时喽兵进来单腿打阡说道："报。"大寨主听了此话，用手一指说道："赶快道来。"那个山兵说道："报告大王，现有本山的探子报到，说是仙长李居龄，独自一人夜探卧云庄，不想仙长在山庄被获遭擒。请大王定夺。"火眼

金睛赵丕听完此话用袍袖一挥说道："去。"

此时长法与公乾二人站在一旁，同声说道："大寨主，现在我们弟兄二人在此，不必另派别人，以免往返徒劳，我们弟兄情愿一同前往。"大寨主用目看看遂抱拳说道："二位老英雄且慢，听我道来。据兄弟我看，今天此事，我想仙长到得山庄，他绝不会自己出头挑战，这一定是遇到山庄瞭哨的贼人，彼此动手，仙长是众寡不敌，当场被获。我想就是二位前往，到了山庄，就以仙长就是前车之鉴。如果单对单，以他老人家的本领来说，可以说是能敌过他的人很少，不过是一节，李道长究是独自一人。再说山庄之内或者也许约了出众的能人，也未可知。这是兄弟的理想，你们二位要是一同前去，倘若不慎，跨了道长的故辙，说句不受听的话，也难免被获成擒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不是灭去了聚英山大半的威风么？这件事我自有道理。"和尚长法闻听此言，遂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："大王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弟兄但听大王佳音了。"大寨主遂点头说道："二位请放宽心，事到如今，我们比较沉着一点为是。我也是放不下，我想你们二位，去到老人家那里，见着高僧铁掌赛达摩，把仙长之事与他老人家仔细的述说一番，再问问他老人家有什么办法没有。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办法。再者他老人家念其师生之情，武道之义，老方丈也许出头，亦未可知。如果那样一来，老人家到得山庄，把一群剑侠客完全清灭，那才是聚英山上的一件大幸事了。"和尚一听大寨主此话，当时答应了一声，跟着告辞走出了聚义厅。

此时天已大亮。顺着山道来至在菩提寺，进到门内，走到了禅堂。老方丈铁掌赛达摩，早听见有人到此。长法行礼已毕，把此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老方丈听了此话，默无一言。长法接着说道："弟子前来也是奉大王之命，向你老人家商议此事。

你老人家要是有个高明的办法，就请你老人家吩咐下来，弟子我回到聚义厅，述说以后，我们大家好照计而行。”和尚把话说完，又沉了好半天，才听见老和尚念了一声佛，跟着说道：“长法，你们当面实话实说，还是叫我在此地不在？要不叫我在这里，我当时就走，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弄这一套了。我这样的年纪，教你们这几个徒弟，没得着你们的益处，也别叫我受你们的累。要提李居龄他被获遭擒，那不怨人卧云庄不对，所怨的就是你们三人，眼空四海，自知有己，目中无人。在你们上次来，我给了李居龄十二口飞剑，为的是叫他防身，等到那不得已的时候，再取出来使用。不想他一出我的门口，就遇见了章州的白太官，当时使用，打伤了人家之后，他还不放心，到了晚间，还要看看人家白太官死了没有。现在被获遭擒，还怨人家山庄么？这怨他自己目中无人。我想你们三人一同来的，有能为慢慢的办理，没有能为就叫人家把他治死，我只当少下会子苦功夫，他这个弟子我没有收。长法你也不可多留，赶紧走去。你再要是不走，我就要离开这个聚英山了。”

和尚长法与公乾二人闻听此言，知道老师早有耳闻了，也不敢再说假话。长法说道：“老人家不要生气，今天我们来到师父跟前，并不是请你老人家下山，替聚英山出力，所为是救我师哥李居龄，故此我们前来跟你老人家说一说。你老人家是年高有德的人，万一要有一个相当的办法，那不是你老人家念其师徒的情义么？再说我们二人前来，刚才我也说过了，我们是奉命而来。你老要是有个高明办法，我们遵命而行，办好了，把我师兄救出来，那不是三全其美的事吗？你老也不用发此霆雷之怒了，请恩师想情。”老和尚铁掌赛达摩闻听此言，遂又笑道：“你这个小子，真是伶牙利齿，到现在上了几岁年纪，更是能说会道了。你不用说，我也明白你们的心理，你们主意比我

高，由今天起，我算知你们了。好吧，现在我也没有什么事，也用你们不着，这个地方愿意叫我多住一时，我就住几天，真要是不叫我住着，你们只管说出来，我当时就走。”和尚长法乍一听老和尚的语气，心中甚是欢喜，还以为要亲自出头去救李居龄了。再一听后边的话，可就不对了，还是发怒的言语。遂又接着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只管住着，你老也别着急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所为报告你老知道，谁叫你老是我们恩师呢？日后无论再有多大的事，我也不来给你老送信来了，你老现在不是也知道了么？你老要是没有什么事，我们就要走了。”老和尚闻听此言点了点头。

哥儿两个这才告辞出来，回归聚义厅，与大寨主赵爷把这个意思一说不要紧，当时就吓了赵爷一跳，遂说道：“不好啊，高僧不管倒不要紧，他老人家可不可能走？那便如何是好呢？”大家沉了半天，大寨主赵丕说道：“要不然我亲自前去。”和尚长法说道：“大寨主，这个时候我看不必。我们老师的脾气，我是知道的。现在生着气的时候，大寨主你老要是一去，不但不管，他老人家就许一走。这是没有根的事。”

赵丕闻听此言，点点头，自己一想：倘若老和尚离开聚英山，可就把山上威名去了一大半。不管倒不要紧，老人家别走了就成。大寨主自己想了半天，这才拿定了主意，非得乔装改扮，明察暗访，见机行事不可。等到与大家议事已毕，自己收拾了一身渔人的衣服，信步来在菩提寺的山门以外，就坐在山沟的岸上垂钓。别的都是小事，坐在这里看着菩提寺的山门，如若老和尚要走，自己必然看得见。要在这三四天之内不走，山里也不给他老人家去信，大概也就不走了，然后自己再到里边去见。不想一天日落西山，都快黑了，倒是没见老和尚出来，心中甚是欢喜，暗自说道：老和尚别看有气说走，这么看起来，

他是不好意思的说走就走。好了，这大半是不生气了，若是不走，我再坐一会儿。大寨主赵爷正在暗自欢喜的工夫，就见一个樵夫走了过来抱拳说道："这位老人家，这个古庙何名？"两个人这才接谈。

大寨主赵爷道了自己的真名实姓，遂说道："樵夫，你是姓甚名谁？赶快与本王报来。"海川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老朋友，你要问我，你且听了。我姓童名林，字海川，排行在二。我的表兄姓王，名字叫王老实，我跟我舅父他老这里，我给打打柴。老人家现在用人，今天令表兄出来，我们哥儿两个要是一同上山，请想老人家还有人服侍么？我的表兄他自幼失学，可是学会了一身武功夫，到现在算起来也有二十年有余了，水旱两路的功夫，全都不弱，就拿那十八般兵器来说，件件皆通，他的功夫是来无踪去无影，别的不用说，我们山上的乱草之中，看见有一只猛虎，这话也就在前几天，我与我表兄一看，当时可是吓了一跳。这工夫我表兄心里倒是有根，人家当时一抖身形，迎着面倒奔了那个猛虎去了。老虎也是冷不防的时候，他奔上去也是很快，一下他就骑在老虎的身上了。看着那才容易呢，仿佛不算么似的。当时举拳就打，打了没有几拳，他就活活的把那只猛虎给打死了，他说给山中除害。看将起来，他的能为真是力能降虎。他学会了武功，虽然这样，据我看，他虽然有这样的能为，倒是一个废物。怎么说呢？第一他不能替国家出力效劳，杀赃官除恶霸，二来又不能身入各行，工商两路他都不成，可以说是高不成，低又不就。不是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简直练把式的人就是一个废人，还不如我这老粗，放在那里，都可以对付。赵老先生，据你老说，这个意思，我们两个人是谁成谁不成？他有两下子把式，又算什么呢？那有那些老虎叫他打死？"

大寨主赵爷在先一听樵夫的口气很冲，心中甚是不满，后来一听这个打柴的所说的都是气恨练武功的言语，遂也就不与他计较了。遂点头说道："这个事我才明白，原来你是王老实的表弟呀。你这个人也很诚实了，真是心中有什么话，就说什么话，看起来你也不错。对于你表兄他们父子，也算是不为己身事，要帮他人忙，也是令人可敬的事。你的表兄王老实，他会武术，这话当真么？怎么他不跟我说呢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你也不要这样说，他若是真会武功，也不能说是废人。常言有话，卖金的还得遇见买金的呢。不过没得着机会就是了。倘或是大英雄有用武之地，时运亨通的时候，那可就一步登天。常言又道：一人有力，能养千口。他也是没有自立的能力，真要是能自立，也不用着你来给他打柴了。象你这个能为，也就是养一个人哪。"海川闻听此言，遂又接着说道："要据你老这么一说，还是我不如我表兄了。虽然他比我强，可有一节，他没有这个福气跟大寨主谈话谈了这么半天，也没谈到这里，也可以说是大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了。再说在早先他也说过，聚英山没有事情便罢，如果有事，万一要能找着机会，能在山里做一点事，可比受那辛辛苦苦的樵夫可强的多了。"逍遥王赵丕闻听此言，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："这个小子，那天赶是跟我说的都是假话，你就说你父亲没人照管好了。这么说起来，也是事有恰巧。既然你表兄有这个心志，有这样的工夫，没有相当的地方，今天我既听见，也不能屈了他的志向。方才我也说过，这聚英山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，到现在我实对你说吧，某家就是聚英山的大寨主。你的表兄王老实，要是据你这么说起来，他也是一个有用之材。现在我们山上，正在用人之际，你就把你表兄叫来，我再看看他倒是真有功夫，还是没有功夫呢？真要是平常之人，我给他一个平常的事情，要是有出众的能为，我就派他一个要

紧差事。老二，你表兄现在能叫来不能？赶快的把他叫来我看。”海川闻听此言，跟着一笑拱手说道：“大寨主，原来火眼金睛就是你老人家，我实在是不知道，请大寨主恕我这无知的人吧。”赵爷听了此话，遂笑道：“你这个人心也太粗了，你刚听出来，真真的可笑极了。”说着又往各处看了看，遂又高声叫道：“老二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把你表兄叫来，我看他如何有可用的才干，我就要重用他，你就快去快来。”海川连连答应了两三声。海川此时本有心动手，但是离着这样远近，倘若再有人出来，恐怕我一人难敌二手。我得想个办法把赵丕引到无人之处，我再跟他动手，捉拿于他。海川想到这里，又知道赵丕有爱将之癖，不由得心中欢喜非常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又听大寨主说道：“你表兄是怎么个人物？我看看他究竟如何？上次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把他自己说的如同废物一般，看将起来，他是看不起我。”海川闻听此言，心中说道：不妙，我得把人家王老实洗清。一个平常的良民，说得人家有这样的本领，现在这个贼人正在用人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一片假话，他真拿他当有武功的人，他嗔着不帮，岂不给人家招祸么？海川想到此处，当时说道：“大王，不要如此的说法，其中有一点原因。只因我舅父他老人家，年老气衰，身体甚弱，一时不能离人，故此他恐大王爱将甚殷，自己说了自己的本领，倘若大王重看一眼，有所任用，岂不将老父一人抛在家中，没有人伺候，不是于孝道有亏吗？我表兄的为人，不才是尽知的，他故此以无能二字推辞，也未可知。要提起我表兄的为人，可称是大孝齐天了。常言说的好，大王也许知道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我舅父久病多日，就以他那样的本领，天性当然是一个刚性之人，惟独回到家中，对于久病的老父，服侍竟自无微不至，毫无怨言，面无难色。如此的人物，真乃大才无可比伦。古人

有云，自古忠臣出于孝子之门。这话大王当然也是知道的。我为什么想起这个话呢？皆因我表兄现在虽然我替他打柴，他现在伺候老父还要到林中打鸟，皆因老人家喜吃鸟肉。刚才不才临出来的时候，他说得了工夫还要上来到那林中打鸟，以便供奉老人家食用。大王请想，这样的人将来能不是国家的大材么？”火眼金睛赵丕一听樵夫说得王老实是这样的贤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莫非说这是天助我赵某不成？山中就有这样的大贤？又听海川说道：“大王命我就去找他，但不知他为了久病的老父，怕他不肯前来。我想他若出来打鸟，此时正是其时。大王倘能亲自同我到林中，作为路遇，倒可一谈个究竟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”赵丕此时也是爱材心盛，说什么都点头，遂说道：“他若是在树林之内，也好，我就同你前去。但不知是那个树林？走吧，你同了我去，大概也离此不远，待我前去观看好了。你给我头前引路。”海川点头说道：“好，大王，你老就随我来。”

童爷说着话就把柴担搭在肩头，就在前边带路。火眼金睛手持鱼竿后面跟随，两个人顺着山路往前行走。真要是不知道的，若借着这山青水秀的高山峻岭，一位是白发苍苍的渔翁，一位是青衣大笠的樵夫，在景象之中，真是饶有诗意。

海川往前行走之间，又看了看逍遥王赵丕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今天看此光景，我们都是乔装。看起来真是凑巧，他也是改扮渔人。我们两个人今天真乃是狭路相逢，我童某今天就要捉拿此贼。

海川心中暗自思想着，走了多时，过了几片树林也没看见一个人，贼人心中甚是不悦，遂叫道：“老二，你说话太唐突了。也是我要看他的心切，走了几片树林，未见一个人影，真真是岂有此理。既然如此，我看他何用？我不看了，我明天再看好了。”海川一听此话，又看此处不便动手，遂站住脚步转身说道：

“大王，不要心急，你老就顺着不才的手来看，那不是有人在那里？”

赵丕一听有人，也不细看，便随着海川走上前去。两个人进到一片树林之内，赵爷往四外一看，里面并无一人，不由得心中怒火上升说道：“你真乃胡言乱语，竟敢与某家视同儿戏，到现在那有一人？你要小心了。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爷一看贼人怒气勃发，遂冷笑了一声叫道：“赵丕，可惜你英雄一世，不想你今天昏聩一时。我镇八方今天混上山来，你竟自麻木不仁，也是你今天大数已到。现在有我童某在此，还不束手过来？”火眼金睛赵丕听了此话，自己心中甚是后悔，自己不应当大意。方才听他道了姓名，看他是个打柴的，不想他是镇八方童林乔装到此。也是老夫没把他放在心里，现在被他愚弄，倒叫老夫好笑了。赵爷想到此处，遂哈哈的笑了一声说道：“童林，你真乃英雄的胆量也，老夫久有耳闻。不想你为了匈奴一点的利禄，竟自如此的大胆，混上山来，真乃是眼光如豆，不识大义之辈了。你若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就此回头，同了某家共图大事，将来封妻荫子，坐享荣华，那才是知时务的大英雄大豪杰了。”海川闻听此言，遂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赵丕，你真乃异想天开了。常言道，天下之大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就凭你们一群杀人放火的贼寇，就敢如此的胡为，要做南面之王，真乃无知之甚。现在我童某到此，一则所为得有相当机会，你们那个如果听从良言，肯其弃暗投明，公家向来不咎既往，如果改过自新，家国自有安置。倘若一帆风顺，有功国家，将来流芳千古，不是一代的名人么？比你们当这山贼水寇，真有天地之别了。赵丕，你要再思呀再想。”贼人听了此话，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老夫有心收你归顺，不想你有若顽石，反来与老夫鼓舌如簧的胡说起来，你真乃不知进退了。看你这样，再跟你说些良言，也

是白费工夫。来来来，老夫束手不难，我赵某要领教一二。”海川听了此话，含笑说道：“大寨主，此话是如此讲法。”说着上前一个穿掌，此招为虚。赵爷往旁边一闪，用袍袖往外一扫，跟着一上步，左手一拳照定童爷的右胁打来。童爷往左开了一步，一抬右脚踢了上来。大寨主一看童爷照定手腕踢来，反腕一接。童爷把脚撤回。大寨主一上步，二人斜并肩头，一拳照定童爷的心口捶来。童爷使了一个道士单几手，把赵爷的单拳磕出，跟着双肘往外一撑，右肘照定赵爷的心口撑来。赵爷一看童爷用的暗力不小，跟着一撤步把此招躲了过去。心中暗自说道：这童林的本领倒是不弱，看将起来，今天除了三绝与各位老前辈遇上，或者没有意外，若是在我的本领以下的人们遇上他，今天就得被他打倒。大寨主赵爷心中想着，可是手下不敢疏忽。两个人一招一式，你往我来，各不相容。一个是老迈龙钟，虽有出人之艺，但是贪心而忘死；一个是中年英勇，只知为国除害，那管出死与入生。两个人战了五六十个回合，不见胜负。

海川心中说道：这个老贼的本领甚是可以，打了这么半天，他还是封得很严，一时恐怕难以胜他。既是这样我是为么来的呢？童爷心中暗自着急，手下也是加着十二分的小心。大寨主心中甚是着急，暗自又道：但不知童林到此，他是奉了福临的命来的，还是他自己私人而来呢？看这神情，大约他也是由打卧云庄而来。赵爷心中想着，只见童爷一招打来，跟着往旁边一纵身形，海川这一招可就走空了，大寨主跟着往里进招。两个人彼此各出新招，也是不分胜败。若按童爷的功夫来说，可以说是不弱，今天跟大寨主两个人比上，可显不出来怎样了。在先前童爷倒没把赵丕放在心里，等到走过几招一看，心中暗自点头说道：这个贼人，不枉他是聚英山首领，功夫实在不坏。

今天幸而是我童某，要是换个别人，可以说是难占上风。二人真是招招吃紧，手手新奇。大寨主心中说道：童林他才三十上下的年纪，现在就有侠客之名，看起来倒也称得起。真要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倘若不把功夫放下，到了那时，真可说是艺绝人群了。就看他的一招一式，真是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点。耳闻着他所练的都是内家拳，今天看起来实在不坏，对于他所进的招，还得多要留神。我也是一个上年岁的人了，倘若是手眼一迟，那还了得？就是我打不过他，我也不能落败。真要是一败，那样一来，我这一世的英名可就付于流水了。火眼金晴赵丕这么一想，更把全份的精神完全放在童林身上。

说话的光景两个人又走过了二十来招，仍是不分高下。此时天色已经不早，快到掌灯的时间，满天的星斗，两个人仍是各不相下。大寨主心中说道：今天看这个样儿，我不使我那绝手，简直的是不成了。天已然不早了，星星已然出全，黑天末日的我很大的年纪，有点失神那便如何是好呢？还不如此时把他治服，然后我再以大义劝解于他，以便把他收下。如果他不允，那可没有法子，将他捆到大厅以内，问他一个死罪，也叫卧云庄的人看看，聚英山的人物怎样了。大寨主想到这里，遂把招数一改。此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一看，心中说道：好一个老匹夫，我当他的功夫就到这个身份了，敢情还有新招。在这个时候我要是不更换招法，也难以取胜于他。海川想到这里，跟着也裹手一改。大寨主一看，当时就是一怔，心中又道：好，人家也改了。真是招数新奇，可比方才又强的多了。一招一式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种种的新手往前进招。也就是大寨主的功夫有根底，如其不然，恐怕甘拜下风。火眼金睛手中虽然应付童爷，见了这精彩的招法，不由己的口中叫好，都叫出声音来了："不怪人称镇八方，果然实在不坏。"大寨主此时也

不十分进手了，只有招招架架而已，自己门户看到了，光看海川进手。

说话的工夫可就听见有本山的更夫，敲打更锣，借着山音，听得真真切切，仔细一听已经二更的时分了。此时两个人又交三四十个回合，海川的新招差不多也没有了，再进手也就是熟套了。大寨主这才点头心中说道：好，大概你也没有多少出奇的了，我也不必再等着了，你也就是这个能为。大寨主想到这里，复又将自己的招法使出，一手一式往里进招。童爷一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不好，今天大概我是准输，没有将他打倒的希望了。此时大寨主赵爷，二次用手，我的招法全都用完了。

童爷正在思想的时候，在黑暗中只见由树林之中飞出一物，够奔贼人的前胸。一时不防，此物正中贼人的前心，当时站立不住，栽倒地下。

海川一看，此时正是机会，跟着上前一个箭步一看。这个工夫就见赵爷跟着一翻身形。童爷心中说道：这不用说了。心中自言自语的说着，又见赵爷正要坐起，跟着上前二次把贼人按倒。赵爷虽然受伤，那能不挣扎呢？两个人争了半天，海川暗说道：我先把他捆扎起来再说。跟着把绳儿取了出来，好容易把赵爷捆了起来，自己站起身形，哈哈的笑了两声，口中叫道："赵丕，我可对不过你老人家了，今天也是上天助我。"赵爷闻听此言，遂哈哈的大笑一声说道："童林，方才我赵某若不是大仁义，恐怕你的性命早已休矣。到现在比手时多，我也看见你有多大的能为。你将某捆绑起来，总算你该着作脸，你我二人只有心照而已。"童海川闻听此言暗自说道：这个贼人虽然被擒，他还是不服我，可也难怪，本不是我把他打倒，他岂能服我呢？现在暗中一定有高人助我，要是没有这一下子，大概他定不容我。

海川想到此处，虽然赵爷说了这个话，也并未答他一言，遂在黑暗中留神看了看四外，有心将赵爷扛起来，偶然哈腰一伸，就觉着赵爷身形一软，仿佛有一种东西。海川也是一时心急，顺着他腰间一摸，倒要看看他带着什么东西。说来也算是巧，这种东西非他所有，要是我把他拿到手中回到卧云庄，他们那位不佩服我童海川？不想我今天来到聚英山，得着这个东西，可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。若看方才交手的工夫，简直没有回去希望了。

书中代言，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的腰间所带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说来也算是巧，非是别的东西，正是老剑客欧阳修镇观之宝。自从张方下山之后，老人家相赠与他，病太岁全凭这个宝器，跟年大人做了多少的大事业。此物名为脉门弩。这种东西，是为西洋所造，真是百发百中。不论对方有多快的脚程，或是有多快眼神，用这种东西要是打你，只要是一听见么，对方就算逃不开了。

张方佩带此物，这一次住在了卧云庄，因为一时大意，就把这个东西连老王爷所赐的双龙免死牌，这两种东西在一个包裹之内。不想一天的夜晚之间，来了一个位英雄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久居聚英山的老前辈，姓卜名华字凤山。老英雄在山上曾说过这样的话："现在卧云庄之内可以说是人才济济，越来越人多，还都是有了名的剑侠客，有朝一日要是一齐全都到山上来，我们有多少人也难免凑手不及。现在据我看虽然能人不少，我想也没有相当的人位，我想我们先到山庄，给他一个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，那怕除了他们一个，也算减去他们一个人的势力。无奈一节，这山上没有这样大胆之人。列位，可曾知道，朱苍朱天鳌朱老英雄，那是多好的功夫，前次去到卧云庄，尚被福临所获。"老人家卜爷说了此话，以后自己前思

后想，想着自己在聚英山隐居这些日子，人家大寨主供柴供米，其余的各寨主全拿我当老前辈对待，就连十四子允禔他要是见着我，跟我也是很客气。既是这样，因为我又说出那个话来，在这个时候我得做出一点事来，叫人家看看，我也不可光话风凉，不给人家一手看，那我算什么人呢？好在这些日子我也没有什么事，莫若今天夜晚我到山庄窥探一番，如有得手的机会，也给他们一个厉害，也长长聚英山威风，再说也叫山上的人们看看我不是个无用的废物。老头子想到此处，当天吃晚饭之后，收拾好了应用的东西，独自一人暗自下山。未曾下山心里想道：我不走山口，我要从白鹤峰下山，一直可就够奔卧云庄，以免山上的人看见。老人家暗自想着，说着够奔山峰而来。好在一节，所有聚英山的山路，老英雄全都知道，不大的工夫下了山来。一路之上也不必细表。

等到来至卧云庄不远，看了看天色也就在掌灯的时候，老英雄心中说道：看起来这也是一个机会。听人说现在山庄戒备森严，不用说是聚英山上的人，就是久居卧云庄的老百姓，还有腰牌呢，没有不能进去，说甚了就拿你当敌人办。白天是这样，不容易进去，现在已经天黑了，倒是一个好机会。他们守门的庄兵也是换班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人一乘乱或者就能进去。真要是到在里面，那就好说了。我也不论是什么地方，我先把身形藏起来，但等天到三更时分，去到福临住所，看一看所来的都是哪路人物，我也好作个预备。真要是成了名的剑侠客太多，有了名的英雄甚广，我回去的时候，必须报告他们大家。

老英雄主意拿定，说着从面前经过一群人，看那情形是一伙农人，说说笑笑的走了过去。老人家一看，也紧走几步随着大家身旁而行。就听一人说道：“腰牌腰牌，把腰牌拿出来，别等到了庄门再拿，耽误工夫。”大家说着话一边走着一边往外拿

腰牌，说说笑笑的来到北庄门。大家向庄兵一举手中的腰牌同声答道："回来了。"庄兵同大家一点头说道："来了，回来了。"老英雄随着大家身后，也随着把手一举，也就随着大家混了进来。

老英雄进到里面一看，心中说道：别看福临是个庄稼人，他把这个庄子整理得非常的有次序，街上的铺户很是齐整，看起来这个小小的庄子倒很富庶。老英雄心中想着，可是不敢尽走大街，自己想着就进入了小巷，心中甚是高兴。留神往各处观看，打算找一个地方休息休息，喝点茶再吃东西，以免到了福宅的时候肚内饥渴。老人家正在打算的工夫，只见一家酒楼，里面非常的热闹。有心进去，又一想暗自说道：我要是进去倒是没有什么，倘若遇见了山庄的人，不认识的还则罢了，如果是认识的人，倒多有不便了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可就走了过去。此时腹内就觉着有点饥饿，遂又暗道：唉，山庄的人们，天到这般时候大约也没有人到此喝酒了，我何必饿着呢？进到酒楼之内，我多多的留神，找清静地方就成了。

老人家想至此处，二次转回身形，往回行走。来到酒楼的门前，进入里面一看，也不上楼，自己找了一个清静的所在，落坐后又往屋中看，楼下倒是没有多少酒座儿。此时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说道："大爷，你老吃什么？喝酒不喝？"老人家心中一想，天还早着呢，遂说道："喝。你等一等，你先给我沏茶来，我喝着的工夫再说。"伙计答应一声走去。去了工夫不大，把茶端了过来。老人家喝着茶的工夫要酒要菜。不多一时酒饭俱到。老头子一边喝酒，听见楼梯一响就侧目观看。不一时酒饭用毕，惠过了酒饭之资，自己一人出离了酒楼，天色也就在初鼓的时分。

老人家慢慢的信步而行，好在一样儿，卧云山庄的方向自

己倒知道，一个人在黑夜之中慢慢奔往山庄而来。因为天还尚早，又围着山庄暗自察看了一回。老人家慢慢的走着，一直等到三更时分，大约里面的人们，多有安歇的了，就是所有各路的英雄好汉们，或者也有休息的了。老英雄卜爷早就找一个地方，是个短短的墙垣，又往四外看了看，并无一人，老英雄一拧身纵上墙头，注目往里观看，里面倒很清静。老头子翻身下来，放轻了脚步往前行走，走了很远，院中也没见一人。老头子甚是高兴，可就够奔大厅而来。虽然道路不大明白，东扎一头，西撞一头，还是把大厅找着了。老人家一看当时一纵身跃上房来，一听里面人声杂乱，复又往下一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不怪人说现在卧云庄来的人不少，今天我身临其境的看起来，实在是不少。老人家正往里观看，心中又道：别人我不认识，惟独白太官与道秉清真马骏马四爸他们二人我可认识，其余的大约也是剑侠客之流。我卜华要是与他们比试比试，大约也拜不了下风。我虽然不能完全取胜，可是一节，他们人可是不少，常言说的好，好汉难敌众手。我不出头便罢，既要出头，就别落败。如果落败，外面的评论人家就不说山庄的人多势众了，就说我姓卜的没有本事了。我今天出头不出头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我要是出了头，战胜了我一个人也没有多大用，再说我也不是奉命而来，真要是不幸被擒，我这个筋斗栽的多难看。今天我也别出头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可不能白来，俗语有话，贼不走空。无论福宅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得拿他一样两样的，我再回山。

老头子想到此处，轻轻的下了房，不便够奔客厅，遂转身形够奔了南房。这个地方就叫艺高人胆大，也不听听里面有人没有，说话跟着进来，各处留神观看。大概这是各位侠客的休息室，里面有几份木床。只见一张床上放着几个大包裹，自己

也不看是什么东西，伸手抓起一个。说来也巧，卜爷也算也很有眼光，这里面就是张方的脉门弩与那双龙免死牌。老头子拿在手里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管他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我先把他拿走，多少先给他们点不痛快，叫他知道知道聚英山已经又有人来了，他们心里也得害怕一点。老人家心中想着，有心仍由门口出去，又一想不好，倘若要是有人看见，我拿个包裹走，我这么大的一个剑客，现在成了小偷儿，这未免太丢人了。自己想到此处，用目一看，当时越身形，便由后窗走去。当时登房越脊，出离了福宅，跃身形跳下房来，拧身越过山庄的围墙，老人家就够奔大道而来，施展功夫，回奔聚英山。

来到山上，天可就快亮了。来到了自己所居的小庙之内，休息了一会儿，用目看了看那个包裹，随着走至近前，把包裹打开一看，当时就是一惊。里面包着一个黄色的黄绫子棉套，看意思是甚为保重的东西。再看还有一个竹筒子，真是工精细腻，一看就知道也不是平常的东西。其余还有一个高丽纸的纸包，上边号着字，写着市平足银二共一百两，还有一个小包，卜爷摸了摸也是一点散碎的银两。老头子看完了心中倒有些犹豫，遂把带黄套的那个东西拿起来，把黄套退上去一看里面，是一面玉牌，上边是二龙戏珠，雕刻得精细非常，中间刻着两个字，是免死两个字。老人家看罢暗自惊讶说道：哎呀，这个东西不是平常人所有的，怎么到了他们手里？我曾记得有个双龙免死牌……我知道了，大约此物，不是神力王的，就是那一位王爷的，多一半是神力王的东西。好，今天我也不算白去这一回，得了这件东西，也不管是他们谁的，他们这个东西的来路大约是不光明吧。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，到在聚义厅之内，我把这两件东西拿将出来。

老头子拿定主意，自己又休息了一会儿，天可就大亮了。

老人家把夜行衣换下已毕，又吃了点东西，这才奔往大厅而来。到了里面看了看，此时人已不少。老人家入座之后，大家正在闲谈。再一看另有张桌，坐着的就是十四子允禔，身后站着武士，两旁坐着各路的英雄，僧人道士俗家都有，都是出众的本领。老人家坐在那里一看，心中说道：看这个意思今天大约是有事，要不然也不能这么齐全。

老英雄正在想着，只见大寨主赵爷向着自己拱手说道："老人家今天到此，大概是有什么高见，请你老人家当面指示。"老英雄卜华赶紧抱拳答道："大寨主，老夫今天到此，倒是没什么愚见，我要在大寨主面前报告一事。只因老夫昨天夜晚去到山庄察看情形，在我临回来的时候，我带回他们一个包裹。说来也是凑巧，我是无意之中携来。今天早晨我把他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面双龙免死牌，还有一个很精细的弩筒，余外还有点银两。我想这个东西真乃是御赐的国宝，不是常人所有的。"火眼金睛赵丕闻听此言遂说道："老人家，此物现在那里？看将起来，老英雄是维护聚英山至矣尽矣。你老人家到了卧云庄还能带点东西回来，真乃不易之事，可见得老人家不减当年的豪气了，实在是令我们大家钦佩。"老头子说着话，便把包裹放在自己的面前桌上。

此时有兵卒双手一捧，送到大寨主的面前，把包打开仔细观看。此时也有离了座位的，也有不站起来，各自观看。十四子允禔看了看双龙牌，连连说道："这位老人家，带回别的东西我不认识，惟独这面免死牌，我可知道他的来历。我说说你们听听这个用意，要是不对，你们拿我是问。"大家听了此话，遂笑道："那焉能不对呢？笑话了，笑话了。"十四子说道："北京城内御用的东西，最著名的就是这双龙免死牌，又为什么这样的有名呢？皆因当年父王在未登大宝之先，老肃王各处南征北

战，出力不少，功高过人，一时龙心大悦，恩赐双龙免死牌。到现在不少年了，想老肃王也不能将此物置之脑后，怎么此时落到山庄之内？这其中一定有个缘由。”

十四子允禔言还未了，可就提醒了在场的众人。别人还不怎么样，惟独老道李居龄忽然间想起。——那位说了，李居龄怎么能在场呢？看官，此事是在李居龄被擒以先的事。书已表过，不必多叙。老道李居龄听了十四子允禔之言，当时站起身来走至大寨主桌案之前，把那竹筒拿起来看了看，遂说道：“无量佛，千岁，此言甚是。山人现已想起，此事不问可知，这个双龙免死牌，一定是不假了。既是老人家身入卧云庄，得了此物，非是别人所带，正是那病太岁张方所带而来。听人传说，病太岁张方是剑客欧阳修的弟子，自他师徒分别的时候，欧阳修赠他三只脉门弩。这个竹筒就是此物。这两件东西既然我们得来，病太岁张方要是发觉之后，他急不死算他长的结实。”老英雄卜凤山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此去不算空为了。好，此物我也不要，就请大寨主把此物收留。”

赵丕听了此话，又知道脉门弩是一件最好的暗器，心中欢喜非常，当时抱拳谢过了老人家，带在了身旁。又把双龙免死牌拿起看了看，有心带在腰间，又放在桌上。老英雄卜华说道：“大寨主带着此物如果不便，老夫倒有个办法。这个东西到在我们手中，虽然不把他看重，也不能将他视如粪土，随便的抛弃。现在我们那五行八卦太极楼里面，装设的十分险要，把此物放在里面，把消息特意传了出去，做一个香饵钓鳌之法。小子张方失了此物，他焉能不找？倘若他找上山来，得手将他拿获，若是不得手之际，听他自己去盗，准保叫他死无寸骨之身。”

大家闻听此言，哈哈的大笑一阵，一个个都说：“老人家说得甚是有理。”十四子与大寨主赵爷也都连连点头。遂就按照

老人家此话办理。

逍遥王把弩带在身边，就打算得着机会试试他，倒要看看是怎么厉害。不想今天遇见了童林童海川，在先前倒打算使用这个脉门弩，后来只顾了应付海川，又觉着自己的功夫应付的了对方，何必再用暗器呢？赵爷这么一大意，正在交手的功夫，没想到由林中飞出一物打在了前胸，当场栽倒尘埃，被海川捆绑起来。也不晓得这一下子由打什么地方来的，自己心中也是纳闷。现在被童海川把脉门弩在腰间摸着，一看海川拿在手里，心中这才后悔的了不得。暗自说道：到现在也不用说了。

赵爷正在想着，就听童林说道："大寨主，现在我可不恭了，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你如果成全我童林童海川，我也不用说出来，你看的起我姓童的，我不论到在什么地方，也佩服你逍遥王赵某口。常言说的好，大丈夫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事局已然到此，就是干脆的为是。你先屈尊一时，我把事办完再说。"童爷说着话把自己的手绢拿了出来，照定火眼金睛赛悟空赵丕的口内就填，也不客气。赵爷也不错，跟着把嘴乖乖一张。童爷把手绢填了进去，还不放心，又用大指往里按按，遂又说道："这也叫我放心。"赵爷当然不能答言。海川那里有事？完全假话。说着便把赵爷扛在肩头，顺着旧路转回白鹤峰。扛着赵爷自己往前行走，心中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了，暗自说道：我童某今天上得山来，总算是没白来，竟把逍遥王赵丕生擒到手。到现在我虽然如愿，扛着贼人要是下了山，我也就脱出险地了。童海川心中暗自思想往前行走着，又一想暗自又道：现在虽然天色甚黑，我也不能公然的顺着山道而行，我得走小道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也是多有不便。

自己想着，已经走下了山峰，够奔平坦的大道。心中甚是欢喜，紧着往前行走，不亚如游鱼得水，猛虎归山。自己由打

山上够奔卧云庄，一路之上，也不必细表。

第二百零九回

卧云庄赵丕写信

聚英山童林下书

不知不觉眼看着离了山庄不远，童林往前走着，来到了北庄门，还是往前行走，就听有人高声说道："什么人？站住。黑夜之间，到此做什么来了？你扛的是什么东西？先站住，别进前来。如再不听，我们放箭了。"童爷一听此话，这才想起还有守门的庄兵了，遂说道："辛苦诸位，我乃姓童，童林童海川就是我。我奉了燕老居士之命，前往聚英山捉拿火眼金睛赵丕，现在所扛的正是此贼。赶快躲开，待我进庄复命。"海川话未说完，几个庄兵甚是惊喜的说道："呕，原来是童大侠客回来了，你老人家更是辛苦了，莫非说那个叛反国家的贼人，今天被你老一手擒来？给我山庄长了不少的威风。"海川说道："这倒没有什么事，我希望各位都要多加防备，现在正是吃紧的关头。"

海川说着话，此时一个头目派了两名庄兵把赵丕接了过去，扛在肩头。此时各庄兵拿着手灯照着赵爷的脸面，都要看看是什么样儿。一个庄兵说道："他也这么大年纪了，把死也忘啦。这样的岁数何必如此呢？就说你做了皇上，你还能做几天？别说还不行了。"说着话海川同了两名庄兵往里行走，够奔福宅而

来。

工夫不见甚大，来到了福宅。早有兵丁回报里面。大厅内所有的各路英雄，正在议论纷纷之际，一听海川回来了，并且把赵丕生擒过来，大家不约而同的站起身形迎接出来，举目一看，但见海川在黑影中奔向大厅而来。一名兵丁扛着的大约就是贼人的大寨主了。海川走到近前，各位英雄一个个抱拳拱手的说道："海川，童大侠客，你真是岂有此理了。你上山去拿贼人，不跟大家提说还则罢了，你怎么也不跟于氏父女言明呢？自从你独自一人走后，大家甚是放心不下，谁知道你上聚英山？"

说着各位老少的英雄走进了大厅。燕老居士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此去真是奇功不小，竟把此犯擒来。自从你去了之后，大家发觉，有侯老英雄，张方张少英雄二位也要前去接应。正在商议此事，不想大侠客已把贼人拿来，真乃神速无比了。"童爷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老居士未免太夸奖了。也是我昨天一时气忿，想那山上的贼人如此胡为，劳动我们侠义道中的各位不得安宁，也是我不知自量，大胆的前去。一来所为得着手擒拿一两个贼人，二来所为上得山去看一看山上情形与山路，以便大家上山痛剿之际，我好作个向导。这是我去的本意。不想我上了山峰以后，巧遇樵夫王老实，我把他的衣服换上，我才往上行走，不然也遇不见着火眼金睛赵丕。也是他恶贯满盈，他坐在山沟钓鱼。我也不知正是此贼，我认为他是山中的渔人了，我要跟他打听打听上面那个古庙叫什么名目。这个工夫我们二人尚未接谈，他就看我不是山上的居民，说话的语气凌人。也是我一时的灵机一动，听了出来，我用言语引诱于他，才知道他是赵丕。把他诱到僻静的所在，我二人动起手来。战了多时，觉得自己的能为不敌人家。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只听有人喊了一

声，同时由林中打出一物，大约是个球形，正中贼人的前心，当时倒在平川。我一看贼人又要站起，我上前又把他踢倒，才将他捆了起来，这才扛在老居士与各位老少英雄的面前。直到现在我也不知打暗器之人是何如人也。当时身在险境，未便再问。此一去总算是承上天保佑，无名英雄的暗助。但是拿获赵丕，还不算可喜之事，惟独此物得回，实在是不算白去一程。”童爷说着话把弩筒拿了出来。

众人注目一看。别人看了倒不怎么样，惟独是病太岁张方一见，当时高声叫道：“师叔，你老人家所得之物，你老不认识么？这东西幸而是你老人家给我得回，如要再落到旁人手里，恐怕难得再见。这是我师父在我临出来的时候给我作为防身之物，曾告诉我不准轻易往外拿，以免歹人看见，与我不利。不想在前几天的时候，我原是放在了休息室，一夜之间，不知是那路大胆贼人，把我的包裹盗走，里面有这么件东西，实在是令徒侄着急万分。一件就是这三只脉门弩，这是我师父所赐。那一件就是老肃王爷寄存在弟子手中的，那面御赐的双龙免死牌。”

大家听了此话，当时全都一怔。此时侠客爷童林童海川听了此话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张方又答道：“就是那双龙免死牌。”海川把手中的脉门弩往桌上一放说道：“张方，你太大意了。我虽听说此事，没有看见此物。你要知道，物件不算什么，那可是御赐的国宝。无奈这个东西，又是老王爷所有，命你临时寄收。这是多光荣了，你竟把他置之不顾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病太岁张方听了师叔一顿申斥，说了一个目瞪口呆，遂又说道：“师叔说得甚是。我发现的时候，吓得我真是魂不附体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不是别的事，这两件东西都要迷失了，我对于那一方面也没有话说。两样东西虽然是我拿着，可全都不是我的。丢失

了脉门弩，我师父知道了，也得说我，因为这个东西，是我们道门之中的镇观之宝。再说那双龙免死牌，又是义父老王爷所为鼓励我，命我暂为寄收，几时还要交还。现在这个东西竟自丢失，我用什么交还老人家呢？我正在无法的工夫，你老就将弩给我得回，我还少现一点世。”海川闻听此言说道：“张方，以后要小心此物。我想这样，你把他好好的收起，大约这个东西还是山中的贼人所为。这弩筒是我由此贼的腰间所得来，但是那双龙牌尚不知放在何处。”此时有心当时把赵丕口中的手绢拿出，问问他把双龙牌放在何处，是何人所盗，又一想现在正在办公事的时候，尽着追问张方私人的东西，不大合乎，再说这半天光说自己的私事，很是不便。海川想到这里，也就不便再问了，等机会再说。

此时青庐居士燕鹤燕老英雄一见海川与张方爷儿两个把话说完，遂向老庄主福临说道：“福老居士，现在童大侠客已把叛国的贼人拿获，解到厅前。我们若以公事论罪，将他解往官厅，处以国法；若以道中私法论事，但听老居士你老人家的发落了。”老庄主福临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老居士，说得那里话来？若以私事论，老居士若不在此还则罢了，或是未选老居士也可，那我是责无旁贷，当断令行。现在既是老居士到此，又是大家公选，当然是老居士你老作主好了。常言说的好，兵听将令草随风。又道是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燕老居士不要推辞了，应当怎么办，就请便好了。有用我的地方，我协助一切倒可以。若要叫我究情问事，我实在没有那个口才。”燕老居士闻听此言，点头说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可要斗胆了。”说着话回头一看，口中叫道：“伺候了。”

老人家言还未尽，手下的庄兵俱都答应一声，当时过来一人单腿打阡说道：“老居士有何吩咐？”老人家说道：“把贼人

赵丕押将上来。先将他手脚的绳子解开，谅他也不敢怎样。可要多加小心。”庄兵闻听此言，答应一声，转身来到厅外。不大的工夫，就见逍遥王赵丕被几名庄兵推推架架由外面推在厅中。庄兵高声说道：“跪下跪下。”赵丕当时把眼一瞪，站在那里。老居士高声说道：“将他口中之物取将出来。真真岂有此理。”老居士话言未尽，一个庄兵赶紧上前，把赵爷口中的手绢掏出。赵爷遂说道：“拿水来。”老居士听了此话，当时令庄兵拿水伺候。

赵爷把水喝完，先往屋中看了看，见上面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。此时又听庄兵说道：“跪下。”赵爷正要一脚踢开庄兵，尚未起腿，只听那老者高声喝道：“不许，矮凳伺候。”赵爷听了此话，心中的怒气这才消失一半。此时庄兵把矮凳拿来，逍遥王坐了下去。

老居士燕爷说道：“赵丕，我替你最可惜的不为别的，可惜是你文武兼备，真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材，不想你自甘堕落，不务正途，竟自想入非非，与那十四子允禔同道而驰，你自己实在是铸成大错，你竟敢公然称王，实在是笑话已极。”老居士说到此处，赵爷倒捆二臂站了起来说道：“老匹夫，休要胡言乱语。你家寨主爷做事，自有主张，用不着你替我来可惜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常言道，胜者王侯败者贼。废话不要多说，大寨主今天既然被获，死生在所不惜。”赵爷话未说完，老居士燕爷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赵丕，不要多想，我说的此话，不是奚落于你。你自己想，这不是事实俱在？我想现在大清国入主中原，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之际，不用说你们一个寥寥数人的聚英山，就是那根蒂并固的大明天下，尚且一扫而平，何况一个弹丸相似的聚英山了？你要知道，现在当今圣上，正在招贤纳士，广聘天下的英豪，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，当今万岁如此的措置，可以

说是有道的明君。再说十四子允禵叛反国家，赵老英雄你倒也是能听之他所为，我也知道。不过一节，常言说道，达时务者为俊杰。现在大清国的国势，可以说是威镇四夷，内无隐患。你想十四子允禵他以一个皇室宗亲，竟自叛反自家的国祚，此举实在是大清史上的污点。我们不谈了，说说老英雄你。还不用说允禵不能成事，即或成了事，老英雄你不也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臣吗？如其那样，那不是有如缘木求鱼么？你也是一念之错，误入歧途也无足怪。这是以往的事，不再提他了。老英雄你在山上，既是人群的领袖，英雄之中的巨擘，说一句俗语的笑谈，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粪。话虽俗野，其理不差毫厘。我想老英雄你既有这样的能为，到在什么地方也在人之上。”火眼金睛赵丕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上坐的老者，说得此话倒也尽情尽理，我也明白。不过一节，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，人家十四子待我，可谓天高地厚之恩，无法报答。”老居士听了此话，未等赵爷把话说完，遂接着说道：“老英雄，此话错了。常言说的好，大丈夫慧眼识英雄。想那十四子一个文弱的书生，文不足以掌国，武不足以御侮，一个无用的废人，保他不是白费心血么？我今天要进一言。现在我们山庄早有预备，可称得是兵多将广，正在待命讨伐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想老英雄你倘能回心转意，请劝解山上各位老少的英雄，不怕有一位弃暗投明的识者，也是老英雄你的首功了。”赵爷听了此话，遂又说道：“老庄主，你叫我劝说山上的英雄，叫他们改过自新，这个事倒也不难。就说我们九人之中，能可以解劝的就是一位，就是他一人归顺山庄，足可以把十四子拿获，解到山庄而来。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我要是不回聚英山，可以说他们去一半的势力，不知庄主你信也不信？要是他这一个人归顺我来，其余的众人，就是不去讨他们，他们也拜下风了。”老居士燕爷闻听

此言，正在半信半疑的说的，老居士福临在旁叫道："燕老居士，我看赵大寨主也是一位正大光明的英雄，说话当然无悔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以诚相见，我们先请赵老英雄恢复自由，就请他书写密信也就是了。"老英雄燕爷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好。"当时亲自离开了座位，走到赵丕身后替他把绑绳解开。

赵爷说着话在当地来回走了几个圈儿。老居士站在那里笑道："赵老英雄，我们既然如此，可以说是大义使然，我们就以诚相见了。"说着又一转身说道："大寨主的座位侍候。"众庄兵答应了一声，便给赵爷按次序设了一个座位。老人家燕爷把话说完，归了自己的主座。

老人家福爷对庄兵说道："文房四宝伺候。"庄兵不敢怠慢，忙把笔砚拿来，放在大寨主的面前。大寨主把笔拿在手中，不大的工夫，真是一挥而就。

此时站在赵爷背后的老少英雄，大家任意观看，所为看看他所说的都是什么言语。那位说了，赵丕书写密信，在场的人们都是走南闯北的英雄，就公然的看他书写，这未免在意思上差点似的。诸位，你要知道，文人以体貌当先，武人以实事为源。济济一堂的武人，不用说明白这个意思的人少，就是有，谁能拦他们呢？再跟他们讲解这个意思，那可就费了事了。再说这个事情在山庄的大厅内，也是一件公开的事，两位老居士还不明白这个事吗？当然也是不好出口。

闲言少叙，我们还是书归正题。火眼金睛赵丕把信写完，自己给大家高声的念了一遍。一个个又传看了一回。老居士燕爷看了，遂说道："这个曹龙曹老英雄，大寨主，我是替你设想，此人靠的住靠不住呢？如果此人没有坚决的意念，恐怕被人所动，我们的计策可就没有用了，再说与老英雄你的生命也有危险了。"赵爷闻听此言，笑了笑说道："老居士，你老人家请放

宽心，我那义弟曹龙曹继忠，他的为人，不才尽皆知之，真乃义可同天，不为过誉。不才此信倘能达到，可以说是我的意思，就是他的意思，不会别生他意的。再者我赵某的生命，我既如此，那生死一事，早已置之度外了。”赵爷把话说到这里，又改口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但不知老居士派何人去下书？是好派一位武艺高强，精神出众的人位。如其不然，要是办不好，我死倒不足惜，恐怕老居士你的计划失败了。”老居士闻听此言，沉了沉说道：“大寨主此言甚是。不过是一节，赵老英雄既肯帮忙，这也是我们事半功倍之计，以免劳师动众了，也没有旁的。”老人家说到此处，遂对在座的众人说道：“那位愿意辛苦这一程呢？”老居士问了两三声，并无一人答应。这工夫老居士心中甚是纳闷，大家面面相观，谁也不作一声。

如此一来不要之紧，此时可急坏了一人。你道此人是谁？非是别个，就是那家住京南霸州的人氏，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童林童海川。在旁边听了老居士问了半天没人答应，不由得一皱眉头当时说道：“二位老人家，前往聚英山下书，不才我童林愿往。一则我明白山中的道路，二来山上我到过，一切的情形我都知道点。就请老居士把信交与不才，我童某就此前去。”说着童海川走至老居士面前，老人家把密信伸手交与童林。海川把信接到手中，当时转身往外就走。

在场的众人一看童爷这样的举动，大家心中也明白，知道是为老人家问两三声，竟自没有人答应，他这一定是有点火儿。老人家又对童爷说道：“童大侠客，事虽不容缓，也可以休息休息再去。”海川停住脚步站在那里说道：“老庄主，天已不早了，不才我要当时起身。”老居士燕爷又道：“童大侠客，虽然如此，倒不必这样的紧急。”此时大家同声说道：“老居士所言甚是。童大侠客，既然有此勇气去到聚英山之上下书，何必忙在一时？”

大家说到此处，老居士福爷想了想说道："据我看今天也不必前往，但等明日清晨起身前往，也不为迟。好在一样儿，也没有十分要紧的大事，不过是到在那里把信交给神机子曹寨主就完了。"老居士燕爷这么一说，当时在座的大家又道："童大侠客，既然燕老居士如此的说法，等到明天再去倒也没有什么关系。"海川一听大家这个意思，也只可点头应允。随着来到自己的座位，先把书信放在自己的腰间。

卧云居士福爷看着火眼金睛赵丕坐在那里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事到如今，赵丕现在虽然归顺山庄，几句大仁大义之词，相见以诚，当时解绳而释，这未免荒唐一些。老人家想到这里，遂对老人家燕爷说道："老居士，我们请赵老英雄屈尊一时。"老居士福临一言出口，火眼金睛赵丕听了此话，当时就明白了，跟着站起身形说道："好，可以可以。"说着走下了座位。老人家遂吩咐庄兵将赵爷二次捆了起来，送到旁的屋中，比旁的人另眼看待。庄兵听了此话，不敢怠慢，将大寨主请了出去。

与海川有交情的主儿，先得说是镇东侠侯庭侯振远，一看海川这个意思，自己倒说不出什么来了。当天也不必多表，一夜无书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海川早早的起来，自己收拾收拾，把信带在身边，来到大厅，与各位英雄拱手告辞。自己出离了福宅，够奔聚英山而来。

海川自己往前行走，在无意之中就听见后面有脚步声音。海川赶紧回头一看，当时站住身形，一抱拳叫了一声说道："大哥，小弟前往聚英山，你老人家何必在后面相随？请你老就此先行回去好了。"

书中代言，海川由打福宅出来，可有一位老英雄心中不安，此人非是别个，正是老人家侯庭侯振远。要说交朋友，羊左弟

兄我们没看见过，桃园三结义，也没赶上过，要说人家童林与老英雄侯庭，两个人交朋友可以说是到家了，兄弟的一动一静，只要老头儿看见，没有不挂心的时候。今天海川挂着劲儿出来的，镇东侠可就在后面相随，跟下来了，怕的是老弟一人下书，倘若不按着目的去做，那时候可就坏了。别看上一次独自一人到山上就将赵丕擒来，那也算是巧事。此一去倒冒这么大的险，大概是凶多吉少。海川老弟那样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有心要在众人面前说话，劝不好他，回头再错了，故而跟着出来。海川若不回头，老人家也就跟下来了，弟兄一同上山下书来了。老人家暗自又道：想当年我们弟兄双探玲珑岛，才跟我兄弟走的这么近乎，今天也要这么来。

不想他已然知道，回头观看，一见是大哥，这才叫了一声说道："你老人家做什么还送出来呢？我此一去，上得山上去下书，去去就回。"老人家侯庭遂含笑说道："老弟，但愿是如此。愚兄我看着你是带着气出来的，我怕你想别的，我不得不跟你说明白了。"海川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我说你老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话？"老人家不等海川把话说完，遂又接着说道："既然老弟你明白，那就不用我远虑了。你这次下书，可要想明白了，只要将书信交到里面，你可就赶紧回来，不要多待着。这话老弟你可记住了。你如果不听愚兄之言，我可要随你一同前去。"童爷闻听这话，遂摇头说道："大哥，你老人家请放宽心，小弟我自有道理。今天我到聚英山与上次不同。上次我去，那是出其不备，才将赵丕拿获。那也是我有意立功，也叫山庄的众人看看。今天可不然了，小弟这一去不过就是下书的意思，不为别事，倘若曹龙有投降之意，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？我这次到在聚英山，把书信交给曹龙，就回来，绝不多待一会儿。上次把赵丕捉获，那也是侥幸。这一次去，没有那巧事了。就

是再有，也没像赵丕这么一个人了。这话对不对？大哥，你老人家还不放心么？”侯爷听了此话遂答道：“好好，你要是这么着，那才叫我心里踏实了，对于你以后我也就放心了。天已然不早了，老弟你就多多的辛苦吧。”海川听了此话，遂抱拳说道：“那么，大哥，我就去了。”哥儿两个这才分手。不表老英雄镇东侠返回山庄。

单表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爷，自从福宅出来，顺着大道直奔聚英山，一路行走不提。好在一节，海川已经去了一次，道路也就知道了，那还是夜间，现在又是白天，卧云庄相离聚英山也不过八九里地，童爷走起来那还算什么？工夫不算甚大，此时自己也揣测出来，也就还有二三里地。天已然不早了，英雄心中暗自想着，前面就是一片树林，枝叶很是茂盛，可是杂乱不成行。往前行走着，可也就来到树林的切近，正要进入里面看看，猛然间闻听得有人呐喊一声说道：“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有人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那个大胆说个不，一刀一个不管埋。小辈，往那里而去？你要经过此处，留下买路的金银。”

海川闻听此言，暗自好笑，心中说道：好，这小子你也瞎了眼啦，你劫别人的金银财物，那还有可说，他们那是买卖客商。你今天劫我，你不是走运哪，你这是找不自在呢，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？心瞎你眼还瞎么？童爷心中自己想着，就看劫道的那个人，把话说完，不往前来，转身形扎入树林，又向童爷连连的摆手。海川一看，看了一个后影儿，仿佛认识这个人似的，因为人家走的快，一时的想不起来。正在这个工夫，又听树林里面，高呼一声：“老爷儿们，你老人家休来胆小，劫道的不是别人。”海川一听说话的这个味儿，忽然间想起，自己这才举步进了树林，留神一看，说话之人，心中说道：不是他

是谁？遂叫道：“张方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你不在山庄，来到这里你是意欲何为？”张方说道：“老爷儿们，你老人家只身下书，小子我放心不下。”海川闻听此言点头说道。

书中代言，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病太岁张方。张方自从在卧云庄看见童师叔愿去下书，带着一点较僵的意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师叔他老人家这个脾气又犯了，这一来不要紧，只要是到在聚英山，这一去必有一番大事，今天他老人家若是去了，恐怕要有些个危险。张方正在思想之际，就看由打座位上站起一人，一言不发，便跟随在师叔童海川的身后而去。自己一想，我也跟去看看，说着他又随在镇东侠后面走来。出了福宅的大门不远，只见师叔有所觉悟，老人家童海川一看，正是神手昆仑镇东侠，老哥儿两个说了半天话。方儿心中说道：看起来交朋友，谁跟谁好，没有事情看不出来，一有事可就看出来了。今天童师叔下书，不但我看着不放心，人家老英雄镇东侠也看出来了。这老二位，不问可知，这老头儿准要打算跟了去。我也不必想了，想半天也是白费工夫，人家老头儿倒走在我头里了。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呢？病太岁张方自己想着，再一看人家老二位已然分手，老头儿可就往回走来。自己赶紧把身形隐起，看着老人家走进福宅的大门，自己这才赶奔而来。正在紧走的工夫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师叔把侯老剑客拦了回去，现在我再一出头，当然也不叫我去。我先抄小道绕过去，有什么话回头再说。想罢脚下略一吃紧，抄着小道，大约越过了师叔童爷，这才由小道又够奔大道。此时离着聚英山的山脚也不过二三里地，此时有心站住脚步，少等师叔一会儿，又恐怕路上有聚英山上的贼人，看见我给童师叔东西，在道上再出点什么事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自己心中想了半天，才把主意拿好，暗自又道：我也不用忙，都说镇八方的胆大，我今天要看一看可是个机会。回

头只要见着有树林的地方，我就藏在里面，等他老人家来了，我就吓嚇他一下儿，我看看这位紫面昆仑侠的胆量怎么样？张方把主意拿定，往前面留神观看，看一看有树林没有。自己往前走着，一看前面还是真有一片树林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倒不错，人家到聚英山去下书，我在前头给人家打道路，我这是图什么呢？如此的光景，也倒是应当，自己暗自好笑。看了看暗自又道：别往前走了，再走就要上山了。此时已然来到树林的切近，回头看了看后面的童爷，还看不见形影。自己进到树林之内一看，枝叶倒很茂盛，就是杂乱不成行，当中就是这条道路，要是由东往西，非得穿林而过不成。张方在里面走了两个圈儿，所为等着童海川。留神往外观看，等了工夫不大，只见童爷不慌不忙的由打那旁往前行走，已然离着树林不远。张方这才喊了一声，说了一套绿林劫道的黑话。童海川一听，不由得暗自好笑。张方摆手，所为叫童爷快一点进入林中，自己略一转身，打算叫童爷后怕。不想人家镇八方童爷不怎么样，人家那是多好的胆量？

看见张方，海川这才明白，遂笑着说道："这小子，就是短不了顽皮。你来到此处，也不为别事，大约也跟老人家一个意思，怕我到聚英山上，遇有意外之事。方才大哥侯庭也送出我很远，他与我有言在先，这一次下书，与上次大不相同，难道说还不放心吗？"张方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老爷儿们，我侯大爷我也看见了。我追你老人家不为别事，所为叫童师叔你老人家，首先作个预防。小子我想你老人家上次去到聚英山把赵丕拿获，这内中情你老想想，山上的贼人们能够善罢甘休吗？现在你老人家又二次前去，人家当然早有预备。这一次你老虽是下书，自己不打算与他们叫阵，那是我们的心意，可是人家还管那些个么？人家就知道是山庄的敌人。再说我们这是下书，

所为叫曹龙投降，这更是人家不满意的事了。到在那里曹龙见此信，他听赵丕的话还则罢了，他要是不听呢？那不就得动手么？所以我想你老人家，身上也没有应手的利器，如果有动手之事，你老寡众不敌，那还了得？小子我特意前来，给你老人家一种东西，带在身上作为预防。如果他们不知道赵丕是你老拿来的，把书信要是好好的收下，规规矩矩的叫你老回来，有这种东西带在身上，别人也看不出来。如果应了我那句话，山上群贼要不利你老，全凭这种东西，足可以闯出重围。”张方说着话，由打腰间把软棒取出来，又把三只脉门弩也拿在手中，笑了笑说道：“老爷爷们，看见没有？就是这两个玩意儿，就能保住你老逢凶化吉，遇难倒呈祥。他们的人要是少，那就以你老的功夫打他们也成。他们要是人多，远就可以使这个脉门弩，要是身临切近，就使这个软棒打他们。老爷爷们，你老还别看不中这个，能叫他防而不备，再来个备而不防。你老人家把这两样东西带起来，要是不带，简直的我不放心。”

海川闻听此言，有心说不要，张方这个小子我是知道的，虽然不能远备近料，总比别人看的远点。这次或者也许不那么容易，万一我到了山上有人把我困在了当中，我的功夫再有一个不成，这都是料得到的事情。如果被人家拿获，生死倒不在话下，可惜我这些年功夫与名气啦。一旦被获，当然要追我的口供，我一个侠客的身份，那我栽的筋斗可就大了。这小子赶出我这么远，总算是不错，我把他带在身上，也没有多大的妨碍。我若不要，这小子，他的嘴也不饶我。

海川想到这里，面带笑容的伸手接着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对师叔我总算不含乎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带着这两件东西吧，万一要是有用着的地，不是方便吗？”说着话接在手中，然后又看了看这条软棒，英雄不由就是一皱眉，遂连着问道：“方儿，

这件东西是什么人所教？此物怎么落在你的手中？”张方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老爷儿们，你老人家就不用问了，人若总是好心待人，到了什么地方也有人照应。你老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目？”海川说道：“不是叫棒么？内中含着子午闷心针。”方儿闻听此言遂说道：“老爷儿们，我拿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东西，你老人家倒知道。你老要问他的来历，这个玩意儿是赵丕的，在他被捆之时，由他的身上所取，故而我又给你老送来。”海川闻听此言，心中纳闷，遂含笑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这份美意，我可不能忘了。可是一节，”童爷有心问问他在赵丕被捆的什么时候，一看天已然不早了，遂说道：“好了，再说吧。天已然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他们大家要说你，你就说叫他们放心，我童海川不论如何一定把信送到。”张方闻听一怔，遂问说道：“老爷儿们，（此处缺 15 字）你的。”不说病太岁张方。

说的是镇八方童林，把三只脉门弩与一条软棒拿起，独自一人顺着大道赶奔聚英山而来。二三里地的路程，说着也就来到山脚。英雄暗自说道：上次来，我走的白鹤峰，今天哪，今天我身上带着密信，打算面交曹龙曹继忠。自己想了一想，遂又说道：唉，我就走他们的山口，我想也没有多少的关阻，他们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呢？自己想到这里，脚底下可就缓步而行了。自己知道聚英山的前山口通着正路，后山口通着河道。自己往前走着，走了工夫不大，抬头一看，可就看见山口了。高高的两个峰头，中间挑着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的字看不甚真。远远的但见在旗杆下站着把守的兵丁，一个个都穿着号坎，手中拿着兵刃，站在那里甚是威风。

海川看了看，已然来到近前，还是往前行走。就听兵丁们说道：“来者什么人慢走？这个地方不可随便的往上去。你如果是走路之人，可绕小道而行。要是找本山的人们，你赶快说话，

给你去找。”海川闻听此言，早已停住了脚步，一抱拳说道：“辛苦诸位，要是这样更好了，那么就烦那一位辛苦给回禀一声去吧。我是卧云庄的，不才我姓童名叫童林，号叫海川。今天我是奉了你们大寨主逍遥王之命，特意前来下书，大王有话，最好面交曹寨主曹继忠才好。不拘那位给我通禀一声。”海川话未说完，就听一个兵丁说道：“呕，好好，原来你是下书的呀。这么一说我们大王，现在到了卧云庄啦？”海川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又看那个头目点头说道：“好了，你少等一会吧，我到里面给你通报一声，你叫童什么？”“童海川。”海川答道。“海川。”那个兵头又道：“你是由打卧云庄来的不是？”海川又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正是。”那个兵头回头又对各兵卒说道：“弟兄们，你们陪着这位说话，我到里面去给回禀一声去。”说着转身往上行走。镇八方童爷站在那里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兵头说话，倒是和气，还叫人陪着我说话，这不是陪我说话，这是叫他们伙计看着我呀。要听这个话，大约还许有事。

书中代言，海川还是真把此事断着了。要按情形来说，这事也在意料之中。大寨主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，在白鹤峰乔装垂钓，山上的人们也都知道，可是谁也想不到有镇八方童爷到此，竟自把他扛走了。再说山上也不是不防备，自与卧云庄对峙之后，多加了不少寻更的兵卒，昼夜的梭巡。可是童爷上来虽然是乔装改扮，他就一直奔到了庙前，所有的人就没有一个人看出来。直到与逍遥王一接谈，别人看了更是不疑惑了。赶到后来童林把赵丕引到树林，在那个时候，可没有人看见。童爷扛着赵丕下山，天也就不早了，也没有人看见。

赶到发觉大寨主失踪之后，二爷孟蕴辉正各处寻找，看见各处把守要隘的兵卒就要本问情由。有看见大寨主与一个打柴的说话，就将此事与二寨主一说，这才明白了一半。孟爷得了

这个消息，回到自己的宅院以后，等候消息，直等到三更还是没有回来的消息，孟爷心中甚是着急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大爷真要是没有下落，不问可知，这一定是山庄之人所为。孟爷想到这里，不由得自己出离了家门，够奔曹龙的住宅。两个人见面之后，孟爷说道："曹寨主，为了此事，你也未能安歇。我方才得了一个消息，说是大寨主在白鹤峰钓鱼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他和一个樵夫说话儿，以后又有人看见同着那个打柴的往岭坡下的那片树林里边去了，以后就没有人看见了。他自己一个人钓鱼的时候倒有几个人看见了，就是同着那个樵夫奔树林之后，没有人看见。莫非说那个打柴的就是卧云庄的人不成？真要是那样，卧云庄的人们，真有好本领的，竟敢来到我们聚英山之上，人不知犬不咬的就把逍遥王请走了。如果真要如此，曹寨主，那便如何呢？"孟二爷言还未了，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开言说道："二哥，你也不必多虑，这话也未必尽信，我们可以再打听打听。山庄真要是来人，就凭大爷的那身武艺，我想也不易把他请了去。如果是那样，绝不是一人到此。一个人要是等闲之辈，恐怕也不是大爷的对手。"

二人正讨论此事，有探兵进来回报说道："大王失踪。有人报告，据说是昨天夜晚看见一人肩头扛了一个老者，行走慌张，当时尚不知是大寨主他老人家，到此时故此前来报告。"

孟二爷听了此话，遂叹了一声说道："唉，这不问可知了，大寨主这是被擒了。"

正在这个工夫，由外面进来一名兵卒单腿打阡报道："报。"

孟爷把桌案一拍说道："快说。"

那兵卒说道："大寨主自从昨晚初鼓以后，有人肩扛下山，够奔卧云庄而去，现在生死不明。"

孟爷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去。"

弟兄二人坐在那里，一会儿一个报告，一会儿一个消息，接连着足有十几起。神机子曹爷说道："二哥，你听见没有？这些个消息那是大同异小，如此说来，二哥你所说之言大概十有八九了。"两个人说了半天，可是谁也没有相当办法。听了这些个报告，断定大寨主是被卧云庄的人们拿去，弟兄二人真是急的不得了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沉了一会儿，孟蕴辉说道："这么办吧，天也亮了，我们聚集大家，想一个救护大爷的办法。倘若他有命生还，那就无话可说。如有不幸，我们再作道理。"威镇江南神机子曹爷说道："二哥，不必如此。天还尚早，我们可以不必去到大厅计议，先在我家把他们众位请来商议，以避山庄的耳目。"孟爷听了此话，也有道理，遂点头应允。

说着曹爷命人通知大家，在曹宅会议。吩咐已毕，弟兄二人还是接谈此事。

不大的工夫，各寨主以及各位老少的英雄全都来到，大家把身形坐定。二寨主孟爷说道："列位弟兄，现在大寨主逍遥王失踪，想各位已经知道了。但是此事既然如此，现在我当然是责无旁贷了。大寨主的下落，现在虽然尚未了实，可是所听探子的报告，大同小异的都说是被卧云庄所来之人请去。"大家听见此话，一个个全都一怔神，面面相观的不发一言。孟爷把话说完，沉了半天不见有人发言，遂又接着说道："我想事到如今，我们山中的精神有点涣散，连我也不能卸这责任，这是大寨主自己所误。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我打算我带领山兵五百，前去围庄。福临老儿若把大王交出还则罢了，如其不然，我把山庄一扫而平，给他一个鸡犬不留。"

孟爷把话说完，这工夫神机子曹爷闻听此言说道："兄长，这个办法使不得。如果我们这样一来，老儿福临以及山庄的众人，他们早把我们看作贼人一般，二则如果那样一来，反倒激

起那老儿的怒火，大爷的性命可难保了。这个事情办不办的我看倒是两可了。”

大家一听曹龙这么一说，也算是有理。都知道曹龙这个人，与别位不同，他的别号人称神机子，他要是说个办法，比别人来的漂亮，因为这个。

二寨主遂问道：“曹贤弟，那么依着你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这是出于不得已，眼看着叫人把头目人弄走了，你想我们这个筋斗栽到什么地方了？真要这么一来，我想怎么才算圆圆面子，长长威风了，要依着贤弟你的办法呢？你说说我们大家听听，如果要是好，也不枉你那个绰号神机子了。”曹爷闻听此言，倒笑了笑说道：“兄弟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不过我想这个事要这么办，我就没有话说了。真要是办不好，那又当如何呢？”

大家一听，遂同声说道：“曹寨主要是这样说就错了，谁敢断定，有个办法就行呢？这不是大家研究么？”

曹龙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也好，我想这样吧，我们围困山庄，也不能不去。要看这个意思，山庄绝不能劳师动众的来讨伐了。我说这话众位不一定信，怎么呢？看这意思他是派高人来到山上，是一个一个拣样的挑。我说这话众位不定信不信，这不是把大爷挑走了么？再留神吧。”

曹爷话未说完，在座的众人也都笑了。有的说这话有理，看意思是这样。有的说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咱们是留点神吧，别再叫人家弄走了。有的说，我自己得留点神。有的说，你也得小心，别叫人家当鸡似的弄走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。

曹爷说道：“反正大伙多小心为是。不是他们这个法子么？咱们山上也有的是前辈，请那一位出头，不比我们强？我说这话众位都要听明白了，可不是我依赖人家老前辈，我为是腾出我们大家的身体，防备人家大批的来攻山。现在人家要既是派

能人单人独马的对待我们，我们也以这个冷静的方法制他。比方说，他们要是以众攻取我们，我们也以大家抵御他们。这是兵书战策上的以虚攻虚，以实制实的方法。”

大家一听遂同声说道：“好，这个办法不错。”

二爷孟蕴辉说道：“这个办法倒也有理。”沉了一会说道：“可有一节，你说请各位老人家怎么往出约呢？本山有能人倒是不少，那位都是成了名的老前辈，全是剑客的能为。”说到这里又想了想说道：“据我想这样可不定对不对，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到一趟菩提寺，跟老方丈说说，如若能够替我们出头，肯到卧云庄搭救大哥的话，那可就比我们去十位还强了。如果老方丈不愿意出头，也可以请他老人家给出个高明的办法。”大家听了，也都认为有理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有本山的兵卒又进来单腿打阡报道：“报！列位寨主爷，现在山口以外来了一位老者，说是大寨主的恩师，老人家石飞燕到此，不知二庄主爷见也不见？”

孟爷听了此话，遂把手一摆说道：“请。”

那兵卒那敢怠慢，站起身形赶紧传了出去。

二寨主遂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：“这就好了，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，老人家驾到，真乃机缘凑巧。各位贤弟，随我去到外面迎接老人家好了。”大家闻听此言，也是欢喜非常。

说着大家随在二爷的身后往外行走。工夫不见甚大，大家远远的看见山口站立一人。二爷一看，不是石老英雄是谁呢？老人家现有百岁有零，身体依然健壮，毫无弓腰的神色，站在那里真乃气宇威严，精神不减当年。

这哥儿几个来到临近，紧走了几步，抱拳拱手的说道：“老人家，一向可好？不知你老人家这是由打何处到此？”石老头儿点头含笑尚未答言，二寨主又道：“你老人家今天到此，实在

是凑巧的很了。走，请到里面说话好了，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。”石老头儿一听此话，遂又看了看众人之中说道：“不见赵丕出来是何道理？”曹爷接着答道：“老人家，若问此事，请到里面细谈。”老英雄石飞燕心中甚是纳闷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也就随着大家往里而行。正走之间，老人家石爷说道：“也是我在家无事，心中发闷，总想到此看看你们大家。不想到此，大寨主赵丕没在，但不知他到那里去了？”说话之间，大家已然来到了曹爷的住宅。二寨主说道：“曹贤弟，我看我们去到银安殿去坐好了。”曹爷一想，遂答道：“好好，那可比较我这里宽敞多了。好，那就请石老前辈驾到银安殿好了。”

说着大家谈着话来到了殿中，各自坐定。老人家石爷又接着问道：“莫非说赵丕他是下山有事去了不成？”此时二爷孟蕴辉听着此话，遂说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老是有所不知，因为么我说你老人家来得凑巧呢？我们聚英山所仰仗着的只有大爷赵丕一人，平平常常的小事，那能叫他下山去办？只因咱们山中，现在打算扶保十四子，这个事情大约你老人家也知道，不想现在这个风声外面已然知道，（此处缺 34 字）庄中，招集天下的英雄，各路的豪杰，有如壁垒，如临大敌。我们山中得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尚未严重的戒备。不想人家现在取了消极的攻势，遣派武艺高强的能人，上得山来，打算一个个暗地生擒。我大哥火眼金睛现在当了被获的头一名。石老前辈，你老人家请想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”二爷把话说完，沉了一会儿不等老人家答言，遂又接着说道：“据我的拙想，我要带领山兵五百名，围困卧云庄，命他赶紧把大庄主交出，两作罢论。如其不然，我把全庄烧杀一个干干净净，片瓦无存。”老人家石爷听了此话，赶紧接着说道：“使不得。如此一来，恐怕赵丕的性命难保。你要知道，自古英雄爱好汉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敢断定，你们大寨

主到在那里，生命一定没有危险，他们不看他的人，还看他的能为了。你们请放宽心。如要那样一办，反倒激起他的不满，大寨主的性命可就说不定了。你暂且安心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老人家想了一时遂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众位商量出一个办法没有呢？如果有个办法，我听一听，我们大家参酌一下，想个万全的办法。”二爷孟蕴辉接着说道：“办法倒是有个办法，不过一节，我们正在为难之际，你老人家就到此来了。我把曹贤弟这个办法说一说，你老人家看看怎么样？我想倒也不错。曹贤弟说的这个办法，他说卧云庄既然这样，他们一定不派大批的人前来攻打，准是派遣出众的能人，上山来暗杀或是生擒。说他们既然这样，我们一定要防（此处缺 40 字）重要的人，因为这个我们才商量请那位老剑客出头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兵卒进来报告，说你老人家来了。这不是机缘凑巧的事情么？”老人家石飞燕听了此话，心中甚是惊奇的看了看曹龙，遂说道：“这个办法很好了，跟我的意思也就是大同小异。我也是想着单人独马的与他们先周旋，等他们力尽筋疲之际，他们还要大家来攻。这也是预料所及的事情。”二爷听了此话，遂用手一拍桌案，大指一挑说道：“罢了，老人家，谁说不是？曹贤弟也是这个说法。看将起来，曹贤弟的心中，倒是有些个韬略，竟与百岁以外的老人一样，罢了。”神机子曹龙很沉着的说道：“二哥不要如此的欢喜，事局不是一定的，其中有变化没有还不敢说。”老人家石爷说道：“这话也在情理之中。好了，我们先照着这个计划应付他们，以后我们再看事行事好了。事已至此，再说我亲传的弟子，就是赵丕一人，他此次被获，我心中也是不安。你们也先不必惊动旁人，等到今天夜晚，老夫我要到山庄搭救你们大寨主火眼金睛回山。我要到在那里，倘有说明的机会，我就当面跟他们说明，如把赵丕安全的放回，还则罢了，如其不然，

我石飞燕一世的英名，不是一天造成。这不是生擒赵丕，这是打我石飞燕的老脸。他们要说赵某有叛反国家的行为，你们得把国家的公文拿出来我看看。如果你们没有国家公事，就是私人的斗殴，我们再另说另议。我石某非与他们势不两立不可。”老人家还是越说有有气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只见兵卒进来报告说道：“现有卧云山庄来人下书，此人姓童名林字海川。据他声称，此种书信并非是福临所投，乃是我们大寨主逍遥王所赐，说是要交各位寨主。下书人现在山口等候。”

大家闻听此言，倒都闹了一怔。此时最为关心的就是老人家石爷，其次的就是曹龙。老人家石爷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各位英雄，知道此人不知？此人姓童名林字海川，想必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他来下书，我想是来者不善了。”二爷一听此言，想了想说道：“不错，有一个童林童海川。既然如此，尚不知大寨主有什么大事前来下书。把他唤了进来，我们要亲自问话。”曹龙说道：“既然童林前来下书，可不要将他看轻。年岁虽轻，可是侠客之流。既敢只身到此，也算是条好汉，若把他看轻，倒显得我们不识英雄。据我看来，我去将他迎接进来。”老英雄石爷说道：“且慢。最好是蕴辉出去迎接为是，似觉冠冕一些。”曹龙点头。

说着二爷站起身形，往外就走。各位随在后面奔往山口而来。举目留神一看，山口之下站定一人，真是威风凛凛，英气炫然。

大家来到切近，只见英雄上前拱着手含笑说道：“来者各位英雄，但不知那位是曹龙曹寨主？不才我姓童名林号叫海川，奉了大寨主逍遥王之命，前来下书，书信要面呈本人。”童爷言还未了，二爷一抱拳接着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随着用手一指又

道："来者莫非是镇八方童林童大侠客？不才我孟璞孟蕴辉。童大侠客，里面请坐。"遂用手一指曹龙说道："此位就是。"童爷与曹龙各自为礼已毕，二寨主伸手相让。大家往两旁一分，童爷举步前行，大家后面相随。这个地方海川真不客气，遂说道："多有打搅了。"大家听了此话，遂同声的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说的那里话来？您就往里请吧。"此时童爷心中暗自说道：我今天到此本应不露真名实姓，无奈一节，我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儿，叫我改口托词，实在是我童某一生的污点。好在一样，看他们这样的迎接，可见我的英名他们业已知晓，我童某死在此山，也不枉为童门之后了。

心中想到此处，暗自留神观看。头道山口那是八名兵卒把守。心中思想之间又来在二道山口。这道山口可不象头道山口那样天然的口门了，这道山口略小，加了人工设有口门。两旁把守的兵卒排列整齐，一边八名，共是十六名兵卒，一个个怀抱长枪，两旁站立。走过了二道山口，不一时来到了寨门，把守的兵卒所穿的衣服都与外面把守山口的兵卒不同，俱都是虎皮战裙，蓝上身红号坎，中间白光中一个英字，都是蓝布包头，脚下鱼鳞洒鞋，红裤白篷腿，更是整齐。一个个雄纠纠，怀抱长枪，腰横短剑站在两旁甚是威风。一面十二名，两个头目。海川暗自留神，不觉来在了里面一座大厅。门外有人向大家伸手说道："请各位寨主升到大厅会宾好了。"孟二爷点头不语。遂又对曹爷说道："银安殿中会客倒也不错。"曹爷点头并未答言。

书中代言，这银安殿，原是聚义大厅，自从西安侯十四子允禔来到之时，才改为银安殿。大家来到殿外，二爷伸手相让说道："请。"童爷并不客气，举步往里而行。大家来到里面，海川往四外观看。此时，见大厅之内的人位，真是□□□□，

一见童爷进来，（此处缺 12 字）道了名姓，各自抱拳为礼互相让坐，把海川让在客位坐定。

二寨主向海川抱拳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适才兵卒言道，大侠客特来下书，但不知书信现在那里？敢请侠客将信示下，以释疑团。"

童海川闻听此言，遂把书信拿了出来说道："二寨主，此信非是他人所投，正是大寨主亲笔所书，特命小弟前来送呈，并令面交曹龙曹寨主为要。"说着海川站起身形把书信交到曹爷面前。

曹龙双手接了过来说道："有劳童老英雄。"说着把信拆开，自己仔细观看。一看倒是大爷笔迹，心中说道：这定是大哥所写无疑了。把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遂笑了笑又对二寨主说道："二哥，你来看。"

二爷看了一回，心中甚是不悦，有心发作，无奈有山庄的童林在此，令他看出破绽，倒是多有不利了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曹龙说道："二哥，此事我们得便再谈。我想大哥此信，定是出于不得已了。"

孟爷心中甚是不安，总想挑明此事，问一问海川，大寨主是何人所获，到得山庄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形。又恐怕挑明此事，童海川既敢前来下书，来意当然不善，如果有个言语不周，动起手来，到在那时，童林倒不好放他回去了，大寨主更是无法回山了。再者说，俗语有言，两国交锋，不斩来使。何况他又是一个侠客之流呢？二爷想到此处，遂向曹爷说道："曹贤弟，把书信好好的保存起来。"

曹爷听了此话，答应了一声，遂把书信带在腰间。

此时童爷一看这种情形，知道今天他们一定没有意外了，心中暗自说道：看此事恐怕不能如愿。曹龙（此处缺 35 字）怕

他，为赵丕所动，若看赵丕所说的话，可是不能不听他的。

童爷想到这里，遂站起身形说道："不才要与列位寨主告辞。"二寨主孟蕴辉接着说道："童大侠客，你再多坐一时，我们大家吃完酒再回山庄不迟。"童爷说道："多谢各位英雄，我要告辞了。"说着离了座位，拱手为礼。

大家随着把英雄送出了山口。童爷抱拳口中说道："列位，我们再会了。"

第二百一十回

伤长法童林初用脉门弩

战公乾治元空走窝心肘

童林下了山来，心中暗自留神，恐怕贼人明着不敢动手，暗中埋伏贼人，不利自己。心里想着也就下了山峰，够奔大道而来，心中这才放下。

走了足有一半的路程，这个工夫天也就不早了。往前正走着，猛然一看，在前面一箭多远倏倏的两条黑影。海川一看，当时就是一惊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要是夜间有人在前边施展飞行术，还有可说，现在正是很明亮的太阳，正在正午，相隔不过一里左右，这个黑影，想必是有人施展本领。这两个人的本领实在可以。施展飞行术这样的急行，不问可知，一定是有要紧的事。自己心中想着，暗自又道：我倒要看看他们的动静。说着自己的脚下放开，往前追赶。不大的工夫，再往前观看，但见那两个人刚站住身形，往左右一分，看那意思是等着自己。海川一看，心里这才明白，说着也来到近前，离着二人就在十数步的远近。猛然听得哈哈的大笑一阵，口念佛号，高声说道："南无阿弥陀佛，小儿童林，你可认识老僧于我？今天到此等候多时了。"

童海川闻听此言，注目留神观看。面前所站的二人，一个和尚，那个是俗家，一僧一俗站在那里含笑不言，拦住了去路。童海川仔细一看暗自后悔说道：看此光景，我命休矣。这才叫出了龙潭，又入虎穴了。本想回到了山庄把下书的情形与大家一说，也叫大家看看我的胆量，不想来到这里，在此等候于我。我当那孟蕴辉是一个大仁大义的英雄了，看将起来，也是一个无度的小人。他们两个在此所为劫杀于我，恐怕我童林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英雄思想这里，不由得甚是着急。

这个时候就听那和尚高声叫道："童海川，你就别等叫老僧我费事了，还不束手过来？现有老僧在此，不可迟延。"

镇八方童爷听了此话暗自又道：我要使用飞行术走为上策呢，也是不妥。还不如我在山上与他翻脸，动起手来，就是我死在山上，也算是死得其所，我也落一个英雄名气了。到现在被他们这样劫我的去路，我若给他们一个不理，动起手来，恐怕我童某不能占了上风，死于非命倒不足惜，那样一来可惜我一世的英名，死在此处太以不值了。海川想到这里，自觉迟疑的工夫不小了，暗自又道：咳，我何必叫他们看着我像惧怕的神情呢？当时把眼一瞪，用手一指说道："凶僧，你不要口出狂言。你要知道， 我镇八方不是那无名之辈，不知道，你也要打听打听才是。今天我童某受你们贼人之计，也是我童某以大仁大义的君子心，度你们这群贼子之腹。事已至此，废话休提，来来来，你们那个先来受死？"

和尚听了此话，遂哈哈哈的大笑叫道："小儿童林，不是老僧说句话，你的本领，有你这样三个，也是白费工夫，也不是老僧的对手，还不用说又有我弟在此了。"

那位说了，说了半天，这个和尚究竟是谁？他怎么这么大的口气？诸位，要是别人也不能说这样的大话，来者非是别人，

正是江南三绝之一的和尚长法禅师，与阚公乾弟兄二人到此。

他们两个人在银安大殿，等到海川走后，商议救护大寨主之事。和尚与公乾在海川一来的时候，心里净听二寨主孟爷的一句话了，只要他说拿，当时就动手。没想到二寨主与曹爷两个人都是畏首畏尾，不敢翻脸。有心当时不听二寨主的话，大厅之内这么些人，又不好意思那样，水大也不能漫桥。心中不悦的暗自说道：道长李居龄私自夜探卧云庄被获，他们在坐的众人没有一位出头来商议商议救护的办法，到了现在，大寨主失踪，这是如何的重要，他们仍是不着急。说来也难怪他们，都是平常的本领，看起来也就是如此的敷衍罢了。无奈一节，你们只管这样，也太把童林看重了。要以他的身份来说，不过是大家抬举他是个侠客罢了，他要是来到我们这里，他还算的了什么？还有多大的来历？长法心中暗自想着。这个时候公乾心中也是不悦，只有听之而已。

等到海川走后，大家送了出来。长法对师弟公乾使了一个眼色，公乾心中明白，弟兄二人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，长法叫道："师弟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孟蕴辉做事，若跟赵丕比上可差的多了。就拿今天这个事来说，就可以把人气死。逍遥王被人家山庄捉获，囚在人家那里，山庄人家竟敢派人公然到此下书，这位二爷还好好端端，和颜悦色的一字不提，你倒是问问我们大寨主赵爷，是自己去的呀，或是被你们所约呢？这话都不敢跟人家说。师弟，你看我们跟着栽这个筋斗多冤。就把童林给放走了，这还是有道长跟赵丕囚在人家那里了。这不是笑话了么？"公乾闻听此言说道："师兄此话说的甚是，我的心中也是不大痛快。我想这个，赵丕失踪，不管他们是怎样，他们倒商议商议，办法对与不对，倒有这么一举呀。就是道长被获的这个事，也倒是没得工夫啊。不过一节，不怕他们那位到在我们

那里打听打听呢，也算对了。看将起来，他们办事倒是差点事，有点不近人情了。”长法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是呀，既然这样，我想咱们不可迟延，我们弟兄一同追赶小儿童海川。”公乾当时说道：“好。”

弟兄两个说着便一同下了山峰，施展脚下的工夫，走了工夫不大，往前一看，但见镇八方童爷正往前走，不慌不忙的得意洋洋向前而行。和尚用手一指说道：“师弟，你来看，小儿童林不是在前面了么？你我弟兄赶上前去，把他劫杀了，以出我这胸中的恶气。”公乾闻听此言说道：“师兄慢来。若论事情，今天本当把他置于死地，方解我们的心头之恨。无奈一节，现在我们出来不远，倘有山上的人们看见，我们弟兄二人把童林劫杀在此，一报告二寨主知道，犯山规还不在话下，道长与赵丕二人都在人家手里，要有个不幸，被人家置于死地，古语有云，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到在那时，倒显得你我弟兄不仁不义了。依兄弟的意思，叫他多活几时，我们赶将过去，拦住他的去路，看他怎样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先不要伤他，以免找来麻烦。”和尚长法闻听，也有道理，说着弟兄二人施展飞行术，可就跟着童林来了。弟兄二人把身站住，又慢慢的往前行走，不住的回头观看海川。待了工夫不大，只见海川往这边走来，弟兄二人故意的在前边乱晃，所为叫海川看着注意。这工夫童爷可看见了，和尚向阚爷说道：“师弟，小儿看见我们了，我们止住脚步看他一个究竟。”说着两个人站在那里等候童爷。海川走近跟前，和尚长法高声念佛。

童爷一看就知道今天难讨公道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他两个一个人与我动手，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，还不用说他两个人了。自己想了半天，实无脱身之策，遂大叫说道：“凶僧，今天既然如此，也是我大意所使。废话休提，来来，与我童某较量几合。”

和尚冷笑了两声说道："童林小儿，竟敢出此大话，真乃无知之辈了。"海川闻听此言，并不答话，一个箭步奔向和尚而来。长法一看海川借力使力一个虎扑，扑了过来，跟着往右一闪，一转身抬腿就是一脚，照定海川的左胁踹来。童爷见势不好，当时一蹲身，把和尚的脚躲过，自己跟着就是一个扫堂腿，打算把和尚扫倒。和尚一看，右脚刚刚落地，赶紧一提身形，跳越起来，把童爷的腿逃过，双脚落地，跟着一个泰山压顶，一拳照定海川的头顶打来。海川一看一闪身，赶紧用右腕一接，打算把长法的右手接住。不想和尚一看不好，当时撤手，一抬腿照定童爷的小腹踢来。海川用手一抄，和尚赶紧把脚撤回的工夫，海川一上步，使了一个双峰贯耳，照定和尚打来。和尚一见不好，一蹲身把海川的（此处缺 21 字），各不相下的打在了一处。

海川心中暗道：我今天要凑合着跟他走个平手，那就算我不含乎。现在还不能看出高下，我要是多努点力，或者这个凶僧还许不成。又一想，暗自又道：不一定。他们这够身份的人，都是老奸巨猾，看着对方有多大的本领，他就用多大的能为应付。我先别上他的当。海川这样一想不要紧，自己有十成的能力，这么一想也得打下二成的勇气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二人交手，已有六七十个照面。和尚一看童爷的本领，还是真不含乎，真乃是高人的传授，出手稳重，步法清晰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小子我不可把他看轻，倘有失神，被他打倒，大家知道了，长了他的威风，倒也无妨，灭了筛家的锐气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和尚长法想到此处，可就多加了十分小心。这么一想不要紧，海川的本领可就差点了，再看和尚的神气，此时倒比方才精神倍增。心中暗自说道：我所使的招法，招招被他所破，简直是白费工夫，想把和尚打倒，那岂不是难

上加难了？看起来，我得改变门路，用我的进步连环二趟抹身掌。看官，这练武功的就是这样儿，只要两下里一对敌，走过几手，就知道自己与对方的能力，比起来成与不成了。今天镇八方童爷看着自己难讨公道，当时就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把门户一变。和尚一看当时就是一怔神，自己口虽未言暗自说道：我们弟兄三人，闯荡江湖这些年，号称江南三绝，今天遇到这小伙子童海川，与我勇战多时。到了这时又把招数改变，换了新的门路，我是更得多加小心。倘有顾及不周，叫他占了上风，那样一来我的脸面就不好看了。和尚想到这里，心中不由得聚精会神，招架童林，跟着也使用新招与海川周旋。和尚手下实在有些好本领，也是故意给海川看一看，此时真是一招紧着一招，一手紧似一手。

海川一看，心中说道：如何？我就知道凶僧的用意。这样一来不要紧，把个海川闹的只有招架之工，没有还手之力了。心中暗自说道：完了完了，看这个意思，我再打算进手，不但使不上，恐怕要有亏吃。不由得心中甚是着急，也只好把门户看住，不敢进招而已。诸位看官，这个地方，这是练功的有经验，有阅历，自己知道能力不成，把门户看好了，也就是如同我们把门关上，以避外来的侵袭一样。练武的有这么两句话，胳膊是两扇门，全凭眼赢人。这话真是不假。没有这种经验的人，绝对是领略不了这个意思。练把式的两只胳膊就像两扇大门，只要看出自己不成来，把门一关，对方的招再来了，自己跳越腾身，只有逃招而已。打算再进招，到这时候更没有工夫了。

和尚长法一看，知道海川有点手忙脚乱自顾不暇的神气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好小辈，你自己倒也明白，现在只看门户，打算跟老僧耗工夫。若要这样，你也不想想，我能容你这个不能？

如果这样一来，得什么时候算完呢？待我用招法紧紧的赶他。和尚想到这里，这工夫可就紧紧的进招，恨不得当时把海川打倒，那才可他的心思。可有一节，镇八方此时就说不成了，可是一时也不易输给和尚。

海川一看和尚这样一紧紧进手不要紧，自己倒把心神沉稳住了，来招相迎，进手用手，反正无论如何，他是不往里进招的。和尚有时候还给他便宜的时候，所为叫他一进手，得空便打。不想海川在武道之中，也称为一位有了相当的地位的人了，很有经验的人物，知道和尚所为引自己进招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凶僧，你这算白费心机。你引那不知进退的孺子还行，我童某岂能上你这个当呢？和尚引了四五次，怎奈海川不食这个便宜，长法随着继续进招。自从海川改变招法以后，和尚屡使新招，把自己的绝手完全舞弄的翻飞，真把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忙合的手脚无措，进退维谷。心中一着急不要紧，汗可就下来了，跟着气喘吁吁，步法也乱了。

和尚一看，心中甚为欢喜，动着手口中说道："阿弥陀佛，小儿童林，今天你叫放着天堂的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寻。要在方才未在动手之先，你束手过来，或者哀告几句，老僧也有好生之德，也就放你一条生命去了。不想你不知自量，执迷不悟，敢来与老僧较量。事已至此，童林小儿，你还有多大的本领？不用说我用招法打你，就是我拿功夫挤你，再有个十招八式，你自己也就自己栽倒。童林，今天就是你的大数已到。甘愿与山庄福临老儿为伍，跟聚英山的英雄为仇作对，何所居心？你也不想，那山庄的人们，那一个是福被天下久享荣华的人物？老僧早有预言，无论福临怎么的鼓吹，多者山庄保守一个月，少说也就在十天左右，就把福临老儿拿到山上。你想想把福临拿到山中，你们这一群乌合之众，也就如同鸟兽而散。你还何

必如此的不觉？真乃无知之辈了。看将起来，今天你死在老僧手中，我还可以把你用点土埋在此地，不能叫你死无葬身之所。”

童林听了此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“我若脱身一跑，看这凶僧的脚程也不含乎，我再走脱不开，倒叫他耻笑于我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别无善策，这也是前生造定，应当死在这个和尚的手中。不想我大江大浪也见了不少，今天才到了我生死的关头。这也无妨，死有何愁？英雄想到此处，这才想起父母的恩情之重，师父授艺之恩，今天死在此地，可就无以为报了。海川想至此处，那英雄泪几乎洒了下来。

镇八方童爷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想起病太岁张方追出老远，所给的三只脉门弩，软棒一条，所为叫我防身。事到危急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不取了出来用他一用？倘能败中取胜，岂不是转危为安呢？童爷想起此事，不由得精神复振，把二目圆睁，跟着把招数加紧，把手伸在腰间。这个工夫和尚一看，只见童林精神再振，抖身形往外一越，跳出圈外，不知他意欲何为。说他要打暗器吧，可没听人说过他会使暗器。正在这个工夫，海川转身形，就与和尚来了个面对面，右手往外一伸，用大指一按弩簧，不见弩箭出来。连按两下，并未射出。自己一着急，以为此物不能适用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和尚一看由海川袖中射出一物，自己身形一转，把箭逃开。就着这个工夫，把自己的暗器也取了出来，正要打童爷。这个工夫又过来一只，正打在和尚的面门以上，和尚病痛难忍，一声阿弥陀佛，“好你童林，竟敢用暗器伤人，算不得你是英雄好汉。”和尚连喊了两声，当时汗如雨下，顺着秃脑袋往下流，真是血汗齐下。一时站立不住，倒在尘埃。

此时童爷一看，和尚已倒，心中甚是纳闷。往四外一看，并无旁人，又看了看弩筒，心中这才明白，暗自说道：这脉门

弩是这样一种利器，非常的灵活，我还以为不中用了，箭已射出，我还不觉，实在是好宝贝了。

此时站在旁边的双枪赛文龙一看，师兄长法和尚业已坐倒身形，不由得心中甚是着急，遂高声的叫道："小儿童林，休要逃走。你小儿算不得英雄好汉，以暗器伤人，是何本领？老方丈偶一失神，被你打倒。你要知道某家的厉害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再与某家较量几合，不可脱逃。"海川听了此话，遂冷笑了两声，用手一指说道："大胆的贼人，你若不服，赶快过来受死。我童某少有迟疑，算不得英雄好汉。你要打算叫我童某回归山庄，那也不难，除非是带着你们两个项上的人头，我童某才肯回到山庄。"双枪赛文龙听了此话，恨不得把海川抓将过来，摔死在尘埃，方解心头之恨。此时一看和尚，赶紧上前问道："老方丈觉得怎样？若是不要紧，请暂等一时，待我与小子童林较量，以解心头之恨。"和尚闻听此言，闭目合睛的说道："不要紧，我就觉着心里发慌，大约再等一会儿就好了。千万不可放他逃走。"公乾闻听此言点头，一转身形，手指海川说道："大胆的小辈，看招！"说着话一个箭步，赶上前来，伸手就是一掌。

海川一看人家手到，此时可不比方才与和尚动手时候那样心乱了，也缓过一点气力来了，遂不慌不忙的应付着动手。心中说道：事已至此，僵到这里也说不上不算来了，眼睁睁长法和尚这样，他岂能善罢甘休呢？人家既有三绝之名，当然是同生共死，义不容辞，现在我打算走，恐怕是不易。说来也真该当我不能现世，就凭张方的这个脉门弩与这个软棒，我就不怕了。不用说他们三绝，他来六绝我也不在乎了。心中暗自想着，手下招架相迎。

两个人动起手来，要论本领，童爷与阚奇比上，也是一样的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两方面各施所能，也可以说全抱着一个决

心。海川知道今天对手，比不了往常。方才长法被我用弩打伤，将他数十年的功夫完全打去，要打算复原，恐怕不容易了，公乾他岂能轻与我动手？只要是稍一失神，被他打倒，我想活是万难。和尚如果要死了，恶道一时不能放回，只剩他一人，他那有不急的道理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旁的法子，我先与他周旋。镇八方想到这里，把招法使开，抖擞精神与那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动手。

此时公乾心中是怒气冲冲，一面动着手心中暗自叫道：公乾，今天动手，可不比往日。往日遇有比武较量之事，多者三绝俱在，少者二人同行。到现在，长兄李居龄被获遭擒，寄身卧云庄，生死不敢断定。事到如今，也是我们顾念仙长与赵丕的生命，不敢出以毒手，把这小辈置于死地。不想他手下无情，老方丈受此重伤，真真是料所不及。方丈如有不测，恐怕江南的三绝，势成瓦解了。我阚某再要前瞻后顾，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，也叫小子童林看不起。日后有人提起，三绝竟被童林一人扫灭，岂不丑死我们？心中想到这里，可也不敢轻看童爷，使绝手往里进招。

此时海川一看，人家招来虽甚是厉害，心中说道：这个贼人是急了。要论功夫，人家平平常常的跟我对付，我恐怕都不成，还不用说他再跟我留着神动手了，我可差的多。海川自己思想，手底下不免的就迟一点。

这工夫双枪赛文龙聚精会神的进手，一看童爷的招法还是不行，差的多，心里虽然满腹的怒气，再一看对方这样，不由得又暗自欢喜。这个地方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行家看门道，力笨看热闹了。这要是不懂行的人看了，两个人都动着手，此时那能看的出来呢？双枪赛文龙一看，就知道海川招架不了，心中说道：姓童的，今天就有了你的乐儿了。我当你二次抖神，有

多大的能为了？要看这个神气，再有十几个回合，你也就跑不了我的手中。心里想着，又把招法加紧，真是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手快似一手，恨不得当时把童爷治死，好把师兄背回山上，自己一人再到山庄搭救仙长李居龄。

可是海川的心里可跟他又不同了。一看人家的招法甚紧，自己一想，还是得多加小心，这个贼人连着进了五六招，还是真厉害，自己连两手都不得工夫进。今天我才知道，看起来，人是生有处死有地，那是一点也不假。方才与长法动手，闹了一个力尽筋疲，多亏那两只脉门弩，倒闹了一个转忧为喜。这我要再用弩打他，我又不会使，弩筒里边就剩了一只箭，一个打不着他，再使软棒我也是生手，不会用，这两样东西要成了废物，我也就到了死的时候了，不是这样吗？我先别使，对付一时说一时。我也不必进手，咱们还是那个老法子，把门户看住了，再看看他有什么招法，我就是死了，我也是明白的，倒知道是怎么死的呀。倘若我只顾用招打他，有希望打着还可以，这么半天，我所使的绝招，这贼人都知道，我还进手，一个眼空了，死都不知怎么死的。我就是这个不进招的主意。童海川想到这里，把门户看的很严。

阚奇一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小子也知道他进手是白进，又把门户封住了。姓童的，你再使这一手，那算没有用了。可是你腰间还有暗器，这回可不像方才了，老方丈大意，不留神，我可不能疏忽了，我不能容你拿出来呀，你小子我看你还有什么高招？公乾心中想着，手里更是加紧了。

此时海川有心虚使一招跳出圈外，缓手拿取暗器，又一想这回恐怕不行，这个贼人他要防备了。方才和尚输招，他是不知我有暗器，这回他绝不给我容工夫。就说容我拿出来，也恐怕打不着他了。如果打不着人家，那不是白耽误工夫么？还不

如我们二人耗着工夫倒好。说话的工夫就过了二三十个回合。工夫也不小了，海川自己连战他们两个人，精力就算可以了，现在可显出很疲乏的神气来了，闪躲的也不大伶俐了，脚下步眼也乱了。此时真是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。

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有人喊道："南无阿弥陀佛，大胆的贼人，休来逞强，现在筛家在此。童贤弟，闪在一旁，待小兄捉拿此贼。"童爷顺着声音一看，心中甚是欢喜。见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现在卧云庄与群雄聚会的泰山十叟之一的老爷，老方丈志元。再往旁边一看，还有师兄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，再一看不但来了他们两位，还有年迈苍苍的方泰方宇平，还有病太岁张方，自己的徒弟刘俊，穿云白玉虎。海川看了，心中更是欢喜非常。

书中代言，诸位看官，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，海川的为人是怎么样了。在他下书的时候，头一个就是侯爷不放心，知道海川的脾气，海川临走时候，赶紧出来嘱咐了半天，这才回去。跟着张方，也是这样，恐怕师叔艺高胆大，到了聚英山，一不留神，就许吃亏，赶紧把三只脉门弩，软棒一条，送给师叔使用，以便防身。

赶到分手之后，海川上山下书，张方与老英雄回归山庄，到了福宅的大客厅。在座的众人，一位位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全是精明的人物，一看便知，谁跟谁有交情没交情，就看出来了。童林上山下书，老英雄侯爷随着跟出去了，一定是有什么话，或是有什么高招儿教给他，也未可知。小方儿也随着跑出去大约也是这个意思。爷儿两个回去，大家也不便再问，仍是随便闲说。大家纷纷议论两方的事情，有的说，赵丕这封书信，如果曹龙听赵丕的话，允禔非捣乱不可，要是再把允禔拿来，聚英山也就完了，这个大患也就除了。有的说，这个信投到山上，

曹龙来个不理，他干他的，他再把密信公开的一说，把赵丕豁出去了，如果这样一来，我想童侠客这一趟是白去。大家你一个意见，我一个说法，各自闲谈，天可就不早了，已有正午的光景了，还不见童爷回来。

此时张方心中很是不安，暗自说道：师叔自从那么早就去了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要按远近来说，到在那里，就是耽误点工夫，也不能这么半天呢。张方心中想着，并未与大家明言。要在别的地方，病太岁早就说话了，此时他可不好往出说。因为什么呢？皆因现在所有来在卧云庄的人们，多一半是老前辈，说出话来有个对与不对，不大方便，大家听着有理还好，要是听着不成，遇巧了就许挨一顿说，这是没有根的事情。这是张方自己小心的心理。可是童爷自从清晨就奔往聚英山，大家直等到吃过了早饭，又有一个多时辰了，还不见童爷回来，张方虽是不敢多说话，可是心里总是不安定，不由得站起身形往四外观看。看见别人倒是不好说什么，一看可就看见穿云白玉虎刘俊了，冲着刘俊使了一个眼色，意思是叫他出去，自己也就一转身形出离了大客厅。

此时刘俊一看，见他使了眼色，心中也明白了，当时站起身形随着跟了出来。来在外面一看，张方走到厢房中，刘俊也慢慢的走了进来问道："师弟，有什么事吗？"张方怔了一怔神儿说道："我的师兄，你想有事没有？童师叔走的时候，我出去那么半天，你知道我赶他去不知道？"刘俊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我怎么不知道？要说见景生情，我不如你，若看人的行为做事，我虽猜不透他的心里去，也得断个八九成，你追出去干什么我都许猜着，你是给我师父送暗器去了吧？是脉门弩不是？"张方一听，遂把大指一伸说道："罢了，不怪你师父是侠客，这点意思我真佩服你。不是别的，我想这个，他老人家一个人去

到聚英山下书，又那样的脾气，不见点真实的，绝不肯服人。你想，聚英山的能人也很有几个了。在半路我慢慢的说着，他老人家说，我到山上只要信投到本人手里，我就赶紧回来销差。我们爷儿两个说到这里，我才放心。话是这么说的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自从清晨起来就去，到现在正午都要过了，道路远还可以说，这才多远呢？就说耽误一会儿工夫，也不能这么半天哪。据我想，这里面一定有事。他老人家虽是这么说，到现在还不回来，叫我心里还是不放心。我所怕的是这一样，他们聚英山的人，也是那路的人都有，恐怕是遇见与童师叔有仇的贼人，那样一来他老人家可就要吃亏了。一个人深入匪窟，就太危险了。有多大的本领，一人也难敌众手，好汉也怕人多呀，老人家可就难脱虎口。如果这样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穿云白玉虎刘俊闻听此言，把双眉一皱说道：“这话也有道理。”遂沉了沉说道：“师弟，我倒是有这个思想，怎奈我一点办法想不出来。他老人家那个脾气，你说的一点也不错。可是这样，事到现在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我想着要跟大家提提这个意思，不过此时我又不愿多说话。我想现在所来的这些人，全是剑侠客的人物，都是高人，再者又是老前辈居多，我们说的对还好，要是不对大家的心意，不定是谁就许说你一顿，可也难说。你不是说天到这时还不回来，一定是出事了，我们应当上山去找。不想我师父被人家远接高迎，吃酒款待，我们一去叫阵，不是显着我们山庄沉不住气么？你我不是又落一个年轻无知么？据我想，像你我简直的一语不发，反正我师父跟他们那一位也一样，不用说还出不了么事，就说出了事，他们还能不管么？”张方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师兄，要去说呢，我倒是想到这里了，可有一样儿，也得分是谁了。第一先得说是你。怎么得先说你呢？师徒如父子，现在在座的众人，你是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

倒近情理，也得分是谁，由你这里就这样说，据我看往后你不必说是童林的徒弟了，你倒躲的很干净。你都不管，我又何必呢？”说着张方转身往外就走。穿云白玉虎一看，病太岁还是真有点不满意的神情，当时走上前去一把将张方拉住，口中说道：“师弟师弟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你跟我还过这个吗？我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也可以说我，别看我是师兄，你是师弟呀。我说的可是实理，要按你这么一说，我连一点师徒的情义没有，叫大家知道了我算什么人呢？话有三说三解，你听我再说说这个意思，你再发这个牢骚话也不晚。方才我也说过了，咱们有主意何妨一说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对了还好，不对就许挨说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我不挂念师父。你方才说的这个话，实在冤屈我了。你说的那个话诚然是至理，童海川那不是别人，是我的师父，他老人家有什么事，当然我得跑在头那才算对了，我不是跟你说了么，不过我不敢多说话。你要这么说，据你的意思，那么怎么办呢？”张方闻听此言，遂又往回走了几步，怔了怔神儿说道：“师兄，你要早这么说，我也不能这样着急。”刘俊笑了笑说道：“你没听明白，你还怨我？”张方听了并未答言，遂又接着说道：“我跟你说童师叔到现在未见回来，我是不得主意，不过我是有话说在头里。”

两个人正说到这里，就见门帘一启，走进一人，用手一指张方说道：“方儿，你二人不要在此嘀咕了。方才我们大家已经计议此事，现有方大爷愿意随我一路迎接。你们两个要是也愿意一同前去，快到大厅把话说明，吾们就马上起身。”

弟兄二人抬头一看，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神手昆仑镇东侠，侯庭侯振远。二人忙着说道：“师大爷，既然如此，那可太好了，我们二人愿意随同老人家同往聚英山，迎接老人家。”

书中代言，自从张方、刘俊二人出了大客厅之后，弟兄二

人商议此事。老英雄侯振远心中也是放心不下，遂看了看天色，对大家说道："列位兄长，各位贤弟，现在我有一言，请各位老少英雄留意。现在我们下书之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不见转回，若按路程，不用说我们侠义之人，就是那平常的人们，来回四趟也能回来了，就是到在那里有些耽搁，也未必如此的迟延。据我想其中必有缘故，有了情节。"老人家言还未了，只听有人接着说道："老人家说得甚是，我也想到此处。据我看，未出事还则罢了，倘若有事，像童林那样的功夫，到在别处他还可以，要到聚英山上，可不是长他们的威风，童侠客的能为可就费点精神了。我看现在也不必再等了，不如去到聚英山迎接海川一程。中途路上小心观看，以免迎接不着。大约海川转来也是必经大道而回，倘能半路相遇，也未可知。"大家一看，发言者非是别人，乃是泰山十叟之一的大爷，赵竹赵老剑客。镇东侠遂说道："老剑客，要据我想此事，但愿不生枝节。事到如今，不过就是这个办法了。如果这样，不才我愿意同着老人家前往。"老侠客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好。"

二老言还未了，旁边有人接言说道："大哥，我们两个人也愿意随着前去迎接童侠客。"赵兰田听了此话一看，原来二位盟弟，一个是方泰方宇平，这位就是老方丈志元和尚。老人家一看，心中明白，二位拜弟要一同前去，他们这是不放心我。既然如此，多去几个人也没有关系，倘有别的意外之事，人多也方便。老人家笑了笑随着说道："二位贤弟也要同去也好，我们马上就此前往。"

青庐居士燕鹤、卧云居士福临，二位同声说道："各位老剑客，现在我们在座的众人之中，有二位我们看出有点不安的神情，想必是与童侠客很是关心了。现在他们二位已经出去了，大约也许比我们先行一步了。如果他们先去，恐怕凶多吉少了，

不看找不着童侠客，再闹出事来。”大家闻听此言，往那各个的座位一看，才看见病太岁张方与穿云白玉虎刘俊二人没在座中。老英雄镇东侠一看，不由得心中甚是着急，暗自说道：这两个小子，真是不知进退。如果私自前去聚英山，这个事办的可太错了。尤其是张方。

老人家心中想着，大家正在商议之际，老英雄慢慢的离了座位，可就走出了大厅，到在南房休息室一看，并无一人，只有两个家人在屋中看守。老人家有心要问问他们看见张方跟刘俊两个人没有，又恐怕他们不知张方是么样，遂转身出来。一个很精的家人问道：“侯老爷，你老找谁？是找张大人么？”老英雄一听，遂回头说道：“是呀。”那家人往东厢房中一指说道：“在那屋说话呢。”侯爷并不答言，暗道：还好，要是没去可太好了。

说着老英雄走进了门口，就听里面有人说话。别人说话老人家还听不真，惟独张方说话，老人家一听，绝对错不了，准知道是他。老头儿一听是他说话，这才把心放下。上了台阶侧耳一听，不为别个，正是为的此事。老人家这才高挑帘笼，走进了屋中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人也不必计议了，现在大家业已决定，你们二人，如愿同往，我们就此前去好了。”二位少爷一听师大爷这个话，心中这才高兴的了不得，暗自说道：也别说，倒是老年人办事吃稳。天到这个时候，一定是看出来有事了，要不然还得坐胶皮哪。

心中想着，爷儿三个可就一同出离了厢房，来到大厅以内。大家一看张、刘走来，也都没说什么。二位老居士心中这才安定。各位计议已毕，各携兵刃，预备起身。二位居士说道：“几位多有偏劳了，我们不能奉陪了。”

大家这才出离了福宅，写好了腰牌，出了卧云庄。在前就

是方泰方宇平与老方丈志元，赵爷与侯爷后面跟随，二位小弟兄在后。爷儿几个顺着大道一边往前行走，一边往四外观看，所为看着童爷，以免差道而行，不能相遇，耽误工夫。

走了工夫不大，约有二里地的左右，老人家方泰用手一指回头说道："大哥，你来看，前边道旁有人交手，这不问可知，一定是童侠客与贼人动手。"说着话把身形一塌，在前可就走下去了。后面赵大爷与张方、刘俊，以及老方丈也在后相随。大家来到切近一看，不是童爷是谁呢？见他正与一人动手，旁边地下还坐着一个年老的和尚。

别人见了倒不觉怎么样，惟独镇东侠见此光景，不由得替海川很是后怕。老人家不是怕别的，所怕的，童林在各路英雄之中很是一个人物，今天所遇的这二人，就不是平常之辈，要是有一个失神，或是手慢，恐怕要吃他的亏。看这意思，我们要再迟一会儿，老弟就许被这个贼人打倒，实在是可怕的很。早要知道如此，何必在山庄等这么半天呢？

老人家想到这里，正要说话，还没说出，就听老方丈志元高声叫道："童贤弟，站立一旁，待老僧捉拿此贼。"

海川一看大家业已来到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遂虚进一招，一个箭步纵出圈外。

此时老和尚志元上前只身迎战，口念佛号，来在公乾的面前。此时贼人业已住手。老和尚含笑说道："我当是谁，原来是阚氏弟兄，久违的很了。筛家特来领教，请你进手过来。"

双枪赛文龙一看，心中可就凉半截了，暗自说道：坏了！他们怎么也来了？不怪仙长李居龄被擒。福临真有点本事，他怎么把他们会搬出来了？头一个就是赵竹，再者就是这个凶僧志元。镇东侠侯庭也来了。就连侯庭都算上，我都无所惧，可以敌的了他，其余的倒不没有么，惟独他们俩人干么来了呢？

这不是麻烦吗？别人不用说，惟独这个赵竹老匹夫，实在没法子搪。不用说师兄长法受了伤，就说他不受伤，我们两个人跟他一个交手，恐怕也不成。

公乾心中想着，可是也说不上不算来，此时跟和尚可就动起手来。一看人家老和尚进手，所用的招法，心中暗自点头说道：不愧人家十叟的名声在外，实在是不坏哪。可有一样，我可得多加小心。这凶僧他来手真是招招凶狠，稳重之中的那么快，手手都是老练的很，我是多多的留神。公乾想到此处，就听师兄长法坐在那，高声的叫道："公乾贤弟，你要小心了。"贼人在动手之中并不答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他们泰山十叟的弟兄们，轻易不肯下山，今天竟自到此，可见聚英山的风声，闹得不小了。公乾暗自思想着，手中应付着老和尚，虽是聚精会神的应战，可也看不出对方怎样的特别高，暗自又道：可是泰山十叟的声名，是人所皆知，都是剑客的身份，我若是加点小心，不可慌神，或者不至于落败于他。再者现在还有赵兰田在场，我如要甘拜了下风，我们弟兄二人，想走可万难了。我就是这个主意。我要能把他们两个人战败了，我的声名可就大振起来了。

说着又往前进招。一看和尚一个泰山压顶打来，自己赶紧往右一躲身躯，一个穿掌照着和尚的左胁而来。老方丈一转身抬腿就是一脚，照着公乾的小肚就踢。贼人一见，当时一躬身，用手一接和尚的脚。老和尚把脚一撤，双手一擎，一个箭步奔上前去，照定贼人的头顶又盖。贼人一躲身形，举右手，用腕相接，刁住和尚的右腕往下一捋，上左步一横身，用脚扣住和尚的脚跟，就打算用左手一托和尚的腋下往外一送，和尚就得倒出多远去。不想人家老方丈这是一个引招，等到贼人一上步的工夫，老方丈把右臂一撤，用力往外一撑。公乾的右腕觉得

压不住人家猛力，觉得不好，当时一退右步，把和尚的窝心肘躲开，一举手照定老僧的软胁打来。和尚一退步，把招走空，跟着进手。两个人一来一往，真是上下翻飞，无所抵挡。

和尚进着手心中说道：这个贼人的本领，也算可以。方才一个引招，他已然进手，我一个窝心肘，是如何的快法，他竟会逃开，跟着他又进手。要是没有根底的人，不用说还能进手打我，就是我这一招他都逃不开，看将起来，这个贼人，不愧号称三绝了。老和尚正想到此处，一看贼人把招数一变，抖擞精神往里进手，和尚继续相迎。

两个人的步法走开，只见两个人影，一往一来看不出人的形态，真是各施所能，谁也不敢大意。

此时大爷赵竹赵兰田，老人家留神观看，一看十弟志元老方丈走的招法，比阚奇走的持重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还好，如果这样，恐怕贼人今天难讨公道。看起来贼人的本领，实在是出人头地了，方才与童林战了半天，现在又跟方丈动手，不但不显疲乏，反来越战越勇，实在是有真正功夫了。老方丈如果这样，倒不至输招。老头子站在那里，心中思想着。

此时老英雄镇东侠侯爷，看着他们两下动手，不由己的暗自点头，口虽未言，心中说道：我侯某走遍了江湖这些年，看来这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句实在有理。不但有理，能人之后的能人，更是车载斗量。老方丈志元的功夫，在现在卧云庄之中，可以说高人一筹了。看现在跟此贼较量，看着尚且如此费劲，可见贼人的本领也是很有根底。

镇东侠侯爷正在思想的工夫，猛听得树林之内呐喊一声，口念佛号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大家闻听之下，真是声震山川，听出多远。大家留神观看，由林中走出一人，宽领博袖，手拿拂尘，身高八尺开外，气宇不俗。看年岁，约有百龄左右，走

近前来哈哈的大笑说道："你们大家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朗朗乾坤之中，竟敢聚众群殴？公乾，你退在一旁，老僧来矣。"

此时大爷赵兰田一看认得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倒不错，方才跟童林动手，我们大家赶到。现在比武，人家又来了接应。这个凶僧的本领，可不是平常之辈，师弟的功夫，可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也不是长人家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这是实在情形。不用说师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就是我，也未必近的了他的身。赵大爷心中越想越后怕。

第二百一十一回

长剑短棒清尘战赵竹

鱼肠红毛老道斗和尚

书中代言，来者这位和尚，可以说是一个高僧。前文书也曾表过这位和尚的身份，此人就是聚英山白鹤峰上菩提寺的主持，法号清尘，只在庙中打坐，修心养性，不常与山上的人会面。

这一天清晨起来，有小僧进来回话说道："现在庙外小溪河的岸上，坐着一位老者，是一个渔人的打扮，这两天总在那里坐着，看着很是面熟，我想是一位成了名的英雄似的。在那里钓鱼，或者有什么用意，也未可知。因为什么我来回禀你老人家呢？只因为向来还没有人在此钓鱼，我想你老人家到外面看一看去，或者你老人家许认识此人。"老方丈闻听此言，遂点点头，想了一想说道："好，你们不用管，我自有道理，不准你们多言多语，也不许再看他去了。他要走了，我就看不着他是做什么的了。"等到小和尚退下去之后，老方丈下了座，自己背着两手慢慢的走出了禅堂，来到前面的角门，往外看了看。果然一个渔人坐在那里，手持鱼竿。清尘长老，那是多高的身份，一眼看清，赶紧转身回到里面禅堂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当是谁，

原来是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，这个小子，改扮渔人的模样，不知他是什么用意，坐在我的庙以外？莫非说他是看着我，也未可知。可是头两天我一有气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山上的事我愿意看，我就多在几天，如其不然，叫我走我就走。大约他记在心里，恐怕我离了此山。咳，我岂能说走就走呢？看将起来，赵丕这一点苦心，也真不易了。虽然是自己希望辅助反王十四子允禔，打算大功告成以后，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对于我这种意思，也实在感动我心。就凭你素日供柴供米，不但我不走，如有别人要走，我能够拦下的人，我还不叫走呢。和尚想到此处，虽有心再出去，将赵爷唤了进来，跟他说明此意，又一想，自己这样的身份，一点缘由没有，把他叫进来提说此事，这大的年纪，太显得没有分寸。再者说，人家要不是为此事，别有他图，自己把话说出，岂不是大大的笑话么？慢来慢来，我不可这样唐突，自失身份。可是他总在庙外垂钓，究竟不成事体，有误他的前程。老方丈想到此处，也是不得主意，就把此事放下了。

这一天，庙中的小和尚，每天无事，虽有心再到门外看看，那个老头儿还钓鱼不钓？可是老方丈自从前天我们一回禀，倒不叫我们出去看了。这一来，老方丈也不说这个老头儿是谁，我们也不能随便出去玩玩儿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个小和尚接着说道："这有什么难办呢？我们不会偷偷的去看看？那有什么呢？走，我们一同去。"说着两三个人，轻轻的走到山门，隔着门缝往外一看，并不见那个老者的踪影。几个人回到庙里，回明了老方丈。老和尚说道："这不用说了，你们又出去看他去了，把他打搅走了。真真的岂有此理。现在虽然不见，再看他午斋以后还来不来？要是午斋以后还来，就不是你们惊动走的。他真要是不来，那不是你们给惊动走的，就是有别的变故。"老和

尚说了此话，把小和尚喝退以后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赵丕在此守候数日，究竟为何事？今天突然不见，莫非说所办之事已成？或者又有变故不成？

老和尚想到此处，等到了午斋已过，便命小和尚到外面去看。小和尚答应一声，去了工夫不大，回来报告说道："那个老头儿现在还是不见。"老方丈闻听之下，心中甚是怀疑，也是放心不下，心中说道：他要是把他要办的事办完还则罢了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这也是不敢一定的事。老人家心中想着，可就慢慢的走出了禅堂，打算去到银安殿，探听一个究竟。

自己出了山门，走出来不远，对面来了几名巡山的兵卒，一见老和尚来到，赶紧上前说道："老方丈，你老人家这是上什么地方去呀？你老知道啦？"老方丈闻听此言说道："什么事？我没听见什么事，你说给我听听。"兵卒们说道："王家千岁在前几天恐怕你老人家有气脱离此山，自己改扮渔人的模样，在庙前守候了几天，所为是等着你老人家息怒以后，也就完了。不想今天早晨，未见逍遥王回寨公事，因此各位寨主甚是放心不下，故此下令各处搜寻大王的下落，直到现在一点音信未得。想大王在你老人家门前这几天，大约你老人家也看见过，但不知你老人家知道大王的下落不知？"老方丈闻听此言，不由得心中一怔，遂说道："大寨主在我山门以外钓鱼，原来他是为我？这可是笑话了，我那里知道这个呢？这么一来不要紧，竟将大寨主的下落不知去向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好，你们大家不要迟延，赶快各处搜寻。如果得着大寨主的下落，给我送个信去。"各兵卒闻听此言，各自答应一声，告辞而去。

老人家知道这个消息，心中甚是着急，也不便再到银安殿去了，自己心中想着，回到禅堂，暗自说道：看将起来，赵丕是一个治世的大英雄，有刚也有柔，对待我清尘实在是毕恭毕

敬。前两天我一言不慎，他竟坐守门前，事到如今，竟自不知去向，叫老僧我心中实在不安。兵卒们倘有消息送来，如有不幸，他若落在了卧云山庄之内，老僧我赴汤蹈火，也要亲自前往，搭救逍遥王。老和尚正在思想的工夫，有巡山的兵卒前来报告，前天山中来了一人，此人身材高大，还有一个老头儿，就在山上来回乱跑，以后不知去向。这是前两天事情。老和尚听了此话，遂问道："后来怎样？大寨主的下落现在那里了？"兵卒说道："现在还没探听准确。"老和尚闻听此言，遂笑了笑说道："岂有此理，没有准确的消息，何必前来报告？去，赶快的搜寻。"兵卒答应一声走去。老方丈一想，这两个人，一定不是本山的人物，莫非说是卧云庄的人所为赵丕而来？老方丈想到此处，心中犹豫不定，沉了一时心中又道：我也不管是前几天，是后几天，现在我也没有事，我何不到山前山后找上一找。倘若来人走脱不开，仍在山中隐蔽，好把赵丕劫回，我心中也觉得安定一点。

老和尚想罢，自己并不迟延，当时就到山前山后来回的走了两趟，全山上差不多没有人常到的地方，老和尚全都看了，也是踪影皆无。心中暗自又道：我这样的寻找，竟自不见，恐怕真被卧云庄来人捉去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老方丈很是着急又道：他要是不怕我走，那能有这个事发生呢？老方丈回到禅堂，一夜也未得安神，眼看着天都快亮了，也听不着大寨主的消息。

正在着急之际，有兵卒进来报告说道："前天有人看见了，一个壮年的大汉，肩扛一个老者，那壮年施展飞行术，直奔去卧云庄的大道而逃。"老方丈闻听这话，遂点头说道："好，一定是如此了。你们去吧。"兵卒走后，老方丈自言自语的说道："这是山庄选派能人，特来捉拿赵丕。这是有高人给他们策划。"老和尚越想越觉得对不过赵丕。心里想着，看了看天色已然不

早了，有心要到银安殿中与人家商议商议，又一想不可，常言说的好，人多心不齐。倘若到在那里，有那嘴尖舌巧的人们，大寨主为我没了下落，再有人奚落我几句，我这样的年纪，我以何言答对他们？我还是不去的为是。老和尚想到此处，遂把军刃带在身旁，老人家由打高峰下来，够奔山庄的大道而来。

老和尚走在中途，也未十分的紧走，好在早到也是那个事，晚到山庄也不要紧，独自一人往前而行。自己约着离了卧云庄不过三里之遥，正在往前行走，猛一抬头，但见前面有两条黑影，当时就是一怔。暗自说道：这是什么人在此来回乱跑？待我观看观看。说着老人家一伏身，赶上前去。来到切近一看，人家业已进入树林。老和尚留神再看，但见公乾跟长法两个人围着一人，说话之间动起手来。老和尚一见之下，心中这才明白，又听见长法口口声声说姓童的，不用问这就是那个童林童海川了。他们怎么在这里打起来呢？看这意思大约是长法他们二人去到山庄搭救李居龄，未能救了回来，许是叫童林追上了？不对呀，看那样子是他们劫童林。这是怎么意思？莫非说童林上山中去啦？他们两个人劫他，也未可知。老方丈正在暗自思索的工夫站在林中隐身观看他们动手，两下里打得真是七进七出，各不相下。不大的工夫一看童林一纵身，远远的看他一抬左臂，再看和尚长法应手而倒。清尘老方丈一看，心中不由得甚是着急，正要出头，替长法应战童林。一看双枪赛文龙走上前去，老人家把脚步止住，暗自说道：且慢，我倒看看童林有什么样的本领。此时就见他们二人也动起手来。看了一时，两个人不分胜负。正在打得一团火热之际，远远听得有人呐喊一声。老方丈一看，心中大吃一惊，但见山庄来了六七个人前来应战。心中说道：不好，长法业已受伤，公乾一人岂能敌得了他们这伙人呢？老和尚又仔细一看，不看还则罢了，这一看不

要紧，老方丈可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暗自又道：好，原来赵竹赵兰田这老儿，也在卧云庄了。哎呀，志元这个凶僧也随着来到此处。他们二人久居泰山，轻易不肯下山，今天到此特来帮助童林。今天若不是老僧到此，恐怕公乾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不用说别人，就是一个赵竹的本领，若是打倒他全都富富有余。老方丈想到此处，眼看着志元和尚早把童林替了下来，继续应战公乾一人，不由得气往上撞，当时口念佛号，来到众人的前面。

这工夫正在动手的二人，留神一看。别人不提，惟独公乾看了心中甚是欢喜，心中暗自说道：眼睁睁我要栽到人家手里，此时来了救星。还不是平常之辈，可称出世的高人，跟老人家卜华，都是出人头地的本领。今天老人家怎么知道的，特意到此参加？这可是太好不过了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只听清尘长老强带笑容的说道："二位擎手，暂时不必苦战。"公乾一听此话，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恨不能有这个阶梯了，当时虚使一招，跳出圈外。此时志元和尚一看，也不便上前追赶，只好收招不动。清尘和尚又对志元说道："暂请长老息怒。贫僧有话欲言。小僧清尘和尚，暂居聚英山。现在小僧虽是居住聚英山，可是平日持守戒律，只知修心养性，不问人间的是非。这是小僧的心愿。不过一节，现在聚英山与卧云庄之事，也不论谁是谁非，既是如此的局面，可说是各不相下。既然这样，小僧说一句笑话，贵庄之内，倘有老人家九华峰上一枝兰赵竹赵兰田老剑客在，不用别位，就请老人家上来，小僧领教一二，分个胜负，他们两方也大可两罢干戈了。"

老和尚说了此话，气的张方恨不得上前把和尚打倒才可心，有赵大爷在前又不敢多说话，心中暗道：这个和尚说的话可倒

容易，什么叫不论谁是谁非？你们是一群国家的叛徒，什么叫是非呀？张方有心把此话说出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就听大爷赵兰田冷笑了两声道："高僧，说得此话，你真乃是高僧了。赵兰田正是在下。"清尘听了，故意的面带惊异说道："原来赵老剑客到此，小僧实在是不识高人。"老人家听了这话，遂含笑说道："高僧说得那里话来？不要客套。兄弟现有两句冷语，尚请方丈海涵。我想聚英山与卧云庄他们两方不可相提并论。卧云庄现在是国家的大员奉了当今圣上旨意，号召天下正大光明的英雄，一个荟萃的所在，是怎样的光明，如何的正大；想那聚英山，乃是国家的一块干净土，不想到了现在，竟自藏垢纳污，集了一些想入非非甘心叛逆的一群贼寇。这也可以，出于平常之辈的年轻人，也没有一谈的必要。我所不解的就是那年近百龄的剑侠之流，竟与他们为伍，希图阶下称臣，实在是笑话已极。"老人家说到此处，说得老和尚目瞪口呆，无话可答。有心用话把自己摆脱干净，无奈一节，怎样虽不与他们为伍，现在身居聚英山，当然无话可说。遂强着说道："我这话也说过，可不是这意思么？"老人家赵兰田接着又道："常言说的好，与凤同飞必出俊鸟，与虎同眠必无善兽。我想他们两方的意思上与精神上，真有天地的悬殊，谁是谁非这句话，实在是用不上，他们两方无所谓是非。一方是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，一方是国家的叛逆，百姓的流贼，有什么是非可言？高僧，请说是也不是？"

清尘长老听了赵兰田这一遍话，有心答言，又无话可答，不答话吧，在众目之下叫赵竹说了一个张口结舌，很大的年纪，于自己的脸面上实在难看。老和尚想到此处，心中又一想，谁叫我结交的都是这个人物呢？这也无法。事已至此，我出家人不能扰此难看。和尚想到此处，遂用手一指说道："赵竹，不要

出口伤人。常言有语，各修个道，无问其成。老僧身居聚英山之内，莫非说你就一样的看待？真是岂有此理了。”老英雄一看和尚有点不服说，心中未免不满，遂说道：“清尘，你仗着你伶牙俐齿，用言语庇护群贼，不想叫老夫识破，一语道穿，现在恼羞成怒。老夫还有一言。刚才你指名约请老夫出来一决胜负，作为两方的和战，此话又是一个可笑之谈。我想国家遣派能人干将，剿抚贼寇，焉能以一二人的胜负，甘作蟋蟀一般的为定评呢？岂不太便宜了一群逆贼？岂不是你袒护群贼，焉能听你的驱使？我们就知道，既是国家遣派大员，前来剿抚群贼，倘有弃暗投明，改过自新之辈，尚能给他自新之路，不咎既往。倘有那利欲熏心，甘心盗国的人至死不悟，闲言不可多叙，只有束手成擒，处以国法。我赵竹绝不甘为赌具，自失身价。有欲与我较量几何的人，我乃是为国除害，替百姓去盗贼，我是尽那力之所能不敢后人。”

老和尚清尘长老，听了此话更是气冲牛斗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所说的话，老匹夫业已识破，事已至此，也算万不得已了。在先前我也有心亲自到山东去访他，今天在此相遇，也算一个好机会。和尚想到此处，遂又笑了笑说道：“好，老剑客不必多叙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僧今天特来到此拜访，打算领教一二。”赵兰田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老和尚不要客气，你就进手过来。”说着老人家走出了人群儿。

此时大家一看，全都闪在一旁。

说着老和尚也走在了当中说道：“请你进手。老人家说了一声：“好。”并不答言，一个箭步，伸手上前一个穿心掌。和尚那敢怠慢，赶紧往左一闪身形，右手一伸，说时迟那是快，顺着老人家的右臂往上一走，就是一个黄鹰掐嗉。赵爷一看来势甚猛，跟着用右臂往外一轰，身形可就转了过来。和尚身不

由己的往外一扭身，老人家一拳照定和尚的右胁打来。和尚不敢迟延，往后一撤身，用右肘往外一拐，跟着一个虎扑，扑上前去。老人家一看不能抵挡，随往右一闪身，把和尚的招法躲过，跟着继续进手。

二位一僧一俗都是剑客的身份，一手一式，乍一看不过都是俗套，普通熟招，可是现在在场的众人，也都不弱，都是侠客之流，其中的意味、深分，还瞒的了他们？大家站在旁边看着二位老剑客动手，虽是两方敌视，可都是精神百倍的爱看此局，真是不可多见的一事。大家看着老二位过手，可称是招招持重，手手得当，看出来的得劲适中，招法虽俗，意味不俗。大家看了，都觉得长了许多的见识。看到相当的地方，不由得暗自叫绝，心中痛快非常。

老二位动着手，赵爷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凶僧手下真是可以，不愧山上的贼众尊为高人。无奈一节，我在山上好好的，本不想下山，不想无缘无故的小子胡允上得山去，与我打搅，非学艺不可。也是我喜爱这个孩子，虽然跟他师父学艺六七年的光景，我看着也是差点，才又指教了不足一年。也是那小子心灵手快，给他一说就明白。也是我一时的欢喜，命他下山访友，会会天下的能人。话可是说出去啦，两个孩子下了山，我又不放心了。到了现在，跑到卧云庄这里，我这不是想不到的事么？今天看这个意思，这凶僧的本领，我还得多加一分的小心，倘有失神之处，被他打倒，我一世的英名，岂不一扫而尽？若不是因为那小子，我焉能到此与这凶僧动手呢？老人家动着手，再看和尚所进的招法，真是招招出色，手手新奇。不由得老人家一振精神，真是手眼相随，面面兼顾，丝毫不敢疏忽，恐怕落空失神，多有不利。

和尚一看，自己所使的招法，虽然还没用特别招数，人家

始终总是那样神情，稳中而敏捷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好一个一枝兰，真是老而不死，说话真是不留情，他把我所说之话，样样揭穿。这还不算，动起手来，故意与我敷衍，看他的神情，进也不进，退也不退，有些与我耗战的神情，真乃老奸巨猾无比。想我清尘和尚，年老志衰，不爱多问世事，本想隐遁山林，自个忏悔，以赎一生的罪孽。不想赵丕与李居龄，两个人被获遭擒，老僧我岂能袖手旁观，毫无义气呢？不过一节，他们所做所为，实在是有违侠义道主旨。事到如今，两个人的下落全无，看在私人的情义上，我那能不管？到现在与这老儿动手，我若占了上风，还则罢了，如其不然，老僧我甘拜下风之际，就是我威名扫地之时。老和尚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心中甚是着急，颇不耐战。

两个人心中虽是这样的思想，可是手下并不示弱。旁边的众人看着，一个个都是大长精神，暗自叫好，看着真是解气，大可谓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了。

老和尚心中甚是着急，暗自说道：赵竹，咱们不是分不出胜负来么？你也不真正的进手，你可是威名远镇，人人皆知你们泰山十叟的声名，光是这样的因循着，得到什么时候完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文不加鞭，武不善做。我用兵刃取胜于你，你不是泰山十叟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？老和尚想到此处，虚使了一招，跟着一纵身跳出圈外，当时就把红毛宝剑掣将出来，用手一指说道："赵竹，你看剑。"说着一个箭步奔上前来，劈头就砍。

老人家一看，和尚亮出兵刃，自己那敢怠慢？赶紧一闪身形，和尚的宝剑落空。此时老人家顺手就将自己短棒取出，跟着应手相还。

二人各持兵刃又战在了一起。和尚清尘一看，心中暗自说

道：老匹夫，原来他带了军刃。和尚的红毛剑上下翻飞，远远的看着真是寒光万道，煞气凌人。老人家一见来势甚锐，自己沉着应战。僧俗二人走开了步眼，站在旁边净听得嗖嗖的宝剑与短棒的风声。老头子若是不加点小心，和尚的这口剑，真是沾上即死，蹭上难活。别看和尚这口剑，虽不是战国的宝器，也是四川红毛铁，经过多少回折，打造出来的，其快无比，真能斫金断玉，削铁如泥。落在和尚的手中仅此一口。舞动开了可称银光一片，叫人看着实在冷气森森。老人家赵大爷，到了此时更把气沉下去了，自己也知道，今天遇上清尘，我只要是输不了，那就算是万幸。到这时候，这个凶僧还是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手快似一手。好在一样儿，我沉住了气，看住门户，我是不求有功，但图无过。

就在此时，和尚进了十招，老人家也不过还个三招两招，还得等那有便宜的地方，才能进手，如其不然，也不敢冒一点险。说话的光景，又过了十几招，老人家可就有点吃紧了。和尚还是一仍其旧，勇气勃勃，老人家虽觉吃力，可是并不显露，自己只有闪展腾挪，更是不敢轻易进招了，比方才可就差事了。

此时立在旁边的众人，一看如此的情形，真是又忧又喜。忧的是，此时老人家有些气力不支堪堪的败北；喜的是，看此二老动手，多长了好多的见识。

此时公乾看着心中甚是欢喜，一看赵爷有点不支，特别的高兴的了不得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老匹夫，若是被老方丈战败，他们这一群之中，也就没有可怕了。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虽然他们来了这些人，除去赵竹赵兰田，无论是他们那一个过来，不用说还有老方丈在此，就是有我一个人，量他们那一个也不成。双枪赛文龙心中越想越是高兴，准知道今天是有了把握了，只要老方丈把赵竹打倒，所来的这些人，我是一个个将

他们捆了起来，携回山上，一个也难逃活命。虽然是逍遥王赵丕与仙长李居龄现在山庄，有他们这一群人作押，也就不怕了。

公乾心中想着此事，可是对方的志元和尚、神手昆仑镇东侠、镇八方童林、病太岁张方、穿云白玉虎刘俊，他们的心中可跟公乾不一样了。他们的意思，盼着老人家赵大爷把清尘战败，可不为把江南三绝完全治死，为的是收服山上这几个能人，聚英山也就去了一大半的势力了。不想老人家今天到此会战老和尚这样的费力，眼看着就要落败。老人家到了什么地方，也总是占着上风，今天如果败于老和尚的手里，老人家这个筋斗可是栽不起，一气也给气坏了。要看此时的情形，老人家要打算把凶僧战败可也不是容易的事，可是要输给和尚一时也不能。大家一边看着，心里都是这样想。

此时就听和尚说道："你虽然不愿意进手，这又何必如此呢？"老人家听了此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看起来这个凶僧的本领，也就如此了，不然他就用新招了，他还说话作么呢？

两个人正在各不相下之际，就听一声："无量佛，善哉善哉，赵老剑客，你虽然武艺高强，等闲之人，当然难以进手。老人家可曾知道，这个老僧就是聚英山菩提寺的主持，清尘长老，手下的能为，不在我等之下。可惜他结交匪类，不务正途。老人家闪了，待山人替你治服此僧。"说着走近前来。

在场的众人一看，也有见过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惟独少英雄病太岁张方此时心中正在万分的难过，恐怕老人家赵兰田，要是落败和尚的手中，此事更是无法收拾，更要费些周折。只因自己奉了圣旨，便衣调查江南聚英山的事务，来到卧云庄，正赶上老居士福临整军经武的戒备群贼，这正是一个调查的好机会。无奈一节，来到此处，所有的各路老少英雄，都是本门户之中的长辈居多，论公事，自己是调查的性质，不能过问参

言，按私情，本门之中有了相敌仇人，当然是责无旁贷，共御外侮的。到了现在，所有山庄此时的人物，除了老剑客赵竹赵兰田之外，别人还没有可以敌过这个和尚的，眼看着老人家也要败北。真要是老人家被他打倒，燕老居士当然下令攻打聚英山，战胜了还有时日，如果攻打不下，还不定几时结束了，我一时不好脱离此处，得几时才能回京复命呢？正在这个工夫，就听一声无量佛，善哉善哉。病太岁张方一看，心中特别的欢喜。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恩师。老人家来到此处，大家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。

反过来和尚这一方三个人一看，全都认识老人家，全都大吃一惊。

大家一见仙长到此，也是欢喜非常，耳闻着张方的师父，住居龙门县青翠山降慈观，他老人家道号名修，娘家复姓欧阳，他老人家在道门之中居长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总算我们大家不该栽筋斗。大家心中甚是高兴。

在这个工夫，老人家赵竹赵兰田，听了这声无量佛，就知道不是平常的人物，跟着往后一撤步，注目观看，暗自点头，心中说道：我当来者是那一位，原来是欧阳道长。听他说话的意思，是要替我战败清尘了。事到如今，恐怕我也难胜和尚，还不如我就此退下，请仙长来战和尚了。赵大爷想到此处，口中说道："请道长接手过来，多要小心，和尚的手下很快。"老头子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老剑客欧阳修说道："好。"说着道长跟着进手，遂又对清尘说道："清尘老和尚，你要小心了为是。"

书中代言，来者这位出家的仙长，欧阳修老剑客，他老人家今天来到此地也算是巧。自从弟子病太岁张方二次学艺，老人家所教的功夫，更是深着一层。以后张方下山，徒弟虽然深造一层，这一次倒觉不放心了，总觉得心中有点什么事似的。

自己暗自想道：张方这个小子，虽然是一个伶俐的孩子，可是一个很莽撞的性质。自己越想越不放心，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第二天，跟老和尚说道："方丈，我得下山，不是别的意思，自从张方走后，我就觉着有点什么事似的，怎么着也不合适，真可以说是坐卧不宁。你老人家说这是怎么一件事呢？"老方丈闻听此言说道："据仙长说的这意思，还是不放心张方的原因。可也是，方儿那个孩子，精明倒是精明，就是有点顽皮，他要是归入正途，倒是不错，就怕他没有正经，可就不能成器了。我也是很喜欢这个孩子。"欧阳道长不等老和尚把话说完，遂接着说道："对了，你老人家说的我是这个意思。我总想着他很年轻，不定惹出什么事来，不知深，不知浅，觉得自己成了，把人家打个好歹的，我倒作了孽啦。要是被人家打了，我的脸面上先难看，一说教一个徒弟不算么，得费多大的心思？这二次来学艺，又进了一步。我也曾说过他，可是一节，这年轻人撒手不由人哪，要不然我心里总是不放心，犹豫不定呢。我下山去找找他去。我打算明天早晨我就要跟你老人家暂别。"老和尚接着说道："仙长，你上那里找他去呢？这闯荡江湖，海走天涯的勾当，我们是过来人了，不是不知道啊，就说是有一定的地方，干我们这路事情，也不敢说半途中没有事，还不用说方儿下山没有准去处了。"仙长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他倒说过这话，将来他非要到聚英山，看看是怎么个意思。他可说过这个话。"老方丈闻听此言点头不语。遂又说道："要是那样，仙长走了以后，我也走一趟。我自己也想起一件事来，我也得走，办完之后我再回来。你要是回广东日子久了，心中不畅快的时候，再回来也未为不可。"欧阳老剑客点头不语。当天也不必多表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二位老人家这才分手作别。不表老和尚回归住所。

单表仙长欧阳修，独自一人下了高山，一路前行。走在路途之间，遇有素日相识的人们，老人家便要扫听张方的踪迹，也有说看见了的，也有说没见着的，其说不一，无可凭信。自己想了想，暗自又道：这个孩儿，他可说过要到聚英山会会。可有一节，那个地方不是随随便便，说去就去的所在，他也不是不知道，莫非说他真去啦？这小子也真没有准头。莫若我先到聚英山，不管他去不去，我先看看去，以免惹出是非。老剑客想到此处并不迟疑，心中想着当时奔了岔道，够奔江南的大道而来。一路之上，逢遇认识的人，老人家也不客气，就打听，病太岁张方可曾见着没有？这一天跟人家一打听，可打听着了，那人说看见了，看见倒是看见了，可不是他独自一人，听说全都投在卧云庄去了，又说是跟聚英山对峙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可都这么说。老剑客一听这个话，暗自说道：这个事大约不假。如果是这样，这小子也许特意投奔卧云庄，给自己助点胆气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。可是这么说，耳闻着江南的聚英山，里面能人众多，不用说他那点能为，就是那天下的剑侠客之流，若到了聚英山，都显不出多大的本领来，这孩子也真是不知轻重。

老人家自己思想着，还是往前行走，那个意思，是要先到卧云庄看看。独自一人往前走着，抬头一看，前面有一片树林，黑压压很是茂盛。走近前来，听着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已然离着树林不远，就听见有兵刃交锋的声音。老剑客听了心中甚是纳闷，暗自又道：这是有人动手。老人家听见有这个动静，心中暗自又道：此处大约离着聚英山不算甚远了，离着卧云庄更近了，大约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刀剑的声音，莫非是他们两方动手？也未可知。我先不要公然的露面。

老人家想到此处，远远的偷眼往那边观看，择了一棵大树，将身形隐起，又往那边观看。动手的两个人，一时也不清，因

为正在动手，行走如飞，远远的也不看不准。一看旁边的众人之中，最看得出来的，就是自己的徒弟张方，又看了看别人，也说不定是谁与谁。老人家所为徒弟下的山来，当然一看见张方，心里非常的高兴了，心中说道：这个事真是太巧了，还没正经的找呢，今天就遇上啦。可是，他怎么跟着这些人呢？呕，对了，这一定是卧云庄的人。老人家心中想着，又仔细的留神观看，看了看其中有认识的，暗自又道：这可是叫我莫名其妙，莫非说，对手之人是赵竹赵兰田？不能吧，要说不是他，可是志元和尚在旁边站着，大约是老剑客赵竹。如果真要是他，与他动手的这个人，手下也可以，这不问可知，多一半是山上菩提寺的清尘和尚，别人恐怕不敢与赵老剑客较量。可是这老头子这些年轻易不下山哪，如果是他，这不定是怎么一段事了，大约还许是他，也许是福临约出来的，也未可知。欧阳道长心中甚是狐疑此事，两眼远远总看着二位动手之人，倒要看看是谁。此时那二位的手式比较方才还缓了许多，这才注目一看，心中又道：如何？不是他们两个是谁呢？老人家一看，就见赵爷只有招架之工，没有还手之力了，暗自又道：我今天既然赶上此事，我焉能看着不管呢？老人家想到此处，遂高声念了一声："无量佛，善哉善哉。"老人家闪出身形，走上前去，对老英雄赵爷说完话，跟着就要进手。

老和尚清尘一看，只见欧阳修走上前来，当时老方丈按剑不动，含笑说道："欧阳道长，别来无恙么？慢来慢来。"道长一看，人家并不还手，遂说道："长老，常言道，两国交锋，各为其主。请你多多原谅。但不知你有何话讲？请当面道来。"

和尚闻听此言，接着说道："仙长，你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物，小僧才愿意与你谈说此事。我清尘和尚，与赵老剑客，可以说是过日无冤，近日无仇了，这也是瞒不了仙长的事。我

住在聚英山，主持菩提寺多年，不问闲事。不想我该着有事，我很不便说明，有人约我共图大事，这个事更不是我出家人所愿的事了，我当然是婉言拒绝了，此事也就作为罢论了。不想江南三绝之一的李居龄，他倒不是外人，竟被山庄所获，才有聚英山的主人，非要约我出去搭救李居龄不可。本来他们所办的事，就不是我爱看的事，我也没答应此事，也是我一时的气话，我说，你们要叫我在山上住着我就住着，如其不然我就走。谁知道山主听了我这话，一言不语，他就乔装改扮渔人的模样，作为钓鱼，在庙外整整的看了我三四天，想不到他也因此失踪。想他这样敬畏的意思，实在是感动我。再者某山主，以前待我供柴供米，在事局上说，我当然是不满意于他，在私情上面，我焉能袖手旁观呢，我不能说不管了，我这才出头，来到此处，就与赵老剑客等人动起手来。就是老僧的本意，我焉能愿意多此一举？实在是我不得已的事。”

欧阳道长闻听此言接着说道：“清尘和尚，你所说的话，山人倒也相信。不过一节，高僧你也是很大的年纪，百龄有余的人，世事一看便知。我想老僧所说的某山主，我也知道此人了。在事先我还没听人谈及此事，事已至此，今天山人既然遇上此事，我焉能袖手旁观？常言道，交友天下，义有厚薄。高僧既然如此，山人也可以把此事说开，以免一误再误。此事我也知道一个大概了，大约这个山主，此地也没有外人，我说了也没有什么，又是那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赵丕吧？”老方丈点头并不答言。欧阳道长接着又说道：“他还是不死心哪。不是这样了么？现在李道长与他本人，一位不知下落，一位是准知道被卧云庄所获。也不论赵丕的下落是在山庄不是，我愿与高僧你老，做一个居间人，给他们两方说和说和也就是了。可是一节，火眼金睛他有意图谋非法，又与卧云庄福临有什么相干

呢？”

此时老英雄侯庭有心把两方对峙的情形与道长述说一回，又一想，此时未便细提。

不想老和尚清尘接着又道：“仙长有所不知，他们两方之事，我虽不参一言，不涉设身处境，我也曾听说了，只因山上他们既有此意，卧云庄的福临要是同流入伙，也就没有此事了。不想人家老居士非法的事不做，不肯相随。这样一来不要紧，卧云庄可就成了山中的一个障碍了，视同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了。同时山庄也是多所戒备，这也是一定的道理了，同时当然视山庄如寇仇了。不过是一节，如果福老居士，抱定自己的本分，中立自持，也就没有事了。不想他戒备的甚急，遭了山中的注目，从此恶感日深，各不相下。若论事情，当然是山上的不对，两方演成如此的僵局，可是山庄也不能辞其咎。这是他们责任的事情，我们也不能枉加断语，不必谈了。可是现在，小僧听说，山庄的福临，竟把我们侠义道中的私情，置之不顾，现在听说已经具呈省里，转奏朝廷了，听说现在业已派遣官人下来探查。如果调查实了，想不久就要发来大军，一洗聚英山。如果到在那时，我想福临老儿，对我们道义之中，未免的差一点吧。”

和尚清尘说到这里，欧阳道长听了此话，似信不信的点头含笑不语。

此时病太岁张方与穿云白玉虎刘俊小弟兄二人听了，倒是年轻沉不住气，听了和尚此话，都是片面，还是向着聚英山的贼人，总是以侠义道为藉口，污蔑福老居士。张方想到此处，遂在旁边答言说道：“老方丈，这话不是这样的讲法。要说侠义道中，在这圈之内说话，也有理之曲直，是与不是？他们两方的事，我们现在在场的各位，都是局外人，被人所约，我们私

下里可以说句公平话。”遂用手指着刘俊与侯爷又说道：“我与这二位，来到山庄的日子多几天，他们两方的事情，我们多知道一点。赵丕绝不该听信朱苍朱天鳌的挑拨。那个人是忠言逆耳，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与福老居士是八拜之交，对待他在交朋友之中，可以说是待他天高地厚之恩。又谁知他到山上去，利令智昏，想入非非，打算将来封侯荫子，可就把福老居士所劝他的话，都与赵丕说知，因此赵丕就与山庄结了不解之冤。山中若不屡次三番的来犯山庄，那福老居士也不能那样急速的戒备。这是我们尽知的。老方丈你这话批评的就错了，还怨福老居士上呈官宪转奏朝廷呢？还不用说不是人家老居士上呈官方，就说是人家，也是应当请官方保护自己的。还有一节，现在聚英山风声，闹得天翻地覆，人人尽知，这也是人家山庄的缘故，老方丈你想是也不是呢？”

老和尚闻听这个话，遂含笑说道：“唉，我们不必替他们两方折辩是非了。再说我素日不参与他们这些事，不过我是听人说，这一层我们也不细说了。”

此时老剑客欧阳道长接着说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完了，我们暂且不说这个，我们还是接着说现在的。我们既然赶上，清尘长老，我说一句不受听之言，你老不要与他们为伍。你老若是自恃武艺过人，目空一切，”和尚听了此话，不等说完，接着说道：“仙长，此言差矣。小僧业已把话说过，我是出于不得已么。”道长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作一个居间人，了结此事，你看可以不可以呢？”和尚点头尚未答言，道长又接着说道：“你老我想也没有什么可迟疑的，我们就约请各路的英雄说和此事。”

和尚一听此话，欧阳修又是非比不可口气，虽然不知他有别的用意没有，可是我们约请天下的英雄，也得分是什么事情。

各路的英雄好汉都是光明正大的人多，现在我老来老来的参与他们这群人之中，太与脸上不好看了，没听说国家的封疆大吏，与那为匪的叛徒坐在一起请和的。要闻欧阳道长这个话，或者也许没有官方的人们在山庄，我来探听探听于他。老和尚想到此处，遂又说道："仙长，我也不是迟疑此事，也就你我都是这样的年纪，世界上没有国家的官人，与匪人坐在一起讲和的，这是少见之事。"老剑客欧阳道长听了和尚此话，遂赶紧接着说道："长老你只管万安，此时山庄之内并没有正式的官人在此。即或是有，也是我们侠义道中的朋友，那又有何妨呢？"和尚听了此话，暗自又道：这个老道说话甚是圆滑，我也要多加小心为是。和尚遂点头说道："欧阳道长，这话不是既然这样了么？你老这也是一片金石的良言，我替他们谢谢。话也不可重叙，说到这里了，我们再说好了。"说着转身要走。

道长一看说道："和尚你慢走。你很大的年纪，太已不知进退，你转身要走，你是意欲何为？现有山人在此，你想平平白白的走去，可不是那样容易的事了。"老和尚闻听此言，不由得心中怒气上冲，暗自说道：这恶道欺我太甚！这人世间，个人的行为，自己的见解，还有强令而为的吗？和尚想到此处，回身走了回来，强作笑容的说道："欧阳修，你也太以势欺人了。实在对你明说，我不管此事，你又当如何？"

二人说到此处，当时动起手来。老剑客欧阳修道爷与和尚清尘两个人一手一式，可不似大爷赵兰田那样的取守势不取攻势，道长的招法，竟把这么大的一位清尘和尚，给赶罗的心忙意乱，手足无措。和尚此时心中可有点着急，暗自说道：可惜我这红毛宝剑，向来我与人家对手，就没遇上有我的敌手，不想今天与恶道相遇，这样的费事，这个时候怎么连剑也不受使了呢？我现在也不用进招了，我先把门户看住了，看他几招再

说。此时道爷的一口鱼藏剑，摆动得上下翻飞，招招虚进，手手落空，一连就是七八手，可也真算可以，闹得和尚两眼两手，忙得不变乐乎，怎么也想不出好法子来。心中暗自说道：看这样子，我还是看守不了，我如果总是不进招，恐怕我倒拜了下风。和尚想到这里，跟着又二次进招，真比刚才敏捷许多。

此时两下动手就有三十来个照面。老剑客欧阳修一口鱼藏剑，把个清尘和尚赶罗的心神不安，自己把平生所知的招法，全都用过，无奈这个恶道，见招打招，见式打式，一手也没用上，心里急的直念佛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和尚暗自直念佛，遂又说道："真要是凭着一招一式，量你也不行，你也不算是个真正的英雄。"这功夫仙长闻听此言，不用说与他说话，就连一声也未响。

此时旁边的众人，第一先说阚奇的心中，又喜又忧。喜的是老方丈到此，竟把赵兰田战得拜了下风，真是老人家的本领超群。此时忧的是，不想欧阳修赶上前来，接着应战。老方丈虽有出人之艺，怎奈他很大的年纪，连战二人，到在此时，竟有不能支持的现象。自己虽有心二次摆枪出阵，无奈老方丈尚且如此，我等的能为，恐怕不是老道的对手。不提双枪赛文龙暗自思索。此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爷、神手昆仑侯爷、老方丈志元等人可都又转忧为喜，不像方才赵大爷以后与清尘动手之时那样的提心吊胆了。方才眼看着赵大爷就要输招，准知道大爷他老人家要输手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大。此时可不然了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心中甚是欢喜，虽然是一时看不出胜负来，反正老剑客与和尚比手，准知道输不到和尚的手里了。两方各自思想。

这工夫老头子赵竹赵兰田，观看两方动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要讲功夫，非学到极点才行了。今天就看老英雄欧阳修，始终

这口鱼藏剑，别看尺寸小，人家把步眼走开了，可也不显小。老人家暗自思索，两眼不住的观看，看到精彩的进手，老和尚怎样逃招，怎样的还手，真是精神非常。暗自又道：看这个意思，道长的功夫可比和尚强了一些。老头子暗自说着，一看道长用了一招，和尚把招躲过，看着真是妙到极点，精彩绝伦。老人家不由得脱口而出说道："好，道爷，你老真是名不虚传了，这口宝剑用的好似生龙活虎一般，老夫我实在是钦佩了。今天也不是我眼光好，恐怕老方丈失神败北了。不用看别的，就看道爷你的步眼，我想方丈的心神已乱，不易占了上风吧，我看也没有多大的时间了。"赵爷说了此话不大要紧，把个和尚气的不由得咬牙切齿，忿恨异常，口念阿弥陀佛，高声叫道："赵竹，你说这话，也是无用之说。可惜你也是一剑客之流，不怪你是手下的败将，说得此话，真乃顽童之辈，不值一笑了。"赵大爷也是一喜欢，把话说出，和尚有气说出这片话来。老人家一想在场的众人都看见了，不由得自恨失言，面有难色。想着自己这样的身份，现在的众人都晚生之辈的居多，自恨说话轻薄。此时穿云白玉虎刘俊一看老人家面带不好意思的神情，遂接着向和尚说道："老和尚你也不必多说了，耽误工夫，不□□□□就□□□。"和尚听了刘俊这个话，也并不答言，自己心中虽然有气，可是手下倒觉利落，不由得又长起精神，跟着往里进手。此时老英雄赵爷一听刘俊用话一岔，自己的面子上还觉好一点，遂一笑不语。

老人家欧阳道爷在动着手，一看清尘和尚此时精神复振，进手敏捷，心中暗自又道：这凶僧的本领，实在有些根底。方才看他的神气，我要是有心将他置于死地，那可不费吹灰之力，不过看在他也是一个出家人。若看现在这个凶僧复抖精神，要是没有根底的练汉，绝不能缓得如此的迅速。看将起来，也不

是我长人家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就拿今天来说，要是没有真正的功夫，这个和尚我还是真比不过他。就说老剑客赵兰田，那是何等的人物，竟自比个平平，甚至要败北。无奈一节，常言有话，棋走一步错。又道是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他自己虽然没有过失，不想他所近的多半是一群匪人。

老人家动着手，暗自赞叹清尘之际，就在这个工夫，猛然间就听有人呐喊一声，声若铜钟一般，尚未说话，只听哈哈大笑以后，这才说道："师兄，你老人家不要着慌，现有小弟来也。"说着语音未落，就见由打树林之内走出一人，步行潇洒，举止大方，说着来至道爷的面前，打了一个问讯说道："二位暂且擎手，都是够了身份的艺业，胜负不在一时，请暂时停手。"那人话未说完，老和尚虚进一招，闪身形躲在一旁。

老剑客欧阳修就听那人含笑说道："仙长你可认识我是何许人也？"老剑客闻听此言，仔细观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你来，今天就算有个热闹了。我说什么来，我倒想起他来，他就真来了。有和尚清尘，就得有他，要不然也得有卜华卜凤山。他们三个人住在聚英山，可称是人间显贵，鳌里夺尊了。他今天来了，还真不出我所料，后面还是真有他跟着。不提老人家欧阳道爷正在思想。

此时站在旁边的人们看见来到这人，镇八方童林与老人家侯庭侯振远，以及病太岁张方、方泰方宇平、刘俊等人全都不识此人是谁。只有这几位成了名的剑客欧阳修道爷与赵兰田、老方丈志元和尚他们三位一看，心中才忽然想起。老头子九华峰上一枝兰赵竹赵兰田看见这位来到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哎呀，好了，这就要成了。方才我已经看出一点来，今天这个事，别看题目小，到了现在可就不能小了。我当道爷把和尚赢了，这个事就算完了呢。不想这么一来，恐怕难以无事。方才欧阳道

爷的宝剑一口，竟把和尚笼罩垓心，还二次和尚的精神复振，道爷的手眼正聪，这工夫他来了。老人家心中想着，就见那人向着道爷哈哈一笑，点头说道："好，今天我来到此处，可称事有凑巧，好。"

第二百一十二回

恶仆妇贪财定计诓小姐

黄娟娘上香遭劫陷贼宅

书中代言，你道来者究是何人？此人也是久居聚英山，在该山的少林寺内居住。他们一共是两位，都是成了名的老剑客。头一位就是卜华卜凤山，第二位就是这位。可也是出家人，也不僧也不是道，却是一位女流，到而今削发为尼，已有五十年开外。他老人家，法号心元，身有出人之艺，人所皆知，别号人称玉面玲珑佛。别看他老人家叫玉面玲珑佛，其实老人家生的可不十分美丽，身量可生的不高不矮，举止不凡。他是宦门之后，俗家姓黄，乳名叫作娟娘。他的父亲在朝为官，颇有贤名。可有一样，跟前并无一子，只是这么一个姑娘，就是这位娟娘，老两口子爱如掌上的明珠。到了十二岁的时候，本来生得俊美，家中又有钱，吃喝方面当然是美味珍馐，长得越发的可爱，真是貌似荷花出水，美艳无可比拟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又是一年，在这个时候，所有他们那个地方，没有一个人不知这个娟娘的。日子一长了，就有好事的人们，给小姑娘起了一个外号，叫做盖山东白莲藕。以后这个外号传满了本地。这一来不要紧，闻着名来的可太多了，有那远处的人

们还以为是一个出了名的歌女，赶到来至此处一打听，原来是一位宦官人家的千金小姐。往返途劳的人，也就无计其数了。

这个事情日子也不少了，可就传到黄小姐的耳边来了。然而可听说有这么一个盖山东白莲藕，自己可没看见过，究竟是怎样的貌美。其实是他自己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还很羡慕这个白莲藕。心中暗自说道：好，我们山东这个地方，竟自出了这样美貌的女子，几时我想法子我得看看他。小姐自己想着，又一想说道：无奈一节，我只顾得要看他，可是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，我还得跟婆子丫头们打听打听。小姐自己想到这里，也一声也不言语。

等到这一天闲暇无事，有一个服侍自己的老婆子，姓杨，因为这个人心直口快，大家给他一个外号，叫做杨快嘴。这个杨奶奶在黄宅有二十多年了，家里置了几十亩地，因为他人很精明，才派他伺候小姐黄娟娘。也是他老运亨通，到现在小姐的风声远近皆知，人送的外号盖山东白莲藕，就说那大户人家的公子，要会会黄娟娘小姐的，真是不知有多少，全是不得其门而入手。这个事情一发生，这个杨婆子可就乐的了不得，心中自言自语的说道：现在外面真要是有这个消息，我得要打听打听，如果真有这样的事，我就着这个机会，也可以找几个钱。

杨婆子想到这里，等到第二天就告了一天假，自己一人出来，也没有旁的地方去，可就到了女店房。其中没事做的女仆很多，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反正都是乡亲多，一个村子的也不少。大家见了面，真是亲热非常，犹如见了自己的家中人一般，拉着手问长问短。坐定了也没别的可说，不过是主家的人们好坏，吝啬的与否，彼此相问。那个说："你们太太钱上抠不抠啊？"这个说："你还提哪？那才抠儿哪。不用说旁的，就说前天吧，我说把现在住的这所小房子，收拾收拾我搬来住

着，我们那个贱货他都不愿意，还用说别的？”这个说：“喝，可真是小家子货，没见过么。”又一个说道：“嘿，吴姐，你是吃窝儿呀，是吃什么？我给你捎来。”

那个又问道：“杨姐，你这是由那里来？莫非是黄宅还要上人吗？”杨婆子说道：“不是，我是因为一件事，我总不明白，我今天出来打听打听，究竟外面的传言是真是假？有说这个盖山东白莲藕，是我们小姐的，又有说不是的。”众女仆一听，接着说道：“杨姐，你还不知道哪？别看这个地方是山东，咱们不是这地方的人，大概此地有点什么出奇的事情，想瞒的了，也瞒不了咱这店里，谁家是什么出身，什么家底儿，都能知道。不用你问，倒可以告诉你，可是你知道了，可别告诉你们主家。”杨婆子接着说道：“我不跟他们说呀。不过我听人家说，是我们小姐，我总想着打听打听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”杨婆子说完此话，女店中的几个女仆同声说道：“外面谁不知道？就是小姐叫盖山东白莲藕。”一个女仆说道：“可是听着这么说，我可没看见过这位小姐，长的准赛天仙似的。杨姐那天我上你们宅里串门去，我看看他。”杨婆子点头并不答言，接着又问道：“真是，这个名儿谁给起的呢？”一个女仆接着说道：“那谁知道？简直告诉你吧，现在外边四面八方来来往往的净是些个公子呀，还有那些忘了死的老头子们，也来要巴结这口天鹅肉。”说着大家笑了起来。又一个女仆笑完了向着说话的女仆说道：“你这只天鹅还没有巴结呢。”跟着大家又笑了一阵。那女仆笑完了接着说道：“实在。我说的不是假话，真有好些人来扫听他，全都拿他当了唱戏的啦。还有这样人呢，来到这里知道人家不是唱戏的，是黄宅的小姐，还要想法子往里钻门路。不想人家是做官为宦的人家，门限儿高，那能钻得进去？不过也就带着一鼻灰跑了。这样的主儿多了，净我知道的就有七八个。”又一个说道：“你

也傻了，你不会找杨姐去？常言说的好，一家女儿千家求啊。还不用说这的闺女了。”又对杨婆子说道：“你在黄家就不知道这事？真是，我打听打听，你在黄家在那屋里？要是在姑娘屋里，借着这个事，又可以落点什么。”

杨婆子本就是为这个事告假出来的，原打算自己吃独的，一听有人张罗，又一想自己一人不便没有工夫，何不借这个机会办呢？自己想到这里，心中是非常的高兴，遂说道：“我在小姐屋里呀。你说怎么落钱呢？我倒不明白了。咱们这么说，不是你有这个话吗？我打里，你打外，只要是有特别的来路，咱们是二一添作五，你一半我一半，你看怎么样？”那个女仆说道：“可是这么说，好吧，等再来这个主儿，你就听好吧。”又一个姓张的婆子接着说道：“杨姐，你要能办的到，我这里可有一个，看那意思，还是非要见见你们小姐他心里才痛快呢。我说你也许知道，就是这本街上的刘家，刘公子。从前他有媳妇，到现在死了。这个小子太挑的厉害，各处寻花问柳，总想在这山东找一位美貌的姑娘，才可他的心呢。以后他也知道你们小姐出息得水葱儿一样，现在你们小姐因为长的美，有了这个外号，他更是爱慕的了不得。他打算托人说亲，无奈去了多少人，也说不妥。人家黄老太太不打算叫小姐出嫁，总想着老让姑娘在家里。不是这样吗？不想人家孩子想的成了病啦，成天的到你们黄宅的大门外面的一左一右远远的看着去，总想看看你们小姐。你想，这不是疯病吗？你看看有么呢？”说到这里，大家又笑了起来。“你看这不是糊涂心灵？不是这样吗？我出个主意。你既伺候小姐，你想个法子就行，把小姐骗出来，最好让他笑一笑。我上刘家给刘公子送个信去，我跟他说好了，你想法子叫小姐出来就行，叫刘公子看见他，也用不着叫他们说话，说一句过火的话，真要叫姑娘一乐，咱们两人可就有饭了。往

后我再想法子，办第二步。杨姐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只要把你们黄小姐带出来就成，也不用指一定的地方去，最好找一个吉祥日子更好，跟我们也有宜，不怕在道儿上，随便一看就把事办了。”杨婆子一听张妈这个话，遂说道：“成了，你就听信吧。你去办那头儿去，这一头你不用管了，我要是办成了，我先给你送信来。”两个人合计妥了，杨婆又说了会子闲话儿，就辞别了大家，自己就回到了黄宅。

事有凑巧，日子不多，黄小姐可就知道这个盖山东白莲藕这么一个外号，虽然听说这个外号，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

这一天外面有人找杨妈，杨妈出来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所会的张妈，两个人就站在大门以外说了会子话。原来是给杨婆子送钱来了，并说：“刘公子给了一百两银子，咱们两个人一人五十两。刘公子说了，只要我们肯给他办，钱人家不在乎。我说我们还没把事办到呢，你老就给钱？”杨婆子接着说道：“是呀，还没办哪，人家就先给钱。”说着张妈由腰间取出一个纸包，递给了杨妈说道：“给你，这是五十两。”杨婆子把银子接在手中，张妈又道：“刘公子说啦，这头一步事办完以后，还有我们一百银子呢。可是这些日子你办的怎样了？”杨婆子说道：“我还没得工夫呢，这两天也忙。你放心吧，反正这个事我给人家办到了。可有一节，得等两天，我这边不像你那边好办。”张婆子点头就告辞而去。

杨婆子进来把纹银收了起来，心中暗自想道：钱可是拿了人家的了，事给人家办不到，这个钱就说人家不要了，我们心里也是不好受。我得想法子叫小姐跟我出去一趟。可是我叫他出去，他本人倒没有什么成与不成，就是太太没有准，也许愿意，也许不愿意。杨婆子手中干着活，忽然间想起，自己很高兴的暗自又道：二十八那天药王庙会，是药王爷的生日，两天

的庙会，那天都行，太太一高兴，还许去两天呢。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

说着自己将手中的事做完，抓了一个机会，搭讪着就对黄小姐说道："大小姐，快庙会啦，今年去不去呢？"黄娟娘一听这话，正合自己的心意，得个机会，也许看见那个白莲藕。当时虽有心问问这个白莲藕看得见看不见，又一想自己是何等的人，万一那个白莲藕不是好人，一个宦门的千金，打听这个太不合乎，遂也就不便问他了。当时接着说道："去呀，那一年都去，今年怎么的了不去？等得了机会我跟太太提，准叫去。太太去不去，可不一定，反正我是想去。"杨婆子一听姑娘这个话，心里喜欢的了不得，遂说道："你要是愿意去，你现在就问太太去，叫去不叫去？要是叫去，我们好预备预备出门的衣服。快去，这就问去。"黄小姐心中也是喜欢，遂笑道："你这野老婆，提这事你一时也不等。"说着笑嘻嘻的去了。去了工夫不大，黄小姐很喜欢的说道："太太叫我正日子那天去拈香，叫你跟去。"杨妈闻听此话，心中欢喜非常。

到了次日，自己抓了一个闲工夫，走出了黄宅，正要给张婆子送信去，不想人家已然来到门前，两个人见了，张妈问道："杨姐，你办的怎么样啦？"杨婆子笑道："太好了，也该着我们有财。明天不是二十八吗？我正在想用法子叫他出来呢，明天是药王庙会啊。"张妈一想说道："对，（此处缺 10 字）"杨婆子说道："他倒是愿意去。还有一样，我们太太也不去，就叫我跟着他去到庙里烧香去，你就把刘公子带了去就就行啦。"张婆子一听，心中甚是高兴。两个人把此事定妥了以后，张妈告辞，杨婆子回到自己的屋中，当天不必多表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杨婆子老早就起来了，奔到小姐屋中，一看姑娘早已起来，忙着把脸水打来，把小姐的绣房之内，打扫

清洁，又服侍姑娘梳洗打扮。工夫不大，小姐收拾完毕，尚未更换新衣。杨婆子也搭着今天刘公子非要看看小姐不可，他今天站在旁边又细细的观看一番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也不怪人家给他起这个外号，我不是男人，我要是男人，我也要看看他，长得实在是不错。肉皮儿生得又白，岁数也年青，真是又白又嫩。高鼻梁，两只水淋淋的大眼睛，眼珠黑的真黑，白的真白，一口的银牙，有如润玉，真称得起眉清目秀。窈窕的身材，不高不矮，可称体态轻盈，不笑自有笑容，秉性安详，举动逸致。不用说我要是男子，就说我这半大的老婆子，我今天留心这样细看，我都爱他。

姑娘正在自己修饰的工夫，一看杨妈站在旁边动也不动，只看着自己修理，遂笑着说道："你这个老婆，今天怎么了？没看见过我？你不把我出门的衣服预备出来，你尽着看我作么呢？把衣服给我拿出来。"杨婆子笑道："我越看越爱你，我才看上没有完。这要有个小婿，多好啊。"说到这里，小姐手中正在拿着出门所穿的绣鞋，听了杨婆子这句话，当时拿着自己的绣鞋，赶了过来说道："你嘴欠，我使鞋打你的嘴巴子。"杨婆子一看，姑娘赶了过来，赶忙的跑了出去。主仆二人说笑了半天。

把早饭用过，姑娘在母亲跟前伺候了一会儿。老太太一看天不早了，遂说道："你们走吧，早去早回来。不看再待一会儿，人可就太多了。"老人家遂吩咐家人，把车套好。姑娘今天也是心中欢喜，一听母亲令家人套车，当时笑着说道："娘啊，不用了，好在不远吧，我们走着去好了，道路又很近，上了车，屁股刚坐稳又得下来，多麻烦。"老夫人听了此话笑道："这孩子说话嘴太敞了，多亏没有男仆在此，要是有他们，人家不笑话死。去吧，快去快回来不要贪玩。杨妈你要小心一点，一个姑

娘家不坐车我是不放心的。”

杨婆子答应了一声，两个人出离了老夫人的屋中。小姐到在自己的房中，主仆二人换了衣服。小姐这一换衣服，又加了十分的人材，款动金莲，行走潇洒，更显得标致无比。

主仆二人出离了黄宅的大门，杨婆子才把心放下，恐怕老夫人听见小姐不坐车，老人家再派男仆，那岂不麻烦呢？到了此时心中这才安定。后面的丫头婆子看着他们二人走出多远，大家才进去。

姑娘在前行走，杨婆子在后相随。一路之上，黄小姐莲步轻移，体态大方，实在是不同凡响。所有上庙的人们，沿路之上看见黄家女儿，无不惊奇，叹为仙人。这样一来不要紧，倒把小姐看得不好意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些人们，也太讨厌了，看看就完吧，总是没完。教你们看，我也不理你们。姑娘想到这里，才把羞态忘了。

主仆往前行走，不觉得来到山门以外。二人一看，姑娘说道：“我们特为早来，烧香的人就有这么多，这要是再待一会儿，更得挤了。你看这人山人海的，怎么进去？”杨婆子此时两眼只顾往四外观看，心中说道：这个工夫刘公子他们要来了可是一个好机会。杨妈心中想着这个事，遂搭讪着说道：“那么我们先在这里站会儿，等清静一点我们再进去，反正是得挤，一会儿清静一点，还容易些。再说小姐这么大的姑娘也去挤，也是多有不便。”小姐闻听此言，这话也有道理，遂又说道：“话可是这么说，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要是不进去呢，我们不是白来一趟？”杨妈说道：“我们也不用着急，我们先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等一等。在这个时候我先到旁边看看去，我看有熟人没有，要是有认识的人，我托他们给想个法子，求庙里的人把便门开开，你看好不？”姑娘黄绢娘说道：“好吧，你看着办去吧。”

说着主仆二人又走开山门左近，远远的一个清静之外，杨婆子把小姐安置停妥，这才转身奔到山门而来。随着众人挤了进来一看，也是人山人海的拥拥挤挤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么些人，怎么叫小姐进来呢？倘若他进不来，我跟他们又没定准地方，人家刘公子要到庙里来，我们净在外面，那得几时见着呢？要是见不着，我那五十两银子就飞了。心中甚是着急，两眼不住的往四外观看，恨不得一时找着张妈与刘公子，以便告诉他们。

正在暗自着急的工夫，就听有人叫道："杨姐，你刚来呀？"杨婆子应声答道："来啦，你们早来啦？你这里有地方吗？"老张说道："我早预备好了，你们小姐来了吗？"杨婆子说道："怎么的了不来？在外边呢。"老张笑着走进杨婆子的近前说道："那还用你说吗？会找钱的都有能耐，这一点小事还算什么？早办好啦。回头小姐进来，也不用走山门，这山门人太多，也不好走，我们走西角门，由那里进来奔二层殿的月台。在台上也有椅子，要是累了，就叫小姐在那里休息休息，你看好不好？"杨婆子一听连连说道："好好。"

两二人可就一同出了西角门，来在姑娘的面前，杨婆子说道："小姐，走吧，我们走便门吧。这是我们本村子的同乡，他也在本镇上住。今天庙会，他也来烧香，他在庙里很熟识，给他们预备的椅子，不想到现在他们家中人还没来，说来也巧，这工夫我进去看见他了。走吧，咱们到那里歇会儿去吧。我可是真累了，要是不坐坐去，简直我走不回家去了。"黄小姐一听也笑了，遂看了看杨婆子的脚说道："看你这点能耐。"姑娘说着，迈动金莲又道："你们由那里出来的？"老张说道："大小姐，你们娘儿两个随我来。"

说着主仆二人随了老张由角门走进到庙里。姑娘把香烧完，

这才来到二层殿，上了月台。姑娘在无意之中又看见庙中所有的人们，就如同有人叫了口号的一般，人人的两只眼睛全都一齐观看自己，甚至还有停住脚步的人，也有回着个头的，不由得一时赶持一住（整理者注：“一时赶持一住”，原文如此。），当时粉面低垂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些人们真讨厌，有么可看的呢？心中想着，把身形坐下，也不十分抬头。

这个工夫可忙了二位妈妈。头一个就是老张，远远端来一杯茶，还有两个鸡子，送到姑娘面前，遂笑道：“小姐，您喝水吧。”黄娟娘也搭着年青，看不出什么事来，遂笑了笑说道：“这位妈妈，你不必分心了，我们坐不了多大工夫，就该回去了。杨妈你们也坐一会儿歇歇。”

说着两个人也坐在一旁。黄小姐含笑又道：“不想还叫你费心了。你姓什么呢？在什么地方住家？”老张说道：“我姓张，我们上头姓刘。今天我们太太要带着我们小姐烧香来，叫我先来给预备休息的地来，到现在他们还不来，我正在着急呢，我看见杨奶奶了，我叫他歇会儿，才请姑娘您也一同来坐会儿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呕，是你们上头来人哪？”老张说道：“对了。不要紧，不用说他们还没来，就是来了也都是女眷，怕么呢？您歇着不要紧。你老先喝茶吧。”姑娘黄娟娘点头喝茶不语。

两个老妈子坐在远远的两个椅子上说话，也听不见说些什么。姑娘独自一人坐在那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今天人可倒不少，可是烧香的人也有，没有每年那么多了。尤其是这二层殿，简直没人来烧香，人可是不少，全都往这月台上看。小姐暗自纳闷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自己思想着，也是好看热闹，看着来往的游人，不知不觉的足有一个多时辰，看了看烧香的人还是没有多少，暗自又道：今天这药王庙烧香的人特别的少。我常听人说，今天是药王爷的圣诞，香火极盛

的日子，就是今天了，怎么今天不如往年了？姑娘心中思想着，觉得工夫也不小了，也无非是这些人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我看这个地方，也别尽自待着，没有多大的益处。今天这样，要是二位老人家知道，非说我们不可。

姑娘正在思想的工夫，就听老张说道："大小姐，你看这里多有意思，你要是总在家里，怎么能见这个热闹呢？这是多少人？不用说别的，头层大殿光是烧香的有多少人。现在还没开戏，你等开了戏你们再看看。"小姐听了老张这个话，又看这个人说话，越来越不像规矩人的样子，说话眉眼乱动，两眼乱转，说话透着假，自己坐在月台上，跟老张说话，叫大家看着，太不好看。想到这里，心中越发的不能坐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台下的游人，忽然之间的齐声喝彩，掌声如雷。倒把这位千金的小姐黄娟娘羞臊得无地可容，还以为人家是为他们谈话起哄了。赶紧往四外一看，但见大家不是观看自己与张婆子，心中这才安定如常。

可是沉了一会儿，来往的游人仍是往台上观看自己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地方实在不能久待了。想到这里，当时站起身形说道："杨妈你把那二两的包给他吧，咱们该回去了。"杨妈听了此话，口中虽然答应着，他与张婆子二人俱都往四外观看。小姐一看，遂又说道："杨妈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看么啊？"说着杨婆子答应一声，遂由腰间取出一个纸包来，正要递给老张的工夫，那张婆子说道："你们先坐一坐，我们少奶奶来了。"说着话张妈迈开了两只肥又大的小脚儿，往月台下面就走。

老张如此的一来不要紧，把个黄小姐嚇了一怔，当时觉着走也不得，留有不得，闹了一个进退维谷。有心走吧，人家好心好意让歇会儿，等人家主人来了，赶紧又跑啦，仿佛有什么私弊似的，倒给人家老张招麻烦了；要是不走吧，我们在这里

坐着，叫人家本主看着算要走，那不是显着不合适吗？

姑娘自己正在犹豫不定的工夫，就看见远远的一个人来到月台的石阶往上走来。头前就是张妈带路，后面跟着男男女女的三四个人。黄小姐一看，在头里走的一个少妇，穿章打扮真是华丽非常，长的可以说是貌美多姿，俊俏的小佳人儿，走起路来真是风摆荷叶，潇洒飘然，风流得难以形容。在他的身旁还有一个，比他长的还好，年岁比他还小，身上的衣服，也是格外的新鲜。后面又来了几个丫头婆子，跟着也上来了。再看后面跟定一个男人，看穿章与面上，不问可知，当然是那家公子。天生得面如凝脂，唇若涂朱，长得真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小脸儿白中带红，有如三春的桃花初放，六月的荷瓣争妍，两道长眉，一双俊眼。黄小姐看了别人倒不觉怎样，惟独看见这位少主人小公子，不由得心中就是一动，暗自说道：看起来天地之间，生来的人，真是男有男子的英气，女有女的美貌，也就是男有男的美貌，女有女的风姿，不是一样的。要看这个男人，是何等的举止，大约那个少妇，是这男子的妻室，这真称是一对佳人了，都这样的好看。莫非那个盖山东白莲藕就是这个人？也未可知。这不用问，一定是姓刘了，那个张婆子说他主人姓刘么。

此时黄小姐心中暗自思想，杨婆子虽然是约定此事，原说的是在道上遇见，或是临时定个地方看看就完了，不想人家张妈把事情办得这样的庄重，还带着女眷来，跟真事一般，人家黄宅的人一点影子还不知道呢。得工夫我得问问老张，是怎么说的。杨婆子心中也是莫名其妙。此时只见小姐黄娟娘，玉手倒扶一张小桌，两只俊眼直勾勾看着人家，看的出神。不多一时，大家落座以后，黄娟娘小姐要走又不好走的神情。

此时就听那位少爷开言说道：“张妈，这是谁家的小姐？

人家也是到此看会，你赶紧张罗张罗，今天既然到此，都是有缘的，我们来了，不可把人家小姐惊动走了，那样一来，于礼上就不对了，千万不可叫人家挪到别处去坐。俗语有话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还不用说都是本地的人了。再说又是庙地，坐坐又有何妨呢？你可不准叫人家走了。如果那样，更是对不过人家了。你认识人家不认识呢？”老张笑道：“认识也可以说是认识，因为我跟我们乡亲杨姐认识，不也跟黄小姐认识一样吗？”张婆子说了这一片废话，招得大家也都笑了。少爷笑了笑说道：“还是呀，赶紧去请小姐请坐吧，咱们先坐下太不合适了。”少爷把话说完，两眼不住的上下打量黄小姐的周身，看那神情真是惊喜万状。

这时候张婆子一听，连连的答应，当时走到近前说道：“黄小姐，你老忙什么呢？你看我们少爷他们刚来，再说等一会还有好些个热闹了，你要是走了，那不是白来一趟吗？依我说，黄小姐你就请坐吧。多待一会儿，有什么要紧呢？又不常出来。”

此时黄小姐一听人家说的这样话，一时也是情不可却，遂含笑一退步坐在椅子上面。列位，这个地方，就可以说是心有所思。姑娘要是没有事，看刚才那个意思，这二次他绝不能那么容易坐下。姑娘在一坐之时，一抬头，只见庙中所有的人们还是观看台上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本打算要走，不想人家真客气，怎么好再走呢？自己坐在那里，略待了一时，还是觉着不大合乎，看了看杨妈总是围随着那个老张，遂正要站起身来告辞走去。

这个时候一看那个张妈，由打公子那边端过两个杯子来，老张走至跟前说道：“小姐，你老的茶凉了吧？你吃瓜子吧。爱吃瓜子吃瓜子，爱吃糖就吃糖，好解解闷。要不然你老到那边坐着去，跟我们少奶奶说话儿去。你老吃吧，这是我们少爷敬

给你老的，可别客气，论起来都是街坊。据我看还不如你老还是上那边坐着去，我们少奶奶那个人才好呢，一个人在这里多闷？”黄小姐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不必打搅啦，我坐坐也该走了，出来工夫也不小啦，你替我谢谢吧。你们少奶奶他们姓什么？我们骚扰半天，人家的贵姓我还不问问，太不知事务了。”张婆子说道：“我没说吗，论起来都是邻居，离着都不远。我们少奶奶就是刘老员外的大儿妇嘛，一提小姐你老也想起来了吧？才离着多远？不过也就一里多地。”

黄小姐听了此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刘老员外？呕，刘老员外，是他呀，我听我父亲说过，他家里不算是个书香门第呀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不过发了点财，到而今上了年纪，也算是乐享晚年了。可是就凭他这个人，他会有这么好的儿妇儿子，到现在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着，真是人间显贵了。特意给我送过瓜子来，我若是不要，彼此的相让，叫这些人看着，也是不便，不如实受倒好。想到这里，遂又说道：“你就替我谢谢吧，我坐一会儿就要走了，实在不能奉陪了，有了工夫可以到我们家里说说话去。”

娟娘把话说完，刘公子早把两耳注到小姐的这边，一听小姐此话，真是眉飞色舞，心花怒放，心里乐得无法形容。列位，这地方就应了那句话了。黄小姐是一个闺门处子，遇到事情，就不免说话欠妥，以后就没把请少奶奶有工夫到家里谈话说清了。其实这话也不算是落空，不想这位少爷，色令神昏，想着黄小姐与他有意，特意叫张妈给他带信。这位大爷一听这个话，当时乐得坐也坐不住了，站起来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的概不停歇。小姐说话这一大意不要紧，刘公子把姓都忘了。

这个时候，小姐黄娟娘往这边一看，只见刘公子这个神气，也不知是怎么的了。看了看那个少奶奶，也是直看刘公子。姑

娘心中此时如同小鹿般的，突突乱跳，当时站起身形，也不顾亲自道谢，正要款动金莲走去，就听有人说道："好吧，小姐我们再会吧。"姑娘回过头来一看，只见刘公子笑嘻嘻的又道："慢走慢走。"那个少妇并不作声。姑娘一看，当时粉面绯红。有杨婆子走上前来说道："大小姐别忙，我来搀着你吧。"说着二人走下了月台。

杨婆子此时心里很是高兴，暗自说道：这个事情成了，我的钱算到手啦。可是今天想不到这样的接近，我得多跟他要钱。杨婆子暗自思想不提。

此时众香客仍是拥挤不动。黄小姐一看庙里的人们，规矩的人固然是不少，可是那些轻浮的小子们，也不能说不多。也有不知因为什么远远叫好的，也有一齐大笑的，无非是自轻自贱的一些人们。黄小姐向杨婆子说道："叫他们开角门了么？"杨婆儿说道："有人去开去啦。"姑娘闻听点头不语。

主仆出离了西角门，杨婆子暗自说道：我们小姐还是真可以，这要是别人，还不把他吓死？再说今天这庙里庙外的人们这样的起哄，叫我心里好害怕，也不知道是哄谁？看那意思，莫非哄小姐不成？大约许是为他起哄，他有这个外号吗。这亏了还是这样人家，在此地压得住，要不然的话，今天非要出事不可。好在一样儿，这个外号他自己一点影子还不知道，还好，他要知道自己有这个外号，怎么样今天他也不来呀。杨婆子心中暗自思索，可就随着人群往回行走。

黄小姐说道："你今天是怎么的啦？很机灵的人，今天倒像傻子似的，你净跟着那个张妈在一起作么？我一个人在那坐着，你也不替我张罗张罗人家，闹的我怪不好意思。你真是白活了。"杨婆子一听小姐直生气，遂不由得也笑了，接着说道："那有什么的？你倒是年青，人家给咱们送过瓜子来，要是会

说话的，当时一谢人家少奶奶，不就近乎一层，当时就说话儿了么？”黄小姐听了此话，接着说道：“谁像你那么大脸？他女人不说话，我理人家作么呢？你别气我了。别说啦，人家女的不言语那叫么事呢？”杨婆子一看也不敢再说话了。

主仆二人说着话正往前行走，又听人声喧哗，赶紧回头远远一看。只见由庙门内拥出一群人来，也往这边走来。杨婆子说道：“我们靠道边上站，这一群东西这闹劲儿，先让他们过去，我们再走。”说着黄小姐往旁边一闪说道：“这一群讨厌鬼，这还了得？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那一群的无赖子弟蜂拥的一般走了过来。黄小姐与杨妈主仆二人，心想着他们走过去就完了，不想这群无赖走近小姐的跟前，故意的不走了，站在那里嬉嬉笑笑的不走了，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些个废话不休。

黄小姐一看这种情形，心中说道：这群讨厌东西，我要给他们一个厉害，又不值。不理他们吧，看这意思他们是没完。真要是出点事情，叫人家好说不好听的话，那便怎么好呢？我说方才在庙里那样的起哄，闹了半天还是为我，真要出点意外，我父亲在朝为官真是官居极品，位列人臣，知道的是这群无赖败坏风俗，不知道的，就难免血口喷人了，叫我父亲怎样的为人呢？我死了都不足惜。

姑娘想到此处，当时无计可施。一抬头远远的见有一辆骡车走了过来，姑娘说道：“杨妈，我们坐车回去吧。”杨婆子答应一声。候着那车过来的工夫，就听一个小子对大家说道：“我这脚走疼了，回家去我得洗洗。”那小子应声说道：“是呀，我的两个大脚豆儿也拧的疼了。”此时姑娘听了此话，又是气又是暗笑。

杨婆子把车讲妥，姑娘上了车，杨婆子坐在车辕之上，赶

车的把鞭一晃的工夫，就听那一群无赖连喊带笑哄了起来。姑娘心中骂道：这一群该死的，你们也就是说些便宜话吧，再不要脸我非报地面官不可。姑娘心中暗自有气，此时的骡车真是行走如飞。小姐说道："杨妈，你看今天这个事情，要是叫老爷跟太太知道了，又得说我。"杨婆子回过头来，因为车震动的响声听不真切，杨婆子转身面向小姐说话。姑娘大声又道："这事老爷知道又得说我们。"杨婆子点头不语。

此时车子还是飞似的往前行走，杨妈往外面看了看也没介意。主仆二人说着话，车还是继续飞跑。黄小姐在车中说道："到了吧？（此处缺 10 字）天还不到？"杨婆子说道："真是。"遂回过头来又对赶车的说道："走过啦吧？怎么还不到呢？"说着小姐在车里边隔着车窗往外一看，正要说道路走错，就听赶车的说："到了到了。"说话之间就要把车停在一个车大门以外。这个工夫只见那个大门业已门分左右，赶车的不容分说，跟着往里就赶。黄小姐一看，心中暗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这个车是劫道的贼车？姑娘想到此处，当时嚇得面无人色，心中甚是着急。

此时那个赶车的走在了一旁。杨妈跳下车来，奔到赶车的跟前说道："我跟你讲的是那里？不是跟你说老黄家嘛，黄员外家里。这是什么地方，你还给赶到大门里边来？走，回去。"就见那赶车的把两只胳膊盘在胸前笑嘻嘻的说道："回去？管拉不管送啊。回去？等一会儿。"

这个工夫小姐也站在杨妈的旁边说道："你这是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来了？赶车的仍是含着笑并不答言。小姐一看心中怒气更大，有心上前打他两个嘴巴子，又不敢过去，气得浑身乱抖说道："该死的东西，你是怎么意思？"说着话黄小姐一拉杨婆子的衣袖说道："走。"当时就要奔往大门而去。

此时一抬头，但见大门道的中间，站定七八个恶仆，一个个一见小姐奔了出来，几个人一并膀一字排开，拦住了去路，只是笑而不语。

黄小姐此时如同做梦一般，暗自说道：这是真事吗？自己正在万分着急无可如何的工夫，远远听得有人叫道："黄小姐，你老快请里边坐吧。"小姐闻听此言，回过头来一看，这才看见那座大门，真是气派十足，定是一家富户。这工夫两个老妈子带着三四个丫头走了过来，走到小姐的跟前，一个个请安已毕。姑娘一看这个意思，闹得心中直后悔暗自说道：别再是父亲的老朋友家中？要真是那样，这多不好看。想到这里复又看了看几个丫头婆子，一个也不认识，遂说道："你们主人家贵姓？"两个婆子一听这个话，彼此看了看，一个婆子笑道："姑娘怎么不知道呢？请里边坐，一看就知道了。"黄小姐听了此话一想，心中说道：这是怎么回事我进去看看。想到这里，心中犹犹豫豫的款动金莲随着走上前去。两个婆子赶紧过来相搀。小姐说道："你们头里带路吧，我不用搀架着。"

说着话大家上了石阶。小姐留神一看，见是一座广亮大门，里面是上有门灯，下有坐凳，都是方砖铺地，海墁院落。迎门影壁墙前架着一个古磁的大鱼缸，两旁配着四座绣龙墩。

小姐随着来到里面，心想里面一定有女眷们迎接。不想来到里面一看，人可倒是有，可不是女人，又是六七个大小伙子站在那里。小姐一看还是不对，当时大声说道："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你们赶快的说来，如其不然，我可要喊。"小姐说了此话，两个婆子上前倒又把小姐搀架起来，小姐此时想不走都不成了。就听一个人说道："把那个老婆子弄到外边去，别叫他跟着。"说时迟那时快，此时杨婆子早被两个小伙子连架带举的拖了出去。小姐一看如此的情形，只吓得胆颤心惊，遂大声说道：

“不要紧，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赶快跟我说。”此时黄小姐被那两个婆子推推架架的来到了上房屋门口，小姐往后退，不进屋中。

此时有一人哈哈大笑了两声说道：“黄小姐，不必害怕呀，看一看我，你要认识我你就放心了。”姑娘闻听此言，当时抬头一看，原来说话的这人，非是别人，正是庙中所见那个恶少刘公子。

第二百一十三回

螳螂扑蝉群贼计赚白莲藕

黄雀在后高人暗救盖山东

书中代言，自从黄宅的女仆杨婆子那日由黄宅告假，到了女店去打听这个盖山东白莲藕究竟是谁，心中本打算借这个题，想几个钱花花。不想在女店中遇见了恶女仆张妈。张妈听见这个意思，就与杨婆子定计，利用杨婆子把黄小姐骗出家门。

等到两个人把话说定，杨婆子走后，恶女仆张妈赶紧出来，奔到刘府。来到刘家门首，也不扣打门环用人回事，自己直接的奔到刘公子的屋中。刘公子一见张婆子走了进来，遂笑道："老张，你给我办的事，这两天怎么样啦？你总是给我办不到，我叫帐房把你的钱停了，我就不给你了。"张婆子笑嘻嘻的答道："你老听我说呀，我这是干么来了呢？现在有个机会。可有一样儿，我现在办可是办着哪，我一个人也是打不进腿去，不同我在他宅里做事，我好容易才把我们那乡亲叫出来。常言说的好，人不图利谁肯早起？多少得给人家点么。再说这个黄小姐，人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闺女，叫人家出来那里那么容易呢？"刘公子听了此话，不等张婆子把话说完，接着说道："是啊，你不用说，我明白，不就是用钱吗？回头帐房去领。你说

用多少？”张婆子说道：“多少倒好办，那不是金打佛口出吗？不是这样么，我先把意思跟大爷说一说。自从前些日子您不是跟我说吗？我就天天，一天一趟，黄宅的门槛子我都要给踢坏了，我就暗地里叫我们那个乡亲杨姐，想个法子叫他们小姐出来。不想这些日子，人家杨姐倒是尽着力给办了，无奈一节，小姐不敢无缘无故的张罗出来，恐怕老夫人说他。你老也不用忙，反正这个事情，我给你老办到了。要是没有我们这个乡亲，我也不敢说这句话，你老就听喜信儿吧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老的钱可得倒点霉。”刘公子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那没关系，我好这个嘛。你说用多少吧？”张妈笑道：“这个我们说，那不是太难了么？还是你老说。这又不是买东西，物值所值，你还能苦了我们？”刘公子说道：“你倒会说话。好吧，你就给我办去，越快越好。”

刘公子说到这里，有小厮走了进来说道：“大爷，外面王文王二爷来了。”刘公子用手一挥说道：“叫他进来吧。”

工夫不大，那人走了进来。刘公子并不站起相迎，坐在那里对王文说道：“有音啦。”用手一指张婆子道：“这不就给我送信来么？”遂又对张婆子说道：“好，你自己去吧，到帐房就提我，支一百五十两银子，给你五十，那个给你那个乡亲。只要你们叫我喜欢，我就叫你们痛快。去吧。”张婆子一听，心中欢喜非常，请安谢过，走了出去。

此时王文坐在一旁，刘公子说道：“白莲藕这个丫头，不定有多少人想念他呢。”王文似答不答的神情慢慢说道：“这个，反正钱倒霉吧。你真正是色大胆小，这要是我换你似的，官面也有人，私下里更不用说，都得听咱们的，我早下手抢人啦，还等现在？他不就是姓黄的么？我也要斗斗。像你这个法子，用个老妈子来回跑，真能办的了事，钱也不少花，临了儿事情

不定办的到办不到？”刘公子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这话也有理。因为什么我想起有理来呢？这个张婆子恨不能天天来，他心里才愿意呢，多少的，能弄点么走。这倒没关系。可是这一样，你说的有理呀，他把事情办不到还是在次，我怕他给走漏风声，那样一来倒坏了。”刘公子说到这里，沉了一会又道：“你有什么高主意，你也说说，事情成了我请客，怎么样？”王文说道：“给你出主意，你不敢办就完了。”刘公子说道：“不是我胆小，要是我一个人，别说这点事，再比这事大的，我都不在乎。不是我上头老的么？”

王文正要答言的工夫，忽见帘笼一起鱼贯而入，进来五六个。刘公子一看，都是同学的学友，头一个是张少堂，第二个石文连，后面是于龙、赵永平等人。大家进来各自坐下，也有彼此打着玩的，也有喝的，也有说玩笑话的，一时人声嘈杂，闹个不休。这个说：“老于，刚才我们看见那个，漂亮不漂亮？真得说盘儿靓。”那个说：“你认识他么？”这个说：“怎不认识？他姓常，全叫他嫦娥，不知道他名字叫么。嘿，他有个哥哥真棒，真是四棱胳膊。那一天我看他在门口站着，我就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啦。”又一个说道：“你提点露脸的，这话还说么劲呢？”那个又道：“老刘，白莲藕进行的怎么样？”刘大少说道：“唉，别提啦，我还希望老张呢。我听王文这么一说，我又凉了半截啦。他真要给办不到，还在其次，我怕他给走了消息，那不是砸锅吗？”石文连说道：“老张来了没有？”刘少爷尚未答言，王文接着说道：“来啦，你们进来的时候，张婆子刚走不大工夫，结果，到现在还没影子。据我看，简直是吃这位先生。刚来说是有信儿了，却来他是刚投进门去，他有个本村儿姓杨的在黄家当老妈子。就这点事，这位先生就给钱。”说着大家笑了起来。张少堂说道：“你也别说不行，再听他的信哪。”王文说道：“你

也这么说。据我说，简直来个痛痛快快的，预备一辆车，带点子人去，进门就拉人，我看倒省事。官私两面，咱们还怕他吗？”张少堂说道：“你那法子不行，太愣，正反是这样，要没胆子，你就别张罗这个事，好好忍着就完了。既要巴结这个，你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。”刘公子听了此话，遂用手一捋袖子说道：“干，就这么办了。”张少堂说道：“怎么办？就那么哪？打你一个持械行劫强占民女，你小子受的了吗？你有人情也不成啊。”刘少说道：“听你的，你出个主意我们听听。”张少堂说道：“就这么一说吗？你得请客，我告诉。这个法子要是办到了，还是人不知鬼不觉，人儿就到你们家了。”刘少听了此话遂又说道：“少堂，兄弟跟你含乎过吗？”张少堂说道：“那个咱们不提，一提就远啦。不是这样吗？好啦，你看我的。张婆子这钱，咱也不白花，等个两天，他要是有信更好，三天之内他要是没有什么意思，钱也不让他退给我们，跟他说明白了，钱不要了，叫他嘴严实点，我再想法子。”刘少听了此话跟着说道：“你说，少堂你说说，我们听听怎么意思，这里也没有外人。”张少堂说道：“说出来没意思，你就擎好吧。”于龙说道：“你就是这样，总得拿糖，你就快说，完了。”此时大家同声说道：“老张，你说说我们也听听。”张少堂听了大家这话，遂说道：“老张不是去了吗？咱们听他的信。他们若能把白莲藕带出来，那更好啦，咱们省一点事，他们要办不到，我有主意。”于龙接着说道：“什么主意？快说。”张少堂道：“他要是出来，他一个人带着老妈子坐一辆车时候多，我们用几个人把赶车的骗到别处架走，我们自己人赶车，连人带车一齐赶到家来，也不必声张，人到了我们手里，不是就好办了么？”张少堂说完，大家一听，齐声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把他的赶车的弄到我们这里来，连老妈子一齐收。对对，这个法子漂亮。”那个说：“白莲藕要跟老太太坐一

辆，合着连老太太一齐请来？”张少堂说道：“你也不用犯死心眼，我们看事做事，那不是随机应变吗？”大家说笑了半天，王文说道：老“刘，今天得喝你的喜酒，别看事情现在没成，白莲藕不出来没说的，他要是出来，按老张这个法子准成。今天非喝你的喜酒不成，你请客不请客吧？”少爷笑道：“么事啊就请客？要请，也不能请你们，得请老张呀。”刘少话未说完，大家同声说道：“我们作陪，我们作陪呀。”少爷听了此话，不由得笑道：“这不是倒霉吗？事情还没有影子呢，先得请客。”王文笑道：“你就这么土豆子么？一百二百的给张婆子，大家吃吃喝喝比那强不强？他准办的到吗？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闹个不休。

少爷遂吩咐家人预备酒饭。不多一时酒饭齐上，大家痛饮一时。酒饭用毕，张少堂说道：“老刘，我说话你记住没有？三天之内要是有消息，你给我送信去。三天之内要是没信，我们不用他了，我自有办法。”说着大家告辞而去。

到了次日午饭以后，少爷正在屋中坐着，忽见帘笼一起，张婆子由外面笑着走了进来说道：“大少爷，今天你老没出门呀？可好了，我还怕你老不在家呢。你老这个事，我时时刻刻的在心上挂着，我昨天去啦，今天又去啦。在昨天我总要想个法子，叫黄小姐出来，总是没有可靠的法子。今天早起我忽然想起来，快到二十八了，药王庙有会啊，我想起来我就去了。我到黄家整整待了这么多半天。我叫我们乡亲那个杨姐，提这个庙会，好问问他去不去呀。直等到现在，我自己的事，么事也没办，我才到大爷这里来。”少爷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是呀是呀，你不用说，我知道。结果怎么样？黄小姐上庙去不去呢？”张婆子站在那里接着说道：“你听着，我慢慢告诉你老。小姐去倒是去，黄老员外不放心，老两口都要去。我们那个乡亲一听

这话，还不如不去了，那有多不方便呢？没他们跟着，遇机会还许过句话呢，你想是不是？”少爷听了这话，遂接着说道：“对对对，可是，结果怎样呢？”张婆子又道：“怎样啊？人家杨妈因为这事还差点把事散了，好在一样，他跟太太面前倒是说一不二，以后倒是跟着来了。我跟他定好了，到庙会的那天，没有别人，就是黄小姐一个人跟着杨妈去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可是个女的，办事漂亮不？准让你老痛快。”刘公子听了此话说道：“好，漂亮。”张婆子接着又道：“可有一样儿，大少爷，我得把丑话说在头里，到那天，你老可估量着办。我们不是为看看么？要是过两句话，我们□□□□你老，要是再甚了，人家黄家，在山东地面那不是无名少姓的人家，只□□□□你老把人儿看见，到那天他也不能看不见你老，倘若他要有那个福气呢，我给大少爷你老办，你们有那夫妇之缘，不就成了吗？要在前些日子，我还不敢说这个话，现在有我乡亲，我可以随便去啦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那天不出笑话，以后就好办事。我不怕别人，就是昨天我来的时候，我在大爷这里说话的时候，来的那位少爷，是姓王不是？”刘公子说道：“是姓王啊。不要紧，你就不用小心了，到那天他可准去。”张婆子说道：“那是一定了。就是有个缘故，我们才尽着力办，也叫他出来，实在不成，要是不出来，我也给你老送信来。”少爷说道：“好好。可是，二十八那天在什么地方见呢？”张婆子想了想说道：“这样办吧，咱们花几个钱，到那天咱们在二层殿前的月台上，借两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你老就不用管了。又得看会，得了机会，二位还许过过话。”刘少爷听了此话，心中非常的欢喜，遂由腰间取出一个红缎子绣花的票夹来说道：“给你，把钱带着。”说着拿了一张银票递给张婆子又道：“这是五两，去吧。有变故给我送信来。”张婆子答应一声，把钱接了过来，告辞而去。

刘公子暗自笑道：不出笑话儿，人儿怎么来呢？遂吩咐小厮去找王文、张少堂等人。去了工夫不大，王文、张少堂等陆续来到，刘公子把张婆子所说的一切，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

张少堂说道："成啦，这就省我的事了。我想他们弄不出他来，因为白莲藕他父亲，那是老古板，叫自己女儿一人出来，那不是（此处缺35字）倒是不错，他要是不坐车，怎么办呢？"王文话没说完，大家同声说道："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就凭人家那个人家，大闺女出门不坐车？"张少堂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"你这不是废话么？"王文说道："什么？废话？这那有准呢？离着庙才多远的道？"张少堂说道："也没有准。这样吧，我把这个事通盘的说一下，他只要出来就好办。张婆子不是说在二层殿的月台上吗？到那天我们多找几个坏小子哄他。可别叫他看出哄他来，小心他一报官面儿，事就不好办了。"石文连说道："人家那规矩人家的小姐，绝不办那样的傻事。一报官面儿，全都知道了，倒闹得好说不好听了。"刘公子说道："这事也不能不小心，哄他倒可以，别太厉害了为是。"张少堂又接着说道："一去的时候不管他坐车不坐车，千万别哄他，要那么一来他回去啦，我们不是白费劲了么？等他到庙里烧香之后，跟老刘见着面，再哄他，他当然坐不住了，等他出来，我们看事行事。反正这个赶车的把式，得是我们的人，还得多绕点道，别由他们门口经过。"说着又对刘公子说道："老刘，你们可赶紧回来。"少爷得意洋洋的点头说道："我好在家里接他。"张少堂说道："找帮忙的坏小子我给你办去。现在在座的人都没说的，全都是自己人，就是这个赶车的，得找那有胆子的，多给他钱。你们家这赶车的怎么样？"刘少说道："不行不行，叫他去可坏啦。这事得找那二三十岁的，也精练，也肯干。"张少堂说道："好啦，我找去。可是（此处缺39字）才能办的了事呢。再找一个

赶车的，一共不少的人呢，这都得给现钱。老刘，我带几个钱行吧？”少爷连连说道：“行行，这是什么话呢？你先拿五百银子成不成？”张少堂说道：“行了，有富余。”刘公子遂吩咐小厮把家中管事的周二叫来，少爷说道：“周二，你到帐房跟孙先生给我拨六百现款来，马上就用。”周二听了答应一声是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张少堂说道：“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其余的事情，我们到那天临时随机应变的办理就成了。”

把话说到这里，工夫不大管事的周二把纹银六百两，一百一封，共是六封，放在公子的面前退了出去。

公子将银两留了一封，其余的交与张少堂，大家各自辞去。

张少堂到了庙会的那天，早把人们派好，各自工作。张少堂独自一人就在黄宅左近远远的窥探。等了好久，心中甚是着急的工夫，只见黄宅出来几个丫头婆子等人，一个个都是嘻嘻笑笑的，随后就是白莲藕走了出来。少堂一见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还真是他。他今天莫非说真不坐车？怎么没有车呢？心中正在思想，但见黄小姐独自一人带着一个女仆走了下去，暗自欢喜说道：这可是该着省事。就是打了官司，也打不了劫持的罪名了。事过之后，我得多敲刘小子几个钱。张少堂心中想着，就在后面远远的跟随。

等到黄小姐在庙外与杨婆子说话之际，心中暗道：不好，他们怕挤再不进去，两个人商量商量再回去，可就白费事了。他要不进去，当仆人的也不敢强着叫他进去呀。想到此处，他一摆手，赶车的王六远远两眼就注意在这里，赶紧奔上前来低声说道：“二爷，这个事怎么办？人家没坐车。”少堂道：“没关系。你得快一点，你去把你的车套来，越快越好，你听我的招呼。”车夫王六答应着走去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但见黄小姐那个女仆，挤着进了山门。等了不大的工夫，就见张婆子与那个女仆就把白莲藕叫到庙中去了。

此时王六把车赶来，张少堂令他等候。当时一举手一个暗令，大家就往庙中去挤，一齐来到二层殿前的月台，也有上台的，也有在下边的，反正但看张少堂的暗令行事。一看白莲藕羞涩的神情，正与两个老妈说话。无赖张少堂起头说笑喊了起来。等到黄小姐与刘公子见面，又哄了两次，所为叫黄娟娘坐不安心，在回家的途中，好进行第二步的办法。等到黄小姐出离了庙门，张少堂暗令大家哄了起来。出了庙门，仍是哄个不休。远远的一看，但见白莲藕款动金莲，走的很快，看意思人家不打算坐车，遂暗令大家上前去哄黄小姐。恶人们去一哄，就见黄小姐与女仆闪在一旁。遂令王六将车赶了过去，假做招揽生意。张少堂一看黄小姐带同女仆上了王六的车，心中是非常的欢喜，自己把一切的事情办理完毕，自己又与刘公子等人，由原路赶回刘家。待了一时叫家人在外面看看去，只要看见那辆车飞跑而来，你们就把大门开开。公子说道："别开大门，开东院那个门吧。走东院的正门好，还严密一点。"将车赶进来，张少堂又吩咐道："你再派几个人看着点，不看他们，一着急再跑了。"管事的一听不敢违背，素日王文与张少堂，虽是少爷的朋友，简直就能主一半事，遂答应一声走去。

把人安排完毕，自己便到车大门外边一站。等了不大的工夫，远远见一辆车飞跑而来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大概这辆车就是。我再看一看，准是，我再告诉他们开门。自己又略站了一会儿，一看那辆车奔了过来。

管事的周二转身形跑进了大门，令伙计去到东院开门，自己去报告刘公子。

大家来到东院，派了两个老妈子，令他们不可轻看人家黄小姐，又派了三五个丫头在后相随。

此时张婆子在旁说道："大少爷，你老宅里既有婆子丫环，我就不必见他了，那样一来，不太难了么？这个事当初我要知道，我可不管这事。你老这样一办，我对不起人家杨姐呀。"张少堂一看，心中说道：这个东西不能放他走了。此事叫他看见，他就明白了，与我们几个人有害无益。张少堂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"老张，你听我告诉你，刘少爷的钱你也没少挣，就是我们这一伙人，虽没有他多，你也没少落。到这个时候，别的话我也不跟你说，现在人不是弄来了么？你就听我们的没错儿。回头人下了车，就凭你的嘴了，把他说活了心，随了刘少爷，从我这里说，你就吃不尽穿不绝了。如其不然的话，大约你也不是不知刘宅是怎么回事，对待你这样的还用费事吗？"张婆子一听这个话，心中真是凉了半截，暗自又道：谁知他们办这缺德的事呢？我既这样了，再不答应也不行啊。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："张大爷，你老既把话说到这里了，就这么办了，我不是说别的，能请神才能送神，我不是还得回店里去吗？这个事情（此处缺 35 字）的话，连山东地面我都待不了，人家黄家不是那无名少姓的人家。"王文接着说道："完了完了，废话不用说了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你把他这事办好了，还叫你住店去吗？黄家是有名有姓的人家，刘家也不含乎啊，怕他什么？"王文把话说完，刘公子对张婆子笑道："你听见没有？他们都替我说啦，你就好好替我办这椿，你擎好儿吧。进来了进来了。"说着几个人迎了出来。

王文一看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仆，心中说道：这一定是张婆子那个乡亲，此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，他要给白莲藕出主意，这也是不定的事。想到这里，遂大声喝道："把那个老婆子弄到

外边去，叫他跟着做什么？”

黄小姐听此话，心中更是着急，莫名其妙。走到大厅的屋门以外，往后退着娇躯，不进屋中，口中说道：“你们是做什么的？这是干什么？”刘公子看了一时，黄小姐不进屋中，遂含笑说道：“黄小姐，不必如此，你看看我，你要认识我，你就放心了。”小姐黄娟娘一听有人说话，抬头一看，非是别人，正是恶少刘公子，当时呸的一声骂道：“可惜你还是一个读书的文人，行出这衣冠禽兽的事来。”黄小姐一看是他，心中这才明白，不是劫持勒赎的土匪，不由得想起了生身的母亲，当时落下泪来，呜呜咽咽的痛哭不止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又听有女人说道：“黄小姐，不必这样想不开，到屋里坐会儿就知道啦。”黄娟娘听着声音耳熟，遂抬头一看，骂道：“贱人，还问我，你不做好事，竟敢（此处缺46字）他怎么忍心办这伤天害理的事呢？你把他给我叫来。”张婆子听了这话，遂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你老现在也是气头上，你说我是么，就是么，等一会儿，把事情细细的跟小姐你老说说。”黄小姐一听张婆子这个话，又看了看恶少刘公子等人已经不在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莫非说他还有什么不得已的地方么？小姐此时也无法，遂止住了悲泣。张婆子一看，赶紧又道：“我请你老进屋就进屋来，有话咱们娘儿两个回头细说说。事情已经到这地步了，人活百岁终须一死，早晚也是那条道儿。如果在这里对于你老有点意外的行为，别看他有势力，是本地土棍的儿子，我这个老婆子这条命可是不值么，我也跟他拚拚，不是别的，我对不过人家杨姐。再说你老那边的老员外，也不是那个无名少姓的人。走吧，进屋来吧。”

黄小姐一听这个张婆子说的话，倒是一个好人，遂上了台阶，两个女仆搀着黄小姐来到屋中。里面一切的陈设，虽不十

分的雅致，倒是富丽不俗。小姐来到西里间，有丫头把门慢慢拉开，大家来到里间。张婆子说道："小姐坐在床上去吧，生这么半天气了，累了好歇一会儿。"黄娟娘并不答言，此时一进屋中就想起了自己屋中，不由得又哭泣起来。

张婆子一看如此的情形，遂对众女仆丫头们说道："你们该干么干么去，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伺候着就行了，有用人的时候我叫你们。"跟着一使眼色。大家这才明白，一个个答应着走了出去。

此时屋中只有小姐与张婆子二人。张婆子凑近跟前低声说道："小姐，不用尽着掉泪，我们两个人想法子逃出虎口是真的，哭有什么用呢？我想这个，今天天也不早了，咱们任什么也不提，等到夜静人稀的时候，我们想法子逃跑。要是能逃出这个火坑去更好，不能逃出去呢，我们再说。正反一句话，这小子他要有别心，你老就给他一个一死相拚，他也没法子，谁叫我们是书香门第的姑娘，官宦之家的小姐呢？"恶仆张妈说到这里，沉了一沉接着又道："像小姐你老这样的人家，是当然这样了。连我听人说，古时年间，像这样的事情可多了，全是因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女的长的好，男的心里爱。倒实在是真爱，要不是真爱，他能这样办吗？不过办的太莽撞了。再说呢，古人说的好，一人家女儿千家逑。这也是人间大道理，所差的就是愣用车拉人，这可太不对了。我说的这也是闲话儿，像这样事情从古至今多了。不是这样吗？事已至此，我们娘儿两个，夜间能跑了我们就跑，不能跑出去呢，我们看事行事，说又说回来了，这里这位大少爷，那才脾气好呢，他也不能怎样了我们。小姐你老也看见了，真是一位白面书生。我可不懂啊，我听说心里很有才学，真正是个文人，好脾气了。"小姐黄娟娘被张妈用那伶牙利齿一说，说得小姐心中一时突突的乱跳，一时

悲不欲生，一时神魂飘荡，一时锉咬银牙，闹得心中无有着落。

此时有小丫头掌上银灯，随跟着又进来几个丫头老妈子等人，设摆桌椅，擦抹桌案，不一时，罗列杯盘。一个女仆说道："张姐，请小姐用饭吧。"

张妈答应一声，遂又对黄小姐说道："小姐你也吃点东西，我们有什么事再说。常言说的好，食嗓一道，气嗓一道。我们先吃点东西再说。"小姐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"你吃去吧，我不吃。"张婆子一看这个情形，也不便强让，遂又说道："你要不吃，等一会给你老做点清淡的好啦。"黄小姐并不答言。

说着张婆子入座说道："王姐你们也一块儿吃吧。"说着大家答应，丫头婆子们几个人围在一起，吃了起来。张婆子对大家说道："今天我们吃的饭，不比平常，平常给你们这个饭吃吗？"一个丫头说道："怎么不吃这个呢？上头剩下来的我就吃，怎么吃不着呢？"傻丫头说完此话，大家也都笑了。一个个吃得真是美味香甜。

此时黄小姐独自一人坐在那里，也没听见大家说么，就这样的笑了起来。遂叹了一口气，暗自说道：现在二位老人家还不知怎样的找我，怎样的着急了？小姐想到这里，遂不由得抽抽嗒嗒的复又哭泣起来，心中暗想说道：我不应上月台与那禽兽相见。不想他是一个非法的淫徒，虽是一个仪表不俗的人样子，他却是一个不顾廉耻的禽兽，不管他怎样的有心于我，到在那边，我是决不能活在人世之上。这个张婆子听他说话，倒是一个好人，有时候所说的话，也有情理。不过叫我想着，实在不能听他的，这个人莫非说他是一个坏人？黄小姐心中犹豫不定，一时说不清张婆子是个什么人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张婆子把饭吃完。在吃饭的时候就见小姐哭泣，并未言语，心中暗道：这又想起家来了。

等到饭毕，走了进来说道："小姐，你听我跟你老说，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人总是好心眼儿好。就拿我说吧，先前还是在这宅的佣工，现在我是在店里住附。前几天听说这里二少奶奶要上庙拈香，小姐你想，我是一个苦老婆子，又没有事做，吃什么呢？今天我就在庙里借了几把椅子，预备他们看会坐坐么的，我好得几个钱吃饭。谁知道大少爷他狐朋狗友的在一起，闹出这个事情来。这个事这里的老员外，还不定知道不知道呢，你老也不用着急生气，只要他们不派人看着我，我偷偷的到这里老夫人面前，我把小姐这事与老太太说了。老员外要知道了，还不打他一个皮开肉绽哪？好好的得把小姐送回去。老两口子绝不能叫他干这个事。他老人家姓刘，刘员外刘员外么，在本地面也很说的出，没有不知道的，你想他老人家那能叫孩子办这个事？要说他们家里也是规矩人家，这不是这样了吗？我们娘儿两个先说下，要是能够得便呢，我跟老夫人说说，那是非得打他一顿板子不可，再厉害一点，就许抽他一顿鞭子。他们的家规厉害极了，他还得这样呢，他有多大胆子呀？再者就是那个法子，我们那天夜里，等着路静人稀的时候，我情愿照顾你老，我们一跑，跑了算着，跑不了再想法子，小姐你看怎么样？你别只顾着落泪，我们想主意。看起来倒是我们女的不成，就拿这里大公子说吧，他要是不看中小姐貌美，你想想，家法家法这么严，国法国法这么厉害，他就全都不顾，尽就办这个事？小姐，你想想他的心，看起来他要看中谁，真是刀山油锅都不怕呀，真想□不□了，足见人家男子不爱流泪，能办事了，你想是不是？不用尽着哭。"张婆子沉了沉看小姐不落泪了，遂又道："说句笑话儿，这不怨人家，怨着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这么好看，不赖人家。"说着哈哈的笑了起来，"按说我此时不当说这个事，不过我是提闲话儿。在前几个月我在这宅里的时候，

我就听说这里大少奶奶总要寻死，不愿意活着了。以后我才知道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总不生养。他们小两口儿，倒是夫唱妇随的很和美，就是这老两口子，总是抱孙子心盛。大少奶奶也总没有，日久天长，老两口子对于少奶奶的身上，可就差一点了，因为这个大少奶奶我看着一天比一天瘦。您看，黄小姐你老这个事，也是这个事一个原因。再说我在这儿的时候，他们婆媳很犯了两回心，我风言风语的听说，老太太有心再给大少爷说一位，不但说一位，还要以正室看待，可得生了儿养下女。这是我听大家这样的传说。我想这个，做父母的竟自出头给儿子停妻另娶，这也是于理不合的事情。以后可只听这么说，可没办。我可是愚想啊，小姐，就凭你老这个人儿，这点意思，在他们家里，倒是相衬，就说大少爷为小姐你老就敢这么办事，他的心意也可以看出来了。”

小姐黄娟娘闻听此言，越听越不像人话，黄小姐按定心神，制止着怒气说道：“张妈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刚才我听你说的还是些个人话，现在越说越不像了。你要是爱在，你就在这里待一会儿，你要是跟我胡言乱语，你可别怨我说不受听的话。你说他这都是什么话？我不是那少名无姓人家的女子，你可少跟我说这些话。”

恶仆张妈一听小姐这一片冷若冰霜的言词，当时就是一怔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哎哟，我白费心机了。按说我这三言五语的言语，总能劝得了，不想这个丫头，这么小年纪儿，倒很老辣。我这个事要办不好，给公子劝说不过来，人家自己愣办了，我的钱不但到了不手，我这个门路也迷死了，就不能来了。唉，我今天宁把他说急了，把他交给公子，我算把差事交代了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也说不从他，我似哑巴一样的完了，也不好交代，跟人家说什么呢？拿了人家那么些钱。

张婆子想到这里，遂故意的又沉了一会儿笑道："黄小姐，你真是小孩儿,你怎么听不出我的话来呢？我这话不是坏话呀。"黄娟娘一听此话，心里又觉得错怪了人家，遂说道："本是呀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什么刘公子为我不顾国法不承家法咧？"张婆子不等小姐把话说完，遂故意的假着急，用两手拍着两腿说道："你这不是教我着急吗？我幸亏把话说在头里，要不说在头里，还不把我苦老婆子冤死呀？我不是说了嘛，这是说闲赶话儿呀，是说的他们家里这点事。小姐您这个事，教你老自己说，我给想出两条道来，是不是？我还直说，连我都随黄小姐你走，这点我说了没有？"小姐黄娟娘听了此话，也不好答言。张婆子也不等小姐答言，遂又说道："就像你这样屈赖我，我得罚你。"说着笑了笑道："简直我跟你说吧，这个事也就你这么死心眼儿，要换一个人，也就活了心啦。你看，人是人儿，家业是家业，这个事不算新鲜，从古至今多了，女的从了以后，那一个不是美满的模样呢？还有一节，他既敢这么办，不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好，（此处缺 40 字）非刑都有，他一个人没有主意，他同学还可不少啊，那一个不是坏小子？黄小姐听了此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老婆子莫非是两头坏？他怎么总是跟我说这话呢？小姐想到此处，遂说道："你也不必说这话，人与人不同，木与木不同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肯给我帮忙不肯？你要是随我逃回家去，从今以后，有我一天，你就跟我一天，我养你老。"张婆子听了小姐所说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你说的可好，连你这一辈子还得仰仗着人家养活了，你还养我老？想到这里遂假意说道："为什么不帮你？我出主意干么用呢？你这话说的。"黄小姐说道："既然这样，你也不用跟我说古论今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黄家不是那样德行，你就不用说别的了。"恶仆张妈闻听此言暗自又说：这个丫头真有点不知好歹，我看你也是

不给你厉害，你也不知道么？遂又笑了笑说道：“你又错想了吧？完了完了，我少跟小姐你说话吧，你净胡猜人，我还跟你说话作什么呢？”说着站起身形慢慢的走了出去。

此时小姐黄娟娘一见张妈走去，虽有意把他叫住，又一想暗自说道：我何必呢？不就是一条命吗？他爱怎样怎样。小姐想到这里，心中甚是难过，想起了二位老人家此时不知怎样的着急，姑娘独自一人坐在屋中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，有心一死，又不知能以逃出虎口不能？小姐此时真是生不得死不得。小姐在屋中独自哭泣不提。

再说恶仆张婆子来到西院内书房之中一看，见张少堂与王文二人正同着刘公子三人一处喝酒。刘公子一见张妈进来，遂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他的气消了没有？要是想开了，我就上那院喝酒去了。”说着站起身形，就听张妈这一句话了。张婆子一看少爷这样的神情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刘公子站在那里，怔怔的神情，一见张妈笑的直不起腰来，遂说道：“看看看，说话呀，笑什么？”张婆子摆着手说了半句话：“不成。”刘公子一整脸儿又道：“真的吗？”张婆子点着头，又笑一阵。少爷不作一语，复又坐下说道：“倒霉啦，在庙里我看他是喜欢我呀。”遂又向张妈一挥手说道：“你去，给他拿钱，我这里有金条金砖，一样拿四锭，你给他拿去，你告诉他这是定礼，金银财宝有的是。”说着站起身形就要去拿。

此时张少堂一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费了好几天心思，临完了，我给这个老婆子做了饭啦？不行，钱到他手里，可就应了那句话啦，经手三分肥。想到此处，遂说道：“老刘，你先沉住气，人家这个主儿，不是那小门户人家的人，这东西他还看到眼里？最好是长长的工夫，耐着性，慢慢的劝他。常言说的好，烈女怕缠郎。这几天你先教老张跟他作伴去，等着有点意

思，你再去么，没有个不行。”王文听了此话，也随着说道：“对了，这话我也是这么说，你拿金条那没有用。”

此时张婆子一听张、王两个人从中破坏，暗自说道：这两个该死的东西，我把饭做熟了，他们给我撒土。好小子，我等着你们。想到这里，遂说道：“张少爷说的也在情理。人家黄宅也不小门户，小姐还希罕这个？简直我跟少爷你老说吧，人家没把我们看在眼里，我从那时候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没闲着，好话也有，歹话也有，人家姑娘是，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我说了这半天半宵的工夫，人家连一点活动的意思都没有。你们也不必拿金子银子的，那都是白费劲。”王文与张少堂二人听了此话，王文说道：“要是这样，我出个主意，不定对不对。这样人你要是跟他动善的，你下几天的工夫？就是你下上几年工夫，也算是白说。还不如今天就是今天了，给他来一个厉害的，跟着今天就是洞房花烛夜，等到木已成舟，他也就死了心啦。”说到这里，刘公子不等说完，遂接着说道：“也好。”张少堂哈哈的笑了笑说道：“老刘，你可自己酌量着。人是到了你的家中，倒是随你的便了，可是还有一个祸，在那儿放着了。要依着我的意思，还是叫老张去，这回跟他不说和平的了，先使厉害话吓嚇他，看他怎么样。万一他要吃这一手，不是也行了么？”刘公子尚未答言，恶仆张婆子说道：“张少爷这个法子倒有理，那样一来觉得太愣一点，就这个法子好。”说着一转身形对刘公子说道：“我这就去。”

说着又二次来到东院，进到屋中一看黄小姐坐在床上泪眼不干的正在发怔。张婆子走了进来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把话听明白了，你别多怪我。就这么一问不要紧，我们说话，大约有人听着了，我本打算出去看看后门儿，或是那个地方可以跳的出去，我们可以逃跑。不想今天这四外的院墙与后门都有人把守，我

一看就不敢往前进了。我又打算到老太太院里，我想一定没有人管了，我也去了。不想老太太院里的门口也有人看守，我要进去，不叫进去。小姐，你想这可怎么好呢？”张婆子说着坐在小姐的对面又道：“小姐，我把话先告诉你，我不是上老太太院里，要说说小姐你这个事吗？我一看不叫我进去，我心很着急，我想到少爷那里，把这事说一说，能叫小姐回去不是更好吗？谁想到我跟他一说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书生，说两句好话也就完了，不想这样一来倒坏了，他跟我说，黄小姐我交给你了，他要是走了，拿你是问。你跟他说，叫他想开一点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今天我要到那院与黄小姐喝喜酒。”恶仆张婆子把话说到这里，小姐黄娟娘闻听此言坐在那里，用那两只纤纤的玉手把粉面一捂痛哭起来。

恶仆张婆子一看这种情形，遂站了起来说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你净哭管什么用？据我说这不是什么为难的事，常言说的好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这不是成全你的好吗？何必这样呢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你要把他招恼了，他就是一个万恶山大王，你要是伶俐的，听从他的话，他就是一个白面书生。据我想您自己也得想一想，别犯死心眼儿。我说这话你自己合计合计。事情到这里了，我把法子也替你想了，办不到有么法子呢？简直的跟你说吧，现在你死都不行，他把你交给我啦，你想我敢不看着你吗？不劝劝你吗？你把话听明白了，已经这样了，不如好好端端，和颜悦色的我们把此事允了，你看多好呢？说一句笑话儿，如果你要是答应此事，真正是郎才女貌，一对美满的夫妻，你想是不是呢？反过来说，事情到这地步，你要是想不开，不从此事，他可是一个又狠又毒，什么非刑都使的出来，那我是知道的，等有工夫我跟你说说他以往的事情，那才厉害呢，别看相貌长的那样儿。”

黄小姐一听张婆子说的这个话，心中想道：这个老婆子说的这些话，真令我真假难辨。现在他的话又这样了，看起来今天就是我该死的日子。那个禽兽不来便罢，他如果要来，有个难听之语，我黄娟娘就跟他一死相拚。姑娘想到此处，当时把杏眼擦了擦，站起身形，整理整理自己的衣襟。

此时张婆子一看，心中暗自欢喜，遂忙着问道："小姐，你老要是把事看开了，那么我现在就回复我们少爷去。"黄小姐听了这个话，不由得心中怒火上升，遂说道："我看什么，看开了？你什么东西，在我这里说话？你怎么不看开呢？"张婆子闻听小姐此言，虽然心中不悦，他可是不敢怎么样，恐怕小姐跟他拚命。遂笑了笑说道："你老也不必着急，这个事情我想就差一点心思，何必这样死心眼儿呢？我再说也讨厌了。这话我已经都说过了，人也不错，家业也可以，如果要肯点头，有多大的福气呀？"黄小姐听了此话，呸的一声说道："不怪你跟这群禽兽在一起了，你就不知羞耻两个字是么？身为贱役，也要一个清白人格，跟你说这些个，你也不懂。"张婆子听了此话，脸上红了一红笑道："我不知道这个，我就知道，有好吃好喝，有好汉子就行。"黄小姐究竟是个青年的女子，听了恶仆张妈这个话，只气得哼了一声，复又坐下说道："我也不跟你废话。"

黄小姐把话说到这里，就听外面说说笑笑有人说话的声音。此时有三四个丫头跑了进来说道："老张嫂，大少爷来了。说你这半天没有回信，他们三个人都来啦。"

说话之间，进来两个小厮，全都手提着纱灯。此时由外面走进三个人来，黄小姐一看认识，头一个就是万恶的淫贼，后面的两个人也不认识。就见那个人走上前来叫道："嫂嫂，今天是你与刘仁兄的佳期，不必这样的不喜欢。今天是人生最快乐的一天，何必这样的不识劝呢？"此时黄小姐心中突突乱跳，

又是怕又是怒，有心与他们大闹一阵，然后一头撞死，以全此纯洁的娇躯。又一想，此时屋中很多的人，如果那样一来，大家一齐拉着，也是白费事。

这工夫小姐低着头，但见刘公子走近前来说道："小姐，你都不看，你也要看在我对你的心思。早先我听有人说盖山东白莲藕，我还以为是个卖唱的歌姬，不想你是一位千金，宦门的闺秀。"刘公子话未说完，黄小姐一听这话，不由得大声说道："万恶的淫贼，你也不打听明白，在此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明目张胆的抢掠良家女子，你心目之中还有王法吗？"此时小姐气得浑身颤抖。

王文一看，遂对小厮说道："他要这样先把他捆起来，可惜你们少爷对他的心哪。先捆上他。"刘公子一看王文说了这话，遂也对小厮们连连说道："捆上他捆上他，别捆紧了。"说着两个恶仆由衣袋里取出一捆绒绳来，上前就把小姐的两只玉臂背了过来。

此时小姐黄娟娘一看，真是痛不欲生，当时与那两恶仆挣扎起来。一个娇弱的女子焉能挣扎得了？一时倒捆二细臂，两并双足的捆了起来，横身卧于床上。

此时张少堂又过来对刘公子说道："这也不对。"王文大声说道："么叫不对？你又说这个？你知道刘少爷跟他是什么样的心思？你不是不知道啊。这样的举动，好话说了多少？他一点也解不开这个意思。看起来，据我说他是看不起刘家，他不是真正的保贞节。要是真正的贞节烈女，还有外号？这不是骗人么？"黄小姐捆着二劈卧在床上，听见王文说了此话，哭泣着骂道："你该死的狗奴，你摇尾乞怜，不知说些什么是好，你也不留些口德吗？你个该杀的东西。"小姐说完此话又痛哭不止。王文一听此话，遂又说道："这样的人就得打，净打他的下身，

打他一个皮开肉绽。把他圈起来不放他，每天给他点么吃，几时告饶，到那时候什么事都好商量了。这个话你们不定信不信？”刘公子说道：“不用打，我们先捆着他好了。”说着走近小姐的跟前，借着灯光又看了看，但见黄小姐杏眼双合，绯红的粉面，乱发蓬松，脸挨着床毡，身上的新衣，已经揉搓得褶叠不整。刘公子略略的点头说道：“太想不开么？”张少堂说道：“你倒是一个情种，又发善心了。”张少堂站在幔帐之内，此话未说完，就见张少堂哼的一声，向前栽倒尘埃。

这个工夫但见幔帐一起，掀起高，纵进一人，身穿夜行衣靠，背插单刀。进得屋来，照定刘公子的面门就是一拳，底下一腿。刘公子倒是听话，真是应腿而倒。此时王文一看，忙着正要往外跑。那人一伸手便将王文的发髻抓住说道：“万恶的匹夫，别人可恕，你实难容。”说着一抬手把背后的单刀扯在手中，左手抓着王文的发髻，右手用刀照王文的右耳一划。只听王文哎哟一声。那人一拧王文的头发，意思再割他的右耳，一撒手，恶狠狠的踢了王文一脚说道：“去吧，给你留一个。”

此时三个人躺在尘埃动也不动。此时恶仆张婆子只吓得浑身乱抖，有心要跑，一看人家手持单刀也不敢跑。但见那人一看张婆子如此的神情，举刀就剁。张婆子一看哎哟一声说道：“大爷，留命。”说着往四外看了看问道：“我死了没有？”招得那人用刀一指笑道：“万恶的东西，不看你是一个女流，你的耳朵也得去一对。”说着把刀交在左手一抱，用手一指小厮丫环等人说道：“你们站住了，不准动身。如其不然，我是一刀一个。”说完此话，走近床前。

此时小姐黄娟娘，躺在床上看了一个真真切切。到了此时虽然看着凶恶可怕，因为忿恨，也不觉得怎样的心惊。心中暗自说道：看这意思，这个人是特来救我。就是那小子可恨，就

把他的耳朵割掉。小姐想到此处，就见那人走在自己的床前，黄小姐颤声的说道："这位义士，前来解救民女，民女实感大德了。请你老人家发话，命那女仆把民女的绳索解开，放我逃命去吧。"

说着张婆子慢慢上前就要去解。就见那人把刀还在右手说道："慢来。"此时小姐与张妈二人俱都又是一惊。那人一转身接着用刀一指向黄小姐说道："你看见没有？姑娘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今天特为前来救你。他们一个个都不是安善的良民，我可与他们不同。我心中虽是想着与小姐你相见，无奈一节，就是总不得相当的机会。我想小姐你既然这样的贞节，也是与那贼人无缘。小姐，你明白不明白这个话？"小姐黄娟娘一听此人所说的言语，又是一个万恶的淫贼，遂不由得又哭泣起来，不由己口中说道："想不到我黄娟娘好命苦啊。说着□纵□□，大哭不止。这贼人叭的一声用刀一拍床沿说道："贱人，哭得什么？我特为前来救你不死，反倒哭起来了。这也是我们的宿缘。"黄小姐心中说道：看起来这是我的命该如此。我认为他是一个救命的恩人，不想他也是这类的东西，比他们更是凶恶。小姐想到此处，也是无计可施，自叹命苦而已。遂止住悲声说道："大义士，民女遇此污辱之事，不想你老前来搭救，实以为是民女再造的恩人，这样的侠肝义胆，你老的大名定当流芳千古。大丈夫成名毁誉，只仅在此一念。民女之言，望求大义士自裁而已。"那贼人闻听小姐此言，迟疑的神情说道："么话？么自采？我就知道你长的好看，我爱你不是一天了。说别的话我也不懂，留房欠壳，我不听这一套。"小姐一听贼人所说的话，是一个粗野的淫徒，使好言恭维他也是白废。遂又说道："大义士，求你老把我放了。我家中尚有年老的母亲，如果你老成全我的名节，我永世不忘你老人家的大德。"此时小姐说出这样苦苦哀求的言

语，当时声泪俱下，自念有生以来，就是千金之体，处此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之际，竟自如此哀求，故而泪如泉涌。

小姐这一哭不要紧，贼人一伸手，正要替小姐解开绑绳。当时黄小姐虽然吓了一跳，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。此时张婆子也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要打小姐了，遂说道："这位老爷，别生气，有什么话你老跟我说吧。"

贼人正要答言，身背后有人用手一掐贼人的脖项，只见贼人有如缚鸡一般。

书中代言，此贼姓王，名叫文兰，外号称为过海蝴蝶。这小子凭着自己有些功夫，到各处采花折柳，真是伤天害理，无所不为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正赶上本地的药王庙会，贼人王文兰在街上闲游，找了一个酒饭馆，独自一人，吃了一个酒足饭饱。付过了饭帐，出离了饭馆，信步前行。

此时街市之中游人们就比前半天多了许多，各处的小巷也是陆续走出，都是一些善男信女们，续断不绝的够奔药王庙而去。贼人王文兰一见心中暗自欢喜说道：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正赶上药王庙会，今天上庙烧香的妇女，一定是不少，这也倒是一个很好机会，看有那貌美的千金，风流的少妇，我就压上一个，到在夜晚，我王某也好大享其乐，这也是我王文兰的艳福所使。我听说此地有一个什么，盖山东，什么白藕，我王某倘与他有一面之缘，我的艳福可称不小了。贼人一边随着人群往前行走，心中是越想越高兴。

不多一时来到了庙前一看，山门以外真是人山人海，摆摊的小贩这里一个那里一个，设摆了很远。也有高声叫喊，也有鼓舌如簧，也有引颈大嚼，也有手持什物，也有敲罐寻子，也有翘足呼儿，真是形形色色人声嘈杂。王文兰一看人群之中大都扭项观看，贼人不知所为何事，遂上了两步，由人缝的当中

往那边一看，但见那边有一女子，真是体态轻盈，玲珑姣好。贼人一见之下，慌忙的紧走几步，上前观看多时。只见两个婆子与他说了几句话，三个人一同奔往庙的西角门之内。此时贼人一看真是爱慕非常，遂看了看角门，人家业已把门关了。心中说道：这个女子，看神情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又有婆子跟着，怎么这样的简便呢？心中想着，用目一看右山门，跟着上了石阶，随着人群挤了进来。

贼人来到庙里，背着两手站在大殿之前观看众香客，真是虔诚膜拜，默祷神前。正在这个工夫，但见那个女子同了一个婆子登石阶上了大殿的月台。那个女仆在前轰散闲人，也是这个女子人品出众，貌美绝伦，气派不似常人，大众一见，不等人轰，自己就躲在一旁去了。贼人王文兰一看，真是心醉神迷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美貌的佳人，我王文兰如有这个艳福享受，这一世也不枉来一回。贼人自己站在那里胡思乱想，就见小姐把香烧完，扶了婆子右臂走下月台，够奔后面二层大殿而去。

贼人站在那里看得出神，直到人家拐过殿座之后，看不见一些芳踪，淫贼这才又迈进赶上前来，紧跟了几步，来到了二层殿的月台之下。一看二层殿的香火甚少，再一看月台之上，有方才的一个婆子正在那里整理几个椅子。一见那婆子搀扶那小姐登石阶上了月台，那个婆子真是远接高迎的神情走了过来，见那女子很是些客气。贼人王文兰心中甚是纳闷，暗自说道：这不是他自己的女仆呀。说着又见那女子正与女仆说话的工夫，就听哄然一声，庙中的人们哄了起来。贼人也不知是为了何事，再看那个女子羞态顿现，坐立不安，两个婆子彼此你看我我看你。王文兰心中说道：这是什么事情？看这意思其中必有缘故。唉，我今天要看他一个水落石出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王文兰想到这里，回身坐在一个小摊人的坐凳上，远远的往月台上观

看。

此时人虽嘈杂，有起哄的声音。待了工夫不大，就见一个少年跟了两妇女走上了月台，气派十足，也是富有之家的子弟。王文兰一看两方彼此说话的情形，再看两个婆子的意思，贼人心中此时明白了八九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又听哄然的一声又哄起来，王文兰不由得骂道："这一群不是人生的，这样的起哄，谁家没有妇女呢？"旁边的小贩接道："啊，你看，这些人这起哄，人家是好人家的闺女。先来的那个姑娘是黄员外的小姐，因为长的好看一点，就给人家胡起外号，这不是胡闹吗？看起来姑娘出门也好也不好，你看这是么事呢？"王文兰一听小贩这个话，这才明白，暗自说道：大约这个盖山东什么白藕，许是这个女子。原来是个大家的小姐。贼人想到这里，遂故做好人的说道："真是，一个好人家的姑娘，乱给人家起外号，这是无口德的事情。我听说叫什藕？"小贩拿着大烟袋吸着，摇头说道："咳，咱们不说。"贼人王文兰一听小贩不忍往出说，遂点头不语。

此时一看黄小姐面红耳赤的与那女仆走下了月台，够奔西角门走出了庙外。贼人赶紧挤出了庙门，把黄小姐主仆二人找着，就在后面相随。走在途中贼人一看姑娘被哄雇车一切的情形，早已知晓了，遂在车后紧紧的跟随。

王文兰把刘家的大门记好，天也就不早了，自己回到店里，用过了晚饭，换了一身夜行衣靠，等到天有初更，带上手使的兵刃，独自一人出离了店房，够奔刘家而来。纵身形越上墙头，飘身而下，在刘家的东院之中打探了一回。但见内院的上房屋中灯光闪烁，隐隐听得有人哭泣之声，贼人暗自说道：这是什么人哭泣？说着轻轻的走到前边，在石阶之下一听，有一个女人说道："你净哭管什么用呢？这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，常言说

的好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这不是成全你的好事吗？何必这样呢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把他招恼了，他就是一个万恶的山大王，你要是伶俐的，听从他的话，他就是一个白面书生。你自己也得想一想，别犯死心眼儿，我说这话你自己合计合计。”贼人听到此处，暗自说道：怎么？莫非说，这不是黄员外家中，这是恶霸的贼巢吗？我没认错门户啊。待我看上一看，其中定有缘故，大约还许是那个黄小姐被骗也未可知。

王文兰想到此处，慢慢上了台阶，一长身形，隔着上边纱窗往里一看，果然是白天在庙中所见的那个女子什么白藕，心中这才明白，暗自又道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大约这所宅院定是那个少年的家中，这个劝解小姐从奸的女仆，就是白天在庙中看见的那个女仆。可是那个恶少住在那个屋中？

王文兰正要寻找恶少刘公子，只听那边过道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当时跳下石阶脚尖一点地纵上房来，在黑暗之中一看，果然是所断的那个情形。

等到刘公子大家进到屋去，仍在房上听了一听并听不甚清，遂飘身而下，复又往里观看，听那三人所说的言语。就是站在里边的那个恶少可恨，他说人家那个女子不是真正的贞节，不然，不能有外号。又听那女子倒捆二臂气昂昂的横卧床上说道：“好一个狗奴，你说此话，难道说你就不留口德吗？”

王文兰听到此处，真是怒从心头起，暗自又道：这样的女子怎么竟这样的对待？喝令捆绑也是他。王文兰看了心中起火。又看一会，但见那个少年倒不怎样的严恶。看至此处暗道：我还不救等行何时？说着一个箭步来到屋中，才把三个恶少打倒尘埃。正要替小姐黄娟娘解开绑绳，以便收归己有，得享风流之乐。正在此时，忽觉背后有人掐住了自己的脖项。贼人努力挣脱不得，低着头只见那人的衣履，不见其面。

欲知来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晓。

第二百一十四回

薄惩淫徒老尼训群贼

痛失双亲娟娘入空门

话说贼人王文兰在庙中得遇小姐黄娟娘之后，一见倾心，虽欲染指，无奈众目之下，就是接谈叙意，也是多有不便，还不用说不那样的容易了。于是尾随车后，暗探小姐的香巢。不想不知其中的底细，误认刘家为黄府。及至隔窗窥探，这才大悟其情。没想到此时得近芳躯之际，由背后一手掐来，掐住自己的脖项，无法脱逃。这一掐不要紧，只觉得人家的腕力很大，掐得周身都不舒服，虽极力的挣脱也是不行。遂把左手的刀要交于右手，以便与来者动手。无奈此时觉得浑身无力，呛啷啷的一声，自己的刀落平川。这也是小子王文兰贪淫的过处，他只顾得看人家的事情了，不想后面有人跟着他。

此人不是俗家，也不是道士，虽不是高僧，却是一位尼僧，在此时先不表此老的法名，等到后文书，老人家露面时，再叙此人的来历，此时只可一表罢了。这位老尼僧，若论身上的功夫，称得起是一位剑上剑的本领，真是受过高人的指教，可以说不是平凡之辈。

这一日老人家出来办事，路经此地，一看大街小巷之内，

真是红男绿女，不绝于途，一个个手持高香，多携供品。老人家一想，暗自说道：嗳呀，是了，今天四月二十八，乃是药王爷的圣诞之期，无怪今天如此的热闹了。我今天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我看看今天庙里的香火如何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便随了人群儿，往药王庙而来。一时来到山门以外，一眼就看见几个青年，一个个都是神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都是一伙无赖子弟。老人家一看这种情形，这群人们闹的也太不像样子了，老尼不明真相。正在这个工夫，就见一个美貌的女子，同着一个女仆，由庙的角门走了出来，身上的衣服很是华丽，带着仆人款款的走下去了。老人家一看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姑娘，看这意思不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子啊，怎么在地下走着？又叫这一群坏孩子哄得这样害臊，真是岂有此理了。老人家正在想着，只见由山门之内又拥出一群无赖，一个号令，大家一同哄上前去。老人家站在那里观看，远远的但见那个女子被迫无法，抓了一辆骡车，赶紧上了车，这才走去。

老人家正在观看，但见起哄的一群人，倒是不见怎样，惟独另有一人，在车后紧紧跟随。一看此人行动，绝非善类，心中暗自说道：看将起来，少女少妇们出来真不是一件好事，遇到这样的匪类，真是不定出了什么事故。看这小子又不是仆人的模样，他紧紧的追在车后，莫非是有什么歹意不成？唉，我今天也没有事，我何不也赶了去，看个究竟呢？老人家想到这里，当时在后追赶。走了不远也就追得相离不远了，老人家心中说道：他如果不是人家的仆人，这小子一定没有好意，不然他不能追出这么远。如果他是一个淫贼，这样东西可不能留他。遇着机会，我警戒警戒于他。他若立即觉悟，我就留他一条性命。他如要不悟，那可是他自寻死路。

老人家一面思想，一面在后相随，当时痰嗽一声，所为教

他看看后面还有老尼僧跟随，老人家（此处缺 30 字）。再说又是一位上年纪的老尼姑，在你后面也跟得上，还不明白？不想这小子也是迷着心窍了，倒是回头看了看，心不二用，他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个。也是该着他倒霉，也是黄小姐五行有救，不当有此大辱，小子王文兰回头看了看仍是跟车紧赶。老人家心中笑道：孽障，你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了。老僧暗度于你，竟自不觉。说着此时只见前面骡车略一停轮大门业已开启，但见贼人往门里看了看，走过了大门，背着两手慢慢的走了回来。老人家一看，又故意的站在那个大门以外观看。贼人走了回来，看了看人家大门业已关闭，虽然看见老尼，也是视同无物。

老人家一看贼人志一神凝心不二用的神情走了过去，有心自己回返庙中，又一想，暗自说道：看此人二目有光，定是一个练家。倘若他是一个不走正途之辈，是一个不守淫戒之徒，见了这样的美女，恐怕他前来采花，这也是难免之事。老僧今天看不见也就罢了，我既看他有可疑的神色，老僧不管，心下实在不忍，不免我要在此宅第的左右守护一番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又看了看那贼人业已走去，老人家自己这才离了恶少刘公子的家门，自己闲游了半日的功夫。

等到夜晚夜静人稀的时候，不到初鼓，老人家回到刘家的左近，来回的绕了两圈巡视多时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莫非说我错怪了好人？怎么还不见有人前来呢？

老人家正在思想，远远的看见一条黑影飞奔前来。当时一蹲身又细看了看，此人的脚程还是真不含乎，遂忙把身形隐了起来。但见那人到了刘家大门左近看了看，一纵身形上了人家的房屋之上。

老人家等了一时，容贼人越进院内，一拧身也登上房来，

在贼人的后面相随。但见贼人在院中寻视了半天，一见北房内灯光闪烁，贼人走上前去窃听，听了一时见他又上了石阶往里观看。老剑客心中说道：这小子也是笨人，小姐的绣房，绝不能在这主房之内，就是有住主房的，也是很少，你这不是傻子吗？正想到这里，远远听得那房中有人说话的声音，隐隐的又有人哭泣。老剑客听了心中甚是纳闷，暗自又道：这是什么事呢？心中想着找了一个僻静的所在，以免贼人看见，一拧身上了大厅的房上，老人家伏在前坡的房檐大气不出也往下隔着纱窗往里观看。老人家一看里面，原来确是那个女子，不知他因为什么哭泣。仔细一听才知道其中的情由。

及至刘公子等大家过来的时候，王文兰跳下石阶，脚尖一点地，纵身上房之际，老剑客一看，当时一个鹞子翻身，拧身一纵隐在后坡。不愧老人家身为剑客之上的身份，在这个地方可就看出来，真是身轻如燕，灵敏异常。等到贼人王文兰二次往里观看，老剑客恐怕恶少刘公子对于小姐无礼，又二次往下闻听，只听一个人说道："这种人跟他善说不成，就给他厉害的。"说着喝令把那女子捆了起来。老人家心中说道：几个贪淫的孽障，实在是可恶已极。如果到在紧急的时候，我叫你们死无完躯，以警后人，你等这样贪淫的报应。老剑客心里思想，仍在暗地里保护小姐。又听那人说了些迎合刘公子的言词，又听三个人也有好话相劝，也有恶语相加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但见那贼人一个箭步进到房中，一语不发，左一拳右一脚，把那两个如死木头一般的打倒尘埃，又见把那出坏主意、说坏话小子的耳朵去掉一个，老人家见了心中甚是好笑，暗自说道：这小子也是该当如此治他，也可以警戒那只顾进谗言，利自己，不管别人的休咎之辈。老人家正在思想，又见把那人踢倒，可是不能动转，心中又道：这贼人手下够狠了。这三个无知子弟，也是

贪淫的报应，大约三个人不至有性命的危险。

老剑客想到此处，当时站起身形，飘身下了房，轻轻的走进屋中。只听贼人用刀吧的一声响说道："贱人，哭得什么？我特为前来救你，也是我们有宿缘。"老剑客听到此处，暗自又道：淫贼，人家姑娘在此生死的关头，你还不发一点恻隐，真乃万恶的太甚了。说着一闪身奔到屋中，一声不语用手一掐小子的脖项，刀一落地，贼人王文兰此时形同木偶。

老尼向张妈说道："你把姑娘的绳解了。"此时恶仆张婆子见了这种情形，也不知这位老尼姑有多大的力量，竟把这么大能耐的一个小伙子一捏给捏的这样，听老人家一声吩咐，答应一声，如同打滚一般的赶紧走到床前，把小姐的捆绳解下来。老剑客一见那婆子把绳子解下来以后，遂又令张婆子说道："替我捆上他。"张婆子两手拿着捆绳答应着说道："我不会捆哪，他回头踢我。"老人家说道："这个不会，你就会替这群无知的小鬼劝人？不看你无知，我今天也不能饶你。把绳子拿来！"老人家把绳接在手中掐着贼人往地下一按，用脚一踩贼人的后背，把淫贼捆了起来。

此时小姐黄娟娘一看来的这位老尼姑，虽然有这样的能为，相貌可是慈眉善目，真乃佛门的弟子。小姐的一只玉臂，捆得麻木，自己强着爬坐起来，亲自解开腿上的绳子。此时一看老人家将贼人捆起，赶紧下得床来，双膝跪倒，口称救命的恩人。老人家上前用手相搀说道："小姐请起。在此百难之中，不要多礼。"老人家说了这话不要紧，小姐黄娟娘有如得见亲人一般，当时呜呜咽咽的又哭泣起来。老人家一看，也不免掉了几个同情的老泪说道："小姐不必哭了，你把此事的原因与出家人说上一说。"

其中一个上点年纪的老妈子，一看这个姑娘抽抽嗒嗒哭的

说不上话来，遂凑近前来向黄小姐说道："这位老当家的特意来救姑娘你，你就别哭啦。"说着又向老剑客说道："我也不瞒老当家的说，我是本宅的一个老妈子，伺候大少奶奶的。我们主人家姓刘，老两口就是这么一位少爷，也是溺爱一点，他在外边交了些个无赖，借着老人家的名气在外边胡作非为。其实少爷倒是个好孩子，就是不听说，才成天的跟一群无知的子弟在一起。这位姑娘因为他长的好看，外边给起个外号，叫盖山东白莲藕。你老人家请想，这不都是这群无赖子弟给起的吗？到今天很了不的啦，愣把人家这位姑娘不知怎么骗到我们宅里来了。你老人家请想，他们这不是胡闹吗？也不知拿刀的这个人是干什么来的。我想老当家的你老人家是佛门的弟子，慈悲为先，看在我们少爷他们年轻无知，你老人家能够将他们搭救过来，他们全家就感你老的大德了。"老剑客听了这话，点了点头说道："好，这倒没有什么。不过你说的是你们主人家，我要问问这个姑娘，他是姓黄啊？"那个婆子说道："是姓黄，也是此地有名人家的小姐，黄员外黄家嘛。"老剑客点了点头说道："真是无知极了。两家都在此地说的出，他们竟自这样的胡为，真是岂有此理的事。"那个婆子接着说道："是呀，老当家的看在他们年轻无知，请你老人家把他们解救过来，以免他们受不住。"

老剑客听了此话，当时走上前去，便把刘公子扶了起来，坐在地上，老人家用手在少爷的胸前扑了两下，把丹田按了两按，刘公子当时缓醒过来。老人家一个个把三个人解救过来。

三个人坐了一会，一个个站起身来。那个婆子上前向恶少刘公子说道："少爷，你看看你做的这样好事！要不是这位老当家的，你这条小命就饶在里边了。你等着，这个事情，我非跟老员外说不可，我不能跟你当这个心。快给老当家的磕头吧，谢谢他老人家。"话言未了，三个人倒是听话，一齐走上前来，

撩衣跪倒大磕其头。

老人家一看这个女仆说话倒是很近人情，心中想着，那女仆上前叩了一个头说道："我谢谢老当家的。"老人家用手相搀说道："不要谢了，赶快请起吧。"遂又说道："这位老妇你是他的什么人？"那女仆站起身形说道："我是他的乳母。老员外与我们老夫人跟前就是他这么一位，据我这个当下人的看着，实在是溺疼，要不然不能办这样事。"

老人家听了此话，点头并未答言，遂又对刘公子等人说道："你们三人，正在青年，努力上进的时期，竟自不务正途，做此非法的事情。再说你们这等门户，要娶什么样的女子不行，你就如此的胡为？要不看在你这位乳母的份上，焉有你们三人的性命？不用说我亲自管这事，就说我把他们在官府告发，打你们一个强掠妇女，你们也要吃不住的。你们三人实在是不知廉耻之辈。我出家人今天遇上此事，也是人家黄氏门庭有德，黄小姐三生之幸，如其不然，你们叫人家姑娘是死是活？"老人家说了此话，心中甚是有气。

王文与张少堂一看，当时真是磕头如捣蒜。刘公子一看也不敢落后，跟着磕了起来。老剑客一看，遂又说道："完啦，看在你们初犯，我也不多管这个闲事。你们要记在心中，如果你们三人再有此等行为，出家人我是替天行道，你们如果再有二次，可要小心你们自己人头。"老人家说完此话，三个人又磕头站起。老剑客接着又道："我们是济困扶危，除暴安良，也就是杀贪官斩恶霸，像你们这种有意强污良家的女子，是不能放过的。"老人家说到此处，那女仆上前万福说道："老当家的，你老人家不要说啦，越说越生气，请你老歇一歇吧。天也不早啦，四更现在已过，大约快要亮啦。"

正在说话之间，贼人王文兰捆着二臂趴在地下，一听老尼

说的这些话，当时心中大吃一惊，暗自说道：不怪这老家伙这么大手劲，原来他是一个有功夫的。听这口气，还是一个够身份的人物。幸亏我救了黄小姐，我没怎么样，要不然我活还活的了啊？王文兰想到此处，趴在地下喘吁吁的说道："这位老师祖，你老人家既是解救了他们，小子我也是在江湖上充数的人，我原是好意，前来搭救黄小姐，不知你老人家也许是错想了事啦，就把我捆起来，我实是冤一点。老人家既然能饶恕他们，不要说我还没办什么非法的事，就说有一点，老人家也不至不恕我。"老剑客听了此话，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："你这个东西倒是会说话。看你这个人也不是安善的良民。我跟了你一路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的形迹可疑。好在一节，我到这里，就赶上这个事，也可以说我借了你的手，警戒这个东西。"说着用手一指王文。

王文用手帕捂着耳朵把头低下去不语。老人家问道："你叫什么名字？"王文低着头答道："我叫王文。"老剑客接着冷笑了一声说："可惜，年轻轻的闹得五官不全了，也是你口内无德的警戒。从此往后，如果你不改前非，恐怕你的寿命难长。"

说着话老人家一指一个小厮说道："你把他的绳子解开。"那小厮害怕的神情，迟迟的走在贼人王文兰的身旁，替他把捆绳解开。

老尼僧说道："我是不甚追究于你。要听你方才对黄小姐的言语，在我们的侠义路上，就应当给你一个厉害。今天出家人我宽恕了你，以后你再有采花的嫌疑，你可要小心一点。"王文兰站在那里，连连的答应，遂又说道："晚生再也不敢了，这一回我就知道了。"说着叩头为礼说道："我走了。你老人家这样的宽大，我是永不能忘。我们爷儿两个，咱是后会有期。"说着把自己的单刀拾了起来，又向老人家抱拳而去。此人到后文

书，雍亲王扫北之时，王文兰还要出世，报效国家。后事暂且不提。

话分两头，王文兰走了之后，刘公子等三人都是愧悔的无地可容。此时业已红日东升，老人家这才说道："事情也算完了，你们年轻的人不知世事，望你们改过为是。好了，我们要走啦。"说着便向小姐黄娟娘说道："姑娘，你也不用害怕啦。事已至此，你们两家都是本地的首户，最好是息事宁人。"老人家说到此处，又沉了一沉说道："这样吧，我亲自把同小姐回家好啦。"黄娟娘这才说道："我谢谢你老，那样我也有话可答我的父母。我一个青年的女儿，原是出来上药王庙烧香，不想遇到这样的事，出来半天一宵，叫我以何言答对二老呢？"小姐说到这里，不由得又落下泪来。

此时刘公子三人，一个个全都站立不安，自觉惭愧。那个婆子当时走到黄小姐的跟前说道："黄小姐，我给你老见礼啦。"说着万福了万福又道："小姐闭屈，全都闭在老当家的情面上啦。我一个佣工的仆人，也不敢高攀，你老要是赏脸，也看在我们下人的身上，请小姐不必深究这个事情。回去的时候，在老员外、老夫人的面前，把此事一定是不能不说，最好请小姐给减轻着一点说才好，以免两下里成了事。小姐，你老是一位聪明的姑娘，你想是不是呢？"黄小姐闻听此话，也不知怎么的答对这个婆子，遂说道："好吧，我倒没有什么，这不是有这位师父同着我家去吗？我也不愿意把此事闹得人人都知道了。"那婆子一听小姐此话，赶紧接着又道："对了对了，小姐是圣明人。"说完此话，遂又向老剑客说道："你老人家给他们两家成全了门庭，如此大恩大德，我把我们老员外、老夫人请来，给你老人家叩头谢过才是。"

老剑客一听这个婆子所说的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婆子

可是一个能替主人办事的人。一看那婆子说完此话便往外走，遂说道："这位妈妈，请回来，我想不必了，我也没有工夫。等到我把小姐送到他们宅里，我倒得多耽误一会工夫，得跟黄员外他们老夫妇把此事说明了，就得多耽误一会，我也很忙呢。"说着笑了笑又道："几时我来，我还要拜见你们老夫人，得便你把我这个意思，便通着带到了就是啦。"

那婆子一想也对，尚未答言，刘公子接着说道："对了对了，最好今天不用见很有道理。"那个婆子说道："当然你是不愿意让见了。"说着刘公子惭愧的笑了笑，并不答言。

此时小姐黄娟娘一见这位尼僧，与大家交派的言语，真是各尽其意，各顺其情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老尼姑，真是一位能人。大概还会把式，要不然方才走的那个贼人，带着刀都不敢怎么样，这个老尼僧准会把式。可惜我是俗家的女子，才受这样污辱，我要会练，何至于这样？看人家这位老人家此时露多大的脸呢？黄小姐心里想着，只听老尼姑叫道："黄小姐，你还发怔作么呢？不用想着后怕了，这也是你不幸中之大幸，不要紧了，你要安心，不要后怕了。你的名节，有出家人我就给你洗清了，我们走吧。"小姐听到此处又泪含眼角点头未答，跟着走了出来。

那女仆上前向着小姐，千叮咛万嘱咐不叫小姐着实的对他父母言讲。小姐也顾不得与他答言，只有点头随着老剑客出离了屋中。那婆子急命小厮把车套上，去送黄小姐与老人家。小姐一听，正合自己的心意。大清早晨，穿着一身揉搓的新衣服，披头散发的怎能在街上走呢？遂等了一会把车套出来，这才同着老人家一同上车，够奔黄府而来。一路之上不必细表。

不大的工夫来到黄府的门前将一下车，里面的家人一看，头前跟着一个老尼姑，后面才是小姐。车也走啦，也不见老妈

子杨姐。心里想着，慌慌张张的走上前来，上下打量娟娘一眼说道:“小姐您上那里去啦,一夜没回来？自从昨天你们没回来，老两口子是怎样的着急？最是老夫人，烧香祷告的，叫我们大家四下里是怎样去找，连个人影也没见啊。直把老员外急得两眼发直，上下三十多口人，一夜也没睡觉。”说着看了看老人家，又问道:“小姐，这位老当家的同你家来，你怎么认识的？”小姐一听此话，也不顾得答言，跟着往里就走。那家人说道:“小姐快去吧，方才老员外着急，又犯老病啦，这回我看可厉害的多，快去看看吧。”黄小姐一听这个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不好。不由得眼含热泪说道:“你好好的把这位老人家请到客厅去，这是我救命的恩人。我先到后面去看老爷去。”遂又对老人家说道:“老当家的，请你老人家，先到客厅坐坐，弟子我去去就来。”老尼一看，心中说道：听这意思，这个小姐的父亲是个病身体。遂答应一声又道:“可以，请小姐不用着急。”黄娟娘听见这话，眼泪落将下来，赶紧够奔后宅而来。

来到里面刚叫一声娘，不由得因为父亲病了，又不敢放声大哭，呜咽的说道:“孩儿我回来了。”进到上房屋内一看，但见父亲黄老员外，倒在床头。母亲坐在旁边，也是满面的愁容。黄小姐三步两步来到床前，跟着就跪在床前一看，尚还不大要紧。老夫人同着有病的老爷不便问，一见女儿，不由得顺口说道:“你上哪里去啦？自从你们昨天没回来，我跟你爹爹是怎样着急呢？这是我们这等人家，要是差一点的人家，一个大姑娘，一宵一宵的不回家，这是什么事呢？”

小姐黄娟娘听了此话，就比被刘公子擒在家中这一夜还难受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母亲今天是真气了，如其不然，不能说出这样话来。可是你老人家只顾了生气，女儿我的心中是如何的难过呢？想到这里，两眼更是泪如泉涌的哭泣起来。遂悲悲切

切的便将与杨妈同去庙中，遇见了杨妈的乡亲——一个姓张的老妈子，是怎样的在月台上遇见刘公子，怎样的把自己骗到刘家，后来被老尼僧怎样的责罚贼人王文兰，如何的警告刘公子，老人家特意前来送自己，以洗自己的不白之冤，仔细的说了一遍。小姐又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快接待接待人家老当家的去吧，现在一个人还在客厅坐着呢，要走我没让走。"

老夫人一听此话，当时站起身形说道："这个孩子，人家既是这样的好人，待我们恩重如山，你怎么不把当家人请到里边来呢？真是太不懂事了。"老夫人说着走了两步，回头看了看老员外，退了回来又对小姐说道："你去吧，你就提我因为为你父亲有病，离不开身，不能亲自迎接，你去把老当家的请来，我要谢谢人家，以后我要到他庙里进香去。"

小姐听了此话，答应一声，亲自来到外边客厅。老剑客问道："你父亲的病体，怎么样？好点吗？"小姐说道："我看不要紧。我母亲因为不能离身，特叫我来请老当家的到里面坐。"老剑客一听此话，当时就是一皱眉，遂说道："好好，我见见你母亲去。"说着站起身形，同了黄小姐来到内宅。

老夫人迎到堂屋的门口，强作笑容的低声万福着说道："我不能离身迎接当家的。小女遇到这个事，若不是老当家的遇见，我们黄氏的门庭可就说不得了。我先谢谢你老人家。"说着又是一个万福。老剑客打着问讯也低声说道："老菩萨，不要客气。这也是尊府的大德，我佛的保佑，才命小僧赶上此事。但不知老员外的贵恙见轻不？"说着分宾主落座。老夫人泪含眼角的说道："此时倒是见好一点。"说着老剑客站起身形说道："老夫人，我到床前看一看。老员外的病房在那里？"老夫人说道："在这屋，请当家的看一看。"说着便将老剑客同到屋中。

此时黄小姐坐在床沿之上，看他父亲，看得两眼发怔。一

见母亲同着老尼僧进来，站起身形强为笑容的说道："老师父，你老人家给看看吧。老剑客一看员外的病容不大好，遂答言说道："这内科的医理我倒是不明白，不过我看一看老人家的病象。"说着走近床前，看了看老员外说道："不要紧，不要紧。"说着话慢慢的走到外边堂屋之中落座，接着说道："老员外的病体，一时也不要紧，你们母女不必着急。我想他老人家，经这一次事，着点急，不过所为的就是女儿。我想他老人家清醒的时候，看见姑娘回来了，也就好一点啦。不过是这样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复原慢一点就是啦。"老夫人点头说道："我们娟娘这个事，叫老当家的这样费神，叫我们夫妇怎样的报答老人家的大德呢？"老剑客听了这话说道："咳，老夫人不要这样的客气，若按人情上说道，倒是我一点小小的力量。佛说一切众生，都当拔一切苦。何况我们人了？这也是我应为的事情。这个不提了。老夫人也是一位圣明人，我倒要跟老夫人说一说了。我们小姐也平安的回家来了，但求老夫人，几时得便也跟老员外提一提，对于刘家虽是这种行为，最好是我们既往不咎，我想两家全都好看，如其不然，倒要闹得好说不好看了。再说刘家那一边，老两口子都不知道这个事，这全是他的少爷无知，跟着一群狐朋狗友，没有事胡想主意，才闹出这个事来。老夫人请想，我们要是追究吧，不过也就是那老两口子人过来陪罪，甚至于经官。"老夫人听到此处，遂接着说道："我跟老当家的说吧，现我心里也是很乱，我什么也不说了。不过是这样，孩子的名节要紧，当家的请想，这不是教我为难吗？我要是忍了这个辱，我孩子的名节不明不暗；我要是不忍，跟他们成了事，对薄公堂为别的事还可以，我们一个清白的门庭打这个官司，多不好看啊？现在这又躺下一个病人在家，这不是想不到的事吗？"老剑客一听黄夫人这话，也实在是这个情，遂说道："老夫人，

小僧我有一个办法。这个事刘家他们老两口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办这事，我看他们那个妈妈说话的意思我就看出来了，他说他给他们少爷告诉老爷、太太。那是不一定的事，即便是告诉，我想他们也不能负荆来请罪。老夫人既是气不出，也可以约几位当地的闻人出来，再把刘员外夫妇约出，把此事声明声明。他们要是讲情刘理，也就息事宁人了，姑娘的名节也就洗清了。他要是蛮横不讲理，有当地闻人在坐，大家就公判这个事了。他再不服，就是打了官司，我们小姐的名节也保住了。”老夫人闻听此言，遂点头说道：“这个办法也倒不错，那只有等他父亲好一好再说吧。”老剑客说到此处，站起身形说道：“老夫人请看守老员外的病体，我几时还要看望你们母女来。这个姑娘，小僧我也真喜欢他。我要走了。”

小姐黄娟娘听了这话，由屋中跑了出来说道：“老师父，你老人家我想先不必走，简直一句话，你老救人，就救到底了吧。”老夫人一听女儿这话，赶紧接着说道：“对了，我想这是一个正当的办法，我们还得求老人家给我们当证人。”老剑客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呕，我明白了，好吧，如果有用我的时候，派人去找人去好了。”娟娘说道：“上那里找你老人家去？你老也不用费事了，就住在我们这里。你老我看也没有什么事，就说是有事，也不用忙在这一时。在我这生死的关头时候，你老人家要走了，我就是跳在黄河里面，我也洗不清。”说着又想起父亲病得这样，随着呜呜的痛哭起来。老夫人与老剑客一看姑娘恐怕自己名誉被污，不肯叫老剑客拂袖而去，这也是女儿家的一种苦心，两位老人家也随着落下泪来。老夫人擦着泪说道：“儿呀，你不要这样的着急，老当家的不走，由我这里说，无论如何，你老人家有什么事，也得住在我们这里。”老剑客一看这种情形，遂说道：“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你放心吧，孩子，我

绝不能不管你这个事。好吧，我就在这里住着吧。”

说着老夫人就命家人把东跨院的三间北房打扫清洁，以便为老当家的休息之所。家人答应着出去打扫跨院不提。

此时黄小姐止住了悲泣。从此老剑客就住在了黄府之内。

黄氏母女二人轮流看着老员外，本地的名医全都请到，无奈老人家把药吃下，仍是无效。过了两天，母女二人乘着老员外养神之际，在外间屋中，老太太心中甚是着急，遂对女儿娟娘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们想一个好办法，把你爹的病给治好了。”小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说的这话也是着急的话，可是有什么法子呢？”老夫人不由得落着泪说道：“唉，事到如今，叫为娘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们黄氏门中，三世单传，连个姑娘都没有，到了你这一辈，倒是有了女儿，你连个哥哥弟弟都没有。故此你的爹爹虽然身为显宦，也是没有多少至亲。你舅父的家乡又不在此地，这个事情叫我怎么办呢？”母女二人坐在那里，真是束手无措。姑娘想了一时说道：“要不然我把老当家的请来，人家是外姓人，也许旁观者清，叫他老人家给出个主意，你老看好不好呢？”老夫人说道：“也好。按理说，这才和人家认识几天，彼此还不知谁和谁的人品。可是啊，一个出家人，也没有什么，那么你就去把当家的请来。如果他要能治呢，更好，要是不能治的时候，我们再请他给我出个主意，也倒是个办法。”

说着姑娘站起身形，来到了东跨院，见了老剑客。老人家正在喝茶，打算回到庙中把一切的事情安置安置，再回到黄宅来住。一看小姐走了进来，遂问道：“姑娘，你父亲现在怎么样？”小姐强作笑容的说道：“不见好呢。我母亲叫我来请你老人家到那院里去。”老剑客一听，遂一摆手说道：“不行。你看我给他们治，那跟这个症候不一样，我不行。这是我和你说，你父亲这个病，算是医药无效，也是他的寿禄已到，这也是没有法子

的事，你就劝着你母亲，把你父亲的后事预备预备。”小姐黄娟娘一听老人家说的此话，不由得哭的语不成声，心中想道：老当家的一定看出来，如其不然，人家不能说出此话。又听老人家说道：“人活百岁，终须一死，不过在人情上，亲属的情肠上，当然是感觉生离死别的痛苦，尤其是生身的父母。不过是这样，你自己可得想开了，你要是急个好歹，叫你母亲依靠何人呢？”小姐听了此话更是放声大哭起来。老人家又道：“哭两声不要哭了，帮着你母亲操持正事那是正理。”小姐哭了一会，这才来到母亲的跟前。

老太太一看女儿的一双俊眼哭得甚红，心中早已明白，遂低声问道：“当家的来了吗？”小姐一摇头，一使眼色，母女二人走出了卧室。小姐强作精神的说道：“我去了，老当家的说了，他一会儿就来。据他老看，说是……虽然不要紧，也给预备预备……”小姐说到这里，不由得又哭泣起来。老人家此时倒强制着说道：“这也无法，他的寿数已到，神人也难救。你也不必哭。人家老当家的看了不好照直说出，我明白。”说着掉了几个眼泪，长出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得了，我就是你了，你要是再哭，叫为娘我着……着……着急呀。”说着老人家也哭泣了一时。

老人家止住了悲泣，又轻轻走到老员外的床前看了看，气色更是不似先前。遂叹了一声，来到外间堂屋中坐下，把几个家人叫了进来，眼含着热泪把老员外的病象说了一回，便令老家人把空房中寿材的棉套扫上一扫，预备应用。众家人听了此话，无不泪含眼角。老夫人各派差事。

此时老剑客也走了过来，一看这种情形，老夫人是一位办事有经验的人，遇到这种的大事，心中并不慌乱，还真是按步就班的各派责任。老剑客暗自点头，这是人家有力之家，办事也有经验，再说一切都好办，有信用，看老夫人这个意思也是

一个办事的人。老剑客心中想着遂说道："老夫人，还有用人的地方，请夫人说话，派我一点差事。"老夫人说道："一定得有当家的事。如果有那一天，这一棚右僧佛经，你老是躲不了的。"老剑客笑道："那是一定的事情。请夫人现在派点差事，如其不然，我就替你们母女看守老员外，不过我是个出家人，不大方便。"老夫人心中一想，也有道理，遂说道："这也没有什么，就请当家的给我里里外外的照料一切好啦。"老人家点头。

黄老员外又延迟了半天多半宵，老人家便与世长辞，一命呜呼。小姐黄娟娘痛父至哀，哭得真是死去活来。老夫人比较着倒不像小姐这样悲哀，夫人见女儿这样，不由得倒甚是着急，不时的总求老剑客劝解女儿。看官，这位黄小姐因为父亲死去，为什么这样特别的悲哀呢？诸位有所不知，这位姑娘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女子，他想到黄氏门庭业已无后，本打算有父亲的声名在外，来往的又都是达官显宦，自己终身之事，定当错不了，很容易物色个有作有为的奇男子，以作老人家的东床佳婿，自己有了归宿。第二步就想着在夫主的族中，如有家境不好的子弟，只要是聪明的孩子，也可以过继黄氏门中，以便继承黄氏的香烟。这是姑娘的打算。没想到自己才具芳龄，老人家瞑目而逝，小姐一见，真是自叹命苦，黄门不幸，才伏下了小姐看破红尘的心意。这是后话暂且不得。

老剑客帮同黄氏母女，把丧事办完。老夫人也是年老力微，又搭着悲痛交加，老员外出殡以后，四三天的光景，老安人也是一病不起。老剑客一见小姐整天的睁眼是泪，合眼也是泪，不由得也替这零丁的孤女落下泪来。遂说道："小姐，不必啼哭，常言说的好，无论什么事，我们都要逆来顺受，要想开一些。再说你母亲也没有什么大病，不过是累的，再另请一个大夫看看，要是投缘呢，也就好啦，你何必这样的着急呢？大约你母

亲也不要紧。”

说着家人早把大夫请来，又开了方子，当天把药喝了下去。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，小姐看着不但不见效，并且越发沉重了。小姐此时心中更是无主了，坐在床边看着母亲落泪。一边用孝衣的袍袖擦抹眼泪，一边注着目看着母亲，此时心中有如乱箭穿心的一般难过，低声的哭泣：“娘啊，你老人家不要把女儿扔下呀，如果要是狠心把我撇下，孩儿我没有两个道路，我只有跟着你老一同而去罢了。”小姐低声悲语，老夫人强睁二目，看了看女儿，把手腕一抬。小姐赶快把自己的玉手递了过去。老人家似握不握的，把嘴一咧，哭也没有眼泪。此时黄小姐一看此种的情形，当时放开大哭起来。此时婆子丫头们站满床前，一个个替小姐难过得痛哭不止。此时老剑客站在旁边几乎也放声大哭，都替小姐叹惜。哭了一时，一个婆子说道：“小姐，老夫人的病还不至不好呢，你这样的哭，让老夫人心里也不好受。快快，别哭了。”老剑客在旁边说道：“娟娘别哭了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只见老夫人睁开二目，往屋里四外观看一时。小姐一看不由得心里甚是害怕，不像好时候那样神情。此时老人家又把二目合上。大家站在床前一个个目瞪口呆。又看老夫人睁开二目，此时清醒如常，看了看大家，看见老剑客把头点了一点说道：“坐下吧。”老剑客一看，心里暗道：“不好啊。”遂上前强笑着说道：“好好。老夫人好点吧？”说了此话，并不答言，此时两眼只看女儿娟娘，遂说道：“儿。”小姐此时一看母亲此时如此的精神，当时异常的高兴，遂答应一声叫道：“娘，你老好一点了？”夫人点头说道：“好啊，娟娘，娘我对不起你，有人提亲，我不给，到现在撇下我儿，叫我放心不下。你要有个安身之处，为娘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。”小姐听了此话，遂说道：“你老养病吧，别想旁的事呢。”就见老夫人把话说完，面

色忽然难看起来，把二目一合，就听咯儿的一声。小姐黄娟娘当时就是一怔，回头看了看众丫头婆子们。老剑客暗道：这孩子太可怜了，他还不知道呢。遂对娟娘说道："姑娘，快跪下哭吧，你母亲走啦。"小姐听了这一句话，当时大哭起来。哭了会子，大家劝着。自己一想现在没有人了，得自己办事，想到此当时止住悲声，站起身来，把家人们各派事做。

来到外间屋里，遂对老人家说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就是我再世的父母，你老有用钱的地方没有？"老剑客说道："我没有用钱之处。你是怎么意思呢？"小姐说道："我想我父（此处缺35字），我问问你老人家要是有用钱的地方，给你老拿点去，其余的我用这个钱，完全发送我母亲，给我父亲修理坟茔，我一点也不留。"老剑客听了这个话，遂笑着说道："傻孩子，你说这个话倒是个孝女。无奈一节，你是一个女孩子，没有创立事业的能力呀，你指着什么来生活呢？"小姐说道："你老人家也不用管啦，我早有打算了。"老人家一看，暗自说道：这孩子也不错，跟他母亲的意思差不多，我也就不必给出主意了。

此时小姐分派家人，办这一切。又置了一块新地，把老夫妇入土。这一回事，黄小姐可着钱大办而特办，极为奢靡。就是这样的办，小姐手里还余下来少一半之多。小姐又把这个钱，分给了家人婆子们，以及几个丫头们作为妆奁费。众家人们都是舍不了小姐，一个个都是洒泪而别，不知小姐是什么用意。过了几天，小姐又令尚未离去的家人到外面找人，又把所住的一所大房卖了去，又把几十亩地卖出去。把这个钱完全交给了老剑客说道："老当家的，你老人家既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所有我自己的事，我也不求旁人了，到了时候你老人家就给孩儿办，这我更感你老人家的大德了。"说着把手里的银两放在桌上，双膝跪倒给老人家叩头。老剑客一看，心里非常的高兴，暗自说

道：这小丫头，心里真有心路，把大事都办完了，他把自己的事情就扣在我的身上了。遂笑了笑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你的事情交给我吧，我给办。你站起来，不要这样下跪。”

老人家把话说完，（此处缺 36 字）不留，这孩子一定有意外的意思。如果他要是殉了他的父母，我看这样如花似玉的青年女子，真是太可惜他这一生了。那样一来虽然落个孝女的美名，与他自己又有何益呢？我得多加一分小心。听方才他所说的话，叫我给他办事，定不是好事。对，看这个意思，他是这个心思。

老人家想到这里，就见小姐站起身形说道：“老师父请把这钱替我收留起来，到我用的时候，你老人家用着方便一点。”

老剑客听了小姐这个话，留神又看了看小姐的脸神。老人家这一留神观看不要紧，又搭着小姐两次的悲痛，当然是面色不好，可是他的面容，太以的难看了。老人家暗自说道：这孩子的脸神太不好看了。遂说道：“姑娘，你把钱交给我，我先给你收着。我问问你，现在呢，你的房地已经出手，不久的就得给人家腾房，我当然还是回去住，那么你上那里住去呢？”黄小姐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就不用管了，我自有我的办法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这样好吧，小姐要是不嫌弃老僧……”老人家说到这里，又沉了沉说道：“简直说吧，无论如何，你就跟我去好了，我绝不能叫你受屈。”小姐闻听此言，遂笑道：“受屈不受屈，没有什么要紧。我可是小小的年纪，可是那浮华的心思，倒不那样的重。我想一个人生在世间，头一个大责任，就是父母的送终，做儿女的责任就算尽到了就完了，其余的据我看都是在次的事情了。什么受屈不受屈的，我是不计较的，还不用说我不上你老人家那里去了。”老剑客一听小姐这个话，真的语气更是可疑，虽有心再用话劝他，又一想暗自说道：不要多言了，从此我在

他的身上多加留意才是。

黄小姐把话说完，往屋里四外观看，遂又说道："师父，我也是忙的全都忘了，可是房地都有了主人，屋里这个东西，我又想起来了，我母亲还有一些红货等等的东西。"老剑客听了这话暗自说道：这孩子，他是打算一点东西不留，我给他留下这个东西，以后要有转还之意，好作他的的妆奁费。老人家遂说道："小姐，你打算怎么样呢？"黄小姐说道："我想这样办吧，我母亲那一点红货，我留两样带走，其余的你老人家拿去。所有的各样的东西，我是全都不要，把他们走了的人们，也叫回来给他们分开就完了。"老剑客闻听此言，往外看了看，并没家人丫头们在此，遂说道："姑娘，我们爷儿两个这样说吧，你把所有的这个东西，都给我吧，不用给他们了，我自有我的用处。几时我们走的时候，我们派人把东西全都拉在我的庙里去。"黄小姐说道："师父要是那样赏脸，弟子我心里可太坦然了。你老人家待我们母女这样的照管，我这一世无法回报了。"小姐说着不由得落下泪来，遂用孝衣的袍袖，捵了捵俊眼的热泪又道："最好是赶快拉走，皆因现在这一方全都知道我们家里没有人了，底下人都散了，可能有人来偷盗东西。"老人家听了此话，遂笑了笑说道："这一层，有我在这里想他们不好来偷。"小姐听了此话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也没有心思再问。又听老人家说道："等几时我们走的时候再拉好了。"小姐一听老人家又说我们走时的这话，遂接着说道："我既生在此地，我就……"黄小姐说了半句，自觉失言，当时□□□□，说着看那意思要往外走。

老剑客一见这种情形，这正是一个机会，遂说道："小姐，你先坐下，我有话与你言讲。"黄娟娘听了这话，复又坐下。老人家这才说道："姑娘，你是一个最聪明的女子，或者我说话你

也许相信。我想一个人，自落生以来，他就负着一个人的责任来的，智力大的，负起大责任，智力小的，也有他的一点小责任。如果能将责任尽了，才不枉这一轮回的转生，也就是一代人类的责任者。你想你父亲本有宿疾，已是风烛残年，经了这一次的事情，这一归天，这是意料所到的事。并不是身体强壮的人，经这一次的着急才故去，这还有可说，因为疼爱你，老人家才故去，你自己心里讨愧。你父亲虽然如此，也可以说是藉因由才有今天。再说就是你母亲，常言说的好，人生百岁，终须作古。他的年纪虽不算高龄，也算可以啦，你何必这样的扫兴呢？我将事情跟你说明了吧，我要问问你，你要看得起这个师父，你将你的打算，是什么意思，跟我实在的说说。我来问你，你把你所有财产，都已出手，所余的细软东西等等你都不留，你是有什么用意？”黄小姐听到这里，早已面无人色，遂说道：“师父，我已把话说露，我再不照直的说出，我也对不过你老人家。自从我母亲见重的那天早晨，我已打定主意，我一个飘零的女子，还有什么意思？这还是其次。我父母他们二位老人家平常那样的疼我，不想这次被那刘贼把我劫去，老夫妇因为我就先后的故去，师父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说着小姐便放声大哭起来。老剑客见了，此时倒没同着落泪，反倒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：“如何？孩子，这也是你父母的在天之灵，叫你把话流露出来，恐怕你有了什么舛错。天有好生之德，何况鬼神呢？我说这话，姑娘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如果你父母的魂灵在这里听着，想他们老夫妇，也不愿意你自寻短见的死去。你自己想想这话是不是？”老人家沉了一时又接着说道：“你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想不开这一点事情呢？不是你一个人有父母死去了，人人都是这样，父母不能疼爱你一辈子，你年青的何必要寻死呢？平常有一句话，蚂蚁尚且贪生呢，还用说我们

人了？现在我们爷儿两个，把话已经说明啦，还是那句话，你看得起我，你把这个意念打消。我本打算随时的看着你，这样一来倒好了，我们爷儿两个，就凭一句话啦，你打算是怎么个意思吧？”小姐黄娟娘听着老人家紧紧的追问，遂放声大哭的叫道：“娘，我可对不起你们老夫妇啦。”老剑客听了这一句话，心中又是后怕，又是钦佩，同时也放心啦。皆因把他寻死的心志打动了，他才哭出对不起父母的话来。老剑客心中暗自点头说道：这个女子，可是个奇女子，可见他志向已决了，被我用话打动，他才哭了出来，真乃是烈女了。嗳呀，叫我好生的后怕。这几天他要不顾一切的行了短见，岂不□这个丫头？老人家想到这里，只见小姐还是抽抽嗒嗒的哭泣，老人家说道：“好啦，是了也就是了，你这种意思，不枉你父母养你一场。罢了，从今天起，你要叫我放心，你就跟出家人我说明，你要叫我不放心，那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。”黄小姐听了这个话，遂把眼泪擦了擦说（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，约 1190 字）“……我要收你的话，我这个脾气也不行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方才说的那个话也有道理，你打算遇见那以强压弱，以众欺寡的事情，你还要公平的判断以后，伸手抱打不平。哈哈，好，固然是好，遇到这个事，或者也许对，或者就是祸，这其中的事理，现在不到时候，我们不必谈他。好，你倒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女子，也就是将来的贤妻良母。”黄小姐听了这个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听老人家的话，始终总是躲着我的意思说，是不肯的收我呀，总是说我的相貌好看。好了，现在我也不必苦苦央求，往后再说。小姐想到这里，又站起身形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把这银包替我收了起来，我把我母亲的那只箱子拿来。”说着走了出去。不大的工夫，姑娘就把细软的东西拿了过来。同着老人家把晚饭吃完，各自安歇。

老剑客一见小姐自去安歇，心中甚是后悔，不如令他休在我的身边。一个年青的孩子，心思不能一定，倘若他想起了父母，再一时心窄，这也是不一定的事，我得去看看才是。老人家想到此处，又听了听天已初鼓，当时来到小姐的房门以外，一看屋中还是灯光闪烁，老人家并不进内，背着两手，轻轻的上了石阶，走到窗前，隔着纱窗往里观看。只见小姐坐在床边怔怔的神情，往屋里四外看了看，长叹了一声，呜呜咽咽的又哭了起来。一个尚未离去的丫头站在旁边落着泪说道："小姐，不用哭啦，你这一哭招得我也要哭。得了，刚才老当家的不是把你劝好了吗？你怎么又哭呢？"只见姑娘抽抽嗒嗒的说道："睡觉去吧，不用管我啦。"那个丫头站在那里仍是不去。老人家心中说道：这孩子可不叫我放心。可是呀，这也是见景生情啊。要看刚才他那个意思，所说的那个话，或者他有绝断性情。老人家心中虽是这样想，可也是不放心。直到那个丫头睡了觉以后，娟娘独自一人，这一夜的工夫，怔一会儿，又哭一会的很有几次。老剑客站在外边听了一夜，一会看看，一会听听，直到天交五更，小姐这才安歇。老人家一看这才放下心怀。暗自笑道：这丫头，叫我站了一夜。心中暗自好笑的回到自己的房中。

到了第二天，小姐令人把所走的家人们找来，把东西装箱打包，收拾起来，不免小姐又是几次落泪。等了几天，小姐黄娟娘便随了老剑客，离别了生身之地的黄氏家门。小姐又大哭了一场。

随着老人家来到庙中，小姐早已把心意拿定，安置了两天，老人家命人又将小姐手下的两个丫头找了回来，为是伺候小姐。娟娘拦着说道："师父，不要叫弟子我心中不静，我身边要是有他们围着，我一时也不能安静。我既到此，我的心意已绝，你

老人家，如果真要疼我，我就随着庙里的规矩。”老人家一听这话，知道小姐的心意已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孩子的志向如此，我真要把他收下，未免太可惜了。此时不便相拦，我有工夫还要劝解于他。老人家想到这里，从此便听小姐随着庙里的情形，习练起来。老人家在暗中观察黄小姐，平日真是勤俭礼佛，毫无半点的浮心，不过有时候落泪思亲，这倒是常见。

这一天老人家坐在禅堂之内，看见小姐也随着自己的徒弟，伺候自己，遂含笑说道：“娟娘，你倒是吃的了这个苦，我看你随着他们倒行，你是一个好孩子呀。”小姐黄娟娘一看老人家说了这个话，遂接着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要是看着我是一个可教的徒弟，我情愿落发为尼。一则弟子的脾气又好静，二则我已然是一个飘零的孤女，心无所挂，再者我来到庙中这十几天的工夫，庙里这个情形，我觉得都很对我的心思，我心里比较着在我在家的时候还安详呢。”老人家听了小姐这个话，遂咳了一声说道：“娟娘，你要知道，身入佛门，吃百般苦。尤其是在我这门户之中，更是不易了。我今天业已把话跟你说明，总之一句话，我把话跟你说了，现在你正在两可之间的时候，往回再想一想，倘有回转的意思，还不算晚。此时你要是自己心意不坚，若是身入了佛门，你要中途后悔，到在那时叫出家人无法措置。”

小姐黄娟娘一听老剑客所说的这片话，心中又一怔，不由得又犯起犹豫来。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可是叫我不得主意了。可是还有什么苦处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小姐被老剑客用这个言词一吓嚇，所为是再看看他的志向如何。此时一见姑娘怔神不语，老剑客暗自好笑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就听小姐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所说的话，看起来还是看不起我，没把弟子我看成一个人群中有用的器皿了。别的话弟子我也不必多说，现在庙里他们几位师兄弟

都受的了，难道说弟子我就受不了吗？”老人家听了这个话，遂含笑说道：“黄小姐，你这个话，是这样的说法？”小姐点头说道：“是这样说，弟子的志向已绝，不说旁的话了。”老人家点头说道：“好，等你孝服满了以后，我再收你就是了。”小姐听了这个话，心中很是欢喜。从此黄娟娘心中更把尘缘绝断，一心礼佛，学艺练身。

第二百一十五回

静修坐化三星洞

心元归隐聚英山

过了日子不多，老剑客单把姑娘带到山上下院之中，单另传授小姐的功夫。师徒二人来到山上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洞口，高下足有五六尺高，上面还有三个字。小姐仔细的一看，才看见是三星洞。

老人家伸手先把洞门推开，师徒往里行走。小姐跟在后面用目往四外观看，心中不由得有些害怕的意思，暗自说道：不怪老人家那天跟我说那个话，看起来这修道练身，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这个地方，要是叫我一个人到此，我连进来都不敢进来。小姐暗自说着，再往里观看，此时又觉脚下碎石奔波，甚是难行。又往旁边一拐，小姐一看，其中设摆了桌椅。老人家走到桌前，把所拿的包裹放在桌上，把身形坐下说道："你把东西放下，也歇一歇好了。"这一来不要紧，师徒二人自从清晨起来，直走到现在，小姐跟着上得山来，本就累得无可如何，肚内饿得乱叫，也不好问一问，我们吃饭不吃？有地方做饭没有？不想老人家不但不听不问，反倒无事的一般。小姐腹中饿的虽然难受，当然是得忍着了。直等了一天，老人家这才站起身形，

张罗做饭。小姐走了过来，自己往前张罗。老剑客这才一一的告知小姐所用的东西。老剑客坐在那边等吃等喝，并不客气。有的时候教给做粥、烧火、挑水、打扫洞里一切的事情。洞里也没有旁人，就是他们师徒二人，从此老人家坐享清福。在山下里，每天倒看得见老人家教给旁人练功夫，小姐还可以看得见，及至来到这里，老人家倒像无事的一般。

小姐心中暗自着急，又不好问出口来，心中暗道：这还不如在山下的庙里，我倒可以问问别人。现在这洞中，每天除了他老人家就是我，一天起来就是这两顿粥，真是腻人。自己找点活计做，也没有针线，想着到山沟里洗洗衣服，有的时候也许不说么，有时候就有不愿意的神情。要教我武功，就赶快教，要是不教呢？要看那意思也不是。整天的在这山窟窿里面耗着，实在是叫我心烦。我也是这个命。老人家成天的打坐，我一个人站着也不合适，坐着也不合适，更不能躺着。一来的时候，师徒二人还可以说说话，到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你老人家倒是给我说说练武功的事情，再不然给我讲讲经卷也好。

黄小姐心中着急，坐在那里发怔。老剑客微睁慧眼看了看小姐，心中好笑，暗自说道：现在可不是两个月以前的黄小姐了，在那时候真是面比桃花，目同秋水，窈窕的美女，貌比天人，哈哈，到现在可是两个人了。虽然是风采仍在，精神上差多了，面貌消瘦，又黑又黄，真可说是鹑形菜色的女子了，头脚大不同前。坐在那里两手叉在一起呆呆的发怔，不用说，他的心中定有悔意，等几时我要探问他的志向，看他实在能忍苦耐劳不能。老人家想到这里，又待了一时，把二目睁开，下了座位，在地下走了两圈，遂对小姐说道：“娟娘，我们可以烧饭了，天已不早，坐在这里，呆呆的想些什么？到得山上所为清静无闻，清除一切，快快的做饭为是。”小姐听了此话，有如大

梦方醒，猛然的站了起来，这才惭愧的神情做饭去了。

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斋以后，黄小姐收拾完毕，恐怕老人家打坐之后，不便说话，遂当时和老剑客说过："师父，弟子今天想着要出洞外把衣服拿去洗洗。"老人家闻听此言，把头摇了摇说道："今天不必去，我有话来问你，你坐下听我言讲。"黄小姐听了此话，回身坐在一旁。老人家含笑说道："黄小姐，我想一个人，对待一个人有好，也得分个情形，看个易与不易。就拿老僧救了小姐这一次的难，要是旁人救你，可以说是不容易的事，这个事情遇到我们的手里，不用说是很平常的事，也可以说是应当的责任。我想小姐你要回想一想，不可以为报答我这点小功，误了你的终身大事啊。再说我们这沙门之中，百般是苦，请小姐仔细的想想。你想学艺，这也不难，现在合起来，你所存的东西，要变卖了他，还可以成个小小的家业，你自己可以带着两个丫头，在我庙的左近找一处小房居住，我可以常常到你那里去教武功。你看看好不好呢？"黄小姐听了老人家这个话，遂强笑着叫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，这是没把弟子看清。弟子大胆的请问你老人家，这个话弟子我可曾说过吧？我就是看见你老人家身有武功，除暴安良，真是八面威风，在那时我已是一个不欲生存的人了，被你老人家苦口婆心的劝解，我才心许空门，直到今日，你老人家怎么又说此话？莫非是弟子我是有什么不实不尽的地方不成？或是不够作你老人家弟子的材料？我如果不成，望老人家照直说来。我要是一个可造的人，想听你老人家一言指教了。不成的时候，我自有我自己的打算。"说着落下泪来站起身形便向老人家双膝跪倒又道："望求师父明白的告知弟子。"说着眼泪有如断线的明珠，滚下尘埃。老剑客一看，心中暗自点头，遂说道："娟娘啊，你快起来，我有话还没问你，又何以如此呢？快起来。"黄小姐虽有心不起，非要问

个水落石出不可，又一想人家是一番好意，恐怕自己没有决心，将来闹得无始无终，与我自己有很大的关系，这样一来，我不是不知好歹了吗？心中想着，遂答应一声站起来把眼泪擦了一擦，复又坐下。

老剑客说道："姑娘，你也许知道这句话，有道是，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练功的人们一个针砭。今天我们既然说到此处，我来问你，你随我来至洞中，已近两个月之久，但不知你每天心中觉得是快乐呀，还是痛苦呢？"小姐黄娟娘说道："师父，我也不和老人家说瞎话，在我来的半个月左右，心中觉得欢喜，很有意思。后来天天是这点事情，我就觉得俗事烦人。虽有心得了机会，与你老人家提说，总觉不便出口。我想我要先习学一点功夫，我也有一点解闷的事情，也就不觉烦心。"老剑客听了这个话，遂说道："你说的此话都是实情。如果真是如此，你要练功夫，那倒易如反掌，不过你要不是心悬心界，定有成名的那一天。好，就从明天为起，我要起头教导于你。"黄小姐听了此话，他是羡慕老剑客的威名所使，当时复又跪倒行了一个大礼。

从此老人家便下了工夫，老人家也是一位够了身份剑客，又教了这么一位又聪明，又伶俐的女弟子，教的也得法，学的也灵敏，不过是站架踢腿，一些益气的功夫，当然是根本的功夫，其余的招数老人家一说，小姐伸手就是地方。老人家越教越高兴，姑娘是越学越有意思，可以说是学一手，能悟出三手两手的出来。一直就是二年多的光景。

这一天老剑客在闲暇无事的工夫，笑着说道："娟娘，你下了这二年多的工夫，现在你觉怎样？"小姐说道："我觉得我自己的两眼看什么都异常的豁亮，身体也觉着轻松有力，恨不得有人跟我较量才有意思。"老人家笑道："好，我跟你较量较

量。”黄小姐笑道：“师父你老这不是取笑我吧？你老人家还跟弟子较量？这不是笑话了吗？”老人家笑道：“你自己说的话，你说有人跟你较量才有意思嘛。现在也没有旁人，也就是我吧。”说完此话，师徒二人笑了起来。老人家心中甚是高兴，遂站起身形说道：“来来来，你把我教给你的拆手，你就实实在在的来打我，不讲什么手，打我那把都行。”说着老人家站好。黄小姐听了此话，遂笑了起来说道：“那有这个道理呢？”说着又哈哈的笑了。老人家一正色说道：“你不要笑，你打不着我呀，所为是我看看你。你来吧，我看看。”小姐笑嘻嘻的走了过来，迟迟疑疑的不好意思。老人家说道：“来，不要笑。”小姐一听此话，一想也有理，焉能打着他老人家呢？

说着小姐上前就是一个莲花掌照定老人家的面门而来。老剑客略一闪身把招躲过，上前一步照定小姐的肩头一推，姑娘一歪身堪堪栽倒。老人家早把小姐的玉臂拉住，师徒二人都笑了起来。老人家又令姑娘进了几招，一一的讲说以后，老人家说道：“你这才刚刚入门，我希望你要好好的练功，以后我就要上点特别的招数给你，我再给说说用兵刃法子，我就教你使兵刃了。”小姐听了老人家这个话，心里非常的欢喜。

从此老剑客这才陆续的给小姐上了军刃，十八般大兵刃，二十四种短家伙，小姐黄娟娘练得样样精熟。以后老人家说出一个式子来，小姐大概就可以知道怎用。无奈一节，小姐学会了这些兵刃，可都是树枝子做的假兵刃，小姐心中总想要下山把自己的东西变卖些个，把所学的兵刃完全置齐，心里才觉得痛快。但是可不敢公然与老人家说，只有等机会再说罢了。

要说小姐也真正是个绝顶的聪明人，也是老人家教的得法，根基也好，在这一共三四年的光景，学会了各种兵刃，又另外还学了几趟剑。

这一天清晨起来，师徒二人用完了早斋，小姐收拾已毕，看见老人家坐在那里，便开言说道："师父，弟子自从上得山来，我也是糊糊涂涂的不知多少年了。"老人家一听此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本打算把我的功夫，完全都教给他，不想他没有这么大的福气，家庭没有这样的德行，他今天问我他来了多少年，不用说呀，他是要下山哪。我也不必强留他。要论他的能为，固然是相差的太远了，可是要遇上不成的人们，他也算可以啦。老人家想至此处，遂说道："姑娘，你来了五年的工夫了，但不知你是真忘了不成？"姑娘说道："我也是马马虎虎，记不甚清了。我想我来了这么几年，我打算下山，一则为是我把兵刃置买齐全，二来我也在外边见识见识。"老人家听了这些话，遂笑着说道："你真有这个心，为师我就送你下山，山上很是清苦，还没有什么意思。"黄小姐听了此话，遂笑了笑说道："师父，我不是愿意下山。我跟你老人家说吧，我打算去把我的东西折变一点，我把所有的兵器都置全了，我是这个意思。要说我下山的话，我自从跟你老人家上山上来，我就没打算下山。就是我这几年的工夫，你老人家大约也看出我一点来，我有什么浮华的地方没有？说至此处，我还要请问你老人家，我现在已然心许空门，作了你老人家的弟子，直至如今弟子我还带着头发，这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是俗家呀还是尼僧呢？"老人家听了黄娟娘这个话，遂又说道："姑娘，你又提此事，据我想，你好好的安心学艺，我把我的能为完全教导给你，你也不必落发，你做我一个学艺的弟子，也就是了，你又何必落发为尼呢？我想一个人，不可为了一点所好，把自己天赋的职责不尽到了，也是有亏人道啊。就拿你来说，你要是一个平常的女子，还可以说，或是有过灾病，许入空门，那也不足惜。你想，你又不是这样，一个美貌的女子，可以说是十人见了九个人爱，那一个人，还

是个近视眼，要是不近视，他不得喜欢你？你想想，我要叫你落了发，你想我心疼不心疼？孩子，你就好好的练功夫吧。虽然说是有福方登三宝地，无缘难入大乘门啊。我想你这是带发学艺，等到人的责任尽儿了，到在那时候，师父有那样的寿数尚在人间之际，我一定叫你落发为尼。”黄小姐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是一位有道的高僧，事理甚是明白。想当初，因为孩儿我有几分姿色，才惹了那刘贼的污辱。要不是你老人家遇上，恐怕弟子的性命难保了。你老人家对待弟子这一番的苦心，弟子我已明白，但是我早把尘世看轻，不愿久恋凡尘。我觉得隐遁深山，隔绝人世，大可养性修真，请你老人家把我的凡尘之念绝别了为是。”老剑客听了小姐这个话，暗自笑道：好孩子，真有点决心。今天倒好，从此他不叫我提这个事了，看起来这孩子是一个可造之材。老剑客想到此处，遂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：“娟娘，你有这样的志向？”黄小姐听了这个话，遂又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在这五年的功夫，还不相信弟子的为人呢？”老人家当时接着说道：“我相信你倒是相信你，不过你是一个血气未定的青年孩子，志向恐怕不能专一。今天既是说到此处，这也是你己身的福德，我们门户之中有你的一个座位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弟子了。”小姐听了这个话，遂笑道：“今天我才听见你老人家说出这个话来，这五六年的工夫，你老就没说出弟子是你老人家的徒弟来。还有一节，你老人家今天既然认我为徒，我更当痛下绝心，以表我的志向。”

师徒二人说到这里，在老剑客的心中想着，不过小姐是用学艺，将来成个有名的人物，以表决心。不想师徒二人又说了些个闲话儿，晚饭吃完，又说了些个练武的事，老人家又静坐了一会儿，不见小姐在洞中以内。老人家等了半天，还是不见进来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孩子怎么呢？每天不这样。往洞口那

边看了看，大约天已不早了。老人家站起身形，一抬头不见自己的宝剑，心中暗自说道：这孩子总想用兵刃出去试试自己的本事，待我出去找他一找。

说着老剑客走了出来。走出了洞口，抬头一看，真是明月当空，照如白昼。老人家正在抬头望月，又往各处看了看，所为寻找弟子黄娟娘。忽然看见洞口的旁边，在月光之下卧定一人。老人家心中甚是纳闷，赶紧走上前去，弯腰一看此人的面目，血肉模糊，再看他的身躯，这才叫道："娟娘，你是怎么的了？"小姐摇头说道："不要紧，弟子倒一会就起来。"老人家紧皱眉头用手轻轻的摸了摸说道："你这是怎么的了？"小姐说道："我自己走了一趟八仙剑，一时没有留神，走了手啦，故此伤了自己的脸。"老人家听了此话，心中虽然不甚相信，可是他自己把宝剑失了手，也是没有一定的事。说着老人家蹲在旁边等了一时，便把小姐扶了起来，还是血水淋漓的，流了老人家一手。老剑客说道："不行，赶紧进去上药吧。你这是怎么的了？不对。"说着爷儿两个来到了洞中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老人家并不再问，忙把药替小姐上好。过了三天以后，真是大见功效。

这一天老剑客一见小姐精神复元，遂说道："娟娘，我想你一个小小年纪，办事太以的认真，你自己把脸弄成这个样子，我想好了以后，岂不是怪难的吗？一个年青的人，是你自己故意把脸弄伤了的不是？"小姐摇头说道："不是，是我失了手伤的。"老人家想了想说道："你不用骗我，这个意思你瞒不过我去。你要是失手，只是受一下伤，你这明明是自己践毁的面貌。咳，这是为师的过处。"黄小姐听了这个话，当时接着说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不要这样的说法，弟子我早有此心。若不是我生成的这样面貌，焉能将我那生身父母急死呢？这也是凡尘中的祸患。像我生了这样的面目，我既想身入佛门，习学武道，生

长好看的容貌有什么用呢？因其这个，自从我见着你老人家那一天，我就有这个心意，你老人家怎么说是你老的过处呢？”老剑客听了黄小姐这个话，不住的叹息了两声说道：“咳，我看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子，你也太诚实了。”小姐一听这个话，遂接着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还看我是一个聪明的人。我所怕的就是你老人家不放心，疑我心浮。反正我的心意已绝，我才想起这个办法来。”老人家点头说道：“好，还是那句话，我的门户以内就算有你这个人了，你就先用功吧，等几时下山到庙里，或是将他们几个人叫到山上来也成，我就给你落发起名。这话可是先说下，实办的时候，三年五年也不定，一年半年也不定，就看你的功夫如何了。”黄娟娘听了这个话，当然心中欢喜非常。

从此师徒二人更是情切异常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姑娘面上的伤也好啦。这一天小姐自己摸着自己的脸，问老人家说道：“师父，我这脸上倒好了，倒长出花来了。”老剑客说道：“几时下山我把镜子给你拿来，你看看你的脸上自己弄的什么样子。”老人家说了此话，黄小姐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有本事比长的好有用。”老人家说道：“我今天先告诉你，我给你起个名字，你就叫心元吧。从今天起，我也不叫你黄小姐了，也不叫你黄娟娘了，我就叫你心元好啦，省得叫着总觉得不方便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”小姐听了说道：“心元？好，我就叫心元好啦。”

过了几天，老人家又下山回来，给心元带来几种兵刃。心元一看，心中欢喜的了不得。从此每天在用功夫上更是日无停顿了，真是日见进步了。

这一天老剑客命心元把所学的拳脚，通通的练了一天。第二天又练了一天。连着把所学的练了四五天。把拳脚打完，老人家一一的随手又指点了一回。又接着把所学的兵刃看了一回，看了也有五六天的功夫。老剑客又亲自与心元对手，连说带讲，

又有二十多天。老人家说道："好啦，你这点功夫也可虽说是不怎么样，也算一个平常的功夫了。可是这样，不论什么本事，什么事情，也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学无止境，只要你心里总想往前进，就有成功的那一天。"心元听了这个话，遂接着说道："那么我现在下山成不成呢？"老人家说道："这个话你问的也倒有道理。因为什么呢？皆因你没实用过，你才有这一问。这样吧，我先告诉你，不论什么事也是看事做事。比方说，你要是出去的时候，遇到什么事，你总想着对方的能为比自己的强，不可大意，过个三招五招的，就看出对方的本事来了。如果对方的能为好，那就看自己心路了，拜了下风，谁也保不住。要是对方的本事不成，但能容情，总想着容人，不可赶尽杀绝。这个话你要记在心里。因为什么我要和你说这个话呢？所为是怕你心里没有根，胆怯，再者我们的门户之中拳脚，出去绝不易吃亏，可是得胆子大，要小心。好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几时我给你落了发，以后你自己下山的时候，就照着我的话行。"老人家说到此处，又接着说道："这样说吧，最近这几天之内，我给你改了装，落完发，为师我也就尽了一世天职了。计算起来，你们师兄弟九个，你是最小，我的年纪已到，也不再收徒了。"老人家说了这个话以后，哈哈的大笑一阵。心元站在旁边，看着老人家喜欢的实在异于平常，心中就是一动。

说着话师徒二人吃过早饭，老人家独自下山。到了次日清晨回到洞中。心元一看，老人家便将庙里的的四个师兄也都带上山来，一个个手提包裹。全都打开，心元见了，不是别的东西，乃是几套僧衣、僧鞋、僧帽等等的物品，还有香烛等佛前所用的物件。老人家笑道："心元，我今天给你落了发，我心中一件大事也就完啦。"说着当时上香，此时老人家早把剃刀等物预备齐全，给心元剃头的工夫，心元的心中可就想起了死去爹

娘，虽把心一横，但是不由己的落下了眼泪两滴。此时心中虽然难过，也不能令大家看了出来。一时一切办理完毕。师徒六人用过了早饭，小师兄弟四人这才告辞下山回庙不提。

这一天，老人家把心元叫到跟前说道："心元，我先和你说说。我要是死了以后，没有别的，我就望你好自为之，多多的用功。按我们门户之中的规矩，第一就是不要错走歧途，我也不必细讲，大约你也明白。"心元一听老人家这个话，心中就是一怔，暗自说道：如何？自从那一天，老人家说话就有点异常，今日说这个话，莫非说老人家有什么先知先觉不成？此时老人家又道："看起来你我师徒，也是尘缘有分，我把你带到洞中。你所学的都是武艺的精手，你虽然学了六年的功夫，也就是别的门户中三四十年能为，不过你还得多下功夫才是。因其你火候稍差，这个话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切不可自傲，你就紧记在心好了。如果不听我的话，那也就在你自己了。"心元听了这个话，当时跪倒身形，说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对待弟子，真是恩重如山，亲传绝艺。你老人家，今天请把法号赐与弟子得知，以后我走到外边，也好说说讲讲，自己也知道我是谁的徒弟呀。"老人家说道："好，这个却也不难。你要问我，我是上静下修两个字，别号人称三星子。此山名为大别山，此洞名为三星洞，要你紧记心间。起来吧，我还有几手功夫，我想起来了。"说着用手中的拂尘比试着，教与心元，足有多半日的功夫。心元天生的灵敏，一见老人家这个意思，心中可就明白了，老人家指点的时候，真是聚精会神用心的留意。老剑客把自己的各种绝招，一一的说与心元之后，遂又说道："我今天把我所知道的，全都传给与你，皆因你是一个聪明人。几时倘有得工夫的时候，我要是不在跟前，得便你也可以对他们说一说这个招数，你算是替我。"心元听了这个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不好，老人家近来

说话，都是些绝话。今天我这一问老人家的法号，又想起了一些绝手，全都告知与我。心元想到这里，不由得两眼几乎落下泪来。遂接着说道："师父，你老人家好好的，近些日来，怎么说些不吉的言语呢？"老剑客听了此话，遂哈哈的笑了几声，并不答言，又接着说道："我还有话要与你言讲。以后倘有传人的时候，必须一一的全都传给后人，不可自私。留在自己的身上，死后岂不失传？不过一节，艺不可转传，人品要好，以免□（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，约 1190 字。）

……着小道够奔那座酒家而来。在道上玩赏多时，心中甚是愉快。慢慢的往前行走，走了二里多地，便来到酒家的门前。心元抬头一看，是一家住户，门口高高的挑着一面酒旗，下面还挂着一个□□，墙上写着歪斜不正的八个字，是仕宦行台安寓客商。老人家举步走了进来。

此时一个约在六十以外的老者，由屋中赶紧走了出来笑嘻嘻的说道："老师父，歇一歇吗？请这屋吧，这屋里干净。"心元随着进到屋中说道："我不是住店，我问问你们有什么吃的？我打算吃点东西。"那个老伙计说道："有有，有米饭，有馒头，稀饭、鸡蛋，老腌的鸡蛋，老腌的咸菜。"心元一听，遂说道："好好，给我来一碗稀饭，一碟馒头，来一点咸菜。"老伙计说："喝酒不喝？"心元一摆手说道："不要酒。"伙计答应一声走了出去。

等了一时，一个老婆手里端着咸菜与馒头，走了进来说道："大师父，才来呀？"说着把筷子等物放在桌上。此时后面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跟进来。心元一看，遂一笑说道："这位女东家，这个小孩是你什么人？"那婆子笑道："是我的孙子。"心元说道："你好造化呀。"说着那个婆子把他的小孙子拉在跟前说道："你老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呢？"心元说道："我从山东来，我是

逢山拜山，逢庙拜庙，这也是我许的愿。我来到这里，肚内就饿了，我才找到这里来。”说着话那老伙计把稀饭端来一看，遂笑着对那小孙子说道：“你也来打搅来啦？”说着忙把稀饭放在心元的面前。

说着话老人家把斋用完，付过饭帐，遂又说道：“你们这里还能住人吗？”老伙计说道：“你老看看，我们这屋子多干净。”心元说道：“好好，我今天如果不下山，我就到你这里来住。”说着老人家出离客店，够奔峰顶而上。

又走了很大的工夫，再一抬头，但见一座古庙现在目前。老人家一看，天色已然快黑了，我要走上前去，叩打山门，不响不夜，我算干什么来啦？要说不是访友，没有这个时候访友的。老尼站在那里，此时倒不得主意了。又一转想暗自又道：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给他来一个午夜访□贤。我心元闯荡江湖四十余年的光景，玉面玲珑佛大约外边不知道的很少，我今天来到此地，我要午夜拜访。想到此处，老尼僧一转身形，走开了庙门，顺着小道，又闲游了两个多时辰。天将二鼓，老人家一看，时光已到，心中暗自说道：现在正当其时。这个卜华卜凤山，外面的声气很好，是一个正大光明的老英雄，不然也成不了有名的剑客，我今天要善意的拜访。再说这个卜凤山，大约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跟我提过此人，论起来许是师兄弟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今夜拜访，我是善意而行。老尼想着，忙把所提的包裹打开，忙把僧鞋换下，换了一双跟脚的便鞋，又把衣襟掖起，收拾得紧衬利落。老人家施展登山之术，不大的工夫来到庙外，转到东配殿的后边，一抖身形上了后坡，惟恐有人看见，老人家伏在房脊之上，往下观看。里面毫无动静，只见西配殿灯光隐隐。老尼僧轻轻的站起身形，走到前坡，刚刚要看正殿有灯光没有，就听有人在屋中声音很是苍老的说道：“房

上的贵客，既然光降小刹，何不早入山门？小老儿久候多时了。来来来，降下玉趾，我们畅谈一番。”语音未落，就在黑影里面但见由西配殿以内走出一人，看那意思还是拖拉着鞋。

此时心元暗自就是一怔，心里说道：奇怪呀，我还要怎样的身轻呢？人家就会知道啦？罢了，不愧人称为高人啊。老尼想至此处，也不能不现身形了，遂一飘身有如鸿毛一般毫无声息，落在地下。卜老剑客往后退了两步一理白髯笑道：“请贵客多要海涵，小老儿有失远迎，请到舍间一叙。”心元笑道：“老剑客，说得那里话来？小僧前来拜访，本应白昼攀谈，奈因琐事缠身，故而午夜前来纷扰，尚望老剑客多多的原谅。”

卜爷一伸手往里相让，心元也不客气，二人来到里面，分宾主落座。老人家卜爷进到殿里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这才看出心元一位右僧，遂说道：“老剑客今天光降到此，真乃是赐光不小，但不知有何见教？”心元一听人家这个话，心中暗自说道：我是怎样的答他？我要跟他较量，不如我那时不露身形，还有个退身的余地。我要是不跟他较量，我是做什么来了？心元想到此处，又一想，我是为什么上的山呢？遂答言说道：“老剑客既然问到此处，这也是小僧慕名前来拜访，以广见闻。老剑客倘能见教，何妨？”老剑客卜老听到此处，遂又笑了笑说道：“玉面玲珑佛，但不知老剑客知道此人不知？”心元听了此话，遂笑道：“正是小僧，尚望老剑客多所关照。”卜爷说道：“不用关照。”心元一听这话，当时一怔，暗自又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老东西没有准脾气，说着好好的话，怎么又犯脾气呢？心元正在纳闷的工夫，卜爷说道：“还用说关照作什么？我们可以说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这也是老人家没有这样的闲心，我们小辈们既出来就没有工夫了，因其这个缘故，师兄师弟的就许谁都不认识谁。”心元一听这个话，遂说道：“老师兄提起这话，

师弟这才想起，我久在外面，倒听见师兄的大名。大约在我初入门墙的时候，老人家也说过几位师兄们，不过是不常提就是了。”

从此一位俗家卜华卜凤山，一位尼僧玉面玲珑佛心元二人叙了起来，论着还是师兄师弟，从此二人越说越近乎，情感有如手足。心元说道：“师兄到此山上，已有多少年月了？”卜爷说道：“我到此山年代倒是不多，刚刚三十二年。”心元说道：“但不知师兄这里还有闲房没有？我也很爱此山。”卜华说道：“这也可以。地方是有，师弟要在此处，我也是很愿意的。”

弟兄二人商议停妥，从此玉面玲珑佛就在聚英山上修真养性，真可说是一位有道的尼僧。

老人家住了几天，这一日见了老剑客卜华说道：“师兄，师弟我要小别几日，我到大别山三星洞，一则我再看看老人家的坟墓，二则我把几种兵刃带了回来。”卜爷闻听此言说道：“师弟，你在外面闯荡江湖这些年，三星洞总不见人迹，直到现在，那座古洞可还许叫别人住了。”老尼想了想说道：“或者也许没人。在我那一年去的时候，洞口已经野草堆门了。老人家的坟墓虽是荒草满地，倒也完好如初。不过受那风雨摧残，有些不如前了。”说着老人家泪含眼角几乎落了下来。二位老人家说了会子闲话儿，老剑客卜华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师弟你几时想去，你就去吧。”说着老人家回到自己的屋中，各自安歇不提。

到了第二日清晨起来，老人家卜爷老早的也起来，送师弟心元出了山口。站在那里，老英雄说道：“师弟你这一去，但不知几时才能回来？”心元说道：“师兄，我已把话说过，我们暂作小别，师弟打算去去就回，也没有什么耽误。”老人家点头说道：“说虽如此，但是师兄我有这种毛病，我是知道的，要是看见山清水秀的高峰，可就不愿走了。我们走江湖的人们，还是

都有这个毛病。因为什么我要跟师弟说这个呢？其中有一点原因。皆因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少林寺，里边是没有住持人的，不怕是僧是道，有个主人也好啊。我呢，一个在家人，比方说，不论来一个是僧是道，人家到这里来，叫我走，我是一点办法没有。我想这个，要是好人来主持了这个庙，那还可以，若是叫那不正的匪人占了，岂不可惜？这几天我也没得工夫跟你说，我的意思是打算叫你主持这个少林寺完啦，要不然我怎么怕你走了不回来呢？”老尼僧说道：“我回来。这个地方我是很爱惜的，我焉能不回来？”老剑客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就请师弟速去速归好啦。”说着两位老人家分手作别。卜爷回至大殿不提。

且说老尼心元走下了聚英山，够奔大别山三星洞而来。一路之上，晓行夜宿，饮餐渴饮。这一日远远的看见了大别山峰，老人家心中说道：这些年也是我云游行路，不觉道远，这次特意前来，这样一看，这个道路真是不近了。老人家心中想着，仍是往前行走。又走了半天这工夫，这才进了山口。老人家一看天色业已不早了，只有放开脚程，飞奔三星洞而来。及至到了洞口一看，洞口的荒草已除。心元暗自说道：莫非说，这几年的工夫有人占了此洞不成？说着老人家走至恩师三星子静修的坟前叩行大礼，不由得叹气咳声的一时。复又二次走到洞口，用手一推洞门，当时门分左右，正要举步往里行走，只听里面痰嗽一声。心元当时止步，站在洞口以外，等候来人。

正在这个工夫，就见由里边出来一人，年有七十以外，是个道家的打扮。一见心元，当时打了一个稽手说道：“这位高僧，从那路云游到此？请到洞中一叙。”心元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人倒和气，也不问我做什么来的，就叫我里边坐。这倒不错。心元想到此处，遂接着说道：“这位仙长，不知几时云停此洞，静坐其中呢？”这个老道闻言，随着笑了笑说道：“高僧，既然下

问，我们出家人当以佛心为心，贫道不敢胡言，我是自从大前年到此洞中。我听山中人言讲，说是洞口以外的宝冢，就是三星子老上人之墓，但不知高僧与老上人有什么关系？”老尼说道：“正是，三星子老上人那是恩师的法号。”老道听了这话，遂高声的说道：“原来长老到此，小道甚是失迎。快请里面一谈。”心元一看人家很是要好，也就不便客气了，遂一同走了进来。

心元进到里面一看，所有一切的东西，虽然都已糟旧，几十年的工夫仍在原处。老人家心中暗自说道：这个道士他也不用这东西，真是怪事。心元心中自言自语，就听道士说道：“今天老方丈既然回到洞府，小道我另寻楼址，以免有扰清修。”心元笑了笑说道：“仙长不必大谦。小僧今天到此，不为别事，只为拜谒恩师之墓而来，现在小僧业已另寻他处，不用回此洞中，请仙长在此潜修就是了。”那老道当时谢过。

老人家便把所有兵刃收拾起来，这才告辞，出离了三星洞，又奔回聚英山的山神庙，做了老人家的修真之所。

时光无限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又是十几年的光景，在近些年来边的赵丕与十四子允禔据山起事，就不是老人家爱有的事情，不过碍着面子也是无法。有时候他们求到自己的面前，那也是情不可却。

这一天老人家一时心血来潮，想着下山游上一游。也是在山上日子久了，来到市面之上，也显的有意思，故此多贪了一会工夫。及至往回走的时候，一看天可就不早了，老人家回归聚英山。正在往前行走，远远看见一伙人，在那一片树林之外。老人家仔细一看，当时就是一怔，暗自说道：这是什么人在此动手？大概还许是卧云庄来人叫阵。方才倒是有人说童林上山来了，但不知是怎么个办法了？老人家一边心中暗想，一边影着身形，往旁边而进。来到了树林之内，隐在一个大树的后面，

往前边观看。玉面玲珑佛心元长老一看，不由得说道：咳，老方丈清尘也跟他们一起做么呢？又一看，正与一个道士动手，仔细观看，正是欧阳修。旁边站着的是九华峰上一枝兰赵竹赵兰田、镇东侠侯庭侯振远、方泰方宇平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，还有双枪赛文龙阚奇、长法二人，那三个人不认识了。心元看了之后，心中甚是纳闷，遂自言自语的说道：这叫什么事呢？这几天两下里净是私斗了，虽听说是官方业已派人前来查剿，到现在也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就这样的私斗，真是岂有此理的事情。我不出头，焉能看着老和尚败了我不管？我出去吧，我当然得袒护着山上的同人，可是他们做的这些事，都是非法的叛徒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老人家无法，遂大喊一声出了林中说道："清尘老方丈住手，现有小弟来也。"

此时在场的众人一看，来者是一位老尼僧，虽然呐喊前来，可是举止安详，态度可是不凡。走到二人的近前笑道："仙长也请住手，我们胜负不在一时。"